

劉楚湘輯

癸亥政變紀畧
全

泰東圖書局

癸亥政變紀略序

民國興。十有二年。爲總統者若眞若僞凡五。其一以憂懣死。其二被迫以去。項城自作不靖。西南致討而大命踣。固無訾焉。徐氏起不以正。悖而得之。悖而失之亦宜。獨黃陂首義武昌。行事順則兩居極位。未嘗有所陵犯于人。亦兩被逐。古所謂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乃若是其無驗耶。承平者尙文。處亂者任武。無中堅爪牙之力。而倔居于驕將亂卒上。雖唐堯不能終日安也。當北賊黜其大酋徐世昌也。余聞黃陂將再起。從上海密致二書。說以杜門高枕。偃仰三月。以待時之變。言不見從。固知其敗也。黃陂既就職。又告以西南數省。不稟號令。猶孫劉在建安然。其實則外援也。慎毋日言統一。以自召侮。斯說雖見聽。僅支一年。而終不可療矣。信乎部曲既散。則不可以爲亂世之元也。雖然。西南亦不能無過焉。當黃陂退處上海。其地猶彈丸。雖置政府。非有東晉南宋之勢。然密受成言。期于致果者。猶有數部。是故置政府者。非以規利。其實爲西南分憂。西南諸省。獨雲南最遠。始聞政變。不能無疑沮。及爲之釋言。交以信使。則豁然無異辭。其他多爲橋度者所制。論議譎沓。不肯決策。政府亦卒不就。由是強賊恣睢。無所憚。而西南被其兵。全蜀淪陷。其餘皆繫軀不自保。一言之間。至于喪其邦。斯誰之咎歟。謀國大事也。異于家人生產。然今人多易言之。黃陂既不戒於前。而西南又輕僥倖少算。以自取禍。若是者。人謀之不善也。非天道也。國會議員雲南劉楚湘爲癸亥政變紀略。蓋道其實也。甲子初春章炳麟。

癸亥政變紀略序

騰衝劉子夢澤編癸亥政變紀略成。問序於予。予受而讀之。竟喟然太息曰。士之行已有恥。重名節如生命者。非獨爲一時辱身及親懼也。懼夫後之考事論世者。皆指目而數之曰。某也賢。某也好。某也渠魁。某也脅從。甚者詰其里居遠近之所。與夫子孫盛衰之狀。而爲之愉快悲憤。勃然於胸中。恍若起其人而崇奉之。或欲得其人而甘心焉者。是果何預於人。而孰使之然哉。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人性之好善惡。有出於不容自己而同然。亘古今。橫中外。無或異者。天爲之也。天道福善禍淫。而不能無或爽之一時。然人者。天地之心。則所以輔相裁成。爲之立其心。以立生民之命。撥亂世而反之正者。繫誰之責也。皋陶曰。天工人其代之者。非歟。若相與混混。勢勢隨潮流而波靡。幾何不載胥及溺。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者。何耶。况乎予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彼迷行者。苟有夜氣復存之一日。雖欲盡返其所獲。以求復故吾而不可得。而况辱身及親之禍。已有及身而卽不能倖免者。吾甚怪夫。此次政變之倒行逆施者。於彼固有之權利。果何所增益。而徒枉自爲小人。干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貽唾罵。孟子曰。逢惡之罪大。誠哉是言。至若衆所藉以造亂者。於當時之危言忠告。充耳不聞。迨其亂成。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是誠何心哉。豈天固醜其德而塞其聰。不欲使之克循軌道以正厥位。而必集羣小陷之以遺厥臭歟。故雖有有力者在其旁。亦泯認隱忍。坐視其惡而莫之救歟。抑吾民何辜。而遭亂之未已也。天下豈然其不靖。儻焉若不可終日。果淮實爲之。而惟其

戮之者。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吾尤痛夫此次同人之惡。爲若輩所成者。竟如此其彰且衆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孰使彼不仁者。竊據高位。而如此之播惡於衆。以禍國乎。是則事有緣起。罪有攸歸。天下後世。皆得指目而數之曰。某賢。某奸。某渠魁。某脅從。以垂爲炯戒。予故曠括其旨於簡端。以告世之讀是紀略者。予心滋感矣。民國甲子正月甲寅朔立春日。曲靖孫光庭譔。

癸亥政變紀略序

騰衝劉湘楚君是書。目凡廿九。語其要歸。則以明此次迫逐總統。賄買議員一事而已。當軍警之圍逼總統也。所謂代表國民之國會。開會不成。議員中之尤不肖者。方幸其身之得賣。皇皇焉慮時機之或逸。故雖九域湧動。而充耳無聞焉。參議院開談話會。討論此事。愚以駑鈍。被推領銜。電詰曹錕吳佩孚。以彼重鎮京畿。值此變起非常。豈能坐視不理。而曹吳嘿然也。及黃陂離京。兩院會合開會。草草以不合法之手續。宣告自六月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文電。概不生效。論者謂曹錕以暴力迫逐總統。國會從其後。而以法律的形式追認之。愚時欲有所匡正。曾發表一書。以其有關時局。爲是書所不載。故附錄之。

國會現時應辦之三事。

國會現時應辦之事。最切要者有三。必此三事有辦法。而後憲法與總統兩問題。始可得一正當之解決。

(一) 應開憲法會議。解釋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

今茲政變。應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尙不失爲正當之見解。但大總統選舉法。係憲法之一部。解釋憲法。惟憲法會議專之。所謂憲法會議者。非有議員總額五分三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本月十六日兩院會合。以議員過半數之出席。解釋憲法。在法律上毫無根據。無怪人之反對也。故主張開憲法會議以救濟之。

(二)應由憲法會議。解決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缺文。(即國務院組織不備時。應由何種機關攝行大總統職務之問題)本席以爲當日制憲諸君。未曾預想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副總統同時缺位。又無合法組織之國務院。此次政變。蓋適逢其會耳。所幸國會正在制憲期中。可以彌補其缺。謂宜於第五條第二項「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之下。加以「國務院組織不備時。由兩院會合選舉委員七人。攝行其職務」。或如景君耀月等所提案。本席亦贊成之。至於現在之國務院。既無國務總理。僅三四辭職已准之國務員。當然不能構成國務院組織之要素。其無權攝行大總統之職務。無待言也。

(三)應提案查辦軍警當周。

大總統黎元洪。因故不能執行職務。其所因者何故耶。曰軍警之壓迫。市民之包圍而已。關於軍警之壓迫。尙有可以藉口者。至於市民之包圍。彼時所謂軍警者安在。何以不加干涉。此有可以藉口者乎。本月十九日。衆議院門前。有市民者十六人。號稱包圍議員。立即爲軍警所捕。且得其指使。

之人焉。當日新華門東廠胡同之市民。數以千計。彼軍警者。熟視無覩。是何後之勤恪。而前之疎忽耶。抑以議員在所保護。而總統在所蹂躪也。當市民之集於新華門。鄙人適驅車而過。目覩其狀。所謂市民者。其前導則手持白旗。列隊而行。恍如送葬之鹵簿。語其流品。實在洋車夫與乞丐之間。而總統府稀疎之衛隊。似預知其事。且敬禮有加者。因念年來教職員與學生之請願。流血折臂於新華門者。相枕藉也。以此例彼。令人有無窮之感焉。嗚呼。我兩院同人。吾中華民國。苟不欲自完其體面。則已不然。對於此種明目張胆。無法無天之軍警。當局安可不一課其責也。

此書所提議。自謂平實易行。然猶不爲多數所容納。擾攘數月。彼壞法肇亂之徒。不聞有絲毫之懲創。而賄選卒告成功。民國以來。議員之作姦叢垢。亦既不可以僕指數矣。然往往陰行貨賄。訟言法律。或則事體輕微。無關大計。從未有綱紀所關。人格所繫。而公然賣身爲虎作倀。如此次政變之甚者。凡一制度之將廢也。必有其不得不廢之事實。豁然呈露於衆人之前。雖利於其制度之存在者。猶不得爲之辯護。或反暴露其短而顛踣之。然則劉君是書。直影響於中國代議制度之存廢。豈止爲一事而發哉。民國十三年一月潘大道。

癸亥政變紀略序

國家變革之際。武夫恣權。難可裁抑。古今中外。理勢常同。然禍亂糾紛。必有由肇。識時賢哲。窮厥端委。論列是非。因時立言。足資龜鏡。斯固著作之林。難能可貴者也。騰衝劉子夢澤。任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衆

願與震麟與之同列。平昔主倡。未必盡同。而欲本其天職。與暴虐政府相搏戰。樹國紀綱。陳民藝極。其趨則一。君主時期。鼎革之後。誅夷驕桀。專賴一人威福。致之小康。今者締造艱難。制採民主國會。代宣民衆意志。共圖長治久安。淬勵忠讜。不忘所託。免貽以往君主竊笑於前。固吾人所共求也。會北洋軍人首惡袁氏。始謀稱帝。而國會一蹶。繼袁者更守武力統一遺策。而國會再蹶。西南各省。倡義護法。中樞失馭。相與睽離。因而自斃。不能慎厥始終。國會三蹶。於是北洋軍人餘孽。因緣爲奸。構成癸亥政局奇變。爭攘盜竊。置元首如奕棋。衰季羣盜之所爲。於今見之。渙散之國會。遭屯遘之運。不肖者或且爲僂。未能一致自拔。益爲社會所詬病。劉君夢澤。癸亥政變紀略。乃不得已而作矣。夫武暴恣毒。謂可爲治。則前史之例。人心之公。治亂剝復之理。皆難憑信。又復何言。至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愁苦之民。決不能忍。而與此終古也。則夢澤之言。行之當遠。非徒賈生空言太息而已。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事會之來。國自有人。願與夢澤共勉之。民國甲子初春。甯鄉周震麟。

癸亥政變紀略序

民國十一年夏。直軍將領席戰勝之餘威。遂徐世昌而奉黎元洪爲法統上之總統。環請復職。至十二年。則又逐黎元洪而去之。由是陪臣專政。賄買國會。以行大總統之選舉。此癸亥政變所由作也。其事與史書楚漢之際。項羽立義帝爲楚後。奉爲共主。旋又弑義帝而自立。正同一例。其背叛篡奪之跡。昭然若揭。

當其時苟有爲奉迎黎總統而討賊者。即出不患無名。無庸假國會爲號召。國會南下之役。以遷地制憲爲職志。吾儕頗欲據國會而超立於武力對抗範圍以外。併力制憲。以自保其尊嚴。不幸事敗。乃力謀反對賄選。反對無效。國會自身。至於肢解體分。喪精亡魂。無復人理。此則不佞所最痛心之一事也。今北京號稱由國會公布之憲法。國人乃熟視而無覩。而其成立之際。由吳景濂指定三十人組織整理條文委員會。提出憲法全案於三讀會。尤爲非法。當然不生效力。蓋所謂整理條文委員會者。在民國法律上無此物也。今後民國憲法問題。何道之由。始能解決。惟有訴諸國民之一途。斯又吾儕未竟之責也。騰衝劉議員楚湘。爲癸亥政變紀略若干卷。屬爲序其端。因述所懷。以質國人。民國十三年一月泰和湯漪。

癸亥政變紀略目錄

衆議院議員滇南劉楚湘輯

序文

章炳麟

孫光庭

潘大道

周震麟

湯漪

緒言

一 恢復法統

二 武力統一

三 賄選之幾

四 黃陂任期

五 競爭內閣

癸亥政變紀略

目錄

- 六 津保險謀
- 七 制憲經費
- 八 張閣辭職
- 九 迫黎退位一
- 十 迫黎退位二
- 十一 中樞解紐
- 十二 劫車索印
- 十三 偽閣攝政
- 十四 非法議決
- 十五 總統居津
- 十六 吳爲禍首
- 十七 議員離京
- 十八 國會南遷
- 十九 辯論去留
- 二十 先憲後選

- 廿一 聯孫之詐
廿二 賄買出席
廿三 議員延任
廿四 預選舞弊
廿五 總統南下
廿六 賄款搜括
廿七 賄選公行
廿八 賄選鐵證
廿九 賄選告成

癸亥政變紀略

目錄

癸亥政變紀略

衆議院議員雲南劉楚湘輯

緒言

癸亥六月十三日政變。繼之以十月五日賄選。直系軍閥曹錕蓄志篡竊。悍然不顧國家之紀。綱。法律。蹂躪無遺。並將中國數千年道德所涵養薰陶而成之廉恥。大防掃除淨盡。著者身預其事。敢不紀其始末。以告國人也。我國自辛亥改建共和。及今一紀。中間變故迭起。禍亂頻仍。舉內外債至廿餘萬萬。財政瀕於破產。人民顛頓於水深火熱之中。呼號待斃。然猶可委之曰。此萬惡軍閥萬惡政府之所爲。今歲政變。乃並全國四百兆人民之代表。與萬惡之軍閥萬惡之政府同惡相濟。悍然不顧國家之紀。綱。法律。蹂躪無遺。將中國數千年道德所涵養薰陶而成之廉恥。大防掃除淨盡。以暴力脅走元首。卽於光天化日之下。以總統大位。爲交易貨品。神聖議會。爲交易市場。至是而彼輩直將全國人心。爲之淪胥。以盡禍害之烈。雖洪水猛獸。未足比擬。究厥亂源。蓋有三焉。議員者。人民之代表。亦即人民之產物也。立竿取影。范孟盛水。其本端在乎人民。共和國家主權在民。其所以運用主權。表現民意者。厥惟選舉。今次賄選。武夫竊國。貪夫鬻身。穢德腥聞。騰播宇內。而此輩議員。猶是第一屆之選舉也。當第一屆選舉。創自開國之初。猶多希望之選。晚節末路。尙多不克自保。自是厥後。每屆選舉。其不以金錢賄買者。蓋亦必渺。是則五本漸

源。吾全國四百兆人民。胥當負其責也。此其一。法度者。治亂之本源。國命所憑依也。舍負責揭篋擔囊而趨之巨盜。外即當攝緘。膝固局。鑄防肘。篋探囊發匱者之覬覦。總統爲全國最高行政首領。對內對外。有代表國家之尊嚴。其選舉之權。應分諸全國。不應集中首都。勢不獲已。亦僅宜以國會爲一決選機關。我國大總統選舉法。制於民國二年。袁世凱專政。亟謀當選之際。彼時立法諸人。不能遠矚高瞻。步武北美。乃規隨法國。其權完全委諸國會。夫國會議員。固爲全國人民所選之代表。舉自國會。無異舉自全國。惟國會議員。萃集首都。人數較寡。易爲強者負之。而趨威脅利誘。勢不容免。若以分諸全國。則我國廿餘省。區雖有野心者。亦無由一一威脅而利誘之。勢必妙選賢俊。以德望爲取舍。政策爲從違。且中央地方。內外一致。關係親切。自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睽張分離之患。此其二。共和國之總統。以原義言之。固爲人民之公僕。以形式言之。則爲一國之元首。其尊榮威嚴。儼然與君主等量。齊觀。易啓歆羨之心。而釀爭奪之禍。考法美兩先進國。自麥馬韓華盛頓後。卽無以軍人當選之總統。其選舉競爭。皆爲政黨之領袖。所恃以爲競爭之具者。則爲其揭櫫之大政方針。授受之際。秩序整然。若中美南美諸邦。則當選者恆屬軍人。僅憑武力之強弱。爲得失之張本。強者既得位。則弱者非預儲武力。卽聯合諸弱者。以爲相爭之地。乃假借事端。兵戈迭起。爭於未選之前者。有之。奪於既選之後者。有之。馴至人民塗炭。國勢凌夷。我國大總統選舉法。制於袁世凱積威之下。未規定現役軍人。非解職若干年後。不得當選爲大總統。副總統禍胎亂源。卽基於是。首由袁氏當選爲第一任大總統後。肆其武力。封固自雄。排除異己。鞭笞海內。而黎

元洪馮國璋亦以軍人繼承大位。自後縮軍符握兵柄者乃俱存秦鹿共逐之想。以故軍閥起伏迭相。雄長禍亂相尋。永無甯歲。此其三。上述三因。特其犖犖大者。前車已覆。來軫方適。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然則起死回生。尙非無術。是編之作。烏得已哉。

一 恢復法統

直系軍閥首領曹錕。於壬戌之夏。藉其部屬吳佩孚等之力。戰勝奉軍後。恢復法統。溯其原因。蓋由民國六年。第一屆國會與段祺瑞內閣。因參戰案之爭。黎總統元洪罷免國務總理段祺瑞。督軍團稱兵。黎總統召長江巡閱使張勳。入京調解。張勳至天津。卽先以解散國會爲請。遂有六月十二日之非法解散國會。命令張勳入京後。卽繼之以復辟。黎總統遁走日本兵營。因之去位。段祺瑞馬廠誓師。再造共和。復奉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時第一屆國會議員解散後。集於廣州。開非常會議。舉孫文爲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爲副。組織軍政府。揭護法旗幟。北政府乃召集臨時參議院。修改約法及選舉法。下令改辦選舉。召集第二屆新國會。西南護法七省均未舉辦。迨馮國璋代理任滿。於是舉徐世昌爲大總統。西南軍政府及護法諸省均否認之。彼時曹錕以直隸督軍兼直魯鄂豫四省經略使。率其健將吳佩孚等。與護法諸軍抗。聲威頗震。卽蓄意謀副。坐一席。爲徐世昌陰授意。其門人新國會參議院長梁士詒等。暗中牽掣。不能得志。曹錕銜徐世昌入骨。迨吳佩孚由衡州撤防。直系聯合奉天張作霖。共倒皖系。一戰勝之。直系勢力。遂寔寔有雄霸北方之勢。張作霖心懷猜忌。乃藉梁士詒內閣問題。與直開釁。奉軍敗績。

還守關外。直系勢力遂駸駸日盛。曹錕恨徐世昌之排己。且以其勾結奉天。俱爲後患。遂決意逐之。而西南護法軍政府初舉孫文爲大元帥。然西南各省雖宣言護法。而省自爲政。視廣州大元帥府若虛器。至民國七年。復改爲總裁制。舉孫文、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伍廷芳、唐紹儀七人爲總裁。以岑春煊爲主席。軍政府政務以合議制行之。西南各省仍猜嫌未泯。民國八年。南北政府各派代表於滬上開會議和。旋即中輟。西南亦起內訌。初則滇桂繼則桂粵。軍政府及國會亦因之分裂。後乃瓦解。民國九年。陳炯明逐桂後。孫文復回粵。重張護法旗幟。第一屆國會議員俱已星散。而國民系、益友系、政學系等。彼此意見甚深。不能相容。民國十年。孫文乃召集其所屬之國民系議員。再開非常會議。舉之爲非常大總統。十一年。曹錕等戰勝奉軍後。卽覬覦總統大位。而國號共稱。苦無名義。時益友系衆院議長吳景濂等。因孫文爲非常總統。與之積有意見。乃結合參院議長王家襄。及前熱河都統張紹曾等。以恢復法統之計。畫進之。曹錕、吳佩孚等。自丁巳護法軍興。迄今六載。時局勢如亂絲。舍此亦別無救時良策。而直系亦欲借此。統一南北。并借第一屆國會以爲謀選總統之地。於是逐徐世昌。請黎元洪復位。黎元洪於六月十一日入都後。撤消六年解靜國會命令。第一屆國會亦於八月一日開會北京。

附關於恢復法統之函電

通告全國宣布徐氏罪狀由國會行使職權再由合法大總統依法組織政府東電六月一日

十萬火急各省區軍民長官省議會教育會農會商會工會各法團各報館公鑒。民國憲法未成以前。國家根本組織。祇惟臨時約法。依

據約法大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則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參衆兩院之令。當然無效。又查臨時約法第二十八條。參議院以國會成立之日解散。其職權由國會行之。則國會成立以後。不容再有參議院發生亦無疑義。乃兩院既經非法解散。旋又組織參議院。循是而右。七年之非法國會。以及同年之非法大總統選舉會。徐世昌之僞大總統。既係選自非法大總統選舉會。顯屬篡竊行爲。應即宣告無效。自今日始。應由國會完全行使職權。再由合法大總統依法組織政府。護法大業亦以完成。其西南各省。因護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別組織。自應於此終結。至徐世昌竊位數年。禍國殃民。障礙統一。不忠共和。贖貨營私。種種罪惡。舉國痛心。更無俟同人等一一列舉也。六載分崩。擾攘不止。撥亂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國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惟希公鑒。參議院議長王家襄。衆議院議長吳景濂。暨兩院議員東。湖北蕭耀南爲覆東電贊成國會行使職權電。六月三日。

參議院王議長衆議院吳議長暨兩院議員諸公鑒。貴院根據約法。行使職權。由合法大總統組織政府。以完成護法大業。奉讀宣言。欽佩曷極。從此政治納於正軌。謹爲民國前途。蕭耀南江。

鄭州胡景翼等爲覆東電並賀國會恢復電。六月四日

王吳兩議長及議員諸公鈞鑒。東電奉悉。國會諸公開臨時緊急會議。全場一致通過取消徐世昌大總統宣言。捧讀之下。曷勝踴躍。慨自六載分崩。禍亂相尋。南北紛紜。迄無甯歲。推厥主因。厥惟第一屆國會橫遭解散。徐世昌非法攘位所致。竊以民國國會有三大特權。一一切立法權。二製憲權。三選舉總統權。是民國根本組織造毀之權。厥在國會。景翼等深日通電。主張舊國會應自由行使其職權。凡民六以後之法律上諸大未決問題。均可由舊國會自行依法解決。意即在此。何幸於籌備開議之始。爲輕刀斬麻之舉。數載不鳴。一鳴驚人。將數年來僭竊大位。阻礙統一。禍國殃民。無可如何之徐世昌。立談之頃。宣告驅除。民國可慶之事。孰過於此。從茲護法大業。更進一步。無論南北。凡組織之有不法者。均可依此而漸進於合法。統一之期。計日可待。尙祈國會諸公乘茲連會。益自拔遼。追溯痛史。更圖奮發。俾完全合法之正式政府。早日實現。以鞏固我中華民國。則四萬萬人之幸也。特電奉賀。不盡歡呼。援直陝軍前鋒司令。

師長胡景翼後方留鄭總司令第八混成旅旅長靳雲鶚副司令第四十七旅旅長王爲蔚陝軍前鋒總指揮旅長岳維峻旅長田玉湘曹世英陝軍司令部參謀長林立叩支印。

山西閻錫山爲覆東電贊同依據約法奠定國本電六月五日

參議院王議長衆議院吳議長暨兩院諸公鈞鑒。東電敬悉。頻年以來。海內擾攘。法紀失序。兵氛未消。茲幸貴兩院依據約法奠定國本。解決糾紛。民生利賴。統一有期。同深慶幸。特電奉覆。諸惟察照。閻錫山歌印。

陝西劉鎮華爲覆東電贊同除去障礙電六月六日

第一屆國會王議長吳議長暨兩院諸公鈞鑒。東電敬悉。神聖國會。猝遭非法。正統中斷。數載於茲。諸公愛國守法。懇切宣言。以南北數年來一切特別組織及障礙事宜。完全終結。謀國公忠。海隅共仰。三復維誦。欽佩良深。劉鎮華魚印。

河南省議會賀國會恢復電六月六日

(銜略)國會恢復。如日復旦。登高一呼。全國贊同。蓋北之非法。既經宣告無效。則南之護法。亦將何所藉口。凡屬知識階級。均有統一希望。鞏固立法之精神。收拾分裂之河山。瞻念前途。惟合法之國會是賴。謹電爲國家人民前途賀。河南省議會叩魚印。

北京周自齊等報告徐氏辭職特以國民資格維持一切並請接收政權電六月二日

天津王幼山議長吳蓮伯議長均鑒。東海順從民意。宣告辭職。依法交國務院攝行職務。自齊等遭逢世變。權領部曹。謹舉此職權奉還國會。用尊法統。暫以國民資格維持一切。聽候接收。特電奉聞。周自齊顏惠慶高凌霨董康鮑貴卿李鼎新王寵惠齊耀珊高恩洪。冬

覆北京周自齊等請暫予維持靜候接替電六月三日

萬急北京周子廩先生顏駿人先生高澤奮先生董綬金先生鮑鑾九先生李承梅先生王亮疇先生齊照岩先生高定庵先生均鑒。冬電奉悉。諸公尊崇法統。熱忱毅力。欽佩莫名。望本匹夫有責之懷。矢同舟共濟之美。暫予維持。靜候接替。民國幸甚。特覆。卽希公鑒。王家

襄吳景濂叩江印。

通告全國徐氏離京及周自齊等奉還職權之電文應如何接收候公意商權施行電六月三日

萬急各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各總司令各都統護軍使均鑒。東日通電宣言。許承公鑒。徐世昌業於本月三日出京。頃據周自齊等冬電文曰。天津王幼山議長吳道伯議長均鑒。東海順從民意。宣告辭職。依法交國務院攝行職權。自齊等遭逢世變。惟領部曹。謹舉此職權奉還國會。用尊法統。暫以國民資格維持一切。聽候接收。特電奉聞。周自齊顏惠慶高凌霨董康鮑貴卿李鼎新王寵惠齊耀珊高恩洪冬印等語。查家襄景濂等東日通電內開。自今日始。應由國會完全行使職權。再由合法大總統依法組織政府。業經宣言奉達。惟國會正式開會。尚須時日。而國家行政機關。不可一日間斷。行政職權。亦不使由國會兼攝。當此青黃不接之際。應如何接收職權。暫維一切之處。應候公意商權施行。特電奉聞。立候明教。王家襄吳景濂江印。

保定吳佩孚爲覆江電以元首未到京以前應由國務院行使職權電六月四日

天津王幼山議長吳道伯議長均鑒。江電奉悉。大位不可一日虛懸。請元首尅日返京。以鞏國本。元首未到京以前。當然由國務院攝行職權。職責所關。不得拘牽文義。特電奉覆。即希卓裁。吳佩孚蒙。

山東田中玉爲覆江電主張政府未組織以前應責成國務院攝行職權電六月五日

天津王幼山議長吳道伯議長均鑒。江電誦悉。此次徐大總統辭職。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交由國務院攝行職務。目前先務之急。惟有按照貴會宣布。由合法大總統依法組織政府。舍此別無他途。已由各省聯電。敦請黎大總統尅日依法復任。以固國本。正式政府未組織以前。所有職權。仍應責成國務院攝行。法律上似無接收之根據。現當恢復法統之際。設於法律稍有未安。對內對外。難免不生影響。鄙見如此。仍候公裁。田中玉歌。

江西陳光遠爲覆江電報告已派專員敦勸黃陂復職電六月五日

第一屆國會籌備處王幼山吳蓮伯兩議長鑒。江電敬悉。行政職權關係至重。自不容一日虛懸。敝省已於支日電懇黎大總統早日復位。並派專員代表赴津敦勸矣。知注特復。陳光遠楊慶鑒歌印。

江蘇齊燮元爲覆江電俟請黃陂入都就職職權自有歸宿電六月七日

急天津第一屆國會籌備處王議長舉議長均鑒。江電敬悉。蓋慮周詳。至爲欽佩。現各方正在籌備迎護黃陂入都。黃陂一經正位。職權自有歸宿。特此奉復。齊燮元陽印。

陝西劉鎮華爲覆江電敦請黃陂早日就職電六月八日

天津王議長舉議長均鑒。江電敬悉。東海下野。刻既一致敦請黃陂依法就職。京津密運。自宜切勸早日正位爲宜。特此奉復。劉鎮華庚印。

重慶楊森爲覆江電中賀國會復開電六月八日

參議院王議長衆議院吳議長暨兩院各議員先生均鑒。頃奉江電。欣悉議事。復。活。從茲民意有所表。見憲典可以連成。治既彰明。國基乃固。謹電佈覆。并申賀忱。楊森庚印。

北京蒙古王公聯合會那彥圖賀法統恢復國會重開電六月五日

舊國會王吳兩議長議員諸公均鑒。法統中斷。於今七年。竊國者陰謀擅闖。海內分崩。財盡民窮。國幾不圖。茲幸諸公以拔山起海之力。成補天浴日之功。驅徐僭竊。爲國除奸。敦請黃陂。爲民請命。我民國億萬年靈長之祚。實諸公再造而成。本會議代表全蒙王公人民。敬祝國會萬歲。諸公萬歲。蒙古王公聯合會會長那彥圖副會長貢桑諾爾布暨駐京全體王公同叩。

江蘇齊燮元等贊成恢復舊國會並解決時局之辦法電六月二日

(一) (銜略) 南北分裂。積有歲年。禍亂相尋。百政停滯。內有流亡之怨。外來責望之言。長此因循。亂仍靡已。寰海之內。奔走呼號。僉謂若無根本救濟之方。必陷萬劫不復之域。變元等蒿目時艱。憂心如搗。往復商榷。不忍無言。竊以救國當以統一爲基。統一應以國會爲據。南北之爭。其近因固甚複雜。而其遠因實以法律問題爲爭持之焦點。今者欲弭其爭。宜恢復法統。捨此而求別無他道。其辦法之程序。宜先由舊國會選出之總統。恢復六年被解散之國會。區區之舉。徐大總統既已通告全國辭職。自應即請黎大總統依法復位。然後下令取消六年六月十二日被解散之國會之名。再行依法集會。則法統既定。一切萬籟從此立解。制憲選舉。皆可次第完成。而地方制度。以及自治諸問題。即可隨之解決。全國有統一之政府。由是而政治問題可得而議也。組織純粹內閣。軍人不得與議。預杜干政之漸。閣員不問黨派。純以人才爲其政治。必有軌範。亂源乃可永絕。由是而軍事問題可得而議也。革新軍制。劃分軍區。裁減額之兵。定應需之額。召集會議。討論施行。軍事既脫離政治範圍以外。權限從茲亦可分明。我大總統徐公。本以救國救民之心。出膺重鉅。今者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乃羣願恢復法統。示天下以公。我大總統果於五月三十一日六月冬日。迭奉通電。宣布德音。所有敵屢尊榮之意。與靡然以天下爲公之心。昭然若揭。曠懷讓德。中外同欽。中山孫公始終護法。不爲其私。功在國家。萬流鏡仰。功成身退。尙復何求。習憲愛於國人。國人當益增其好感。西南諸公。夙願既達。攜手一堂。共謀國事。前途福利。胥於是基。舊國會諸君子。既受國人之歡。當有以副國人之厚望。嘉謨讜議。拭目以俟之。最親愛之友邦。對於我國統一觀成。政局大定。他山之助。隨誼益敦。是尤爲我國人士所夕翹盼而馨香騰祝者也。變元等。應於國行將絕。民生不堪。不能不以良心之主張。而爲根本之補救。決不敢以個人之愛惡。以爲更張。更不敢徇意見之偏私。以爲取舍。敬從多數。以爲從違。敢貢芻言。藉供商榷。知我罪我。非所敢計。總之中華民國者。乃四萬萬人之公物。而非一人一家之私物。既不能因一二人欲利之爭持。而永陷國家於分裂。亦不能爲一二人利欲之保障。而大失天下之人心。有淪此言。全國共策。政治之進行。乃四萬萬人之公務。而非一黨一派之私務。是凡有勳勞於國家。而負一時人望者。皆應禮羅而倚畀之。以期共濟。所謂設國則天下爲公。用人則畛畦悉化。尤願與邦人君子共圖利之。佇承明教。俾有遵循。臨電無任主臣。齊變元田中玉與光遠閻錫山李厚基

蕭耀南馮玉祥楊增新劉鎮華陸洪濤王瑚楊慶鑿許世英張鳳台潘齡臬馬福祥張錫元孫傳芳杜錫珪楊敬修譚慶林全叩冬。

宜昌孫傳芳報告請孫徐退位之文電五月二十八日

保定曹巡閱使吳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各都統各護軍使海軍各司令西南各省各總司令北京王聘老趙次老張金波熊秉三孫慕韓張鎔西王亮疇王幼珊諸先生天津黎前總統李前總理靳前總理嚴範老張敬輿將軍王子春將軍梁卓如先生上海岑雲階章太炎孫伯蘭譚組菴康長素聶雲台責任之陸幹卿李印泉張季直吳蓮伯褚慧生諸先生廣東伍秩庸唐少川陳競存汪精衛胡漢民諸先生成都熊錦帆先生各省議會教育會商會報館鑒。傳芳本日上孫中山先生徐東海先生一電。文曰。慨自法統破裂。政局分離。南則集合舊國會議員。選舉孫大總統。組織廣東政府。以資號召。北則改選新國會議員。選舉徐大總統。依據北京政府。以爲抵抗。誰爲合法。誰爲違法。天下後世自有公論。惟從此南北背馳。各走極端。連年內鬪。視同敵國。鬪牆煮豆。禍亂相尋。民生凋敝。國本動搖。顛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禍始。何莫非解散國會。破壞法律。階之厲也。傳芳曷日通電。主張恢復法統。促進統一。救亡圖存。別無長策。近得各方復電。多數贊同。人之愛國。同此心理。既得正軌。進行無阻。統一之期。殆將不遠。惟念法律神聖。不容假借。事實障礙。應早化除。廣東孫大總統。原於護法。法統既復。責任已終。功成身退。有何流連。北京徐大總統。新會選出。舊會招集。新會無憑。連帶問題。同時失效。所望我兩先生。體天之德。視民如傷。敝屣虛榮。及時引退。適可而止。知機其神。標遜讓之高風。促和平之實現。救人民於水火。奠國家於苞桑。無使天下擾攘。再爲兩歧。俾得大好山河。全歸一統。從此莊嚴民國。得享承平。黃炎子孫。胥受樂利。飲水思源。罔不知感。馨香頂戴。於萬斯年。傳芳武人。粗知大義。愛人以德。緘默難安。賢達如兩先生。當不河漢斯言。等語。謹此電聞。佇侯明教。孫傳芳叩。勸印。

陝西督軍劉鎮華請一致催促孫中山下野並鈔錄致孫原文電六月二日

銜略頃致孫中山先生一電。其文曰。廣州孫中山先生。帝制推翻。共和創建。艱難締造。第一首功。溯禹域之披離。由憲法之未定。自國會解散。在再六年。兵禍頻仍。區宇分裂。年來各方同志。苦心焦思。慨法統之不能伸張。惡魔之不能驅逐。瓊瑯莊嚴之中國。竟不能統一。

實際上既無價值。國體上殊涉危疑。乃不惜以銖血爲代價。藉以固根本於苞桑。茲者戰事初平。羣情望治。迭經各省區各名流。往復磋商。僉以爲民六非法解散之國會。亟宜恢復。民六被脅不能行使職權。憤而去位之元首。亟宜擁護。本立道生。表端影正。是以淬厲進行。務期貫徹。邇來京津之各議員。已多數集合。徐東海復有立行引退之宣言。全國同意。一致傾向黃陂。敦勸出山。回復原任。公論所歸。義不容辭。是今日中華民國。已純然恢復六年前有法統之地位。揆諸我公真正愛法律愛國家愛人民之初心。亦已完全達到。正宜成功不居。及時引退。以國民資格。共圖國是。曠代一人。非公其誰。民國萬年。實利賴之。時機迫切。稍縱即逝。當機立斷。是在我公。劉鎮華吳新田閻治堂劉寶善顧琢塘石紹明孫積孚井岳秀田維勤田玉潔柴雲陸張治公闕玉銀冬印等。因並分電雲南唐總司令長沙趙總司令廣東陳總司令貴陽袁總司令四川劉總司令馬省長廣州伍秩庸汪精衛胡漢民唐少川溫欽甫李協和徐季龍林子超諸先生。上海褚慧僧吳蓮伯章太炎孫伯蘭岑西林李印泉戴季陶諸先生。請共一致催促中山下野。俾大局迅告成功。諸公謀國情殷。匡時念切。共杼偉論。九鼎一言。翹企盡籌。無任盼禱。劉鎮華吳新田閻治堂劉寶善顧琢塘孫積孚石紹明井岳秀田維勤田玉潔柴雲陸張治公闕玉銀 印。

湖北蕭耀南等以徐氏既去法統將復特勸孫中山罷兵電六日五日

(銜略)竊維治世有大經。立國有大本。行得其道。則歷年變亂可致謐平。反之則治絲而棼。愈趨愈遠。轉足召危亡之禍。比年以來。南北父老共苦兵爭久矣。溯厥所由。實造端於一二人權位之爭執。而禍患遂深中於全國。蓋自法統不明。乘時之士。各得因緣時會。意起紛岐。南曰護法。北曰統一。究無實際。愈促成國內以分裂。措置不得其平。希望適得其反。烽火連年。徒令利歸私人。害及國家。而憂時之彥。亦幾於羣思高蹈。喋口結舌。厭談國事。誠以法律事實。背道而馳。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空言救國。終於當世無補耳。伏讀東海世冬等日通電。及王吳兩議長東日通電。一則敵屣尊榮。一則維持法系。剴切詳明。國人共鑒。循是而著。爲常經。確定國本。正式國會。既可依法成立。合法總統。復能行使職權。國內一切糾紛。均可迎刃而解。奠安時局最便之途徑。莫過於斯。耀南一介武夫。服務桑梓。雖報國之有

心愧匡時之乏術。惟知西南數省。非貫徹護法之主張。絕無接洽之餘地。在野名流。非期望國會之成立。實無軌道之可言。茲幸鄂野宗。曾趨於一致。南北主持。根本相同。謹敢披瀝陳詞。切盼中先生本畢生締造共和之苦衷。爲覺悟國民之先導。護法而能恢復法統。目的既達。旗幟可脫。尤願海內賢達。以共同一致之精神。爲急起直追之策畫。宏抒偉略。衆志成城。俾海內之爭。從此永治。國家大法。得以復蘇。民國之幸。卽國民之幸也。耿耿恐。伏乞垂察。賜教爲幸。蕭耀南劉承恩叩覺印。

黎總統元洪主張先行廢督裁兵然後就職魚電六月六日

北京廣州府院部各省區巡閱使督軍省長總司令都統各護軍使鎮守使海軍各總司令天津第一屆國會王議長吳議長各議員各省議會教育會農工商會各報館北京王聘卿張鎔西谷九峯汪伯唐莊思緘蔡子民王亮疇孫慕韓上海康長素岑雲階唐少川章太炎譚組庵孫伯蘭廣州伍秩庸李協和胡展堂汪精衛惠州陳鏡存濟南王儒堂重慶熊錦帆貴陽劉如舟南通張季直天津薩鼎銘段芝泉熊秉三嚴範孫梁任公張敬輿李印泉范靜生周少樸各先生暨各國公使各省各埠各國領事均鑒。前讀第一屆國會參議院汪議長衆議院吳議長等宣言。由合法總統依法組織政府。併承曹吳兩巡閱使等。十省區各電。請依法復位。以維國本。曾經電復辭謝。頃復承齊督軍等十五省區各電。及海軍薩上將各總司令等江電。京省各議會教育會商會等來電。均請旋京復職。又承兩院議長暨各省區各代表敦促。余以回復法統。責無旁貸。乘意所趨。情詞迫至。人非木石。詎無動懷。第念元洪對於國會。負疚已深。當時恐京畿喋血。曲徇衆請。國會改選。以救地方。所以紓一時之難。總統辭職。以謝國會。所以嚴萬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國人。方殷思過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縱國會諸公矜而愆我。我獨不愧於心乎。抑諸公所以推元洪者。謂其能統一也。十年以還。兵禍不絕。積骸齊阜。流血成川。斷手刖足之慘狀。孤兒寡婦之哭聲。扶弔未終。死傷又至。必謂恢復法統。使可立銷兵氣。永杜爭端。雖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爲醫者入手之方。而癥結固存。有在乎。癥結惟何。督軍制之召亂而已。民軍煽與。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號屢易。權力未移。千夫所指。公爲語病。舉其大害。更有五端。練兵定額。基於國防。歐戰既終。皆縮軍備。亦實見軍國主義。自促危亡。獨我國積習。甲於世界。兵額之衆。愈

駭聽聞友邦之勸告不聞。人民之呼籲弗恤。強者擁以益地。弱者倚以負隅。雖連年以來。或請裁兵。或被繳械。卒之前減後增。此據彼益。一遣一召。糜費更多。遣之則兵散爲匪。召之則匪聚爲兵。勢必至無人不兵。無兵不匪。誰實爲之。至於此極。一也。度支原則。出入相權。自擁兵爲雄。日事聚斂。始挪省稅。終截國賦。中央以外債爲來源。而典質皆絕。官吏以橫征爲上選。而羅掘俱窮。弁髦定章。蹂躪預算。預征既及於數載。重納又限於崇朝。以言節流。則校署空虛。以言開源。則市廛蕭索。賣兒貼女。禍延數世。怨氣所積。天怒人憫。二也。軍位既尊。爭端遂起。下犯其上。時有其聞。婚媾凶終。師友義絕。雲翻覆雨。人道蕩然。或乃暗扇他人。先行內亂。既而後利。彼背前盟。始基不端。部屬離貳。各爲雄長。瓜剖豆分。失勢之人。又圖報復。陰結仇敵。濟其慾心。禍亂循環。黨讎百變。秦銳不能燭其隱。禹鼎不能鑄其奸。覆亡相尋。仍不怨悔。宰制一省。復冀兼圻。地過八州。權逾二伯。扼據要害。侵奪鄰封。猜忌既生。殺機愈烈。始則強與弱爭。繼則強與強爭。終則合衆弱與一強爭。苟可洩其私讎。甯以國爲孤注。下民何辜。供其荼毒。三也。共和精神。首重民治。吾國地大物博。交通阻滯。雖有中樞。鞭長莫及。匪厲行民治。教育實業皆難圖。以自督軍制。濫用威權。干涉政治。囊括賦稅。變更官吏。有利于私者。弊政必留。有害于私者。善政必阻。省長皆其瓊姬。議員皆其重橙。官治已難。遑問民治。憂時之士。創爲省憲。冀制狂瀾。西南各省執政。迎合潮流。首易爲總司令。復擬易爲軍務院。隸屬省長。北方明哲。亦有擬改爲軍長。直屬中央者。顧接其實際。已成積雷難返之勢。今之總司令。固猶昔之督軍也。異日之省長軍長。亦猶今之總司令也。易湯治。根本不除。雖有省憲。將焉用之。假聯省自治之名。行藩鎮剽分之實。魚肉吾民而重欺之。子遭幾何。抑胡太忍。四也。立憲必有政黨。政黨必有政爭。果由軌道。則競爭愈烈。真義愈明。亦復何害。顧大權所集。既在督軍。政客爭權。思遂憑藉。二年之役。則政黨挾督軍爲後盾。六年之役。則政黨倚督軍爲中心。自時厥後。南與南爭。北與北爭。一省之內。分數區焉。一人之下。分數系焉。政客藉實力以自雄。軍人假名流以自重。縱橫掉闔。各戴一尊。使全國人民。塗肝醢腦於三端之下。惡若蛇蝎。畏若虎狼。反鍵飛箝。方鳴得計。卒至樹倒猢猻散。城崩狐遷。軍人身殉。政客他適。受其害者。又別有人。斬艾無遺。終於自殺。怒潮推演。可爲寒心。五也。其餘禍害。尙有不勝枚舉者。元洪當首義之時。原定軍民分治。卽行廢督。方其子身入都。豈不知身入危地。欲求國家統一。不得不首解

兵柄爲羣帥倡禍患之來。聽之天命。輕軍驟出。江漢晏然。督軍之無關治安。前事具在。項城不德。帝制自私。利用勸進。授人以柄。荏苒至今。竟成蹊整。今日國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卽行廢督。無以圖存。若猶觀望徘徊。國民以生死所關。亦必起而自救。恐督軍身受之禍。將不忍言。爲大局求解決。爲個人策安全。莫甚於此。或謂茲事體大。旦夕難行。必須於一省軍事妥求收束。徐議更張。不知陸軍一部。責有專司。各地獨立師旅。皆自有長官統率。與督軍存廢。影響無關。督軍果自行解職。但須收束本署。旬日已足。此外獨立師旅。暫駐原地。直接中央。他日軍制問題。悉聽軍部統籌全局。妥爲編制。此不足慮者。一。或謂師旅直屬。恐餉項無出。激成變端。不知督軍之餉。皆取國賦。非捐私財。督軍雖廢。國賦自在。且漫無考核之軍事費。先行消滅。比較今日欠餉。或不至若是之巨。此不足慮者。二。或謂倉卒廢督。恐部屬疑懼。危機立生。不知督軍易人。黨系不同。恐遭遣散。心懷反側。誠或有之。若督軍既廢。咸轄中央。陸軍部爲全部最高機關。昭然大公。何分畛域。萬一他日裁兵。偶然退伍。軍部亦易于安置。甯懼投閒。督軍果剴切勸導。當可渙然冰釋。此不足慮者。三。或謂督軍皆畧重功。高國人託命。一旦廢除。殊乖崇報。不知所廢者。制並非廢人。督軍多首創民國。與同休戚。投艱遺大。重任正多。望崇者國人必有特別之報酬。功偉者國人亦有相當之付託。果其自行解職。國人更感激不暇。甯忍聽其優游。否則民意所趨。發生誤會。恐有不能相諒者。人情莫不去危而就安。避禍而求福。督軍之明。抑豈見不及此。此不足慮者。四。或謂戰事方劇。兵禍未平。猝言廢督。必至統帥無人。益形危險。不知全軍司令。並非盡倚重督軍。且年來爭戰。皆此省與彼省。此系與彼系耳。卽或號召名義。彼善於此。國人皆漠然視之。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若既求統一。中央當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從前誤解。皆可消融。萬一怙惡不悛。征伐之權。出自政府。亦覺師直爲壯。此不足慮者。五。或謂中央此時已無政府。稽留時日。牽動外交。不知閣員攝行。己可負責。且法統中絕。己及五年。國人淡然若忘。久儕元洪於編戶。此元洪法律不負責也。元洪所求。論既至公。事尤易舉。久延不決。責有所歸。此元洪事實不負責也。况華府會議。外人以友誼勸告。久有成言。各公使旁觀既熟。高義久敦。當必恤此阡危。樂爲贊助。此不足慮者。六。或謂總統不負責任。廢督與否。應俟內閣主持。不知出處之道。不可不慎。量而後入。言有明箴。以今日積弱之政府。號令不出國門。使非督軍自行覺悟。則廢督之事。萬非內閣所能奏功。彼時內閣可

引咎辭職。總統何以自處。若督軍自行覺悟。放刀成佛。指顧間耳。嗣後中央行政。亦易措施。此爲內閣計。應先決者一。或謂東海去位。京畿空虛。一再遲延。恐生他變。不知國無元首。匪自今始。總統一職。名存實亡。空位繞久。何關輕重。京畿責任。自有長官。必可以維持秩序。果其有變。元洪無一兵一卒。又何能爲。若督軍不廢。他日京畿禍。能保其不續見乎。此爲地方計。應先決者二。或謂督軍愛戴。反欲廢之。以怨報德。非所宜出。不知督軍請復位者。爲利國家也。元洪請廢督者。亦爲有利國家也。目的既同。肺腑互諒。元洪與各督軍分屬袍澤。情逾骨肉。十年患難。存者幾人。他日共治天下。胥各督軍是賴。既倚重之。必保全之。此爲督軍計。應先決者三。督軍諸公。如果力求統一。卽請俯聽芻言。立釋兵柄。上至巡閱。下至護軍。皆刻日解職。待元洪於都門之下。共籌國是。微特變形易貌之總司令。不能存留。卽欲劃分軍閥。擴充疆域。變形易貌之巡閱使。尤當杜絕。國會及地方團體。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請先以誠懇之心。爲民請命。勸告各督。允令實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結束。通告國人。元洪當不避艱險。不計期間。從督軍之後。慨然入都。且請國會諸公。繩以從前解職之罪。以爲異日違法者戒。非然者。亡國之禍。卽在目前。元洪雖求爲平民。且不可得。總統云乎哉。方將老死於津海之濱。不忍與世人相見。白河明月。實式憑之。廢不能備。圖不能盡。颯然出山。神所弗福。救國有衆人之責。非一人之力也。元洪頽然一翁。何所希戀。但願早見統一。死無所恨。若衆必欲留國家障礙之官。而以坐視不救之罪。責退職五年之前總統。不其感歎。諸公公忠謀國。當鑒此心。如其以實權爲難捨。以虛號爲可娛。則解釋法律。正復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痛哭陳詞。伏希矜納。黎元洪叩魚。

北京各界聯合會希兩院懇請黃陂卽日蒞京回復法統電六月六日

天津黎大總統王幼山吳達伯兩議長暨兩院議員均鑒。東海退職。首座虛懸。百政停滯。危急萬狀。已分電懇請卽日蒞京。回復統治。至政府成立。首當組織內閣。然後百政方能依次施行。津地磋商。略見報端。總揆一席。異說紛紜。惟際此收拾殘局。刷新政治之初。豈可再各存私見。以腐敗官僚。或黨彩過深者承乏。自非能負責任。實行廢督裁兵。確可接洽南北。爲民意所依歸者。不足充任。事關國家前途。謹表區忱。伏維鑒納。大局幸甚。北京各界聯合會各省區自治聯合會全國平和聯合會國民弭兵會京鄒地方自治籌進會教育維持

會北京律師公會法律協會國家學會同叩魚。

江西陳光遠贊同黃陂魚電並欲首先辭督軍職以爲廢督裁兵倡電六月十日

各省議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黎大總統魚電敬悉。愛國匪誠。救時至計。仁心毅力。神人以欽。莊誦週環。一辭莫贊。竊謂時至今日。陸危已甚。非有剛強睿智之人。愷惻諄誠之意。不能爲人民謀幸福。爲國家圖治安。以吾國之糾紛。民情之齟齬。非廢督不足以剷除內亂。非裁兵不足以整理財源。此皆人民心理所欲言。友邦忠告所切望者。惟以利害所係。事變相尋。或顧忌而不敢倡言。或因循而難求實效。今遇我大總統復位之先。反復丁寧。懇誠相告。若不急起相應。切實奉行。不惟負推戴之初心。亦無以副奠安之盛舉。應懇黎大總統即日返京。早慰衆望。光遠請首先解職。敬表服從。現在贛省軍事未了。光遠一而尅日收束軍署各事。一面暫以個人名義維繫軍心。此爲尊重黎大總統宣言。首裁督軍。消弭內亂。安全國家起見。掬告國人。敬祈垂察。陳光遠叩蔡印。

上海林葆懌贊成恢復法統並望實行廢督裁兵電六月九日

天津國會籌備處吳王議長暨諸同人公鑒。日一夫亂法。率帥稱兵。國會播遷。民生塗炭。葆懌於時。備位海軍司令。竊以大法凌夷。匹夫有責。紀綱不立。國無與存。爰追隨改海軍總長程公玉堂之後。宵旰憂勤。奮起先驅。西南各省同聲響應。救國之義。既闢。護法之局。始成。洎及程公玉堂遇害。葆懌以海軍袍澤相愛之殷。勉爲其繼。比年政變相乘。中更多數私心耿耿。無間初終。願念下野以來。大攻口口。登疴海上。良用疚心。適者駐粵艦隊同人。艱貞蒙難。以國時之具。爲權利之爭。遠道傳聞。尤深慚怍。莫似。不料以一人去就之微。賦今日淪胥之漸。是則撫躬自問。又深愧無以對我同人者也。所幸人心無禍。國言重。摺語護法初衷。獲償夙願。葆懌所冀。難安者。至此差堪稍慰矣。抑葆懌猶不能已於言者。民國肇基。已逾十稔。黨爭之窮。繼以兵革。國喪致亂之源。莫非自私所致。雖燃箕裘。豆容非本心。而止沸揚湯。歸於同盡。燎原之勢。方終魚爛之端。已見。此後非各方有互讓之精神。則守法奉公。適成私欲。公委廢督。但託空言。將復轍之類。仍必鬪牆而未已。誠非葆懌之愚所敢知矣。瞻顧前途。不寒而慄。臨電惶悚。無任主臣。林葆懌佳印。

北京張耀會贊成恢復舊國會並解釋黃陂復位爲合法電六月六日

參議院衆議院均鑒各報館並轉國民公鑒。比者輿論制勝。法統重光。致治有方。羣情歡望。惟是舊會續開之理。久已較著彰明。而黃陂復位之義。尙覺發揮未暢。耀會不學。當總統選舉法起草之日。實忝屬執筆之一人。所知較確。緘默難安。依法陳義。敬候明察。查約法及總統選舉法之規定。總統在任期中離職之情形。只有三種。一曰死亡缺位。二曰彈劾去職。三曰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三者有一。卽爲合法離職。三者以外。總統不得讓職權於他人。他人不得以離職要總統。若其有之。是非法也。黎大總統於六年七月被迫離職。尙餘任期一年三月有餘。其離職原因。固與前述第一第二兩事無關。卽與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亦屬毫不相涉。蓋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等二項。所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本師美憲前例。專指總統精神喪失而言。縱謂文義渾括。強爲寬解。則所謂故者。當然限於總統本身。所謂不能者。當然限於總統自動。辟如總統久罹重病。或因公遠赴異國。援引適用。尙屬可通。至於事故之生。出自他人。不能之原。由於壓迫。如憑藉兵威。使總統不能在職。不敢復職者。是私擅廢黜總統耳。非法律上所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也。私擅廢除總統。本爲法所不許。卽當然不在法定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之列。藉曰不然。則總統選舉法第五條二項之規定。不啻明詔爲副總統者。時時可驅除總統而代之。敗紀獎勵。莫甚於此。立法本意。斷斷不然。故從法律上立論。民國六年七月黎大總統之離職。推之法。定三種原因。無一而當。是其離職。乃事實上之離職。非法律上之離職也。非法律上之離職。故不生法律上之効力。惟其離職無効。故馮副總統之代理。乃事實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也。非法律上之代理。故亦無法律上之効力。在昔大法摧毀。事實尙含。經言權。夫復何說。今則尊崇法統。萬事資以判斷。而法律上固赫然昭示黃陂黎公仍在。大總統之位。而其行使職權期間。尙有一年三個月有餘也。黃陂離職無効。一旦障礙既去。當然繼續任職。亦猶國會解散無効。一旦障礙既去。當然繼續開會。黃陂續任。應竟其前。此未盡之期。亦猶國會續開。應滿其前。此未滿之任。法理彰明。決非曲解。此則願我國人共加注意者也。茲事體大。解釋疑義。權固屬於國會。敷陳常理。責仍在於學人。耀會依法言法。自信無他。國人崇法護法。諒有同感。張耀會叩魚印。

天津黎元洪希望廢督裁兵早日施行並告知於六月十一日入都暫攝大總統職權尅期召集

國會通電六月十日

萬急北京廣州府院部各省區巡閱使督軍省長總司令都統各護軍使鎮守使海軍各總司令天津第一屆國會王議長吳議長各議員各省議會教育農工商會各報館北京王聘卿張銘西谷九峯汪伯棠莊思緘蔡子民王亮疇孫慕韓上海康長素張仲仁岑雲階唐少川章太炎譚組菴孫伯蘭廣州伍秩庸李協和胡展堂汪精衛惠州陳毓存濟南王儒堂重慶熊錦帆桂陽劉如舟南通張季直天津薩鼎銘段芝泉熊秉三嚴範孫梁任公張敬輿范靜生周少樸各先生均鑒魚電計達頃接曹吳兩巡閱使齊督軍馮督軍閻督軍蕭督軍等先後來電均表贊同曹吳兩使且於陽日通電首願施行爲各省倡並齊督軍庚日通電具見體國公忠遺榮堅決天心悔禍元氣昭蘇元洪憂患餘生得聞福音剝盡復亨喜極以泣當爲全國遺黎頓首拜賜惟所慮軍隊改轄權限歸併陸部之放任既久將校之欠餉多期以波旬勢多窒礙羣龍無首京輔蕩搖再任懸延恐生劇變伏念元洪退職已久思過未遑棟折榱崩將壓是懼縱懷覆車之戒忍懷忘世之心魚電所陳昌言干諱亦實以癥結所在寢饋難安冀以曉音仰回清聽於私交爲稍戾於公誼爲甚忠乃者鑒其惻忱矜其懇直解兵釋甲同然一辭丈夫相交以心出語若石一言堅於九鼎片言重於千金甯復執久待之前言貽叢生之後患逆億之罪待朋友爲不誠操切愆謀於國家爲不智謹於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維持秩序一面恢復國會刻期齊集當此議員陸續入京之日爲督軍從容解職之時謹當矢此公誠待其結謀束身之私所不敢出對人之念所不敢存甚望力屏浮言完成壯志我黃帝在天之靈實憑式之如其國會開幕現狀依然他日解決總統問題無論復任另選元洪皆當力踐前誓揖讓後賢息壤有盟菟委無恙國人亦當憐此暮齒放之海濱不忍值國家浩劫之時強淪胥以俱盡也掬誠奉告諒荷鑒原元洪蒸一

天津黎元洪報告於六月十一日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電六月十日

北京廣州府院部各省區巡閱使督軍省長總司令都統各護軍使鎮守使海軍各總司令天津第一屆國會王議長吳議長各議員各省議會教育會農工商會各報館北京王聘卿張鎔西谷九峯汪伯唐莊思緘蔡子民王亮疇孫慕韓上海康長素張仲仁岑雲階唐少川章太炎譚組庵孫伯蘭廣州伍秩庸李協和潮展堂汪精衛惠州陳競存濟南王汝堂重慶熊錦帆桂陽劉如舟南通張季直天津薩鼎銘段芝泉熊秉三嚴範孫傑梁任公張敬輿范靜生周少樸各先生鈞鑒。頃據各方以復任迫，並述國家危迫情形，誼無可却。惟法律問題，應由國會解釋。元洪謹於六月十一日早八時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特此佈聞。元洪蒸二。

王吳致北京周自齊等報告六月十一日王吳兩議長親送黎大總統進京復職請將印信送呈大總統接受電六月十日

十萬火急北京周子虞先生頤駿人先生高澤奮先生董毅金先生鮑靈九先生李承梅先生王亮疇先生齊照岩先生高定庵先生鈞鑒。前奉冬日電稱。以政權奉還國會等語。當於江日電覆。諒承察閱。現黎大總統准於六月十一日上午八時由津進京。即日復職。襄灑等僭行請將大總統印信送呈大總統接受。特此奉聞。王家襄吳景濂。

王吳致保定曹錕吳佩孚報告黃陂就職日期電六月十日

萬急保定曹巡閱使吳巡閱使鈞鑒。黎大總統准於六月十一日上午八時由津進京。即日復職。襄灑等僭行除電知周子虞諸先生外。特此奉聞。王家襄吳景濂。

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以徐氏下野主張國會在滬開會以謀統一電六月三日

北京各部院廣東孫中山唐少川伍秩庸陳競存南通州張季直天津熊秉三段芝泉孫伯蘭吳遠伯岑雲階諸先生各省巡閱使督軍

省長都統各總司令護軍使鎮守使各省議會團體報館鈞鑒。頃接北京冬電。東海下野。三省人民均以爲統一有日。所望海內明達趁此時機。本約法之精神。恢復舊國會。應以滬上爲開會地址。俾免武人之干涉。庶國家有合法之政府。以謀統一。三省人民當以全力贊助。切勿再事紛歧。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非獨三省幸福。全國同胞實利賴之。僅布區區。佇候明教。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江印。

吳景濂覆東三省議會聯合會爲北京障礙已除在京集會較上海爲宜電六月八日

萬急盛京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公鑒。江電誦悉。諸公尊崇法統。愛護國家。偉論宏謨。良深欽佩。頻年以來。禍患相尋。兵爭疊見。實由法統紊亂。以致統一無期。今日輿情思治。人力回天。正義旣伸。澄清有望。第一屆國會議員。業於東日宣言。自即日起。繼續行使職權。并於虞日議決移京。籌備正式集會。此次國會恢復。純係基於同人數年奮鬪之決心。與國人多數同情之覺悟。並不假借任何方面之勢力。致損民國議會之尊嚴。一再宣言。悉根此旨。父老昆弟當共見聞。尊見在滬集會。愛護國會之心。甯不欽佩。第念向者徐氏竊據大位。簒弄政潮。挑撥戰爭。爲梗阻耳。今徐氏既去。國民之願望已達。法律之障礙悉除。北京爲民國政府所在地。中外觀瞻。咸視國會。集會似不宜舍此他圖。至所慮武人干涉。微論厭亂思治。已爲全國心理所同。各方軍人。亦均應有此覺悟。而景濂飽經憂患。艱苦備嘗。向不爲威武所淫。亦向不爲何方是賴。惟此差堪自信。諸公相知有素。當能共鑒此心。深望諸公以信景濂者信同人。即以信同人者信國會。大局如此。時會孔艱。要當各盡全心。力趨正軌。庶幾統一有望。法治可期。鄉關在望。引領爲勞。時賜南針。是所至盼。吳景濂庚。

西安劉鎮華等贊成恢復國會黃陂復職並請召集各省代表各名流開會解決救國大計電

五月三十日

百萬急（銜略）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立國要素。在於法統。國會代嬪。元首繼承。同屬法統範圍。二者相亘。缺一不可。我國法統。自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國會。而立法之統中斷。自六年七月二日黃陂退職。而繼承之年中斷。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個中消息。不爽毫厘。毫之

非法解散。雖出於元首命令。實迫於職權不能行使。直視爲未解散可也。元首退位。在國會解散後不及一月。且黃陂多電。曾聲明不能執行職權。直視爲未退位可也。今者障礙鏟除。全國統一。以多難而興邦。藉股憂而啓聖。乃千載之一時。恐稍縱則即逝。舊國會籌備處既已尅日成立。多數主張依法自行集會。鎮華等前次建議。恢復六年舊國會。完全達到目的。則同年辭職之元首。亦應同時恢復。俾繼承統緒。有所皈依。政治重新。河山再造。有道長基。卜於此矣。惟是黃陂津門遜迹。恬退自甘。數年感於大局之糾紛。絕口不談時事。甚至一見顏色而不可得。恐非我同人合詞籲請。曹吳兩巡帥就近敦促。終難望其立正大位。獨斷乾綱。以慰天下望治之殷。而斬歷來叢生之憂。至關於政治問題。尤當急起直追。互相策勵。應一面召集各省區代表及各名流。擇定適宜地點。速開會議。解決救國大計。但人數不宜過多。以杜事雜言龐之弊。存亡關鍵。在於呼吸。諸公明達。諒多偉畫。幸辱見教。無任神馳。劉鎮華吳新田閻治堂井岳秀劉寶善願
琢塘石紹明孫積存田玉潔卅印。

一一 武力統一

直系恢復法統。原爲假名義以統一南北。謀選總統之用。然果能善用此名義。因勢利導。示天下以休之容。開誠布公。聚全國元老賢俊於一堂。共商統一裁兵理財諸善後問題。則國人苦兵。自丁巳護法戰爭以來。初則南與北戰。繼則南與南戰。北與北戰。政府則日借外債。糜民脂。以供軍閥購械招兵。爭奪地盤之用。至內外債達二十餘萬萬。財政瀕於破產。加以盜賊滿地。飢饉洊臻。全國人民陷茲水深火熱之中。延頸企踵。仰望和平統一之心。若大旱之望雲霓。而直系統一政策。於恢復法統之時。由其將領孫傳芳五月二十八日電請孫徐退位之電。略云。慨自法統破裂。政局分離。南北背馳。各走極端。連年內鬩。視

同敵。閱牆竄豆。禍亂相尋。推原禍始。何莫非解散國會。破壞法律階之厲也。傳芳刪日通電。主張恢復法統。促進統一。惟念法律神聖。不容假借。事實障礙。應早宜化除。廣東孫大總統。原於護法法統。既復責任。以終功成身退。有何流連。北京徐大總統。新會選出。舊會召集。新會無憑。連帶問題。同時失效。所望兩先生體天之德。視民如傷。敝屣虛榮。及時自退云云。又陝西督軍劉鎮華。六月二日請孫中山下野電云。帝制推翻。共和創造。艱難締造。第一首功。溯禹域之披離。由憲法之未定。自國會解散。桂苒六年。兵禍頻仍。區宇分裂。璀璨莊嚴之中國。竟不能統一。國際上既無價值。國體上殊涉嫌疑。茲在戰事初平。羣情望治。迭經各省區各名流往復磋商。僉以民六非法解散之國會。亟宜恢復。民六被脅不能行使職權。憤而去位之元首。亟宜擁護。本立道生。表端影正。邇來京津之各議員。已多數集合。徐東海復有立行引退之宣言。全國同意。一致傾向黃陂。敦勸出山。回復原任。是今日中華民國。已純然恢復。六年前有法統之地。位。揆諸我公。真正愛法律。愛國家。愛人民之初心。亦已完全達到。正宜功成不居。及時引退。以國民資。共圖國是。曠代一人。非公而誰。云云。此兩電措辭頗爲持平。迨黎元洪復位後。法統問題。雖有民六民八之爭。然孫文總統。既由非常會議產生。亦非法律正統。如果雙方開誠協商。當亦不難妥協。而直系暗結。陳炯明於八月驅走孫文。於是孫文復結合滇軍楊希閔。桂軍沈鴻英等。於十二年二月再奪回廣州。孫文乃由滬回粵。僅以大元帥名義。避去總統稱號。宣言爲收束軍事。并發表和平統一宣言。及高唱其兵工政策。茲次孫文回粵。係利用客軍。以報陳炯明驅走之恨。未嘗不欲覓一下台之地。以作轉圜。而雲南

唐繼堯四川熊克武於法統恢復之時。曾發電贊成黎元洪復位。亦極願和平。主張以聯席會議收束時局。其他如浙江盧永祥亦發電希望國會完成憲法。以爲統一。張本奉天張作霖新敗之後。蟄居關外。雖增兵購械。意存報復。然直系果降心相從。與各方開誠協商。未嘗無妥協之望。待各方妥協奉天亦不能不捐嫌就範。况張作霖於黎元洪復位後。曾致電黎氏稱大總統表示和平統一。乃直系抱定武力統一政策。又暗結沈鴻英。使之圖孫文。并令孫傳芳圖閩。至四月卽要挾中央政府。任命孫傳芳沈鴻英爲閩粵兩省督理。於是和平統一之局破。復入於混亂狀態矣。

三 賄選之幾

民國十一年八月一日。國會在北京開會後。議員中之明達者。以本屆國會兩遭解散。顛沛播遷。飽經憂患。而護法一役。重累全國人民以兵革之苦。今三次集會北京。撫今思昔。痛定思痛。若不將憲法完成。藉以收拾時局。奠定國基。則何面目以對天下後世。於是多數心理咸欲先制成憲法。方謀選舉總統。乃曹錕恢復法統。其主要目的。卽爲謀得總統。烏知憲法之要。且憲法中新起草之地方制度章。規定省依國憲賦與得自制省憲。及民選省長諸條文。於直系所佔地盤。深有不利。遂遣其心腹王毓芝。劉夢庚。蔣雁行等。在京網羅議員。組織俱樂部十餘處。議員每人月津貼以二百元之夫馬費。又有炭敬冰敬等名目。以爲進行大選之預備。議員中之嗜利者。雖多有受其網羅。納其夫馬費。及炭敬冰敬等。且於事實環境。

默認其有候選繼任總統之資格。然鑒於民國二年。袁世凱方被選爲大總統。國會即遭解散。憲法亦以夭折之覆轍。其稍有責任心者。亦雅不欲擱置憲法。亟選總統。於是直系復運動議員。唱爲憲法分期公布之說。先完成天壇草案。三讀手續公布後。即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繼任總統。乃續議地方制度等章。而此計亦未售。延至十二年五月中旬。遂迫不及待。置憲法成否於不問。直俟使其攀附之議員提案三十餘起。請解釋總統任期。并組織總統選舉會矣。此賄選之張本。而時人不悟也。

四 黃陂任期

黎元洪於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入都復位。其通電有云。法律問題。應由國會解釋。元洪謹於六月十一日早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而國會於八月一日開會後。不亟將黎元洪復位任期。依法解釋。俾正名定位。不貽反對者。以事實總統之誚。而曲突徙薪。并絕覬覦者。急不暇擇之。想於是議論紛呶。依張耀曾之解釋。則謂黎元洪六年七月之離職。乃事實上之離職。非法律上之離職。馮國璋之代理。乃事實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今次復位。其任期尙有一年。三月餘。駁之者。又謂馮國璋代理之期間。爲有效。黎元洪任期。僅能補足洪憲改元之八十三日。及復辟之七日。而依附元洪者。又流言飛語。推波助瀾。謂元洪任期。須由袁世凱召集修改約法會議。舊約法失效之日起算。延至十四年九月始滿。曹黨聞之。愈覺迫不及待。於十二年五月初旬。先由附曹議員范樵。吳蓮炬等。提出解釋任期案。謂

黎元洪此次復職。爲補足洪憲改元。迄袁氏死亡之日。其任期爲百六十日。而黎元洪自客歲六月十一日復任。迄今已三百三十五日。業超過任期一百七十五日。應由黎元洪自動退位。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務。一面速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次任大總統。繼之提案者愈餘起。黎元洪亦知不可久留。於二十一日。復咨催兩院云。元洪復職之初。曾宣言法律問題。聽候國會解決。嗣兩度咨請辭職。未承開議。補任期間。亦未解釋。元洪當國家艱大之衝。受人民付託之重。自維涼德深望。替人使微守法之心。早作潔身之計。現在尸素已久。歲序將周。雖議案尙無遵循。而法理究有限制。博考衆論。固非一辭。假定長期。亦僅數月。念末日之大難。冀及時之有託。深望轉告同人。查照總統選舉法。注意準備。彼時政潮已將掀起。省憲同志會聯合兩院議員四百餘人。發表主張制憲選舉同時並進。決定於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憲法。於九月三十日以前舉行選舉。公布憲法選舉總統同日行之。而參議員韓玉辰發表先制憲法。後舉總統之意見書。對於曹錕頗有指斥。亦遂觸保方之怒。迨六月初而難作矣。茲將范樵提案。省憲同志會宣言。及韓玉辰意見書全文附后。

國本案

范樵等關於黎元洪復位之任期解釋。並依法速組總統選舉會。選舉次任大總統。以遏亂萌而固

自徐氏退位。黃陂復職。國人聚訟紛紜。各持一是。有不認黃陂之復職。主張六年之李內閣在法律上有效者。有謂洪憲之八十三日復

辟之七日。依法應由黃陂補任者。有解釋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因故二字。認黃陂之任期尚有年餘者。第一說。某記者主張之。浙盧滬何亦半近之。謂黃陂之任期。業由河間代滿。已無職之可復。研究法律。頗有見地。惟謂六年之內閣在法律上有效。未免先後矛盾。夫不認黃陂之復職。是認河間之代理適法也。既認河間之代理適法。則由河間所組織之內閣。當然亦為適法。故自河間入代。段閣成立。即為李內閣消滅之日。事屬連帶。法律一貫也。第二說。多數法學家均持之。依法立言。名論不刊。惟所謂洪憲之八十三日者。係就洪憲初元迄洪憲取消時計之。洪憲以後之三月。尙認為項城之在任期間。不無千慮一失。夫洪憲之事。已成陳跡。不談法律則已。既依法律。舊事重提。即當依法澈底根究洪憲之改革。為約法之謀叛。即成刑事之罪犯。罪犯依法只有解職之例。決無復任之理。故自民五一月一日。洪憲稱帝起。迄民五六月六日項城死亡止。中間一百六十日。俱當認為民國中斷期間。依法均當由黃陂補任。不僅洪憲八十三日已也。至若復辟七日。不過國家首都一時被陷而已。各省猶是民國正朔。釜底游魂。曇花一現。漢臘不改。河山依然。事既異乎鼎革。即無補任之可言。第三說。張銘西主張之。岑西林引伸之。解釋因故二字。至為詳盡。於研究法律之中。寓防微杜漸之意。尤屬苦心孤詣。獨具心得。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係就天壇原案通過。張君係起草之一人。個中人。知中趣。所言或不為無因。惟憑細繹。因故二字。似為廣義的。非狹義的。果如張氏所云。當時何不明白規定為因病。何必定為因故。則外來之故障。與本身之故障。均屬之。例如也。先入寇。英宗北狩。于謙迎景帝而立之。元洪之退位。猶英宗之被擄於也。先也。河間之入代。猶景帝之入攝也。明史不以英宗之在擄。斥景帝為僭竊。即今日不能以黃陂之健在。認河間為非法。國體雖殊。義例則一也。此種事實。固不能謂之本身故障。決不得不謂之故障。國家不幸。設有此事發生。就廣義之解釋。尙有伸縮之餘地。洵如張氏之言。豈非作繭自縛。作法自弊乎。西林又謂河間代理。自非繼任。代理限於故障期間。故障既除。即應歸還大政。責備河間良是。不知自河間入代。至河間任滿。中央政權。始終操於段徐之手。是終河間之任。其故障固未一日去也。故障未去。河間自無歸政之機。即黃陂亦無復政之機。事實俱在。國人共知。岑張諸公。當憶及之。况視棄天下如棄敝屣。惟大聖賢大英雄乃克為之。以宋太宗之仁。而有殺姪之事。以明成祖之英。而有靖難之師。以太宗成祖之所不能者。而

以責之河間。未免陳義過高。責備非人矣。推原岑張之用意。不過爲障總統之地位。防副座之奪門。爲國家立綱常。爲千古立大防。義正至嚴也。不知六月十二日之變。完全係皖系督軍所爲。轄李甯馮。足跡未入國門一步。是無謀叛之意思也。叛督稱兵。犯上作亂。河間無一兵之出。一電之發。無謀叛之行爲也。既不同謀。又不同亂。安能構成其謀叛之罪名。剝奪其代理之位號。假使當時副座係合肥。或河間亦與謀。不妨依張氏之言。褫其勳削其位可也。無如謀叛者係一人。入代者又一人。煨煉周納。強相比附。揆之情理。似爲不合。平心論之。段徐峻使叛督。稱兵犯闕。河間手握重兵。坐鎮東南。不聞加遣一矢。律以春秋不討賊之義。河間誠萬喙莫辭。若以其消極旁觀。卽認爲同惡共濟。深文刻入。誅心之義。理論或是。法律則非也。以上三說。前辨別有政治作用。無辯論之價值。後說似矣。不免對人說法之弊。中說固屬牽強。然法統中斷於今五年。既無適法之副座。往事爲黃陂之地步。雖不無營議之處。亦無法中之較爲合法者也。或謂黃陂之復職。係解釋法律問題。未經國會解釋以前。黃陂爲事實上之總統。斯言也。愚疑之。夫解釋法律。係因法律有疑義。所以有待於解釋。總統復職。法無明文。無從解釋。任期五年。載在憲典。法義甚明。無庸解釋。然則如之何而可。愚謂黃陂今茲之出。係根據洪憲之變而來。有前之總統復位。有民五之民國中斷。所以有民十之黃陂補任。黃陂之所以能復職者在此。黃陂之所以爲合法者亦在此。至謂黃陂爲事實上之總統。立言尤謬。蓋自洪憲改元之日。與袁氏總統資格消滅之時。雖洪憲以後六月期間。袁氏仍在總統之地位。行使大總統之職權。然此事實上之總統。則今日復位之黃陂。當然爲法律之總統也。總之黃陂此次復職。於事實既合。於法可通。惟洪憲懸案未解決。法律手續不備耳。事關國家紀綱。中樞基本。國會開會之初。卽宜提前解決此案。則糾紛自解。國是自定矣。乃時逾十月。會開百次。不聞同人一語及之。迄今猶懸案未決。國是猶在混沌中。遂致好事者援爲口實。挾爲武器。一則曰僭竊。再則曰事實總統。國人惑於浮言。昧於真義。如處五里霧中。黑白莫辨。而國會同人熟視無睹。若罔聞知。一若默認者。然倒持戈矛。授人以柄。貽誤國家。淆亂國是。辜職之咎。萬口莫辭。諛諛之興。有自來矣。抑有更進者。民國之總統。與君主國之君主有別。君主國君主。係世襲終身的。無所謂任期。民國總統。有法定任期。在此法定期間。則爲總統。逾期則爲平民。固不能任意縮短。亦不能任意延長者也。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大總

統任期五年。又第二項。大總統任滿前三月。國會議員應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又第六條。大總統應於任滿之日解職。如次任大總統尚未選出。及選出後尚未就職。前任總統亦不能代理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黃陂此次復職。法定期限僅一百六十日。而黃陂於客歲六月十一日復任。迄今已三百三十五日。業超過任期一百七十五日。法律資格久已不存。總統任滿而不退位。是總統違法也。內閣不依法攝行總統職務。是內閣違法也。國會不依法改選。是國會違法也。並導政府於非法。陷總統於不義也。政府當局方以法律爲國人倡。跡其所行。適得其反。將何以明示國人。號令天下乎。且履霜堅冰。致亂有漸。曲突徙薪。禍在防微。黃陂不退位。在黃陂淡泊爲懷。婆心救世。初無久私大位之心。但恐漸端一開。奸人效尤。近之貽南人之口實。尉佗之王粵可慮。遠之開延任之惡例。狄氏之亂墨堪憂。徒滋紛擾。實長厲階。此則區區之愚。鯁鯁竊慮者也。吾人側身議會。十年於茲。兩度集會。兩被放逐。無法之痛。已備嘗之。猶幸天心悔禍。國會重光。創巨痛深。痛定思痛。宜如何懲前毖後。改絃易轍。恪守法律。力矯前非。納斯民於軌物。導政府於軌道。庶可圖未來之功。贖前日之愆。乃前車既覆。後車不戒。甫爾復位。卽以居奇總統爲事。復以不法開於國人。壞法亂紀。興戎召寇。己則不德。何以規後。脫有不幸。重生意外。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國人不我假也。往事已矣。來猶可追。今日之事。與其以過期總統維持現狀。啟奸人之心。開毀法之先。名不正。言不順。不如由內閣暫攝總統職務。尙爲合法。較有根據也。爲今之計。請一面依約法第十九條與四十一條解決洪憲懸案。正中樞之名。糾已往之失。一面由黃陂自動退位。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務。以遏亂萌而符法治。一面速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次任大總統。如是庶中樞有主。國基以固。統一可望。法治可期。恢復和平。漸臻上理。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要之。端不可開。漸不可長。中樞不可無主。大位不可虛懸。總統延任。旦夕尊榮。爲日幾何。所裨於黃陂者甚小。而始基不正。亂是用長。小之滋一時之紛擾。大之釀百年之戰爭。爲害於國家者實大也。尙望同人權衡重輕。統籌利害。於根本大法加之意焉。事關國家大法。百年理亂。心所謂危。未便含糊。謹依法提出。伏候公決。

省憲同志會宣言

衆議院議員任期。行將屆滿。尅期制憲。爲吾兩院同人最大最急之任務。大總統任期。亦行將屆滿。選舉次任總統。亦爲吾兩院同人極大之任務。民國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以前。應將六年已經通過二讀及付審議諸條。並十一年修訂各章憲法案。通過三讀會。省憲法案。通過三讀會之日起。應即籌備大總統選舉事務。於九月三十日以前舉行選舉。一面準備憲法施行附則。及憲法公布程序。公布憲法選舉總統同日行之。自今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爲期。尙百日有奇。迅速制憲。萬無不及之理。九月一個月辦理選舉。亦萬無不及之理。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第二項。『大總統任滿前三個月。國會議員須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任滿前三個月。云者。在任滿前三個月內也。故該項條文不規定爲三個月以前。若云以前。則三個月以前。迄於何日。更須有明確之制限。今但云『前三個月』者。則在此三個月內舉行選舉。皆屬依法。憲法施行附則及公布程序。事頗簡單。不至妨礙選舉之進行。且於九月以前議憲如有餘暇。尙可早定施行附則。憲法通過三讀。所有關係國家組織及國權分畫諸問題。皆已解決。則人心大定。選舉意見自易融洽。憲法會議本在進行之中。兩院議員本已集會。自行集會云云。不必另費時日。現任總統任滿之前。制憲告成。可予全國以嚮治之望。次任總統選舉之日。同時公布憲法。國家氣象一切更新。從此興革可成無疆之休。以上所擬。按之法律事實。均無窒礙。而吾兩院同人在此時期內應盡之職責。不至兩廢。亦不至偏廢。且爲國家立永久不敝之基。我兩院同人。當同此心理。倘賜明示贊成。即聯名宣告中外。以安衆心。大局幸甚。否則謠言四起。各方惶惑。以爲國會兩大任務。將致相妨。各自求速。終於兩不能達。深恐釀成政變。國家從此瓦解。吾同人更永負重戾矣。

韓玉辰先制憲法後選總統意見書

年來政治之大病。曰中央等於守府。曰府自爲政。兵多財紊。緣之以生。論者從而名之曰不統一。曰軍閥專權。醫者千百。罔克有濟。庸詎知國家組織未備。中央與地方之分際不明。其勢將互相搏噬。無有已時。此何關元首與總揆之誰屬也。故今舉國上下當竭全力以促

憲法之完成。其地方制度與國權兩章。果如起草委員會之所擬議。公布而實施之。則中央政府之事權與財政。兩有所屬。屹然不可動搖。其強固有力。甯止百倍於今日。同時地方之真正主人翁。方挾憲法賦予之權威。出而主宰一省之自治。其根據之厚。勢力之偉。彼巡閱軍督理總司令等。終必有斂跡還政之一日。蓋國家根本組織。既已大定。原來利用中央政府以統一爲名。擅動師旅。侵略鄰地之軍閥。受制於國法之詔示。不敢公然叛意。無論矣。即號稱自主省區。因國憲中既已明白予以發揚民治之機會。凡從前保境禦外諸口實。皆已失其根據。不能不服從省民之公意。真從事於自治。否則省民將持國憲以與之抗爭。其究也必與利用中央之軍閥先後失敗以去。中央與地方政治上之糾紛既解。則內外相安。各順其適。地方既不必奪政府之所有。更無須爲鄰省之攻掠。武力幸除。不言統一而自統一。凡百執政。一如守吏。高明者不敢脫其羈勒。中庸者亦得赴其事功。中樞甯靜。尤倍疆圉。總統何人。內閣誰屬。亦不成問題矣。與其求助於一二魁傑。無甯乞靈於百年大法。此今日之急國難者所應憬然思翻然悟。權衡其輕重緩急。而有以善處此耳。連日兩院同人中就總統問題多所主張。其甚者乃謂內憂外患。均歸責於行政首長之名位不正。並預懸一候補總統之標準曰。其人強有力。能控制多數省分者爲適宜。洵洵之勢。一若黎去而某來。即足混一寰區。慶萬年有道之長也者。果其然也。起斯人而慰蒼生。其道得矣。果其不然。則桃僵李代。何殊前塵。異已驚疑。亂且滋甚。人治之不可恃。固不特今茲之總統易位而始著也。然則愚於先後之序。斤斤致辯。又豈多事也耶。顧或者曰。總統選舉。應於總統任滿前三月行之。黃陂任期充類至盡。至本年十月已滿。此時亦應有所準備。愚曰。所謂前三月者。即指任滿前三月以內。必須選出次任總統而言。十月十日爲吾國新舊總統交替之例期。即於九月以內舉行總統選舉。與國法不違反。於事實亦不嫌急促。或者又曰。萬一憲法不成。而總統即終不舉乎。愚曰。黃陂任期除有人認袁項城於二年十一月四日解散國會。其元首資格已不存在。所餘任期。均應由黃陂補滿一說而外。當以本年十月十日爲最後解職之日。故十月以前之應行總統選舉。爲同人國法上之職責。無可避免者也。惟誤認總統可以救國。憲法無妨緩議。或別有所圖謀。以少數牽制多數。萬一不舉致舉國屬望之憲典。九月既望而猶不以公布聞者。則七年護法。等於烏有。法統重光。其利安在。國事之崩潰。恐又不止西南與東北

宜。真。已。也。今日不先成國憲。以範圍省憲。他日必先成省憲。以形成國憲。今日各省對北京政府已無信仰可言。長此以往。當相率不顧而去。縱待一所謂控制多數省分之強有力者。尸居高位。愚恐不數月而覆敗無餘也。况果如同人中熱心此事者一意孤行。又安見有關會投票之一日乎。故愚之結論曰。先制憲法。後舉總統。爲今日國是之所在。自現在至八月底爲完成憲法期間。在此期間內。同人專精一力。從事於憲法之探討。期於三月有成。憲法公布之翌日。卽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然後舉憲法上之職權。而奉與之。謀其實施。授受之間。心安理得。較之今日草草急就。枝節橫生。雖幸而獲選。不過中原數省予以承認者。其利害得失爲何如也。

五 競爭內閣

黎元洪復位後。府方與保洛競爭之焦點。至後釀成政變之最大原因。厥爲內閣問題。當直系敦請黎元洪復位之初。其所持言論。未嘗不光明磊落。如吳佩孚六月四日致吳景濂王家襄邊守靖張紹曾之電。有云。佩孚等爲統一民國。敦請黃陂依法復位。凡有人心。當一致援促。早定國本。內閣問題。乃元首特權。某何人斯。敢行過問。公等請勿以此事相詢。周少樸孫伯蘭等。材宜堪組閣。將來自有實現之日。烏用他人代爲運動。令國人齒冷。敬輿以避迹遠嫌。爲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熱中之誚。國事至此。政客軍人。尙營營只營私利。眞可痛也。幼山蓮伯兩兄。應卽代表議會負責。敦請元首。尅日還京。以鞏中樞。再由元首提出總理。以南北衆望。允孚者爲宜。內幕私圖者。均非有心肝之人等語。若吳佩孚能言行合一。實踐此語。而曹錕亦不爭奪內閣位置。置私人以爲運動總統之地。則天下尙有何事。乃黎元洪復位。國會開會後。所提出之國務總理唐紹儀。因畏直系勢燄形格勢禁。不敢入都就職。嗣由教育總長王寵惠代理。王

即傾心與吳佩孚結納。樞府政務皆由內務總長孫丹林、交通總長高恩洪主持。而孫高二人均係佩孚心腹。迨王寵惠於九月十八日國會第二期閉會之次日改代爲署。至國會於十月十日開第三期會後月餘仍不遵照約法將同意案咨交國會。因與國會時生惡感。迨財政總長羅文幹私簽承認奧債合同。有損失國庫嫌疑。吳景濂等首之黎元洪由軍警將羅文幹拿交法庭。復由國會提出查辦王寵惠內閣案。王署閣因此卽倒。當王署閣時政權偏重佩孚。曹錕心頗不滿。故國會倒之。曹錕暗加助力。且發通電歷數羅文幹私簽承認奧債合同罪狀。爲國會聲援。務請將羅案澈底查辦治罪。以爲賣國者戒。蓋曹錕諫選總統藉此問題一面則見好國會一面改組內閣乘勢可將其夾帶私人推出組閣次則亦可將重要之內財交等部攫爲己有。迨黎元洪於十一月廿八日提出繼任之國務總理汪大燮。因爲保方通電反對。旋卽辭去。最後提出張紹曾。時紹曾任陸軍總長。爲恢復法統奔走有力之人。與吳佩孚誼屬姻婭。與曹錕亦稱接近。且賴吳景濂推挽之力。於是張紹曾之國務總理咨交國會同意後。卽於十二年一月四日正式任命。組織內閣。閣員中陸軍張紹曾自兼。內務高凌霨。交通吳毓麟。爲曹錕嫡系私人。財政劉恩源。海軍李鼎新。司法程克。皆已傾心攀附於曹。與府方有關係者。僅農商李根源。教育彭允彝二人。當張紹曾內閣初成立時。亦以和平統一爲標幟。且宣言將召集各省軍民長官代表。及在野名流。各黨派領袖。開協議會。以協議方式共商統一。裁兵理財。諸善後問題。以收拾時局。乃紹曾爲人尙虛聲而少實際。就職後其宣言之和平統一及擬召集之協議會。未見施行。入三月保洛方面要挾任命沈鴻英。孫傳

若爲粵閩兩省督理。張紹曾於此兩道命今。初尙以其有背和平統一宗旨。嚴拒保洛之請。且繼之以總辭職。爲卸責地。卒之屈服軍閥。爲苟容計。經保洛恐喝。卽頽顏復職。副署閩粵督理命令而發布之。國會議員以張紹曾此舉。有背其就職宗旨。於是相率爲倒閣運動。曹錕亦以紹曾非其嫡系。於伊急進謀選總統。恐紹曾不爲己用。乃暗助倒閣派。議員以張其聲勢。蓋曹錕計畫。欲倒紹曾之後。卽硬以其私黨高凌霨。或顏惠慶組閣。爲伊進行大選。若黎元洪不允。則百般牽掣使之。組閣不成。陷於孤立。不得不迫而去位。而吳景濂初與張紹曾原沈瀝一氣。乃紹曾就職後。景濂要求以揭羅文幹案之徐世一爲幣制局副總裁。王觀銘爲鹽務署長。紹曾不許。漸積不相能。至是。景濂亦欲取而代之。加入倒閣派。爲其首領。乃紹曾厚顏尸位。倒閣派議員已提出不信任案。猶百方抵賴。且運動一部分議員爲之擁護。時有擁閣派之稱。雙方相持累月。內閣問題終未解決。而曹錕篡取總統之念。已興不可遏。乃不得不再變其方略。而爲嫉使其心腹閣員逼之辭職。以脅走黎元洪矣。

六 津保陰謀

曹錕謀選總統。直系所屬。自督軍省長以下。均派其報效大選經費。其額數多以數十萬爲等差。據六月二日北京黃 輓所載。蕭耀南齊燮元。閻錫山各五十萬元。田中五十四萬元。劉鎮華張福來馬聯甲各三十萬元。張錫元陸洪濤各二十萬元。其他雖未詳。然亦不能不表示相當敬意云。於是徐世昌時代之國務總理靳雲鵬。因參戰借款。侵蝕數百萬。國會開會後。由議員提案查辦之。靳頗惶恐。運動陸軍部司員。焚其檔案。并借曹錕大選。夤緣報效數十萬。爲他日起用地。而張志潭。張於徐世昌時代曾任交通總長。狡黠多智。時有智多星之號。復爲之畫策。獻諸津。

保成則於曹錕前可居奇功。敗則并曹錕、黎元洪、國會等俱毀之。以爲徐世昌、雪恨、津保兩系。以曹銳、王承斌、邊守靖、劉夢庚、高凌霨、吳毓麟、王毓芝、熊炳琦、陸錦、蔣雁行及曹錕之嬖人李彥青、自稱模範小人之劉彭壽等爲中堅。當恢復法統時。因急切無辦法。故假黎元洪爲傀儡。迨後卽屢欲逐之。其第一辦法。先從閣員不合作。強使張紹曾辭職。並佯許紹曾辭職之後。黎元洪退位。立卽迎紹曾回京。攝行大總統職權。紹曾因閣員高凌霨、吳毓麟、程克等折台。且爲逢迎曹錕起見。不得不允許辭職。第二辦法。內閣辭職之日。軍警官佐藉口內閣無人負責。直向黎元洪索餉。使黎元洪無法應付。並由巡警全體罷崗。使京師秩序無人維持。卽由馮玉祥、王懷慶率師入城。以武力迫黎元洪退位。第三辦法。內閣總辭職後。各方皆表示不與黎元洪合作。使之組織繼任內閣不成。不得不迫而出走。此靳雲鵬、張志潭等與津保兩系預定之陰謀也。

七 制憲經費

制憲經費之起。蓋由於憲法會議。自本年入春以來。屢次流會。而衆院任期。本年屆滿。熱心憲法之議員。恐至衆院任滿。憲法猶不能完成。重負全國之仰望。乃共商一懲獎之法。以促議員出席。乃於五月提案。修改憲法會議規則。每次出席憲法會議者。給出席費二十元。缺席者扣歲費如之。又請假須有議員五人證明。缺席過二次者除名。并修改國會組織法。將憲法會議出席人數。由兩院議員總額各三分二。改爲五分三。表決人數。由列席人數四分三。改爲五分三。此雖有戾立法精神。損議員人格。然兩院議員

爲數八百餘。烏可一道同風。亦舍經從權不得已之辦法也。此議成後。由衆院議長吳景濂。參院前議長王家襄。及議員湯漪。褚輔成等。入府。謁黎元洪。請爲設法籌措此項經費。以促成憲法。黎元洪卽慨然允諾。乃召國務總理張紹曾。閣員吳毓麟。并及財次楊壽柟。張競仁。稅務督辦孫寶琦。會辦蔡廷幹。入府共商籌款方法。後決定由海關建築經費項下。借撥一百二十萬元。分四月提撥。每月撥制憲經費十七萬元。駐外使館經費。時駐外各使館經費亦半年未有匯出。各公使館經費無出。屢電政府云再不匯款接濟卽下旗回國。十三萬元。此議定後。卽由黎元洪諭知稅務處。轉知總稅務司照辦。而曹錕及其所屬津保兩系黨徒聞之。以黎元洪此舉爲見好國會。欲運動。聯總統。乃於五月廿六日。國務會議例案畢後。由交長吳毓麟。盛氣言曰。府方自定國會制憲經費。不經國務會議。議決。實有違背責任內閣精神。予等應如何設法打銷。內長高凌霨云。此中定有黑幕。予等應向黃陂質問。究竟法長程克附和其說。總理張紹曾云。事前我與文泉曾預其事。但一切均由府方規劃。財長張英華云。我未就職。故未知。時農長李根源請假回蘇州。由其次長劉治洲起言。黎總統促成制憲之苦心。暨制憲經費。實有籌劃之必要。各理由是。日星期六。公府例有會餐。各閣員入府就席後。黎元洪不待閣員開口。卽將籌劃制憲經費經過情形。細說一番。財長張英華云。此事論理固當辦。但辦理手續似欠圓滿。黎元洪云。我辦此事。曾邀國務總理。財政總長。次長。兩院議長。議員。及關係各部長官。到府從長討論。與攫款亂花者。似有區別。內長高凌霨云。總統總得將此事交內閣議定。方符責任內閣制精神。黎元洪云。籌款制憲。係爲國家打算。不是爲個人打算。况且公開行事。何嘗違反內閣制精神。內高交吳

即悻悻然辭出。餘亦不歡而散。黎元洪于六月六日發出一電。說明促憲原由。其文云。國會再斷。約法蕩然。混沌糾紛。久淪爲無法之國。元洪痛父老身家。靡所保障。隱忍復職。冀見憲法之成。竊慮議之非艱。行之維艱。督軍不廢。雖成猶阻。乾喉焦唇。庶幾悔禍。誠信未格。事與願違。恐一旦去職。成立尙不可觀。瞻言前路。心膽俱碎。苟可促進。惟力是視。元洪憂患餘生。急於求去。憲法期成。不過兩月。制憲以外。絕無所求。耿耿此心。可質天日。憲法果成。國之福也。衆之功也。元洪何與。如其不成。甯復有國。涕泣盼望。實式圖之。黎元洪此電。蓋說明僅欲于其復位期中見憲法完成。他非所望。即不啻對直系聲明制憲經費僅爲促成。憲法起見並非見好國會。有運動蟬聯總統之意。然直系斯時計畫已定。非硬逼之走不可也。

八 張閣辭職

張紹曾內閣自十二年一月四日任命以來。迄今五月。一無成績。蓋至三月。因閩粵督理命令辭職。而又復職。不惜將其和平統一之宣言。拉雜摧燒。以取媚軍閥。爲旦夕之苟容。因是引起國會之倒閣運動。紹曾猶百方抵賴。撐札至五月末。時財長劉恩源。因陰歷端陽節。邇無米爲炊。踉蹌逃津。張紹曾復引張英華長財政。英華雖可勉度節關。而曹錕斯時急欲篡取大位。津保黨徒已布好索餉逼宮之劇。其預定步驟第一。卽爲倒閣。而倒閣之法。已由議員屢施攻擊。於衆院通過。不信任案。等張紹曾仍屹立不動。於是乃不得不變其方略。而由閣員倒之。英華雖爲紹曾延引。然爲將來固位計。早與保派深相結納。於過節財政。陽言紹曾毫無辦法。紹曾意氣亦頗頹唐。而保派又陰以驅黎後。卽迎紹曾復職攝政給之。紹曾

乃不得不允辭職。遂藉制憲經費及任命薛篤弼爲崇文門稅關監督。張拱宸爲軍警督察長等案。於六月六日開特別國務會議。首由高凌霨發言。并出辭呈通電兩紙。此呈電稿係高凌霨與吳毓麟程克張廷諤先時在高宅備妥帶院一聲音。總統近來對於政務或不經國務會議直接處理。或以命令方式交院照辦。實屬侵越職權。責任內閣精神至此掃地已盡。就我個人私見。總統既不信任我輩閣員。我輩惟有退避賢路。以免貽誤國事。吳毓麟程克張英華附和其說。紹曾及他閣員尙未表示。高復謂如總理不願辭職。我輩當單獨提出辭呈。吳毓麟復大罵黎總統不已。紹曾至是始云。我輩應取同一步驟。要辭大家辭。李鼎新沈瑞麟和之。農李教彭則默不一言。高凌霨卽將擬好之辭呈電稿取出。依次簽名畢。呈電并發。其通電文云。本日紹曾等上大總統呈文曰。呈爲輔弼失職。責任不明。請予罷斥事。竊於五月二十四日財政部收到稅務處公文一件。內開借撥海關重建房屋經費一案。奉大總統批。出使經費月撥十三萬元。國會制憲經費月撥十七萬元。其修建江海關經費。卽照數勻撥。財政部查照行知等因。僉以制憲爲國家根本大業。本應寬籌經費。以促觀成。出使經費亦關重要。惟依法定手續。須先經由國務會議通過。方生效力。歷次陳明。未蒙諒許。乃於六月二日。又接府祕書廳函交前由府派哈漢章往查京師軍警督察覆呈一件。奉手諭交院照辦各等因。是日又經議決調薛篤弼爲崇文門稅務監督。擬具命令。副署送府。時經三日。復未蒙蓋印發下。伏查民國約法採取責任內閣制度。故於第四十五條明定。凡大總統發布命令。須經國務員副署。又查政府組織令。國務由國務會議行之。又查國務會議規則第一條所

列國務會議事項。第三項預算外之支出。第七項簡任官之進退各等語。是借撥關款。及簡任稅務監督各案之必須。經由國務會議議決辦理。具有明文。今大總統事先出以獨斷。事後不納。勸凡勞勦座之分憂。實出閣員之失職。紹曾等既不蒙信任。惟有仰懇鈞座立予罷斥。以明責任而重法制。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等因。竊維責任內閣。載在約法。今既責任不明。以後危險情形。豈可言喻。紹曾等備員閣席。既不欲使一已蒙失職之咎。復不欲陷元首於侵權之嫌。惟有聲請罷斥。解除責任。區區苦衷。伏希諒察。辦畢。吳毓麟、程克並勸紹曾即日赴津。由吳毓麟飭京奉局備車。張紹曾卽於是晚偕張廷諤出都。黎元洪接辭呈後。除派員赴津勸慰外。並於七日發一通電云。元洪不德。負我元僚。致有總辭職之舉。制憲經費。列爲主因。當時國會議決。議長請求。適財長闕員。元洪曾徧約閣員下及財次。共同籌議。始轉商稅司緩築海關。批明用途。乃獲定約。不虞今日復有後言。元洪贊助制憲。心在救國。縱有過失。猶勝阻撓。此可謂邦人共鑒者也。使館斷炊。下旗歸國。此何等事。而忍漠然爾時座中討論。亦無異辭。軍警督察。直接元首。項城設官。躬預其議。衛戍旣立。何妨裁省。閣員反對。業予新除。崇文稅差。閣員力主。易人比經。許諾第以陶立。並無大過。可授別官。執意不從。亦允蓋印。乃電促再三。迄不送府。令猶在院。可覆案也。凡斯薄物。細故。旣非要政。決無成心。甯承勸。勸不垂嘉納。元洪與內長同寅。推轂屢矣。張揆諸人。半託舊契。稿紵之交。硯席之好。歡若平生。特府院之間。情同骨肉。維持調護。終始不移。垂拱觀成。未嘗接引。縱復責爲失檢。亦僅此數端。偶據意見。初非拘束。旋復聽從。曾謂久要而難原諒。統一未成。百廢未舉。閣員肯明責任。固所禱

祝以求者。節關密邇。樞府偕行。中流失舵。不知所屆。元洪縱不足惜。如國家何。閣員明達。甯忍恣然。已派劉次長治洲。金次長永炎。赴津謝過。分勸就職。期於得請。知念特聞。

九 迫黎退位一

張紹曾內閣。於六月六日。總辭職後。政務無人負責。京畿一帶軍警。如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步軍統領聶憲藩。警察總監薛之珩等。所部軍警官佐。於七日。集合五百餘人。到總統府。黎元洪出見於居仁堂。問爾等來何事。豈來逼吾退位乎。軍官等猶齊聲不敢。惟軍餉無着。內閣無人。故敢直見總統。求總統主持等語。黎元洪乃允於端陽節前二日。爲籌發軍餉。是日爲陰歷四月二十三日。距期尚有十天。軍警官佐等始退出。九日晨。都城內外警察一律罷崗。聲音索餉。不得不能枵腹從公。云。是日警察雖罷崗。而聶憲藩薛之珩等。仍用便衣警察及保安隊。巡邏城內外。以維京師秩序。並由馮玉祥。王懷慶二人。函告國會。及外交團。謂當尊重國會。保護外人。京師秩序。由伊二人負責。黎元洪不爲所動。外交團亦噴有違言。至晚七時。乃一律復崗。黎元洪是日通電云。本日上午。全城警察罷崗。因未到府。本宅電話。被停。領袖公使符禮德。來宅訊問。袖出王懷慶。馮玉祥。聯名致外交團函。稱係政治作用。蓋有王懷慶圖章。元洪恐啓其干涉。比答不久。應當平息云。十日。軍警官佐仍集合三四百人。到東廠胡同。黎元洪私邸。索餉。由侍衛武官長蔭昌接見。略謂總統現正從事組閣。在內閣未產生以前。軍警餉項。自無從發放。軍警官佐等。堅以節關日迫。非早日發放。則兵士家族。嗷嗷待哺等爲請。守候至晚。經蔭昌再三勸慰。始允暫行退也。是晚黎

邸內電話。卽被軍警派人監視。不許接傳。自來水管亦被堵塞。至十二日。王懷慶、馮玉祥更進一步。上呈辭職。爲不負責任之表示。其文云。呈爲危機日迫。銷弭無方。懇請立予罷斥事。竊自司農告匱。月餉屢缺。近畿軍警積欠。多者一年有餘。少者亦將半載。諸將士餐風宿雨。枵腹荷戈。艱難情形。屢陳鈞聽。近以端陽節近。計授無方。以致警士罷勤。偏裨譁譟。上煩鈞慮。溫語撫綏。仰託德威。暫形安輯。雖望梅止渴。一時可用爲權宜。而畫餅充飢。終竟難蘇其困頓。含辛待命。又已連朝。實惠之來。爲其難必。京師重地。中外觀瞻。再有疏虞。何堪設想。欲繩之以法。則非分外之要求。欲動之以情。莫解切身之痛苦。此誠法律所不能制止。父子所不能代謀。不敢不直陳於大總統之前者也。懷慶、玉祥對於部曲。撫馭無方。知之者謂爲竭盡智能。不知者謂爲別存作用。上無以對鈞座。下無以對人民。中夜旁皇。罔知爲計。欲求之於財陸兩部。則兩部負責無人。不得已而求之於大總統。又爲非責任所在。呼籲既已無門。實成待斃之勢。再四思維。惟有仰懇大總統俯賜矜全。立予罷斥。免致戀棧愈久。貽誤愈深。至懷慶等治軍無狀。不敢自寬。應如何付諸有司。加以處分。不勝惶恐待命之至等語。黎元洪派參謀總長張懷芝勸慰。退還辭呈。王馮拒不受。乃於十三日上午發一通電。說明原委云。昨日又有軍警官佐多人。圍集門外。復雇流氓走卒數百人。請願手執驅黎去位救國。促黎下野紙旗。包圍住宅。馮檢閱使、王衛戍司令聯名辭職。比派參謀總長退還辭呈。拒不受。曹巡閱使近在咫尺。疊電不應。人言藉藉。豈得無因。元洪自武昌首義以來。未養一兵。未樹一黨。冀以誠心公道。容納衆流。去年復職。歷經咨催。國會遴選替人。但得憲法早成於願。已足若謂。

延○長○任○期○競○爭○選○舉○匪○特○毫○無○是○跡○抑○且○毫○無○是○心○何○嫌○何○疑○而○相○脅○迫○個○人○自○由○橫○被○侵○奪○更○何○能○執○行○職○務○萬○不○獲○已○權○移○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鑒○諒○苦○衷○主○持○正○誼○俾○毀○法○奪○位○之○徒○絕○跡○吾○國○皇○天○后○土○實○式○憑○之○此○電○發○後○黎○元○洪○卽○於○是○日○出○都○而○王○懷○慶○馮○玉○祥○聶○憲○藩○薛○之○珩○等○亦○於○是○日○午○後○四○時○在○衛○戍○司○令○部○開○軍○警○緊○急○會○議○議○決○四○項○辦○法○(一)維○持○治○安○(二)約○束○部○下○(三)擁○護○國○會○(四)保○護○外○僑○並○發○一○通○電○宣○告○復○職○文○云○「前○於○本○月○十○二○日○合○詞○呈○請○辭○職○業○於○文○電○奉○達○茲○准○參○陸○辦○公○處○覃○日○公○函○內○開○奉○大○總○統○諭○京○畿○衛○戍○總○司○令○兼○陸○軍○第○十○三○師○師○長○王○懷○慶○陸○軍○檢○閱○使○兼○陸○軍○第○十○一○師○師○長○馮○玉○祥○等○呈○請○辭○職○各○節○均○已○閱○悉○該○總○司○令○等○公○忠○體○國○素○著○勳○勞○現○在○京○師○治○安○關○係○重○大○務○望○同○舟○共○濟○勉○任○艱○鉅○所○請○辭○職○各○節○應○毋○庸○議○等○因○奉○此○相○應○函○達○查○照○爲○荷○等○因○合○電○奉○達○王○懷○慶○馮○玉○祥○覃○印○」曹○錕○於○是○日○亦○致○王○懷○慶○等○一○電○其○言○外○之○旨○可○以○窺○見○矣○文○云○北○京○王○總○司○令○馮○檢○閱○使○聶○統○領○薛○總○監○陸○師○長○劉○京○兆○尹○車○司○令○均○鑒○頃○聞○大○總○統○於○本○日○赴○津○連○日○以○來○內○閣○總○辭○今○又○值○元○首○離○京○首○都○人○心○益○因○此○惶○恐○國○會○爲○國○家○法○律○根○本○所○在○務○望○極○力○尊○崇○保○護○以○及○人○民○治○安○使○館○僑○民○一○切○交○通○秩○序○均○須○協○力○維○持○以○重○首○都○而○奠○國○本○是○所○至○要○曹○錕○元○

十 迫黎退位二

自袁世凱於民國二年僱用公民團包圍議會請願選袁氏爲大總統之後每次政變咸有公民團點綴其間中華民國軍閥之玩弄民意其技倆如是茲次曹錕謀篡總統逼走黎元洪亦僱用流氓冒稱公民

團以助聲勢。自六月六日。張紹曾內閣總辭職後。七日由軍警到總統府索餉。八日天安門前。高搭演臺。滿揭旗幟。到者約百餘人。聲稱萬餘。由籌備人推定一葉姓者主席。登臺演說。略謂。今日內閣總辭職。中央陷於無政府狀況。推原禍始。當今總統黎元洪。實尸其咎。黎氏此次復位。本無法律上之根據。今復播弄政潮。破壞法紀。吾人爲救國計。不得不請黎氏速行覺悟。尅日退位。以讓賢路。大家均屬愛國。望同抒卓見。拯此危亡。云。葉演畢。繼復有登臺演說者多人。大致均認此次政潮。當由黎氏負責。卽由葉等將由天津印刷備好之電稿。朗讀一遍。宣布十日軍警一面到黎邸索餉。而公民團亦在天安門前。聚合千餘人。各執旗幟。標語不一。或書「府院勾結種種失政」。或書「財政無辦法」。或書「速卽退位」。「總統不管市民」。「市民餓總統肥」等字樣。前導以兩大白旗。上書「市民請願團」。向東廠胡同黎邸來。沿途散布傳單。中皆醜詆黎元洪之語。卽八日天安門前開會所宣布之通電。及請黎元洪退位之呈文。至黎邸請見總統。黎元洪拒而未見。公民團在外搖旗吶喊。鼓噪喧嘩。竟日包圍黎邸未散。黎元洪派員往召步軍統領聶憲藩。警廳薛之珩等。前來彈壓。保護住宅。聶等亦坐視不理。至夜始自行散去。次日又齎聚如昨。至十三日黎元洪出走時爲止。是時有谷鍾秀忠告曹錕電云。保定曹巡閱使鑒。邇者張揆出亡。軍警騷動。大好都市。突陷恐慌。發縱指示。昌言驅黎。萬目睽睽。公將蒞止。夫以公盛德豐功。何求不獲。循序依法。尙有何人敢抗顏行。乃逢迎公意者。忽急爭翊戴之功。而猖狂忘行者。遂甘冒不韙之舉。以致紀綱墮壞。中外警警。卽所欲倖成。何所恃以號令國人。昭示後世。去歲迫徐退位。猶可以恢復法統爲

詞今日驅黎。有何名義。可借黎一人不足惜。民國擾亂。已十二載。猶虞不足。而故爲播種耶。公若洞燭。宜應立時制止軌外行動。大選爲期伊邇。公仍不失令名。否則黎果逼走。責有攸屬。四方動亂。必借此爲名。恐我公垂成大業。卽敗壞於二三豎子之手。雖悔莫追。至史筆千秋。嚴於斧鉞。更不足爲淺人道也。秀愛國愛公。特進忠告。危機一髮。幸垂察焉。谷鍾秀文。

十一 中樞解紐

張紹曾內閣之辭職。名雖爲府院權限之爭。實則津保兩派。以此爲逼走黎元洪之初步。紹曾受津保兩派之壓迫。自知不可復留。亦遂藉此下台。紹曾到津後。黎元洪派陸軍次長金永炎。農商次長劉治洲。來津挽留。紹曾言。此次政潮醞釀極久。原因複雜。個人力難銷弭。我旣脫離。無復回之理。白宮縱有諒解。無奈。我不堪二高之逼。迫何。（一指高凌霨。一指最高問題。）金劉知不可強。卽返京復命。紹曾亦命張廷謨回京。結束國務院未了事件。並囑將繼任之空白命令。辦好送府。孰知廷謨早爲津保走卒。到京僅將例行公事。略事結束。空白命令。則深藏於懷。未有送府。蓋津保兩系。早囑其勿遽送府。使府方無法組織。繼任內閣。不得不迫而出走。然後以中樞無主爲辭。強迫國會。咄嗟之間。選出曹錕爲繼任大總統。在此過渡期間。卽暫由保派閣員代理。揆席兼攝最高職權。以待曹錕入都。不意黎元洪於政潮初起之際。則咨催國會。速依法解釋任期。選舉替人。迨見軍警及公民團屢次逼宮。種種無禮。意態反覺鎮靜。并聲言民國六年。因受督軍團及張勳之脅迫。違法解散國會。致海內俶擾。生靈塗炭者。垂六載。今次旣依法而來。

即當依法而去伊之任期靜聽國會依法解釋若國會解釋任期朝滿暮即去決無留戀之意若以法外暴力脅其去位則爲維持國家紀綱法律計決不再蹈覆轍以誤蒼生云而農長李根源因感黎元洪知遇於八日移入黎邸與公府祕書長饒漢祥等夾輔黎元洪力持依法而來依法而去之旨於軍警公民團逼迫之時王家襄王正廷等要元洪再咨催國會解釋任期急求下台強漢祥起草漢祥以黎元洪一再向國會辭職并咨催解釋任期國會置而不議今於暴力橫加之際再咨催國會無異屈服因憤而辭職於是元洪意態愈覺強硬張紹曾內閣一度挽留後亦不再強即徵求繼任人物於七日發出通電云本日十四機關軍警長官三百餘人到府索薪下午劉金兩次長由津回京據稱力勸張揆復職未承允許轉商議長特請顧少川組閣顧有允意特聞八日通電云本日天安門開國民大會發布傳單顧少川因各方不肯同力合作辭謝組閣張揆署名空白命令向國務院祕書廳查詢不得特聞初顧維鈞因吳景濂等推薦已有允意嗣知津保此舉在逼走黎元洪乃遜謝不就經幾次會議黎元洪不得已徇王懷慶馮玉祥等之請以保派顏惠慶組閣顏初亦有允意後則直告黎元洪謂新閣無成立之望而圖窮七見軍警長官要黎元洪將總統印璽一并交新閣攝行黎元洪十日通電云本月六日張揆辭職赴津七日派劉金兩次長前往謝過極力挽留據敬輿言此次政潮醞釀極久原因複雜個人力難銷弭只得遠避等語辭意堅決無法挽回八日即有軍警官佐數百人佩刀入新華門圍居仁堂藉口索餉經當面再三開導始各散去夜商議長勸顧少川組閣業經應允卒以形格勢禁合作難期謝不肯任同時向國務

院詢取張揆副署空白命令兩紙亦未交出。九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罷崗。領袖公使來宅質問。天安門前復有數百人。號開國民大會。散放傳單。虛構罪狀。新華門外及東廠住宅。守衛盡撤。比午住宅數處電話不通。查係軍警派人監視。不許接傳。軍警當局推顏駿人組閣。促先發明令。並詢政權是否即交新閣。當答組閣並無成見。至個人來去。一聽國會。正在約駿人商籌。而十日午後。京畿各師旅軍官數百人。闖入住宅。包圍索餉。三時復有自稱市民請願團。公民大會。接踵圍宅。將近千人。手執改造政局。總統退位。總統戀棧等紙旗。呼喝之聲。響震屋瓦。百般勸諭。均不見聽。並推舉代表軍官二十餘人。守索不退。駿人初似肯相助。嗣因座中商議。元洪曾表示守法之意。亦不敢擔承。此日來元洪困難實在情形也。竊念元洪津門伏處。與世何求。既已依法而來。自應依法而去。接浙可行。成言具在。六十老翁。飽經憂患。身命弗卹。豈戀其他。若專爲己計。安全遂致爲後來開惡例。海內健者。相率効尤。國紀不存。亂源曷已。京師首區元首住宅。演此怪劇。成何事體。直魯豫巡閱正副使。爲畿輔長官。本日已電詢辦法。一面仍物色閣員。以維現狀。特述顛末。用告邦人。是晚再發一通電云。本日軍警各官百餘人。無故闖入住宅。借名索餉。百喻不散。復有號稱北京市民請願團。及公民大會等。約近千人。手持旗幟。要求退位。圍宅喧嚷。屢請步軍統領警察總監等來宅不至。晨約顏駿人面商。組閣初有允意。下午復晤。謂新閣無成立之望。云顏惠慶既不允組閣。黎元洪欲組繼任內閣之望。乃陷於絕境。十一十二兩日。各方愈逼愈緊。軍警官佐及公民團圍守住宅不散。王馮二使聯名辭職。爲不負責任之表示。黎元洪於十二日致曹錕吳佩孚一電云。保定

曹巡閱使。洛陽吳副使鑒。登電計達。本日又有軍警官佐多人。鬻集門外。復雇流氓走卒數百人。手執驅黎退位等紙旗。圍守住宅。王馮二使。聯名辭職。慰留不獲。元洪何難。一去以謝國人。第念職權爲法律所寄。不容輕棄。兩公畿輔長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視不語。恐百喙無以自解。應如何處置。仍盼卽示。此電去後。曹吳仍默無一字回復。而軍警公民包圍不已。黎元洪知大勢已去。無可再留。乃於十二日午後三時。商允李根源担任閣揆。繕就命令七道。由李根源副署蓋印。於十三日正午十二時。未出都之先。由府祕書兼院祕書劉遠駒送交印鑄局發布如下。

大總統令

國務總理張紹曾呈請辭職。張紹曾准免本職。此令。

大總統蓋印

農商總長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總統令

特任農商總長李根源兼署國務總理。此令。

大總統蓋印

農商部總長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總統令

署外交總長顧維鈞內務總長高凌霨署財政總長張英華海軍總長李鼎新兼陸軍總長張紹曾司法
總長程克教育總長彭允彝交通總長吳毓麟呈請辭職顧維鈞高凌霨張英華李鼎新張紹曾程克彭
允彝吳毓麟均准免本兼各職此令

大總統蓋印

署國務總理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總統令

特任金永炎署陸軍總長此令

大總統蓋印

署國務總理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總統令

巡閱使巡閱副使陸軍檢閱使督軍督理著即一律裁撤所屬軍隊歸陸軍部直接管轄此令

大總統蓋印

署國務總理李根源
陸軍總長金永炎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總統令

此次京師亂起。顯有發縱指使之入。本大總統委曲求全。脅迫愈急。毀法亂政。罪惡昭彰。舉國官民。當同義憤。扶危定亂。願與天下圖之。此令。

大總統蓋印

國務總理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總統令

迭據全國商會聯合會。全國商會。商約研究會。呈請宣布實行裁釐日期。先行根據約章。次第勵行。增加進口稅率。值百抽十二五。以資抵補等語。所有全國釐金。茲定於民國十四年一月一日一律實行裁廢。著外交部。財政部。農商部。稅務處妥為籌備。如期施行。以期無負改善稅法。保惠商民之至意。此令。

大總統蓋印

農商總長
署國務總理 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此七道命令發布同時復備一咨文。致參眾兩院。撤銷去年辭職文云。本大總統去年復職之始。曾補行公文。向貴院聲明辭職在案。現在國難方殷。萬難卸責。特向貴院聲明。將去年辭職公文撤銷。即希查照云。更備函分致參眾兩院及外交團文云。本大總統認爲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定於本日移津。特聞發後。即於是日午後一時二十分。挈同新任陸軍總長金永炎。侍衛武官唐仲寅。祕書韓玉辰。熊少豪。洋

願問福開森。辛博生等十餘人。并護衛十餘人。馳往車站。乘車忽忽赴天津。

十一 劫車索印

黎元洪於六月十三日午後一時二十分出京前。將大總統印信大小十五顆。交其眷屬。并令公府祕書瞿瀛。隨之攜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居住。並揚言將先到國會交印辭職。至午後一時半。黎元洪行後。津保系人。即遍查印信所在。衆院副議長張伯烈。馳往高凌霨宅報告。謂黎元洪並未來院交印。必已攜之出京。高凌霨即發電話到天津。囑直隸省長王承斌設法截留。承斌得電話。即率同警務處長楊以德。隨帶軍警乘車迎至楊村站。適黎元洪車已到。承斌上車晉謁。楊以德率軍警監守車門。承斌開口即云。總統既出京。印信已無用處。何以攜來天津。黎元洪答以印在北京。並未攜來。承斌不信。爭辯良久。黎元洪云。看爾等將我怎樣處置。我決不能將印交給爾等。承斌云。總統既不交印。請仍回北京。黎元洪不答。至四時半。車行抵天津新站。黎元洪原擬將車開到老站。以便下車回宅。乃到新站後。承斌即命將火車頭摘去。不准開行。並加派軍警千餘名。嚴密包圍。仍催交印。承斌云。總統如下車。請往曹家花園。或省公署居住。黎元洪不答。時其公子黎紹基來車站探視。亦被軍警阻止。黎元洪憤極。舉槍欲自殺。爲左右所救。承斌乃先回省署。黎元洪乃派其洋顧問辛博森攜電稿往電局拍發。文云。上海報館轉全國報館鑒。元洪今日乘車來津。車抵楊村。即有直隸王省長。上車監視。抵新站。王省長令摘去車頭。種種威嚇。已失自由。特此奉聞。云。辛發電後。往英美兩領事署報告。黎元洪被逼情形。英美領事遣其副領事。到車站候問。

黎元洪起居均被軍警拒絕。英美領事憤甚。語人曰：中國軍閥強暴如此。實爲世界所創見。云。至夜十時。王承斌復來。盤詰印信究在何處。黎元洪逼不得已。乃云印信實交與瞿祕書。瞿隨眷屬在法國醫院。並未出京。承斌云。如此卽請總統通知北京法國醫院。將印信交國務院。或國會照收。黎元洪允交國會。唐仲寅兩次發電話通知北京交印與國會保存。其如夫人危氏。堅謂總統印璽關係綦重。非得總統口諭。不能交出。黎元洪乃親下車。至車站電話室。用湖北鄉談。在電話中。告瞿祕書及其如夫人交印與國會。吳毓麟聞之。卽乘車回北京收印。是晚因北京印未交出。王承斌等仍不許黎元洪回天津住宅。卽扣留之。宿於車站室。承斌因夜深。回省署後。仍留軍警監視。以待交印。並發通電云。本日午後一點半鐘接京電。黎總統以金永炎名義。專車祕密出京。並未向國會辭職。印璽亦未交出。不知是何意思。承斌當卽乘車迎至楊村謁見。請示印璽所在。總統語意含糊。繼云在北京法國醫院。由其如夫人保管。乃屢次電京。迄未允交。嗣悉總統瀕行有致兩院公函云。本大總統認爲在京不能行使職權。已於今日移津等因。黎邸在英租界。非組織政府之地。懇請移住省公署。從容商辦。徐圖解決。不蒙允許。現暫駐新車站。保護之責。承斌義無旁貸。此今日經過實在情形。特此電聞。餘容續布。王承斌元黃陂亦託辛博森再發一電云。前電計達。王省長率兵千餘人。包圍火車。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國醫院。逼交薛總監。尙不放行。元洪自准張揆辭職後。所有命令。皆被印鑄局扣留未發。如有由北京正式發布之命令。顯係矯造。元洪不負責任。云。吳毓麟回京後。卽命薛之珩張廷諤往法國醫院取印。往返磋商。至十四日晨四時許。其如夫

人危氏始將印信全數交出。天津接電話後。王承斌復持電稿三通。一致參衆院。一致國務院。一致全國。謂黎元洪因故出京。向國會辭職。交國務院攝行職權。逼令簽名。否則羈禁車內。永不放行。黎元洪被逼簽名。訖。王承斌始放之。回宅。黎元洪於十四日回宅後。復發通電云。本日致參衆兩院公函。報告在津長迫情形。其文曰。逕啓者。昨日元洪以連日軍警藉口索餉。無業流氓。逼請退位。顯係別有作用。情勢險惡。迫不獲已。暫行移赴天津。一面已另行任命閣員。以維現狀。而是日下午三時。行抵楊村。卽有王省承被斌等。坐車監視。抵天津新站。王承斌卽傳令。摘去車頭。百般要挾。數千軍警密布。堅不放行。始則要求。交印。迫交出後。要求發電辭職。交院攝行。否則羈禁車內。永不放行。旋出所擬電稿。迫令簽名。直至本日早上四時。方得自由回宅。此在天津新站被迫情形也。竊維被強迫之意。思表示應爲無効。此爲通行法例。王承斌以行政長官。監禁元首。強索印璽。古今中外。皆所罕聞。應如何維持法統。主張正義。敬希貴會諸君。迅議辦法。是爲至盼等因。特電佈達。希查照。王承斌亦於是日通電云。查此次大總統突然來津。人心惶恐。婉勸回京。未蒙俞允。所有總統職務。當然由國務院攝行。苟無印璽。則文告無以施行。卽政務於以停滯。節關在邇。軍警索餉甚亟。遽陷全國於無政府地位。前途異常危險。所有黎總統到津。對於印璽辦理情形。已於元電詳陳。計已達覽。茲因黎總統派祕書隨員等到京。於本日寅刻在京法國醫院將印璽取出。交由薛總監暫行點收。京津地方安謐。秩序如常。請紓廬注。王承斌寒。

十三 偽閣攝政

黎元洪於六月十三日出京前。已將張紹曾內閣全體免職。並通告國會及外交團云。本大總統認爲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已於本日移津。迺行抵楊村。卽爲王承斌邀截。並羈禁車內。幾一晝夜。逼交印璽。印璽交出後。復逼令簽名發電。向國會辭職。大總統職權。交國務院攝行。此時以法理立論。黎元洪在天津車站被逼簽之電。雖經聲明爲被強迫之意思。表示不能認爲有效。但以元首資格。當此存亡絕續之頃。卽應誓死力拒。不能與常人並論。惟黎元洪未出京在職之日。所發命令。雖有未經印鑄。局公布之障礙。然因非常事變。不能照例論也。北京索取印璽。並接王承斌所發之辭職電後。已免職之內閣。卽將其首領國務總理張紹曾排去。僅由已免職之內務總長高凌霨。於十四日下午一時。在國務院召集特別會議。列席者署財政總長張英華。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程克。外交次長沈瑞麟。交通次長孫多鈺。總長吳毓麟是日出京。外有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步軍統領聶憲藩。警察總監薛之珩。卽由高凌霨發言。略謂黎大總統既通電辭職。依大總統選舉法之規定。應由國務院攝行職權。張總理現又在津節關。日迫在座。閣員應以國家爲念。勉任艱鉅。會同軍警當局維持現狀。並責成財政部速行籌款。儘於端陽節前撥付各機關經費云云。討論結果。(一)總統辭職問題。議決由國務院通電聲明依法代行大總統職權。并用電話商請吳交長。卽日前往保定。接洽國務院攝政辦法。(二)節關財政問題。議決由財政部負責籌款。所有軍警餉項及各機關經費。均趕於節前二日發放。至京師治安。仍由各軍警當局負責維持。乃由高凌霨領銜通電云。本日奉大總統寒電。本大總統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

所有大總統職務。依法由國務院攝行。應即遵照。等因奉此。本院謹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自本日起。攝行大總統職務。特此通告。并通電上黎元洪一電。以遮飾天下人耳目云。昨夜上黎大總統一電。文曰。天津探投黎大總統鈞鑒。本日鈞座赴津。事前未蒙通諭。攀轅弗及。北京爲政府所在地。不可一日無元首。合懇鈞座卽夕旋都。用慰喁望。凌霽等備位閣員。謹暫維本日行政狀況。祇候還旌。伏希迅示。等因。合電達黎元洪。於是日覆高凌霽等一電云。北京高澤奮、張月笙、李承梅、吳秋舫諸先生鑒。元電悉。盛意極感。執事等呈請辭職。挽留不得已。於元日上午有依法副署。蓋印命令發布。准免本署各職。并特任農商總長李根源兼署國務總理。請稍息賢勞。容圖良覲。特此覆謝。並轉沈次長爲荷。至十六日兩院以過半人數。由談話會改開會合會。非法議決後。高凌霽等又以國務院名義通電云。本日准參衆兩院咨開爲咨會事。本月十六日開參衆兩院會合會。提出大總統黎元洪。六月十三日離職出京。應即依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辦法。自六月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文電概不生效。經衆討論。多數可決。相應備文咨達查照等因。特此電達。希卽查照。

附要電函三件

蔣觀雲請討國賊電

近日北京政變。醜德惡例。實致我中國於永亂不治。終於滅亡。智由於去年此時。卽斥言北京國會政府。俱爲僭僞。不足望治。而適以開亂。今其惡益昭宣於天下。智由雖匹夫。國之存亡有責。敢矢言。今如有以

總理攝政。及非法選舉。或擁戴某某爲總統。及僞國會自攝國政。或議法組織攝國政者。與盜國同論。俱爲國賊。智由以理自守。萬萬不能承認。請國之人人念亂。共討伐此國賊者。蔣智由寒。

李源根致唐紹儀函

少川先生鑒。前上一函。度承惠答。總統之意。俟國會政府移至南方。卽將大政交院攝行。遇有重要事宜。仍願負責主持。至於大位問題。宜從根本上着想。不當使軍人干位之事。再行發見。最好爲一勞永逸之計。將總統制改爲委員制。倣照瑞士成法云云。聞南方政見多歧。先生主持其間。定有良策。總統囑以此意錄呈。以備參攷。伏維鑒納。總統不久卽可至滬。正式組織政府。惟請我公全權主持。務乞大力先期籌備。專此敬請勛安。李根源敬啓。六月二十日。再根源素懷關於立國根本大計數事。並附呈：(一)總統選舉。不專屬之國會。須與各省省議會各法團共之。(二)現役軍人不得當選總統。必退役二年以上。始得當選。(三)總統不得聯任。(四)促進國憲。並分訂省憲。(五)厲行裁兵。全國常備兵額。不得過三十萬人。(六)首都駐兵二萬人。由各省區分配輸流派遣。

梁啓超致曹錕書

一仲珊仁兄足下。丁巳秋間一晤。忽逾六稔。未嘗以片紙自通於記室。非故慢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弟之與公。固宜相忘者也。乃者世變日新。生民愁怨。而此中癥結。有由公作之。宜由公解之者。是用不避交淺。爲公進一深言。最近中央政局之擾攘。其禍根全在公之欲爲總統。此天下所共見。

毋庸爲諱也。民國總統。人人可爲。夫孰謂惟公而不可爲者。昔之曾爲總統。與夫今後之欲爲總統者。吾良未識其人之賢於公者幾何。夫又孰謂某某必宜爲總統。而惟公不宜爲者。雖然。吾儕固不反對任何人之欲爲總統。但不能不反對任何人之用武力金錢威逼利誘以爭總統。一年以來。以我公欲爲總統之故。所播腥羶於立法行政各界者。何限量。怪劇演之不已。至最近。乃有六月十三日之事。一年來所逐逐以營者。其結果爲摧殘士類之廉恥。而最後一著。所轟轟以鳴得意者。其結果爲蕩夷國家之法此兩種罪惡。實爲民國政治史留莫大污點。爲國人所萬萬不能容赦。舉國輿論所以責備我公者。亦既言無不盡。無待弟詞費矣。今所欲問者。乃在我公既手構此滔天巨禍。所以善其後者何如。其將悍然不顧。怙前非以盲進耶。語有之。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謂公今日尙能以法定人數具足之選舉會選爲合法總統。雖五尺之童。當知其決無是事。非常總統耶。事實總統耶。固由我公好自然之。雖然。公亦常與稍有常識之人慮其後否。公自視威望才略。孰與項城。項城自命一世之雄。卒以千夫所指。無病而死。須知亡項城者。乃全國人。非與項城爭長之人也。弟不避忌諱。敢以極不祥之豫言相告白。我公足履白宮之日。卽君家一敗塗地之時。夫君家廢輿。何與天下事。然以公一人之故。召十數省若干時日之亂。犧牲千萬人生命財產以爲殉。恐天下之怨毒。又決不止如今所云而已。然則公將裝瞶作啞。以待將來耶。吾以爲此種態度。決不足以贖公之愆。而求國人之恕。今茲之變。總統亡。國會裂。政府空。（現在之攝政內閣。無論如何。斷不能得法律上之根據。蓋此殘缺不完之三五閣員。乃已經免職。最少亦已經自行辭職者也。

兩院會合會認十三日以後命令爲無效。該會有此權與否。另一問題。藉曰有之。然免職令。乃十三日黃陂未出京時所發也。再讓一步。不認免職令。亦終無以解於辭職之在前。而閣員解釋此點。乃假借所謂黃陂慰留之寒電。假使此寒電有效。則又反于會合會之決議矣。此本屬法理談。但因便一論及之。市民震驚。友邦騰笑。共管之禍。迫于目前。誰謂爲之而至於此。熱火燔宅。勢或燎原。而謂坐觀成敗。可告無罪。誰能許之。嗚呼。公所履之境。不審公自視作何狀。就旁觀稍有常識者視之。公今日可謂狼狽無告。天下之第一可憐人也。己以弟之愚。爲公熟計。公其勿復思爭天下也。宜亟思所以謝天下。謝天下奈何。其第一著。先要根本覺悟。完全斷念于爭總統。且發出極莊重沈痛之宣言。聲明無論如何不肯爲總統候選人。此論在公。誠認爲不堪入耳耶。吾不得而知之。雖然。吾爲公計。公誠自信有奠安中國之方略。非得總統之位。不能施行。則犯萬難且冒大不韙以求之。猶之可也。然以弟所見。今日之中國。決非一總統之所能奠定。謂吾爲總統。卽能奠定中國。無論出之誰氏之口。皆爲誕詞。弟不善諛。誠不敢以此望公。卽公亦必能果於自信也。亦明矣。既非爲奠定中國而來。然則復何爲耽耽於總統。其母乃被總統爲皇帝變相。欲得此以爲虛榮。古詩云。『妻子歡娛僮僕飽。看來算只爲他人。』富貴如公更何利。無利猶可言也。而害且與之相隨。『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據其腦。』何去何從。非病狂者當能辨此。公能宣言不爭總統。天下之怨或消息矣。然猶未也。公誠欲爲國家立功。爲自身立名。則更宜以兩大義倡於天下。其一。主憲法上規定現役軍人不能當選總統。其二。主張首都若干里內不得駐兵。此兩義欲詳說其理由。非此短

扎之所能盡。姑簡單言之。民國若長此以軍人當總統。則必禍亂相尋。以底於亡。非謂軍人中決無能當總統之人也。有威力必喜濫用。而地位相逼。則相傾奪。人類普通根性則然。如惟以擁重兵者尸高位。則孰不從而歆之而甚之者。己之敵無論矣。卽平昔所卵而翼者。亦何足恃。孟子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公業素以北洋正統自命。試問今所謂北洋派者何在。此甯非相逼相擠。遞嬗遞仆。以致此耶。偪人擠人之人。轉瞬卽爲見偪見擠之人。禍中於國家人民。而自身亦身名俱喪。果何爲者。一至於京畿屯兵。爲國防耶。不守國境而守國都。天下甯有此種之軍事布置。爲治安耶。有警察在。安用軍隊越俎而代也。是故京畿駐兵。除資以脅迫政府外。更無他用。雖有巧舌。不能爲辯也。夫政府而常有數萬重兵脅迫於其旁。豈惟文人束手。卽以軍人執國命。又豈能一日安枕者。前此且然。况經此次公之教孫升木耶。故雖謂京畿之兵。與健全之政府勢不兩立焉可也。此兩義者。驟視之。若專務裁抑軍人。實則非惟爲國家計。亦爲軍人計也。此兩義者。國民望之若渴。吾以爲中國竟亡。則亦已耳。而非然者。早晚必見諸實行。但其事由軍人倡之。則勢順而國甯。軍人不悟。而致市民出其血肉之軀以與之搏。結果雖必出於軍人失敗。而國家之犧牲。乃不知紀極矣。我公固國中最有力之軍人也。若能以此義號召天下。則一年來對於國民所負之罪責。可以完全解除。此後一切建置。悉以聽諸法定機關。及一切輿論。於此而中國猶不能奠定。則有任其咎者。而公亦可以執大義以隨其後矣。公今所處境。如航絕港。將陷死地。然及今猛省。則坦途固仍橫於其前也。弟所絮絮者。在公或爲甚逆耳之言。夫

大覺悟與大懺悔。非大英雄不能也。勒馬懸崖。放刀成佛。抑何容易。吾誠不敢望公之能用吾言。徒以哀憐衆生。故終不能已於言耳。嗚呼。十年來生民之厄。亦云極矣。士夫平居殷憂竊歎。冀天心一旦悔禍。夫禍由人興。天何與焉。令之造禍樂禍者。盈天下皆是也。非人人有徹底的覺悟。痛切的懺悔。國家前途。安能有多。弟並非專以悔禍責諸我公之一人。亦殊不敢謂公一悔禍。而天下之禍遂弭。特以公今日所處。其禍天下也。較他人最易而最烈。則其轉禍爲福也。亦較他人最易而最宏。故不揣疏逖。輒盡其言。弟言盡於此矣。惟更有數語。以自明其地位者。弟與政界隔絕。既五六年。任何黨派。皆不敢苟同。與我公雖無深交。亦無私怨。此書言雖躑躅。自信純出於極肫誠之友誼的忠告。絕不含絲毫之對人惡意。質而言之。我反對無論何人。之以武力金錢及其他卑劣手段爭總統。同時我亦反對無論何人。之以武力金錢及其他卑劣手段。以反對別人之爭總統。吾以爲苟出於此途。則兩造之禍天下。厥罪惟均耳。吾非徒以能覺悟能懺悔。望諸我公。亦以此望我公之諸敵人及國中一般人士也。講課煎迫。著述百忙。有鯁在喉。非吐不快。輒輟他業。陳此讜言。倘承垂採。何幸如之。目以謗書。無所逃罪。溽暑鬱陶。伏惟自愛。不宣。十二年七月四日梁啓超頓首。

十四 非法議決

黎元洪於六月十三日出京前。曾聲言將先到衆院出席。報告出京原由。并將大總統印璽。交國會保管。至午後一時半。聞黎元洪已行。是日衆院開常會未成。乃由衆院議長吳景濂。參院前議長王家襄。約集

兩院議員數十人在衆院第五休息室。開一談話會。時黎元洪出走之情形。尙未十分明晰。僅決定推吳景濂王家襄二人。邀請軍警當局到院。約以兩事。(一)由軍警當局負責維持京師治安。(二)由軍警當局負責保護兩院議員。因黎元洪出走後。謠傳直系於一二日內即須用種種方法。強迫國會。選舉繼任總統。設對於議員有非法舉動。則國會立即瓦解故也。並決定於次日再開一兩院議員談話會。共同討論辦法。十四日開會。吳景濂主席。先報告伊與王家襄於十三日下午。邀請軍警當局到院。商議結果。軍警當局力任維持京師治安。及保護議員之責。畢。又報告黎大總統昨日出京。曾有公函分致兩院。謂伊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已於昨日移津。今日又由天津來電辭職。應請公衆討論云。於是首由保派衆議員吳宗慈發言。略謂時局糾紛。至今已極。合法機關。祇有國會。兩院同人不能不有正當表示。本席以爲當務之急。(一)應即定期開兩院會。合會解決黎大總統辭職事件。其日期以星期六爲宜。即十六日(二)總統未舉出以前。應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三)俟秩序完全恢復後。即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繼任大總統。并謂此時不宜多有議論。須以快刀斬亂麻之手段行之。宋汝梅等附和其說。保派議員羣鼓掌助勢。即呼散會。褚輔成尙登台發言。略謂此次政變。軍警流氓。以暴力逼走總統。國會爲維持國家紀綱。計亦須有正當之表示。保派議員即羣阻其發言。譁噪叫囂。秩序以亂。吳景濂遂宣告散會。是晚吳景濂張伯烈袁乃寬劉夢庚高澂霽等在袁家花園會議。先送議員每人端陽節敬五百元。次日往領者約四百餘人。未領者則派人送至議員住宅。反對派議員有拒者。有受而爲離京旅費者。至十六日下午二時開會。

合會。由吳景濂主席。延長時間至三時二十分。主席報告簽到議員五百六十人。在議場者四百六十七人。休息室尚有八十餘人。屢請不來。有人主張延會。星期一（十八日）再開會。合會解決一切。保派議員。恐夜長夢多。發生變化。乃由鄭江瀨發言反對。主張由主席指定人。到休息室催請。主席當指定陳銘鑑、鄭江瀨、蔡正煌、景耀月、王茂才、雷殷、饒孟任等。往休息室催請。少頃。陳銘鑑登臺報告云。銘鑑等到休息室向各未出席議員。徵求其意見若何。擬代轉達。並請至會場說明。自有解決方法。他們（指未出席議員）有人主張延會。又有一派主張開談話會。如開談話會。他們即到場。藍公武謂今日之兩院會合會。係上次談話所表決。今日萬不能推翻。駱繼漢謂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載民國憲法上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今日乃議總統問題。並非憲法會議。故不須憲法會議之人數。有兩院人數過半數。即可開會。主席謂今日到會場有四百七十二人。但係解決黎總統辭職事件。出席人數。究應若干。其手續如何。請付討論。彭漢遣謂民二民六曾開會合會。其人數為兩院總數之過半數。但非討論總統問題。今日係討論總統辭職事件。關係重大。萬不能以過半數。即可解決。張我華質問主席。現在人數既不足。即不應開會。何得出席發言。吳宗慈謂今日非制憲之會議。乃解決總統辭職問題。有過半數。即可開會。此種問題。似乎應由兩院各別討論。惟事情重大。時機急迫。故宜以兩院過半數之出席表決之。陳士髦謂現在既非談話會。又非聯合會。不能有人出席發言。藍公武謂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所載。今日宜討論黎氏因何故而去職。以解決黎氏之責任問題。林長民謂會合會本為制憲或議定制憲程

序之會議。若當國家大事變之時。兩院爲謀意思統一。起見。可以以過半數之出席而開會。合會以解決之。但此並非法律問題。乃政治問題之一現象。將來總統選舉。係屬於法律範圍以內。自不能牽入政治問題。而引以爲例。王玉樹贊成過半數之人數開會。呂復謂今日開會。乃政治問題上之一重大事件。本席贊成林議員長民之主張。但國會爲立法機關。應以法律爲根據。若非常事變。尤應注意法學。今日到會而不出席之議員。當然有一種主張。爲尊重同人共同之意思。以引於法律軌道上。似須先謀疏通之方法。本席主張開談話會。請議長諮詢衆意。駱繼漢主張即開談話會。繼續開大會。主席按報號次序。請鄭江灝發言。鄭江灝謂本席意見。擬在談話會內發表。王乃昌謂翻閱各國政治史。每當政變之際。國會當然有一種之表示。現在不出席之議員。自然有一種主張。宜暫改談話會。俾其充分發表意見。復繼續開會。合會以解決之。主席以王乃昌動議。即開談話會。諮詢衆意。衆贊成。遂開談話會。仍由陳銘鑑等往休息室催請未出席各議員入場。時正四時。開談話會時。彭漢遺謂黃陂任期。自馮河間代理滿後。已無辭職之可言。現在既已棄職。本會宜討論一切之善後問題。陳家鼎謂黎元洪自民六十二以後。爲民國罪人。其間任其遷延一年之久。實爲國會之羞。當然許其去職。張魯泉謂黎已遜去津門。按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應由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務。現在宜訂於星期二日（十九日）組織選舉會。選舉繼任總統。籍忠寅謂總統選舉法。應於三個月內組織總統選舉會。按之約法。一方面由國務院攝行職務。而辭職問題。國會無明文規定。不宜自投入漩渦。牟琳主張即日解決黎氏辭職事件。馬驥登臺發言。略

謂值此時局危急之秋。應用快刀斬亂麻方法處之。如就法律說。鄙人有三疑點。(一)解釋任期問題。是否爲憲法會議之職權。(二)辭職問題。是否爲大總統選舉會之職權。(三)解職問題。法律并無明文規定。應用何種手續。均有詳細研究之必要。惟今日所急宜解決者。對於黎元洪出京後所發表之非法命令。不能不設法制止。故本席提議。仍恢復大會。表決大總統黎元洪六月十三日離職出京。應即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自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概不生效。主席問馬議員之提議。有無附議者。附議者二百餘人。主席遂宣告改開大會。以馬議員之提議付表決。張端發言反對。吳宗慈謂本席對於馬君之提議。極端贊成。如不贊成。試問黎元洪如在津下。令解散國會。同人將如何表示。略繼漢謂大總統既已離職出京。則國會主張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係當然之辦法。無反對餘地。請主席付表決。主席報告在場人數四百七十二人。宣告以馬之動議付表決。贊成者請起立。起立者三百五十四人。多數。遂散會。

附否認國會違法議決文件

褚議員輔成等二百餘人宣言書

萬火急分送大總統國務院各部院署各省巡閱使督軍省長總司令督辦督理檢閱使護軍使鎮守使都統師旅長省議會總商會教育會各工會各農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昨接兩院通告稱。茲定本月十六日下午二時。開兩院會合會。解決黎大總統辭職事件。屆時務希惠臨爲盼。等語。又聞十七日各報載稱。是日開會。由衆議院長吳景濂主席。延長時間至三時。報告簽到議員五百六十七人。到場列席者僅四百六十七人。其餘各員因主張不同。均在休息室。不願列席。不足憲法會議或總統選舉會之法定人數。不能開議。經林

長民路繼漢等先後動議。主開談話會。照章旁聽人一律退席。乃突由馬驥提出動議。謂大總統黎元洪六月十三日離職出京。應即依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自六月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文電。概不生效。旋由主席當場宣告。改開大會。即以馬驥之提議付表決通過。遂宣告散會。並以此項提議備具咨文。鈐用參衆兩院印信。會銜咨送國務院等語。此種舉動。種種違法。同人萬難緘默不言。查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民國憲法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前項會合。即名曰憲法會議。非有議員五分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議定。又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二條。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前項選舉。以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列席投票。以滿投票人數四分三者爲當選。是前者由兩院機關之會合而成獨立之憲法會議。後者則由國會議員份子之集合而成獨立之總統選舉會。各有一定之職權。各有一定之名稱。遍查民國法規。並無所謂兩院會合者。今此次通告開兩院會合。儼成一種獨立之機關。究竟根據何法何條。此違法者一。民國總統准否辭職。辭職程序應由何種機關主辦。法律本無明文。縱總統之職可辭。亦必由原選機關。所謂大總統選舉會者辦理。乃此次通告。不備開大總統選舉會解決。而付諸毫無根據之兩院會合。其意何居。此違法者二。是日到場列席人數。既未足總統選舉會之三分之二。且不及憲法會議之五分三。當然非國法上之機關。改開談話會。以便私人意見之交換。原無不可。惟向例談話會與私室談心無異。不能適用表決。不能發生拘束力。安能對外有所表示。此違法者三。查臨時約法第二十一條。國會之議事須公開之。是日改談話會後。乃乘旁聽人之完全退席。忽又宣告改開會合。任意變化。以政權更迭之重大事件。竟付之祕密議決。不令天下共見共聞。謂無隱情。其誰信之。此違法者四。兩院會合。國法既無此種機關。會合會以過半數列席。列席員過半數之議決。尤爲絕對無據。議員除名。依院法第七十九條。尚須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議長解職。依院法第二十一條。須得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彈劾國務員。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二款。且須總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今對於國之元首。解除其職務。移轉其事權。乃由絕無根據之機關密議。以最低限之過半數行之。此違法者五。辭職問題。非會合會所能解決。過半數出席。過半數表決。於法無稽。觀是日在場議員之演說詞。本一

我承認。惟當場有人出而解釋。謂此次突生政變。非法律問題。乃政治問題之一現象。兩院既為謀統一意思起見。不妨以簡單辦法行之。遂置辭職事件於不問。避重就輕。由馬驥提出此種含混其詞之動議。果屬政治問題。原專屬國會之職權。自應由兩院各別開會行之。豈容於法無據之機關。妄行越俎。此端一開。此後凡屬國會職權以內者。隨時可為會合會攘奪以去。兩院制之精神。將根本破壞。此違法者六。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時。以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各國元首離京遠適異地數見不鮮。而執行職務之地點。法律更無限制之明文。出京固不得即謂之離職。而離職出京。亦不能逕認為選舉法上之所謂因故軍警流氓圍宅騷擾。直構成刑法上之妨害公務罪。安得釋為因故不能執行職務。如以此種犯罪行為。強作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之解釋。則總統選舉法。實為教亂熒奸之資耳。同人並無所愛於黎元洪。亦無庸為其辯護。即退一步言之。此次黎氏離職出京。洵為選舉法上所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亦應由憲法會議解釋。萬不能由兩院會合認定之。此違法者七。查國務院官制第二條。國務院以國務總理各部總長組織之。第三條。國務總理為國務員首領。第十條。國務會議時。以國務總理為議長。今之國務院既無總理。合法閣員不及半數。且全體辭職。復經免職。當然已無國務院之資格。亦安能攝行總統職務。此違法者八。黎氏受迫。不能死守殉國。誠難寬其課責。惟辭職問題。既未經總統選舉會之解決。而繼任之日期。又未經憲法會議之解釋。則未經依法解職以前。其所發布之命令函電。是否生效。豈能任意宣告。况兩院會合會之自身。既為非法機關。又安能宣告他機關之行為無效。而該會竟悍然行之。此違法者九。此次馬驥所提之動議。咨達國務院。既非在兩院提出。亦未報告兩院許可。何得擅用兩院會銜之咨文。擅鈐兩院之印信。會合會之自身。並印信而無之。更何得謂為依法組織。此違法者十。同人等對於今次政變。並無擁護何方。反對何面之成見。惟議員職責所關。在法言法。不能知而不言。况以一國元首。受軍警流氓之騷擾。致不能安於其職。而國會未聞主持正論。整飭紀綱。乃組織一似是而非之機關。與軍警流氓相呼應。合力以去之。天下後世。其謂之何。而今後之為總統者。亦危矣。覆轍相尋。政變迭生。將永無甯歲矣。夫以法律無據。權責不屬。人數不定之機關。若竟聽其任意處決國之大政。舉國熟視無睹。不亟為匡正。則一切法律可以燒毀。一

切機關亦可退聽矣。毀法兆亂。同人怒焉憂之。茲合鄭重宣言。六月十六日兩院會合會之議決。種種違法。根本無效。除要請兩院依法組織合法機關。另行議決。以維法紀外。特電聲明。尙祈國人嚴重監視。一致匡持。大局幸甚。參衆兩院議員。褚輔成。吳崑。郭同。王用賓。白逾。桓。李爲綸。高仲和。黃雲鵬。潘江。沙彥楷。杭辛齋。詹調元。丁惟汾。茅祖權。丁超。五。劉榮棠。王恆。張大。昕。凌。毅。邱冠。蔡田。桐。田。稔。王篤。成。于。洪。起。趙。舒。彭。養。光。于。恩。波。楊。時。傑。時。功。玖。劉。變。元。覃。振。張。善。與。王。安。富。王。汝。圻。王。紹。鑿。盧。仲。琳。汪。秉。忠。葉。夏。聲。蔣。鳳。梧。鄒。魯。胡。應。庚。尙。鎮。圭。高。杞。丁。佛。言。訥。謨。圖。周。澤。苞。鄭。萬。瞻。湯。漪。劉。星。楠。解。樹。強。向。乃。祺。王。葆。真。鍾。才。宏。梁。昌。詒。孔。昭。晟。李。執。中。孔。慶。愷。王。兆。離。劉。盟。訓。耿。春。宴。劉。重。葵。達。生。秦。肅。三。寇。遐。李。正。陽。唐。支。度。景。定。成。舒。祖。勳。陳。國。璽。袁。弼。臣。孫。鏡。清。唐。玠。丁。篤。黃。汝。鑑。王。廷。弼。靈。椿。森。楚。緯。經。陳。宗。常。范。熙。壬。劉。振。生。王。立。廷。楊。振。春。張。瑾。雯。吳。淵。李。汝。翼。湯。用。彬。萬。肇。河。熊。兆。渭。邢。麟。章。余。司。禮。廖。希。賢。王。秉。謙。焦。易。堂。董。耕。雲。蕭。輝。錦。蕭。炳。章。童。杭。時。周。震。麟。王。樂。平。續。桐。溪。寶。應。昌。李。文。治。呂。志。伊。馮。自。由。王。鴻。龐。謝。良。牧。侯。元。耀。賀。昇。平。張。華。祖。王。法。岐。陸。祺。王。宗。堯。徐。蘭。賢。邵。瑞。彭。王。人。文。孫。光。庭。趙。仲。陳。祖。基。張。大。義。丁。文。瑩。徐。傳。霖。李。自。芳。李。鳳。威。王。源。瀚。劉。新。桂。李。安。陸。陳。祖。烈。金。兆。棧。楊。永。泰。文。登。瀛。符。鼎。升。王。有。蘭。李。肇。甫。李。英。銓。雷。煥。猷。潘。大道。黃。攻。素。周。之。翰。李。克。明。楊。士。聰。丁。佩。毅。萬。寶。成。趙。守。愚。張。華。瀾。梁。登。瀛。蕭。汝。玉。姜。繼。魏。鴻。翼。韓。玉。辰。章。士。釗。唐。理。准。張。光。煒。陳。光。譜。張。則。川。阮。毓。崧。王。斧。黃。伯。耀。朱。溥。恩。蔣。會。燠。陳。尙。裔。徐。兆。璋。瞿。啓。甲。楊。擇。孫。熾。昌。郭。椿。森。高。家。驥。金。溶。熙。沈。椿。年。張。世。楨。周。繼。濬。鄭。際。平。陳。時。夏。周。學。宏。丁。僑。宜。王。式。蔣。著。卿。余。名。銓。孫。棣。三。陳。變。樞。傅。師。說。廬。鐘。嶽。朱。騰。芬。楊。山。光。楊。夢。弼。沈。智。夫。張。映。關。張。全。貞。陳。時。銓。蔣。宗。周。樂。山。劉。楚。湘。陳。光。勳。蔡。復。靈。潘。學。海。凌。鴻。壽。劉。緯。曾。銘。劉。映。奎。李。燮。陽。彭。建。標。胡。兆。沂。彭。邦。棟。祝。光。樾。等。全。叩。禱。

國民黨議員通電

各報館鑒。前日接兩院通告。十六日下午二時開兩院會合會。解決黎總統辭職事件。議員等屆時到會。吳景濂主席。報告在場人數四百四十餘人。旋有人提議會合會人數。依法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能開會。爭論未決。已逾三時四十分。衆議改爲談話會。當推陳銘

體等九人赴各休息室邀請未出席之議員。陳等以已開談話會相號召。始有十餘人續入會場。按三分二人數。仍差百八十餘人。乃駭繼漢動議請照過半數人數。仍改爲會合會。主席草草諮詢。突由馬驥提出通電文一紙。謂黎總統現已棄職赴津。應適用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所有十三日以後命令。一概無效。請主席付表決。表決結果。並未報告人數。遽行通過。此當時會場經過之實在情形也。查解決總統辭職事件。應依總統選舉會之人數行之。去年八月八日衆議院常會表決退還總統辭職咨文。即以「大總統係總統選舉會選出。辭職咨文非一院所能收受爲理由」。是此種會合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數。毫無疑義。即退一步言之。通用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其人數亦須以五分之三以上。今對於國家非常事件。竟敢以過半數之列席員草草表決。結果是否成立。亦不明白。宜告。此種會合會。不知有何根據。本何理由。其不合法者一。會合會開會。通告爲解決黎大總統辭職事件。則對於本議題。祇應以贊否付表決。不應涉及議題以外。乃於應否准其辭職不著一字。而乃涉及其他問題。並未經過變更議事日程之手續。通告與表決。竟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覆雨翻雲。莫此爲甚。其不合法者二。憲法會議規則第六條。議員出席不足法定人數。議長得展長時間。展長滿一時仍不足數。應宣告延會。今通告明載開會爲二時。乃至三時四十分。宣告延會。竟改爲談話會。而旁聽之人如故。復由談話會再變而爲會合會。不依法定時間及程序。從心所欲。變換無常。視議會爲兒戲。等國專於弁髦。其不合法者三。議員等本良心之判斷。爲正義之主張。敢據上述各種理由。宣告中外。凡十六日兩院會合會所有表決。應作無效。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議員丁佛言郭同致吳景濂函

遵伯議長仁兄足下。昨午會合會以過半數出席。過半數可決馬彥充提出之案。弟等詳加研究。認爲違法。請爲足下陳之。查馬案之上半截。所謂大總統黎元洪去職離京。應依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辦理者。若認爲係法律問題。則應查照民二九月之先舉總統後定憲法案之先例。依據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辦理。則非過半數之出席過半數之可決也。若認爲係政治問題。則應由兩院開會議決。更非會合會可以過問也。馬案之下半截。所謂自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無效者。則是解除黎元洪之大總統職也。

查大總統之解職。有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一項及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除此而外。國會別無明文。可隨便解其職權者。今黎氏棄職離京。應依約法第十九條十一項及第四十一條所定辦理。亦非會合會之過半數出席過半數可決。即可解其職者。查大總統之選舉。出席人數爲三分之二。大總統之彈劾。出席人數爲五分之四以上。此皆法律所明言者也。今乃以會合會之過半數出席。遂解其職。開此違法先例。後之爲總統者。得不太危險乎。世界各國。有以過半數之出席。投票倒內閣者。近時兩院對內閣。以此行之。我同人尙有謂爲違法者。今以過半數之出席表決。解總統之職。其違法之程度。比之前此之倒閣。又何如。准此以論。昨午之會合會議決案。實爲違法。在根本上。不能發生效力。公爲會合會之主席。當然負此違法責任。請速設法糾正。若必固執己見。以委曲法律。則國會將爲國人所唾棄。恐有根本之憂。弟等竊以爲黎氏棄職離京。罪不容赦。並非可以解職了事。但其在未經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一項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辦理前。黎氏之大總統職權。並未解除。其所發命令。如於手續無缺誤者。卽不能認爲無效。本此以論。則今之國務院。卽爲既經辭職。又經正式明令免職之人員。則無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攝行大總統職務之資格。况有關員而無總理。於責任內閣之本來。猶有未合者乎。弟等私心。並不袒護何人。反對何人。但軍警流氓。可以無法妄爲。我國會議員。則斷斷乎不可出此。弟等與兄患難相共。有日矣。區區人格。區區顧全法紀之心。當爲高明所久知。弟等素以此自矢。竊願兄亦以此自勵焉。破壞法律。以附和軍警流氓之所爲。縱一時依傍他人勢力。人無如我何。獨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論乎。辱在知交之末。敢附忠告之義。區區微忱。尙希諒察。如何設法糾正。幸以賜教。弟等竊所樂聞也。專此敬頌勳祺。

議員劉楚湘提案

國家陷於無政府狀況。應由國會組織國政委員會。攝行大總統職務。并尅期制成憲法。選舉大總統。改組正式政府。以謀統一案。

黎大總統於六月十三日出京。出京之前。由公府秘書廳發下命令三道。(一)准免國務總理張紹曾本兼各職。(二)特任李根源

兼署國務總理。(三)准免全體國務員本兼各職。并致函兩院。聲明本大總統認目前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已於本日移津等語。迨抵津後。又致電兩院辭職。茲兩院訂於本月十六日。開兩院會合會。提議黎大總統辭職事件。議者將援引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以爲解決此案之根據。本席竊以解決此案。須究其原因。層層分析。方得解決之方案。試設問如下。

(一)黎大總統因何故不能執行職務？

(二)張紹曾內閣是否存在？

答第一問者。皆以爲因最高問題。黎大總統方被逼出京。然此乃內幕活劇。略述談心之論。而其所襟現於外。釀成政變之原因。蓋由於府院之爭。張紹曾內閣。以全體辭職爲脅迫。黎大總統組織繼任內閣不成。而端陽節關在邇。軍警偷項。及各種政費無出。始迫而出走。欲答第二問。則須再設一問。

黎大總統於六月十三日出京前所發下之三道命令是否有効？

答此問者。皆以此三道命令。雖有大總統印。蓋於上。國務員副署於下。命令之實質雖具。而未經政府公報印布。認爲形式未備。然究此形式未備之原因。蓋由於張紹曾閣員。於黎大總統未出走之前。則具呈全體辭職。於出走之後。則除張紹曾及一二閣員外。俱自行便宜復職。并通電攝行大總統職務。因是故障。則黎大總統未出京以前所發下之三道命令。當然爲自由復職之閣員所湮滅。不令公布。形式之不能完備。爲必至之結果。且因其辭職復職之關係。構成三種罪狀。

(一)以辭職逼走大總統。

(二)因復職而湮滅大總統命令。

(三)以免職之國務員。擅行便宜復職。

據上論斷。爲國家紀綱法律計。對於已免職而擅行復職。并通電攝行大總統職務之閣員。當提案彈劾。以聲其罪。若再由兩院會合會。

援引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加以法律之保障。則是國會自蹈於違法。何可對天下後世。以本席意見。黎大總統未出京以前所發下之三道命令。以法律嚴格之解釋。當然認爲有效。茲總統出京。內閣免職。國家已陷於無政府狀況。國會爲主權機關。當此政變。應開兩院會合會。選舉國政委員。組織國政委員會。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攝行大總統職務。并於三個月內。制成憲法。卽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大總統。改組正式政府。以謀統一而奠國基。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組織國政委員會條文附后

一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章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七條。國務員之職權。暫由國政委員執行之。

二 國政委員會。以國政委員九人組織之。

三 國政委員之選舉。由兩院議員總數五分三之列席。用無記名投票。連寫九人行之。以得票過半數爲當選。但第一次投票不能足額時。須繼續投票。至足額爲止。

四 國政委員會執行職務。以三個月爲期。至次任大總統選出就職之日爲止。

附政變後非法會合會始末記

按六月十三日政變原因。由於本年入春以來。憲法會議屢次流會。其故又由於國會中分子複雜。無責任心者甚夥。熱心憲法者。慙焉憂之。以國家擾攘十年。國會三次集會。衆院任期本年屆滿。若憲法再不能產出。則無面目以對天下。乃共商一懲獎之法。以促成之。於是提案修改憲法會議規則。每次出席者。給出席費二十元。缺席者。扣歲費如之。請假須有議員五人證明。缺席十二次者。除名。并修改國會組織法。將憲法會議由兩院議員總數各三分之二之出席人數。改爲五分三。又四分之三之表決人數。改爲三分之二。此項出席費。由衆院議長吳景濂。參院前議長王家襄。及湯漪。褚輔成等。就商於黎大總統。黎卽慨然允爲代籌。乃召國務總理張紹曾及財長劉恩源。交長吳毓麟。稅務督辦孫寶琦等。入府商議。後由孫寶琦商同總稅務司。由建築海關經費項下。撥借七十

萬兩。以三十萬兩作駐外使館經費。四十萬兩作制憲經費。此議成後。保方聞之。深滋不悅。以黎此舉爲示惠國會。有蟬聯總統意。遂決計逐之。而旬日來。議員中提案請開會解釋總統任期者。亦有數十起。乃由保派閣員內長高凌霄交長吳毓麟及派署財長張英華等。於閣議席上。提出以撥借此款。未經國務會議議決呈請。逕由大總統命令處分。有侵奪國務院權限之嫌。并因免崇文門稅關監督陶立職。以馮玉祥秘書薛篤弼繼任之命令。黎擱置未下。張紹曾內閣即以此二事爲題。引咎辭職。黎派員將辭呈送還慰留。而張已赴津。當張出京之前。保派原與約定。俟黎過走後。即迎張回京復職攝政。張固貪戀權位者。因有此約。且恃馮玉祥爲後援。始允辭職。孰知黎走後。張即爲保派所排。僅由內長高凌霄召集財海法交四部閣員。自行復職。由高領銜通電攝政。保派之居心狡狴。及張紹曾之爲其所騙。思之真堪發噓。余提此案。因黎出走之日。適衆院開常會。接黎決定出京之信。且云將先到衆院宣布出京理由。并送交大總統印信。由衆院保管。而候至三時。聞黎已搭車出京。當時即由吳景濂約集各政團重要分子。在休息室商議。余即發言。國家不幸復遭今次政變。現在總統出走。內閣辭職。一時尙未聞黎出走前已發下之三道命令。國家合法主權機關。只餘一國會。應請吳議長先與實力派接洽。若要國會出而維持政局。國會不得不一伸法紀。先提案查辦逼走總統之軍警。及賄買公民團包圍東廠胡同黎邸之人。時褚輔成湯漪林長民馬驥等均紛紛發言。僅決定於次日（十四日）開兩院談話會。商量辦法。至十四日開會。先已接黎由天津致電兩院辭職。并請依法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此電係王承斌擬就在天津車站扣留黎十餘小時脅其署名代發者）於是首由吳宗慈登台發言。即根據黎辭職電文。主張於十六日開兩院會合會解決此事。並謂此時不宜多有議論。須以快刀斬亂麻之手段行之。羣相鼓掌。呼請散會。褚輔成尙登台發言。謂亦須爲國家維持紀綱法律。將肇事之軍警。及逼走總統之人。由國會提案查辦等語。時議場人聲嘈雜。羣呼散會。吳議長亦不能維持秩序。遂亦宣告散會。余乃尾追吳至國務總理休息室。嚴詞詰伊。何不令褚君畢其詞。即宣告散會。吳以無法維持爲答。時各政團中堅人俱在座。吳即約往總統休息室。商議十六日會合會預備事件。余亦偕往。坐定。首由籍忠寅起言。謂不必由會合會准黎辭職。代人受過。只須

依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同時國會議員於三個月內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辦理甚覺圓到云。時林長民藍公武馬驥陳銘鑑賂繼漢等均相繼發言。大致均贊同籍之意見。唯主張於三月內總須先將憲法完成。方選總統。以符先憲後選之宗旨。余亦起而發言。略謂國會八百人中。心理可約分三派。（一）為熱心速選總統。對於憲法則不願其成功者。（二）為僅願制成憲法。對於選舉總統則甚消極者。（三）為憲法總統兩者俱要。唯必須貫徹其先憲後選之宗旨者。現在總須融和此三派心理。對於目前政變。有一正當處理。以保國會名譽。否則不唯名譽莫保。即國會人數。悉亦從茲瓦解。則憲法總統俱無產出之望云云。於是吳景濂起言。謂為融和余所言之三派人意見計。唯有決定先制憲法。後選總統。依總統選舉法。國會議員於三個月內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國會即可於此三個月期中。先將憲法制成。由七月算起至九月底。務將憲法全部三讀完成。至雙十節日上午公布憲法。下午選舉總統云云。在座者俱贊成吳說。復由王家襄起言。謂以後辦法雖已決定。唯十六日會合。須先預備一提案。待開會時方有頭緒。於是羣相商議。將標題寫出。「黎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副總統同時缺位。應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同時國會於三個月內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即公推王家襄為提案人。在座者俱連署。約有三十餘人。馬驥執此案要余連署。余終覺此案關係太大。難以下筆。乃語馬曰。斯事體大。容余再為考慮以拒之。散議後。吳景濂約往濟南春酒宴。余亦不辭。宴將終。見京津晚報。將黎出京前所發下之三道命令登出。余即執報示座客曰。看此三道命令。現內閣業已免職。黎未出京前。在職之時。所發命令。不能不認為有效。今日諸公議定之提案。恐須另行研究。以有此三道命令。問題逾形擴大。不能將此草草作為定案也。於此羣相駭愕。聚看此三道命令。不置一詞而散。十五日。民憲法同志會（余舊掛名該黨）開會討論王家襄等所提案。吳景濂主席。由馬驥報告提此案之經過。余即發言反對。略謂國會為最高立法機關。斷不可舞文玩法。將法律事實拋開不講。茲內閣業經黎大總統在京前命令免職。何可攝政。黎一年來既經國會承認其為大總統。則

伊在職時所發命令。何可認爲無効。國會兩遭解散。而能兩次恢復者。亦由法律神聖爲之保護。今直系軍閥嗾令內閣辭職。並屬動軍警賄買公民。逼走總統。總統逼走之前。已將內閣全體免職。乃總統出走後。以免職之內閣。擅敢自由復職。國家紀綱法律尙復何在。國會爲法律神聖機關。對此毀法亂紀之徒。不以法律繩之。反加以攝政之名。是國會與毀法亂紀之軍閥內閣同惡相濟。爲其玩弄之傀儡。殺人之機械。吾輩何面目以對天下後世。今惟有推翻現在自由復職之內閣。李根源既形格勢禁。不能出而代開。祇有認國家目前陷於無政府狀況。由國會選舉國政委員。組織國政委員會。代行國務院職權。攝行大總統職務。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以三個月爲期。國會在此三個月期中。先將憲法制成。然後選舉大總統。改組正式政府云云。言時詞頗激昂。張瑞貴起而駁余。謂黎所發下之三道命令。未經政府公報公布。手續形式俱未完備。不能認爲有効。余云現內閣自由復職。當然將其免職之命令攔壓。不使發表。此因非常事變而然。何可認爲無効。馬驥亦駁余。謂國政委員會。事實上殊難做到。是日呂復亦發言。大致謂此問題甚重大。明日會合會不可草率通過。主張不出席。以俟從長討論。馬驥趙世鈺羅家衡等。則主張出席。在座者紛紛議論。主張出席與不出席者約相當。吳乃起言。伊爲議長。開會時爲主席。今日不能將出席不出席付表決。若表決爲不出席多數。則伊勢不能遵守黨義云云。即宣告罷會。吳復約到會同人往別室談話。吳將去歲直奉戰後。擁黎復位之經過。重述一徧。末謂黎之爲人。外忠厚而內狡猾。此次政變。實由伊運動下次連任所釀出。國會不可以機關去殉個人。又謂護法數年。國會顛沛播遷。由粵而滇而蜀。到處俱託庇軍閥之下。現在國中軍閥。無論南北。俱是一邱之貉。伊此後生活。決不出燕京一步云云。在座者談話甚多。不能盡記。余復言。共將國會機關去殉個人。黎之爲人若何。可不必論。惟直系以此等強暴行爲逼之出走。吾輩非爲黎個人鳴不平。實因國家紀綱法律。不能不說幾句公道話。想一個正當辦法。爲國會顧全體面。吳聞之嘿然而罷。余出會後。復向各方探詢。聞主張次日不出席者頗多。乃歸寓草成此案。因褚君輔成等念餘人。於十四晚即已赴津。余次晨攜此案搭車赴津。私計此案必爲赴津同人所贊可。先要其連署後。又回京邀人連署。以此案作一調和京津兩方意見解決政局之方法。庶乎可行。且預計

日本兩院會合會必不能成。縱令成會。或亦不能將此重大案件輕易解決。而余抵津時。將此案與褚若等諸同人閱看。亦荷彼等贊同。孰知余是日赴津。而是日之會合會。本不足法定人數。而吳景濂馬驥等執法營私。開會時延長時間。人數仍不足。乃改開談話會。忽報稱人數已足。復改爲會合會。即由馬驥將王家襄等所提之案說明。并聲明自六月十三日後。黎大總統一切命令文電。不生效力。吳景濂即付表決。以在場過半人數起立通過。余等在津聞信。以爲軍閥毀法亂政。固是習與性成。而國會毀法助惡。實罪無可道。因將此案擱置未提。而余亦決意離京矣。嗚呼。吳景濂等以一念之私。始於非法會合。終於賄選。使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不克保其晚節。穢德腥聞。騰播宇內。吳等之罪。誠通於天矣。

十五 總統居津

黎元洪復位後。迭向國會辭職。并咨催解釋任期。終不爲直系所諒。必以暴力脅其退位。於是意態一變。持一依法而來。依法而去之宗旨。於出京之前。將張紹曾內閣全體免職。并任命李根源兼署國務總理。以爲政府遷移之準備。乃行抵楊村。卽爲王承斌劫車索印。羈禁車內。幾一晝夜。復逼令簽名發電。向國會辭職。總統職權交免職之內閣攝行。黎元洪憤極。於十四日晨回天津私宅後。卽發一通電云。元電計達。王承斌索印信。已在北京法國醫院取去。復派人持寒電三通。一致參衆院。一致國務院。一致全國。謂元洪因故出京。向國會辭職。交國務院執行職權。逼令簽名。否則羈禁車內。永不放行。兵隊密繞。凶惡異常。已迫簽發。此種被強迫之意思表示。依法決不生効力。當此政象險惡時。一身去就。關係過鉅。決不能率言辭職。卽去年補行辭職咨文。亦已備咨撤回。不能率強附會。作爲此次根據。如國會竟據此咨討論。

元洪決不承認。特此通告。又通告云。現在印被劫奪。所有北京發出之非法命令。概行無效。至十六日。參衆兩院開會。由議員馬驥等。提出大總統黎元洪。六月十三日離職出京。應即依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自六月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概不生效。黃陂於二十日致函兩院。及外交團。并通電全國云。有人假借國務院名義。擅發鈔日通電。內稱各節。語多謬妄。查元洪爲暴力所迫。認爲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乃於元日離京。參衆兩院。及公使團。均經函達有案。國境以內。隨地均可行使職權。即越境出遊各國。亦有先例。此次出京。何得謂爲離職。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係指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權。副總統同時缺位時而言。所謂因故之故。當然以本身自然之故障爲限。若謂脅迫元首爲法律所定因故之故。國會加以承認。是不啻獎勵叛亂。將來攘奪之惡例。至元洪由京移津。並非離職。更不得妄爲援引。且前總理張紹曾。前總長顧維鈞。高凌霨。張英華。李鼎新。程克。彭允彝。吳毓麟等。早經辭職。經於文日。由國務員李根源。依法副署命令。准免本兼各職。元晨蓋印。交印鑄局。發布在案。高凌霨等。既經免職。國務員資格業已喪失。尤不容任其假借。六月十三日上午。元洪尙在北京。所發命令。手續並無缺誤。國會依何法律。可以追加否認。即元洪出京以後。仍爲在職之大總統。所發命令。只須有國務員依法副署。自應一概有效。若夫個人文電。其無關政令者。更非國會所得干預。至六月十六日。兩院不根據法律。私開會。合其人數。及表決率。意爲之。尤爲不合。元洪遲暮之年。飽經凶變。新站之役。已拚一死。以謝國人。左輪朱殷。創痕當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宮。謂爲名則受謗。

多。謂。爲。利。則。辭。祿。久。權。輕。於。纖。忽。禍。重。於。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無。所。依。戀。徒。以。依。法。而。來。不。能。不。依。法。而。去。使。天。下。後。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斬。正。義。之。不。可。摧。殘。庶。怙。兵。干。紀。之。徒。有。所。監。而。不。敢。出。雖。糜。軀。碎。骨。亦。所。甘。心。國。會。若。以。元。洪。爲。有。罪。秉。良。心。以。判。之。依。約。法。以。裁。之。元。洪。豈。敢。不。服。若。舞。文。弄。法。附。合。暴。力。以。加。諸。無。拳。無。勇。之。元。首。是。國。會。先。自。絕。於。天。下。後。世。也。元。洪。雖。辱。決。不。承。認。自。今。以。往。元。洪。職。權。未。得。國。會。確。當。之。解。免。無。論。以。何。途。徑。選。舉。繼。任。概。爲。非。法。特。此。聲。明。又。補。任。唐。紹。儀。爲。國。務。總。理。未。到。任。以。前。暫。任。李。根。源。兼。署。

十六 吳爲禍首

中國政客不能自樹一幟。別開生面。標明宗旨。號召全國。與環境之惡魔戰。爲國家建百年不拔之基。謀長治久安之道。惟假借名義。依附軍閥。以爲攘奪利權及身富貴計。然電光石火。轉眼卽滅。而國家之禍亂隨之。洵可哀也。直系軍閥於十一年夏恢復法統。原爲曹錕謀選總統。主此謀之首要人物。厥爲衆院議長吳景濂。吳爲人不學無術。使氣逞強。六年因圖閣員不遂。與段祺瑞內閣不睦。致以參戰案之爭釀成護法之戰。國家擾攘垂六年。在南中護法仍遇事把持。意氣憤張。致西南內訌。護法解體。其他侵蝕國會。經費腦滿腸肥。猶餘事也。吳景濂自恢復法統後。卽以包辦曹錕大選爲己任。恆語人曰。無論如何。誓不再作亡命之想。遂日與直系要人蠅營狗苟。以徼私利。然其同派之褚輔成。白逾桓等。頗不慊其所爲。屢持異議。吳內部既受牽制。不得逕情直遂。乃一面與直系周旋。一面要素以鉅額黨費及自身組閣。

爲報酬。直系苦其條件過苛。日久不得要領。適參議院議長改選。乃以重金改助王家襄競爭。約定王當選後。卽爲召集開會。解釋黎元洪任期。並促成曹錕之總統。詎其同院議員楊永泰爲王勁敵。凡南下護法之議員多助楊抗王。相持逾半年。直系又不得逞其計。至是遂一變而取急進手段。意黎元洪逼走後。中樞無主。國會責任所在。不得不迫而選舉。而吳景濂勾結已久。一旦形勢變遷。自亦易於就範。故釀成政變之第一原因。實由吳景濂尸之也。迨內閣辭職。軍警逼宮。公民團包圍。當此危疑震撼之際。可以排大難者。舍國會莫由。而兩院議員八百餘人。發言盈廷。莫衷一是。吳爲議長。時參議院長王家襄解職後尙未選出繼任領袖羣倫。若吳能持大體。一面曉實力者以大義。中止其強暴行爲。一面卽依據議員提案。時附曹議員已提案三十餘起請開會解釋黃陂任期并組織總統選舉會發出議程。開會將黎元洪任期依法解釋。使廢立元首之權不至完全操諸武人。國家紀綱法律。尙有幾希。維繫吳爲効忠。曹氏及保全大局息事甯人計。俱當如此。乃吳於政潮發生後。卽袖手作壁上觀。不置一詞。彼時調停者亦以斯說進。吳嚴詞拒之。聞吳所以堅決至此者。則以受王承斌勸誘之故。先是王自劫車奪印之後。知爲國論所不容。萬一曹選不成。己身當負罪魁之責。異常惶恐。乃急遣其祕書長雲章入京求吳助。瀕行語雲曰。余與廉伯屬師生。汝與廉伯親爲中表。廉伯倘念夙誼。應卽召集兩院聯合會。解除黎元洪職務。另選如再徘徊。余二人與廉伯當斷絕一切關係。各行其是。廉伯所求者。國務總理耳。余以全力保其必得。吳聞之大悅。乃不顧一切以助之。於是遂有六月十六日之非法議決。是吳之誤國。并誤曹氏實利。令智昏誠百喙莫辯也。著者曾於六月九日往謁吳。語之曰。國會爲國家法律主

權機關當茲政潮。危及國本。君領袖我輩。何不發一言。畫一策。君縱不爲黃陂。計甯不爲國家。爲國會計乎。吳答云。余不爲黃陂幫忙。亦不爲曹錕幫忙。著者曰。君之此言。卽爲曹錕幫忙。然曹錕亦爲君所誤矣。相與不歡而罷。故今次政變。吳景濂實爲禍首。特表而出之。

十七 議員離京

自法統恢復。國民系議員。與直系原立於反對地位。因法統中斷。及總統繼續之爭。一年來。在議場中。時與吳景濂爲難。安福系議員。則自直皖戰後。與直系不能相容。此次直系以暴力脅走黎元洪。廢立總統之權。操諸武人。爲國家開此惡例。遂激動義憤。於十四日後。卽陸續出京。其他益友系。政學系之一部分。及良心派之議員。亦憤武人專橫。法紀掃地。加以十六日之非法會合。不特不能爲立國之紀綱。法律一伸正義。反附和暴力。助桀爲虐。尤覺俯仰天地。無以自容。故相率離京。江浩張繼王法勤王秉謙解樹強王立廷蔣曾煥沈惟賢章兆鴻汪律本蕭炳章湯漪童杭時盛邦彥許燊雷煥猷宋淵源董昆瀛彭介石周兆沅葉蘭彬韓玉辰高仲和周震鱗章士釗向乃祺唐支廈尹宏慶王樂平閻秉真王用賓續桐溪焦易堂鍾允諧謝持潘大道彭建標李茂之王鴻龐黃金聲楊永泰陳峻雲馬君武潘乃德呂志伊孫光廷趙仲張光煒周恭壽魯璉馮自由謝良牧呂復王葆真李永聲劉恩格李秉恕董耕雲楊振春劉振生汪秉忠凌鴻壽徐兆璋王紹鏊蔣鳳梧徐蘭墅姚文柵瞿啓甲沙彥楷茅祖權孟森董繼昌王汝圻陳士髦胡應庚張相文余棗唐理淮張敬文鄭衡之常恆芳凌毅陳光譜王恆邱珍郭同黃序鶴鄒繼龍張囑

謝越石歐陽沂金溶熙禱輔成杭辛齋張世植胡翔青張傳保盧鍾嶽孫世偉周繼灤沈椿年陳時夏田稔余名銓袁榮叟劉景晨趙舒洪國垣王宗堯鄭煥辰丁超五詹調元范熙壬汪曦鸞楊時傑張則川張大昕田桐阮毓崧吳崑白逾桓彭養光劉燮元鄭萬瞻時功玖羅上霓劉重鍾才宏覃振李執中張宏銓彭施滌艾慶鏞丁惟汾于洪起于恩波鄧天一丁騫劉峯一金燾劉奇瑤劉榮棠谷思慎劉盪訓焦子靜尙鎮圭高杞張樹森李爲綸黃雲鵬陳國璽李肇甫王安富張瑾雯盧仲琳張知競孔昭晟林伯和鄒魯黃元白王斧張鴻俠蒙民偉翟富文覃超張華瀾岳昌侯劉楚湘李臨陽湯用彬烏澤聲等發表離京宣言書云民國十二年。擾攘相仍。姦宄繼起。推言其故。舉曰無法。然約法早定於初元。同人迭會於南北。僅存之法。全等空文。制憲遠謨。垂成屢敗。是乃由於大有力者。非逕毀法以亂國。卽求散法以圖私。同人等忽東忽西。窮於避就。爲猶未覺。責咎已多。邇者六月十三日之變。益了然於政治。濁亂武夫。獷悍之區。無平情論政。澈底立法之餘地。以知立法救國。不過空談戡亂立法始成條貫。黎氏出走於其個人。本當別論。惟是軍人動干大位。宵小把持政權。一國首都化爲狐鼠豺狼。縱橫隳突之地。綱紀盡壞。廉恥無存。於天地果何以立。同人等蝨於其間。足一動而偵隨。舌一搖而賂至。武人干憲之電。朗誦於議堂。暮夜叩門之私言。於同輩。此而議憲所議果爲何事。此而大選所選又爲何人。午夜捫懷。甯不自愧。同人等本此微衷。敢爲露布。國會在北京。此時政情之下。其機關已陷於被圍狀況。其信用已瀕於破產地位。爰自六月十五日起。相率陸續離京。別謀建樹。凡當世所以詬病國會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何見教。無不

盧承。而黃陂出走後。北京謠傳蠶起。風聲鶴淚。有強迫國會。卽日選舉曹錕爲總統之言。而衆院門前亦有公民團發現。證以王承斌致吳毓麟高凌霨王毓芝等之簡電。其說亦不爲無因。其電文云。頃接吳巡閱使號電開。頃致大帥一電。文曰。自黎出京。連日所得各方面消息。漸趨緊迫。西南各省。不甘雌伏。伺隙而動。以北制北。彼翼倖收漁人之利。重以奉浙陰謀勾結。遠交近攻。藉題發揮。自爲意中之事。迭據京津報告。安福政學聯合。以重金收買議員南下。並召集各處軍隊。自鎮旅以上代表到滬。將組織聯合辦事處云云。證以蔡督佳亥代電所述。以觀湘軍進駐岳州。林虎請假規避。閩江形勢吃緊等說。蛛絲馬跡。可以概見。佩之愚慮。竊謂事已至此。應於最短期間。趕以法律手續。促成選舉。萬萬不可遷延稽遲。資敵以便利。以現值急轉直下之勢。總之我方若不捷足先登。咄嗟立辦。半月以外。恐擁段之聲。紛擾南北。屆時再圖補救。事已大難。而議員法定人數。尤不易言矣。應請我帥。間接授意京中軍警各機關。隨時勸慰各議員。無論何時。不得令一員出京。他行一週之內。迅定大選中樞。旣固便可以法定正統名義。號召中外。縱有一二反側大勢已定。當易銷除也。際茲千鈞一髮之秋。須取當機立斷之義。迫切陳詞。敬請鈞察等語。特此奉聞。請卽就近催促進行。是爲至盼等因。當此千鈞一髮之時。亟由兩院議員依法速辦大選。以維國本。至憲法不許成立。更有把握。敬請諸兄就近設法。妥速進行。庶大選早日觀成。藉以消除反側。至爲盼禱等語。於是兩院議員。恐在京爲直系所強迫。而拜金議員。又以直系進行大選。有每票五千元之條件。窺知此項大選賄賂。尙未實儲待發。恐僅有口惠實際受騙。天津方面。又有南下之五百元旅費。乃

紛紛出京。截至九月十五日。在天津領旅費者五百零二人。到上海領費者三百八十五人。

附關於議員離京之函電

(一)離京議員致兩院同人書

兩院同人公鑒。自國會成立時。逾十稔。政變起伏。國是擾攘。迄無甯歲。綜厥來因。或由於政策上之異同。或基於法律上之爭議。背道而馳。不相爲謀。究其失敗之績。觀其對抗之局。亂象所呈。亦自有其限度。當國家締造之初。民志未定。慮始爲難。大權在握。輕於一試。如是而已。斯固人類共同之弱點。不足爲吾歷史民族羞也。至若戴土匪之面目。倚流氓爲心膂。總統爲俘。國會爲質。橫行首部。盜竊名器。如今日者。則除臨城事件外。未肇亂若斯之甚者也。公等不察。或疑言之過甚。則曷不一詢此次政變經過之事實。以爲尙有行使職權之自由。則曷一考十三十六兩次談話會之成績。以爲憲法尙有宣布之一日。則曷不一誦催辦選舉不許制憲之各電。以爲可以懲辦罪魁。則曷不一思今日竊據國務院者。其人在法律之地位果居何等。以中國之大。四萬萬人之衆。其權是非衡利害皆不如公等所云云。公等其謂之何矣。同人等處此奇變。不得已而有移滬集會之議。所以爲保持議員人格計。亦卽所以爲保持國家人格計。匪直此也。凡我同人所負之重任。如完成憲法。選舉總統。今之所爲苟且求全而不可得者。皆不難次第行之。共和未改。則國會所擁護者之地位。柄若日星。固於金湯。苟有直接或間接障礙國會之自由者。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是知凡秉正義。悉爲坦途。何懼何疑。而不出此竊所未喻。論者以公等今日既處軍警積威之下。重以利誘之穢聞。貽國民羞。節敬五百。票價五千。點名發放。有如恩餉。存摺擔保。到期支付。諡爲豬仔。目爲降卒。擬諸金營之徽。欽。冀分項羽之杯羹。怨毒之中於人心極矣。故上海總商會。有根本否認國會之表示。同人等以爲此雖逆耳之忠言。尙非誅心之露布。假使奪位之徒。果欲以利誘者。則今次第二臨城之變。可以毋作。惟其無術點金。是以挺而走險。雖在貪夫。甯甘口惠。固知公等之智。決不出此也。尤有進者。昔春秋之義。別嫌明微。惟慧至顯。故能撥亂世而反之正。以其是非明而勸戒彰也。今世共和國家。無慮數十。其所由建國於不拔之基者。綱紀整飭。裁制森嚴爲之也。今日之事。不患倡亂者而悔禍之心。

而患求治者無戡亂之志。不患毀法者竊名器以自固。而患立法者媚權奸以求容。此則我兩院同人所宜猛省。抑亦全國人民所不能寬其監視者。十年患難之交。區區責善之意。惟我同人幸垂察焉。離京國會議員褚輔成湯漪焦易堂鄭萬瞻王用賓楊永泰烏澤聲覃振白逾桓王紹鑒黃雲鵬韓玉辰劉恩格等二百九十五人同啓

(二) 民黨議員

告別北京

直派年餘來。逐徐逐黎。佔據內閣。劫持議會。此種暴力舉動。非特政治罪魁。實亦道德魔障。故國民凡有血性者。莫不氣憤填膺。思與奮鬥。况民黨議員。向以護法爲職志。對此篡竊行爲。更屬忍無可忍。乃於日昨發出與北京告別之宣言。措詞異常憤激。茲錄其原文於後。有吾黨始有革命。有革命始有約法。有約法始有民國。誠以政治非絕對的問題。不有確然其信之根本條件。屹立於前。而一切糾紛。將永無斬截之決定。約法者。吾黨締造中華民國之根本條件也。袁之稱帝。張之復辟。皆圖破壞此根本條件。其事難。其罪著。故護國討逆。猶反手也。迄徐竊位。則不敢破壞此條件。復從而僞託之。其事疑。其罪伏。遂令護法之師。曠日持久。不克底績。甚矣非法之黠於毀法也。直派逐徐以來。嘗以法統重光。號於國中。願議員集會。總統復職。苟且權宜。不衷於正。紫朱並豔。雅鄭雜作。視彼非法。又似是而非者也。吾人亦曾以法律正統之論繩之。無如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國法錯亂。清議銷亡。吾人蓋早有去志矣。繼而思之。改革事業。千迴萬轉。幸達道岸。何恤委曲。放開正論。姑取通說。不得意於法律問題者。期慰情於政治問題。乃未幾而對於各省。或潛師襲取。或明令侵入。將以武力征服天下。又未幾而驅逐總統。佔據內閣。劫持議會。復以武力。僭竊中興。其武力之橫衝直撞。殆已透過似是而非之局面。而赤條條的入於無法矣。夫黎元洪之法律地位。固有問題。然公文來往。尊號稱呼。名之與器。詎宜輕假。去年之擁戴。是則此日之放逐。非僞圖篡弑。先試廢立。準古衡今。其何說耶。且六月十三日以前。與以後。無論法律的或事實的。吾人至少須認其有同一地位。願何以任用之。命令有效。而免職之命令無效乎。遯爾周公攝政。且問成王焉。往。居然百揆莅朝。而獨家宰無人。羣兒互貴。豎子噪功。抑何其可鄙耶。

乃所謂國會者。不能伸大義。擊權奸。斯已而已。而反懼於威武。仰其鼻息。以無法集會。爲無法決議。頌逼宮者。曰逼之合法。媚竊國者。曰竊之合法。恭草勸進之文。以悅新主。合上受禪之表。以襲逆迹。於虜武夫無法。猶可說也。議會無法。不可說也。吾人知相忍爲國義也。然亦知相忍禍國。迺大不義。吾人實不信無法之武力下。除阿附與脅從而外。尙有何政治生活的意趣之存在。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至是而吾人迺不得不與北京告別矣。抑吾人不過議會中一部分耳。十年來頻遭解散。備嘗艱苦。而始終不能剝蝕者。議會守正故也。顧矜全名。保持晚節。則在最後之今日。吾人以爲國民代表。非一姓臣奴。求蠶而假皇帝。環甲而推天子。篡漢代周。有力者自取之可也。而奚必文能美新。袖出禪詔。使士皆莽大夫。人盡陶承旨耶。且吏部同於市曹。刺史謚爲千金。諧價鬻官。前史恥之。諧價而鬻一國之元首。則屬創作。不知後史。又謂之何。是故以槍砲與賄賂。而攫取總統者。非特政治罪惡。實亦道德魔障。知幾宜不俟終日。君子焉可以貸取。是又屬望於全體議員者已。抑護法之與革命。亦有辨矣。護法必有違法者在。前。違法止。護法亦止。觀於法蘭西。墨西哥。曩者循環革命之無已時。吾人亦樂號召議員。憑藉國會。再做不徹底的護法。然若見金夫不有躬。而甘於失節。求榮者居多數。則吾人救國事大。遽能死於法下。在法律下。得不到救國之路。只有超越法律以上而求之。卽不得護法。只好革命。辛亥革命。依據何法。革命軍中。何須議會。又何不可並議會之命而革除之。清政府卽與諮政院俱亡。又孰以爲過也。雖然偏激之論。豈得已哉。民黨議員倚裝白。時則十二年七月十日也。

(三) 離京議員

敬告兩院同人書

▲約以三事

兩院同仁公鑒。自六月十三日發生政變後。國人痛紀綱之掃地。法律之蕩然。普天共憤。溥海同仇。凡有血氣者。當無不披髮纓冠。投袂而起。我兩院同仁。受全國四百兆人民付託之重。際茲大盜移國之頃。尤應義無返顧。計不旋踵。爲國家正名分。飭紀綱。守法律。扶危戴

亂申罪致討。昔趙穿弑君。趙盾爲相未討賊。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共和國家。雖異專制。總統地位。雖異君主。黃陂功罪。雖無定論。然世界人類所恃以維繫於不敝者。卽在各守其分際。而不相侵越。今直系軍閥因攘奪大位。不惜裂毀冠冕。驅逐元首。若我兩院同人。忍辱含垢。甘受其威脅利誘。使得僞託法律正統之名以行。則國人之申討史筆之誅伐。恐不在直系而在國會矣。茲者兩院同人。次第南下。證以旬餘來離京之人數。及憲法會議之七次流會。彼欲僞託法律正統之名以行者。至今殆已絕望。惟同人等更有進者。民國肇基。十有二載。禍亂相循。如環無端。同人等南北奔馳。顛沛播遷。今三次集會北京。原期制成憲法。藉以謀統一而奠國家。昊天不吊。丁茲大難。首都之地。已爲強暴恣睢毀法亂紀之徒所竊據。同人等護法戡亂。責無諉卸。不得不相率離京。移滬集會。特再以三事敬告同人。

一彼毀法亂紀者。欲僞託法律正統之計畫。旣不能售。則必出以非常之手段。冀我同人。勿一誤再誤。再陷於非法。

二同人等以北京首都之地。不能自由行使職權。故移滬集會。冀我同人聯翩戾止。俾足憲法會議人數。以成未竟大業。勿再保留一部分在京。致負破壞憲法之罪。

三國家分崩離斷。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所持以未分裂而謀統一者。惟此國會耳。冀我同人。勿再違意氣。而分黨見。使國會亦成一分裂

對抗之局。愈陷國家於不可收拾之境。劉楚湘 彭養光 王紹琴 鐘才宏 烏澤聲 高仲和 鄭萬瞻 黃雲鵬 唐理淮

劉恩格 劉振生 遠長增 湯用彬 袁榮姿 陳光譜 白逾桓 張華潤 同啓

(四) 廣西議員

致兩院同人書

廣西國會議員昨已聯翩南下。臨行致書於兩院同人。聊作臨歧話別。其原函如下

兩院留京同人均鑒。弟等行矣。夫弟等桂人也。前者護國護法兩役。敵省隨諸同人。後不惜重大之犧牲者。果何爲哉。爭人格耳。爭法律耳。不謂日月重光。甫經一載。而風雲陡變。肆逞強權。用是聯袂南旋。聊作臨歧話別。專此敬頌公綏。蒙民偉。覃超。陳峻。雲張。鴻侯。墨富。文

同啟七月六日

(五)廣西議員

致該省各法團電

自六月十三日北京軍警流氓逼走黎總統後。仍以金錢收買議員。進行大選。民偉等忍無可忍。相率辭旋。蓋吾桂於上年護國護法兩役。不惜重大之犧牲者。果何爲哉。爭人格耳。爭法律耳。不謂日月重光。甫經一載。而風雲陡變。肆逞強權。民偉等斬佞深恨。無刀誅奸。空嗟有舌。留茲面目。歸見父老於江東。重話桑麻。笑指豺狼於燕北。謹此電達。伏惟鑒原。蒙民偉覃超陳峻。雲張鴻。侯豐。富文印。

(六)褚輔成等之鄭重聲明

各報館均鑒。本日查見直隸省長王承斌致吳毓麟高凌霨王毓芝等簡電一件。文曰。頃接吳巡閱使號電。開致大帥一電。文曰。(已見各報從略)特此奉聞。請卽就近督促進行。是爲深盼等因。當此千鈞一髮之時。亟應由兩院議員依法速辦大選。以維國本。至憲法不許成立。更有把握。請諸兄就近設法。妥速進行。庶大選早日觀成。藉以消除反側。至爲禱盼。王承斌簡等因。查此次暴迫元首。主使有人。司馬之心。路人皆見。茲閱前電。益駭聽聞。夫人民自由。載在約法。議員保障世界通詮。乃竟欲授意軍警。監視行動。甘犯脅迫。毫無顧忌。將來或藉公民之名。或假保衛之義。包圍議會。強架議員。暴力橫行。盜名竊國。極其所至。何事不爲。凡有血氣之倫。安忍強暴之辱。尤可駭者。憲法未成。舉國渴望。王承斌等竟謂不許成立。荒謬絕倫。令人髮指。同人等久窺隱謀。早圖防衛。冀存國家之正統。並保個人之自由。區區寸丹。天日共矢。茲復鄭重聲明。倘北京發生監視議員強迫選舉情事。依法當然無效。論罪且有攸歸。特布中外。咸使聞知。褚輔成。焦易堂。章士釗。鄭萬膽。沙彥楷。卞克莊。丁惟汾等二百八十三人同叩。漾。再此電在津被阻。專員來滬補發。合併聲明。

(七)離京議員通電

(一) (銜略)頃聞高凌霨王毓芝等包辦大選。除強迫手段而外。並用利誘方法。現擬備空頭銀號存摺多分。一面交付在京各議員。一面

令各議員納質圖章一顆、俟總統選出、取還圖章、再行發給現款云云、公然交易、已駭聽聞、詐虞存心、尤爲可哂、似此以猪仔待、稍有羞惡、誰肯俯從、固屬心勞日拙、不值一談、而議會前途、何堪設想、民國十二年來、政象雖常變動、而敗政航法、從無如此之甚者、既暴迫元首出京、又欲穢亂選舉、在彼等虛懸芳餌、得魚仍可忘筌、即使弄假成真、補瘡何恤割肉、由前之說、正如登徒挑姦、女方其未從、何妨餌以釵釧、由後之說、譬如劇盜賄買官吏、但求倖脫、不惜資以重金、同人等奔走十年、全名不易、於此鬻身從僞、晚節不終、清夜捫心、何以自况、何去何從、諒必熟審矣、或曰此蓮文、百物翔貴、矧於人類、實長萬雲、比年舞妓歌伶、動價千鎰、民選議員、例數百萬、億民代表、詎估千金、必曰嚮身、未免厚誣賢者、流連京國、殆有故焉、然謂委曲以冀憲法之成、歟、則與虎謀皮、早知不可、圖窮七見、今更何詞、謂諸公別有用意、則吾豈敢、謂諸公見不及此、未免相輕、欲觀大憲之成、須擇自由之地、否則適楚北轅、必得其反、謂愛惜現在機關、不忍遽去、歟、大盜竊國、並竊聖智、職權不能行使、機關徒被利用、急應改圖、又何戀焉、甘爲與台、則又何說、欲保國會之尊嚴、必爭議員之自由、羣謀遷地集會、正爲保存機關、聯袂離京、旬日集事、當機立斷、何嫌何疑、或故身投虎穴、不畏強梁、則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殺身爲輕、國事爲重、見機而作、不俟終朝、諸公明達、豈容多贅、而諸公徇歧路、果何故哉、方今國家財政、羅掘已盡、學校停課、官署罷工、皇皇首都、成何景象、而軍警欠餉、動逾數月、飢寒交迫、隱患方長、即以議員論、積欠歲費、又及半年、當局之人、果有財力、何不解燃眉之急、餓支正當之歲俸、果無財力、則陰逞籠絡之術、徒敗議員之名而已、在彼因翊戴之功、不惜倒行逆施、而爲議員計、意外之財、未可必得、得之未必久享、何者、比年以來、上下交困、農愁於野、商嘆於市、即以京畿一隅而論、欲求半月之俸、以贍事蓄、數元之餉、以救飢寒、而不可得者、比比皆是、議員號稱人民代表、不能爲民請命、反思利用人民所授之投票權、假手軍閥、以侵剝人民之骨血、鼎鑪有耳、民具爾瞻、語云、多藏厚亡、衆怒難犯、不爲國事計、甯不爲身家計乎、易曰、見金夫、不有躬、諸公豈其然哉、所望惠然肯來、共策善計、國家幸甚、同仁幸甚、臨風翹首、不盡欲言、褚輔成、劉恩格、湯漪、烏澤聲、劉振生、邢克莊、鄭萬瞻、王用賓、焦易堂、白逾桓、彭養光、沙彥楷等二百九十五人叩

(八) 彭養光

癸亥政變紀略 議員離京

宣告曹錕罪狀

各報館暨全國父老昆季諸姊妹均鑒。選舉以民意爲準。豈不容察向背。企圖稱尊。總統爲國命所託。倘或疎於懲懲。覆轍可畏。曹錕反叛民國。罪惡昭著。近復挾持武力。倒行逆施。對於一國元首。篡逐監禁。爲所欲爲。似此犯上作亂。甯堪表率羣倫。請將曹錕叛國事蹟。昭昭在人耳目者。臚陳於后。幸國人一垂察焉。曹錕本市井無賴。不識之無。以善伺主意。爲袁世凱廝。辛亥革命。國人一致傾向共和。獨効忠清廷。表示反對。於停戰期內。驅迫山西革命軍於雁門關外。師行所至。村落爲墟。罪一。壬子正月十二。旅京百民。因革命成功。舉行提燈慶祝大會。遊行街市。亘十餘里。錕班師回京。目覩盛舉。羞慚憤嫉。嗾其直轄軍第三鎮。燒槍北京。火光燭天。槍聲徹夜。損失至數百萬。繁盛街市。化爲灰燼。使館客軍分段保衛。貽國際上莫大恥辱。罪二。袁氏圖謀帝制。北洋諸將。若輩如段祺瑞之消極抵制。其爲害民國。或不至若斯之烈。乃錕對於洪憲發生。不惟無消極反對表示。且親率袁家軍。出兵四川。抗西南討逆之師。爲洪憲功狗。實民國元兇。罪三。民六府院勃谿。非無調解方法。錕心懷叵測。結合倪嗣冲。組織督軍團。陳兵畿輔。篡逐國會。法統中斷。貽禍迄今。罪四。督軍團連兵不解。畿輔震驚。錕照預定逆謀。電邀張勳來京。陽託調解。陰行復辟。民國再蕩。首郡淪陷。罪五。段祺瑞早燭錕奸。誓師馬廠。召錕來會。錕膝行股慄。暫寢逆謀。乃復辟之嫌疑未泯。非分之欲望無厭。巡閱頭銜方膺。副座野心又熾。段鄙其爲人。靳而不予。遂懷快快。即此一念之貪。竟釀分裂之禍。罪六。民六解散國會。錕實首惡。南中倡義護法。錕不自請罷斥。猶復傾河朔之衆。敵仁義之師。符堅犯晉。覆敗而還。罪七。當督軍團叛亂之時。錕藉口軍餉。強擄中國銀行現幣三十萬元。以十二萬置曹家花園。餘盡飽私囊。釀成兵變。燬掠萬家。罪八。我國以禮教立國。雖政治極爲俶擾。而人心風俗。猶得稍資維繫。直皖戰役以還。友誼師道。掃地無餘。犯上作亂之事。日有所聞。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罪九。軍人干政。爲立憲國家所不許。梁士詒組織內閣。錕越權干涉。釀成直奉戰爭。尸骸遍野。死亡枕藉。幾輔人民。再歷浩劫。罪十。直奉戰後。錕內各神明。外慚清議。宣言不干朝政。然每屆組閣。某也交。通某也財。政稍不如意。動卽威嚇。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錕僅資虛聲以懾政府。乃祖權奸。饒有遜色。罪十一。鄂人憤王占元之暴虐。操戈逐王。義師竄起。錕以爲有機可乘。長驅虎狼之師。冀收

鷸蚌之利。而又懼功之不能速成。掘毀金口隄防。使瀕江二十餘縣。生命財產。立時付諸洪濤。事起倉猝。無法逃辟。生者哀號於枝頭。屍頂死者浮沉於巨浪橫流。災民腐集數千。遙拜呼救。復以爲自治軍大隊之集合。開砲轟擊。靡有噍類。事實悲慘。不忍卒述。罪十二。鄂省比年以來。水旱兵災。民力殫盡。錕割據搜刮。極爲慘酷。巧立名目。加增賦稅。該省田賦借征。至民國十五年。以前欠逋。不問有無田產。按丁追賠。勒索兵餉。無人幸免。官耶匪耶。殊不忍言。罪十三。錕不惟對於鄂省征服地如此貪婪。即各省賦稅鐵路。在錕勢力範圍內者。莫不任意截留。悉飽私囊。彼既絕中央收入之源。使國家政務。首都秩序。已至不能維持。而索餉代表。則又無日不叫囂於財政部之門。夫以錕如是貪橫。內而勒索政府。外而剝削民間。宜乎兵無欠餉。吏無欠薪。而尅扣兵餉如故。而拖欠薪俸。如故所增加者。錕個人不可億計之私產耳。直軍以欠餉譁變者屢矣。其實銀索取於中央地方者。悉爲錕所尅扣。以致軍隊一經譁變。中央地方又蒙極大損失。貪婪禍國。罪十四。歐美選舉總統。其競爭方法。在開會演說。發表政見。錕一目不識丁之武夫。不知政見爲何物。惟努力於金錢之預備。直魯豫晉蘇皖贛鄂及三特別區。分甲乙丙三等攤派。其數目則百萬二百萬三百萬不等。或增苛稅。或種鴉片。輿論指責。民怨沸騰。罪十五。錕巡閱直魯豫三省。任大責重。乃臨城爲直轄地。竟發生嘯聚數年結黨數千。該人聽聞之劫車案。素餐尸位。杳兀無能。罪十六。軍人非免役六月後。不得爲總統選舉之競爭。歐美先例。限制萎靡。錕手握重兵。何求不得。將來總統帝王。爲所欲爲。罪十七。錕垂涎總統情不自禁。胆敢收買流氓。冒充公民團。包圍元首邸宅。驅逐燒殺。昌言不諱。元首電告。置若罔聞。趙盾殺君。責有專屬。罪十八。元首既受迫出京。錕復嗾使王承斌楊以德。率領軍隊二千人。要截於京津道上。不令下車。親屬省視。禁止謁見。並斷絕飲食。擅行監禁。至一晝夜之久。罪十九。總之錕爲惡之多。偕行星而比數。流毒之遠。隨海水以俱長。倘國人不容。一任其金錢武力之成功。錕一旦沐猴而冠。重感蚊蟲負山之痛。無法以善其後。而與錕所接近同臭味者。類皆復辟黨人。腐敗官僚。錕即不自動復辟。亦殊不能自持。况綜核錕生平事跡。始終反對民國。直可謂民國之罪人。瞻念前途。可爲寒心。總統爲國民代表。吾人反對曹錕。爲共和爭存亡。即爲國民爭人格。世亂時危。颺魅橫行。事先制止。尙易爲力。涕泣陳詞。不知所云。謹此露布。統希鑒察。彭養光真。

(九)南下議員宣布曹錕罪狀

▲列舉禍國殃民八大罪

▲請國民共起討賊戡亂

全國國民公鑒。民國肇建。十有二稔。變亂相尋。迄無甯歲。吾民陷於水深火熱中。幾不克自拔。推原禍始。則軍閥之頑強。與官僚之險毒。狼狽爲奸。階之厲也。顧軍閥爲官僚之奧援。官僚爲軍閥之傀儡。若能剷除軍閥。則官僚亦易消滅耳。今國內軍閥之最強暴者。直系也。而直系之渠魁。則曹錕也。曹錕率其醜類。據地十餘省。擁兵二十餘萬。日惟沈酣於北洋正統武力萬能之迷夢。不惜倒行逆施。與民國爲敵。近更謀以威脅利誘。竊奪大位。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同人受國民選舉。置身最高立法之府。不忍以全國行政首長之重任。付託於元惡大憝。以重國民之禍亂。乃毅然南來。欲伸大義於天下。特揭曹錕禍國殃民之罪。昭告於全國父老兄弟諸姊妹之前。願國人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共起而討國賊焉。自武漢首義。各省從風。民國政府成立於南京。及清帝退位。民國統一。臨時大總統孫文辭職。袁世凱被選繼任。乃別蓄異謀。不願南來就職。曹錕時任第三師師長。教唆兵變。蹂躪京津。禍甚于庚子拳匪之亂。袁氏遂藉口維持地方治安。效社鼠城狐。盤據數百年首惡之區。種後日帝制自爲之禍。此曹錕禍國殃民之罪一也。及袁世凱買凶毀宋。違法借債。薄海同情。贛甯獨立。袁氏恃其金錢武力。倖勝一時。稱帝野心。遂愈潛滋暗長。顧民岳可異。逆謀未發。曹錕身任軍職。不避干政之嫌。惟希逢惡之寵。自稱直省代表。假託民意。請願帝制。促成袁氏叛國。改元洪憲之鉅變。此曹錕禍國殃民之罪二也。洎乎雲南起義。擁護共和。川黔響應。舉國震動。曹錕受袁僞命。率兵入川。抵抗義軍。幸滇川黔軍隊均義勇善戰。而曹錕之軍隊。則惟事奸淫搶掠。至臨陣潰逃。屢戰屢北。甘爲桀犬。枉作囚人。此曹錕禍國殃民之罪三也。迨袁世凱自斃。黎元洪繼位。曹錕以叛人之黨。敗軍之將。謬膺濫賞。擢任直隸督軍。自宜效忠民國。力蓋前愆。乃復梟獍居心。豹狼成性。入京示威。通電干憲。督團叛亂。逼京邑而弄兵。張勳復辟。稱奴臣。惟恐後。致國會被非法解散。民國幾斬然中絕。此曹錕禍國殃民之罪四也。至國會移粵集會。西南護法興師。義聲所播。國人景從。而曹錕仍挾持武力。命吳佩孚率隊侵湘。飲馬洞庭。屯兵衡嶽。以倒戈攻北之詭詞。驅護法政府之鉅款。後復背信滅義。北向邀功。此曹錕禍國殃民之罪五。

也。若夫兵凶戰危。古有明訓。必不得已而用兵。亦宜純以衛國救民爲主旨。乃直系之與皖戰與奉戰。雖陽假救國之美名。實爲爭政權奪地盤之私圖。黨同伐異。日尋干戈。以暴易暴。暴愈滋甚。致使直魯豫陝數省赤地千里。十室九空。膏血流河。川尸骨積原野。此曹錕禍國殃民之罪六也。又粵蜀黔湘。均屬西南護法省分。在全國未統一時。自宜保境安民。不相侵越。乃曹錕與吳佩孚等復時謀乘機入據。贖武窮兵。招納各省叛將。授以僞命。資以金錢。助以械彈。利用虎狼之惡。藉收漁人之利。致各省兄弟鬩牆。同室操戈。內訌不已。民困愈深。此曹錕禍國殃民之罪七也。尤有甚者。民國大總統對內爲全國行政首長。對外代表國家。非依憲法規定之大總統選舉會。無權黜陟。乃曹錕及其私黨。恣作威福。任意廢置。狐埋狐搨。有類博奕。招來揮去。直同兒戲。而其走狗高凌霨吳毓麟輩。以曾經免職之閣員。妄稱攝政。私相授受。日惟謀以賣國之鉅贖。爲賄買選票代價。近更聞有欲以武力壓迫異己。奪取總統之凶謀。小人爲惡。肆無忌憚。此曹錕禍國殃民之罪八也。以上八端。惟舉其犖犖大者。餘如摧殘鄂省自治。則決江堤蕩民居。激成京洛工潮。則駛機車屠人命。縱容土匪。則臨城劫客車。外僑並受其害。擾亂幣制。則中行通用票。五省成被其殃。破壞憲法會議。則前後通電。自相矛盾。禁阻外交後援。則紳商愛國。反令捕拿。綜其罪狀。罄竹難書。要之曹錕及直系之暴厲恣睢。無惡不作。實由彼自認曹錕長子之吳佩孚。所誇詡爲北洋正統之謬想。深印於彼等腐舊之腦經中。而執迷不悟。頑梗不化。故生心害政。發政害事。拂國民之好惡。逆世界之潮流。今因多行不義。罪惡貫盈。不戢自焚。陰謀暴露。日暮途窮。反欲竊號自娛。而毫無悔禍自新之誠意。同人爲國家存正義。爲國會保尊嚴。爲個人全人格。爲國民作先鋒。願我邦人君子。懲前毖後。義憤同伸。爲國保障。去彼凶殘。共立於討賊勸亂之義旗下。爲最後之決戰。有民國決不容有北洋正統之曹錕。有北洋正統之曹錕。則民國必至名存而實亡。甚或並其名而亡之。爲五族造幸福。抑爲一姓作家奴。愛國男兒。當知所擇。特此電聞。以當露布。衆議院議員褚輔成參議院議員潘大道等五百三十二人同叩。

移滬國會議員來去一覽表

移滬國會議員來去一覽表

參議院議員來去一覽表

| 省區 | 領費離京者 | 返京投票者 | 未參加賄選者 |
|-----|-------|-------|--------|
| 直隸 | 江浩 | 江浩 | 王法勤 |
| 奉天 | 王法勤 | 王法勤 | 張繼 |
| | 李廣濂 | 李廣濂 | 張繼 |
| | 張繼 | 張繼 | 張繼 |
| | 臧景祺 | 臧景祺 | 臧景祺 |
| | 楊渡 | 楊渡 | 楊渡 |
| | 謝書林 | 謝書林 | 謝書林 |
| | 王秉謙 | 王秉謙 | 王秉謙 |
| | 龔玉銀 | 龔玉銀 | 龔玉銀 |
| | 楊顯青 | 楊顯青 | 楊顯青 |
| | 趙連琪 | 趙連琪 | 趙連琪 |
| 吉林 | 楊繩祖 | 楊繩祖 | 楊繩祖 |
| | 關長慶 | 關長慶 | 關長慶 |
| 省區 | 領費離京者 | 返京投票者 | 未參加賄選者 |
| 黑龍江 | 王洪身 | 王洪身 | 王洪身 |
| | 吳子青 | 吳子青 | 吳子青 |
| | 遼長增 | 遼長增 | 遼長增 |
| | 劉哲 | 劉哲 | 劉哲 |
| | 高家驥 | 高家驥 | 高家驥 |
| | 戰滌塵 | 戰滌塵 | 戰滌塵 |
| | 趙仲仁 | 趙仲仁 | 趙仲仁 |
| | 楊國瑞 | 楊國瑞 | 楊國瑞 |
| 江蘇 | 解樹強 | 解樹強 | 解樹強 |
| | 秦錫圭 | 秦錫圭 | 秦錫圭 |
| | 王立廷 | 王立廷 | 王立廷 |
| | 沈惟賢 | 沈惟賢 | 沈惟賢 |
| | 丁文瑩 | 丁文瑩 | 丁文瑩 |
| | 蔣曾煥 | 蔣曾煥 | 蔣曾煥 |

安徽

潘承鐸

楊擇

章兆鴻

張我華

桂殿華

汪律本

李靖國

張雲翼

湯漪

鄒樹聲

劉濂

符鼎升

蔡復靈

蕭輝錦

毛玉麟

蕭炳章

浙江

童杭時

辛亥政變紀略

移滬國會議員來去一覽

楊擇

章兆鴻

張我華

汪律本

李靖國

張雲翼

湯漪

鄒樹聲

劉濂

蔡復靈

蕭輝錦

毛玉麟

蕭炳章

童杭時

福建

許彙

金兆模

鄭際平

張復元

沈鈞儒

盛邦彥

雷煥猷

陳祖烈

劉映奎

宋淵源

陳之麟

韓玉辰

董昆瀛

牟鴻助

高仲和

彭介石

張漢

許彙

金兆模

鄭際平

張復元

沈鈞儒

盛邦彥

雷煥猷

陳祖烈

劉映奎

宋淵源

陳之麟

韓玉辰

董昆瀛

牟鴻助

高仲和

彭介石

張漢

癸亥政變紀略 移滬國會議員來去一覽表

| 省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
| 湖南 | 周兆沅 | 周兆沅 | 楊允升 |
| | 廖輔仁 | 廖輔仁 | 張端已 |
| | 葉蘭彬 | 葉蘭彬 | 王用賓 |
| | 周震鱗 | 周震鱗 | 閻秉真 |
| | 盛時 | 盛時 投票與否 尙待查 | 續桐溪 |
| | 唐支廈 | 唐支廈 | 寶應昌 |
| | 田永正 | 田永正 | 焦易堂 |
| | 向乃祺 | 向乃祺 | 岳雲韜 |
| | 彭邦棟 | 彭邦棟 | 鍾允諧 |
| | 章士釗 | 章士釗 | 楊逢盛 |
| | 席業 | 席業 | 魏鴻翼 |
| | 曾繼吾 | 曾繼吾 | 梁登瀛 |
| 山東 | 尹宏慶 | 尹宏慶 | 范振緒 |
| | 徐寶田 | 徐寶田 | 姜繼 |
| | 王樂平 | 王樂平 | 趙守愚 |
| | 張漢章 | 張漢章 | 何海濤 |
| 河南 | 毛印相 | 毛印相 | 那德昭 |
| | | | 那德昭 |
| | | | 何海濤 |
| | | | 鍾允諧 |
| | | | 楊逢盛 |
| | | | 魏鴻翼 |
| | | | 梁登瀛 |
| | | | 范振緒 |
| | | | 姜繼 |
| | | | 趙守愚 |
| | | | 何海濤 |
| | | | 那德昭 |
| | | | 那德昭 |
| | | | 何海濤 |
| | | | 鍾允諧 |
| | | | 楊逢盛 |
| | | | 魏鴻翼 |
| | | | 梁登瀛 |
| | | | 范振緒 |
| | | | 姜繼 |
| | | | 趙守愚 |
| | | | 何海濤 |
| | | | 那德昭 |
| | | | 那德昭 |
| | | | 何海濤 |

閻光耀 閻光耀

劉鶴佺 劉鶴佺

徐萬清 徐萬清

師敬先 師敬先

孔昭鳳 孔昭鳳

李瀾 李瀾

王猷 王猷

趙時欽 趙時欽

謝持 謝持

潘江 潘江

楊庶堪 楊庶堪

楊肇錫 楊肇錫

潘大道 潘大道

李英銓 李英銓

黃錫銓 黃錫銓

彭建標 彭建標

易仁善 易仁善

四川

廣東

癸亥政變紀略 移滬國會議員來去一覽表

李茂之 李茂之

李自芳 李自芳

王鴻胤 王鴻胤

黃金聲 黃金聲

胡漢民 胡漢民

楊永泰 楊永泰

郭椿森 郭椿森

黃紹侃 黃紹侃

劉錦才 劉錦才

馬君武 馬君武

陳峻雲 陳峻雲

雷殷 雷殷

潘乃德 潘乃德

李正陽 李正陽

呂志伊 呂志伊

李恩陽 李恩陽

孫光庭 孫光庭

廣西

雲南

貴州

何畏 何畏

周澤南 周澤南

趙仲 趙仲

張維鏞 張維鏞

張金鑑 張金鑑

吳作菱 吳作菱

張光煒 張光煒

周恭壽 周恭壽

湖南

訥謨圖 訥謨圖

車林端 車林端

佈霖 佈霖

壽明阿 壽明阿

博彥德勒 博彥德勒

王澤放 王澤放

胡鈞 胡鈞

華僑

陳壽如 陳壽如

李安陸 李安陸

其未領費及未投賄選票者八人

鄭宗榮 鄭宗榮

謝良牧 謝良牧

馮自由 馮自由

黃伯耀

浙江 王家襄 王正廷

福建 劉以芬 山東 丁佛言

政變即辭職回籍 雲南 李文治 張之霖

河南 楚緯經 貴州 黃元操

衆議院議員來去一覽表

省區 領費離京者 離京後復返京離京後未返京并參加賄選者 未參加賄選者

直隸 呂復 王葆真 呂復 王葆真

李永聲 李永聲

奉天 馮泮春 劉恩格 馮泮春 劉恩格

姜毓英 翁恩裕 姜毓英 翁恩裕

鹿鳴 張嗣良 鹿鳴 張嗣良

曾有翼 蔣宗周 曾有翼 蔣宗周

吉林

邢克莊劉興甲

邢克莊劉興甲

李秉恕仇玉斑

李秉恕仇玉斑

羅永慶

羅永慶

張雅南李膺恩

張雅南李膺恩

齊耀瑄董耕雲

齊耀瑄董耕雲

邢麟章范殿棟

邢麟章范殿棟

楊振春莫德惠

楊振春莫德惠

趙東藩

趙東藩

黑龍江

劉振生孟昭漢

劉振生孟昭漢

邵仲康傅航國

傅航國邵仲康

薛丹曦車席珍薛丹曦

車席珍

王文璞田美峯

田美峯王文璞

陶保晉方潛

方潛陶保晉

汪秉忠凌鴻壽

汪秉忠凌鴻壽

夏寅官董增儒夏寅官

董增儒

阮性言徐兆璋阮性言

徐兆璋

王紹鑿蔣鳳梧

王紹鑿蔣鳳梧

癸亥政變紀略

移滬國會議員來去一覽表

徐蘭聖桃文栢

徐蘭聖桃文栢

瞿啓甲高旭

高旭瞿啓甲

沙彥楷胡兆沂

胡兆沂沙彥楷

劉可均戴維藩劉可均戴維藩

茅祖權孟森

茅祖權孟森

陳義朱溥恩陳義

朱溥恩

董繼昌丁善慶

丁善慶董繼昌

祝光懋石銘

石銘祝光懋

王汝圻陳士髦

王汝圻陳士髦

胡應庚陳尙裔

陳尙裔胡應庚

張相文王茂材

王茂材張相文

何雯賀廷桂何雯賀廷桂

余窠唐理淮

余窠唐理淮

張敬文鄭衡之

張敬文鄭衡之

李振鈞常恆芳李振鈞

常恆芳

凌毅譚啓桂

凌毅譚啓桂

楊士聰吳日法

吳日法楊士聰

安徽

辛亥政變紀略 移滬國會議員來去一覽表

張振麟 陳光譜

王祖成 王源瀚

周學輝 彭昌福 周學煇

陳友青 王恆

王有蘭 曾幹楨 王有蘭 曾幹楨

邱珍 陳子斌 陳子斌 邱珍

賴慶暉 劉景烈 賴慶暉 劉景烈

汪汝梅 戴書雲 汪汝梅 戴書雲

郭同 黃攻素 郭同 黃攻素

程鐸 黃序 鳩程鐸 黃序 鳩

鄒繼龍 張嶧 鄒繼龍 張嶧

潘學海 謝越石 潘學海

盧元弼 吳宗慈 盧元弼 吳宗慈

鄧元 黃象熙 鄧元 黃象熙

歐陽沂 彭學浚 歐陽沂 彭學浚

周學宏 金溶熙 周學宏 金溶熙

褚輔成 杭辛齋 褚輔成 杭辛齋

陸昌煊 張世楨 陸昌煊 張世楨

胡翔青 張傳保 胡翔青 張傳保

王任化 金尙銑 王任化 金尙銑

盧鍾獄 孫世偉 盧鍾獄 孫世偉

周繼潔 沈椿年 周繼潔 沈椿年

姚桐豫 陳時夏 姚桐豫 陳時夏

韓 藩 田 稔 韓 藩 田 稔

陳燮樞 余名銓 陳燮樞 余名銓

丁儂宜 王烈 丁儂宜 王烈

袁榮安 邵瑞彭 袁榮安 邵瑞彭

陳煥章 張 浩 陳煥章 張 浩

傅師說 劉景晨 傅師說 劉景晨

趙舒 洪國垣 趙舒 洪國垣

徐象先 王宗堯 徐象先 王宗堯

杜師業 杜師業

董慶餘 歐陽鈞 董慶餘 歐陽鈞

鄭慎辰 朱騰芬 鄭慎辰 朱騰芬

福建

浙江

丁超五賴德嘉 賴德嘉丁超五

朱觀玄李堯年朱觀玄李堯年

楊山光林遜之 林遜之楊山光

楊士鵬連賢基楊士鵬連賢基

劉萬里詹調元劉萬里 詹調元

湖北

范熙壬汪嘯鸞 范熙壬汪嘯鸞

楊時傑覃壽公 楊時傑覃壽公

張則川張大昕 張則川張大昕

田桐阮毓崧 田桐阮毓崧

范鴻鈞陳邦燮范鴻鈞陳邦燮

吳崑白逾桓 吳崑白逾桓

彭養光劉燮元 彭養光劉燮元

廖宗北胡鄂公廖宗北 胡鄂公

鄭萬瞻時功玖 鄭萬瞻時功玖

袁麟閣杜樹勳袁麟閣杜樹勳

馮振驥 馮振驥

湖南

石潤金羅上寬 石潤金羅上寬

癸亥政變紀略 移滬國會議員來去一覽表

陳家鼎周大烈陳家鼎 周大烈

何弼虞羅永紹何弼虞羅永紹

魏肇文胡摯 魏肇文 胡摯

程崇信劉重 程崇信 劉重

鍾才宏覃振 鍾才宏覃振

周澤苞王恩博周澤苞王恩博

李執中張宏銓 李執中張宏銓

向元均彭施滌向元均 彭施滌

禹瀛 禹濟

周慶恩閻與可周慶恩閻與可

艾慶鏞胡鑫圭 胡鑫圭艾慶鏞

盛際光杜凱之盛際光杜凱之

丁惟汾于洪起 丁惟汾于洪起

于均生子恩波于均生 于恩波

鄧天一周廷弼 周廷弼鄧天一

賀昇平徐繩會賀昇平徐繩會

田增王傑田增王傑

山東

河南

癸亥政變紀略 移滬國會議員來去一覽表

丁篤 陳鴻疇 陳鴻疇 丁篤

孔慶愷 王廷弼 孔慶愷 王廷弼

杜濬 劉峯一 杜濬 劉峯一

耿春宴 李時燦 耿春宴 李時燦

張善與 張華祖 張善與 張華祖

王法岐 張嘉謀 王法岐 張嘉謀

金燾 李奎文 李奎文 金燾

方德九 劉奇瑤 方德九 劉奇瑤

王榮光 陳廷颺 王榮光 陳廷颺

劉榮棠 劉榮棠

郭生榮 冀鼎鉉 郭生榮 冀鼎鉉

谷思慎 羅黼 羅黼 谷思慎

張昇雲 鄭化國 張昇雲 鄭化國

侯元耀 石璜 侯元耀 石璜

李慶芳 劉志儉 李慶芳 劉志儉

景定成 劉盟訓 景定成 劉盟訓

賈鳴梧 賈鳴梧

陝西

焦子靜 趙烜 趙烜 焦子靜

楊詩浙 寇遐 楊詩浙 寇遐

尙鎮圭 閻琳 尙鎮圭 閻琳

王兆離 朱家訓 王兆離 朱家訓

任郁文 高杞 任郁文 高杞

姚守光 張樹森 姚守光 張樹森

裴廷藩 裴廷藩

李克明 丁佩毅 李克明 丁佩毅

張廷弼 魏郁文 張廷弼 魏郁文

文篤周繼 孚 文篤周繼 孚

李含荃 李永發 李含荃 李永發

楊增美 陳世祿 楊增美 陳世祿

袁炳煌 李式瑤 袁炳煌 李式瑤

羅潤業 張瑞 羅潤業 張瑞

李為綸 余芹生 李為綸 余芹生

張知競 劉澤龍 張知競 劉澤龍

劉緯 廖勁伯 劉緯 廖勁伯

新疆

四川

袁弼臣陳宗常袁弼臣陳宗常

黃雲鵬陳國璽

黃雲鵬陳國璽

孫鏡清古臺孫鏡清古臺

李肇甫王安富

李肇甫王安富

杜華張瑾變杜華

張瑾變

唐玠盧仲琳唐玠

盧仲琳

舒祖勳奉楷

奉楷

舒祖勳

余紹琴熊兆渭余紹琴熊兆渭

黃汝鑑楊肇基黃汝鑑楊肇基

廣東

黃明新陳垣黃明新陳垣

李清源馬小進李清源馬小進

黃霄九孔昭成黃九霄

孔昭成

黃汝瀛曾慶模黃汝瀛曾慶模

鄒魯郭寶慈

郭寶慈鄒魯

楊夢弼何銓詭楊夢弼何銓詭

林伯和黃元白

林伯和黃元白

陸祺許峭嵩

許峭嵩陸祺

癸亥政變紀略

移滬國會議員來去一覽表

廣西

林繩武林樹椿

林樹椿林繩武

王斧王欽宇

王欽宇王斧

程修魯張鴻俊程修魯

張鴻俊

陳太龍蒙民偉

陳太龍蒙民偉

梁昌誥覃超梁昌誥

覃超

翟富文凌飛

凌飛翟富文

李明陽角顯清

角顯清

李明陽

陳光勳陳祖基陳光勳陳祖基

萬鴻恩張華瀾萬鴻恩

張華瀾

岳昌侯劉炳蔚

劉炳蔚岳昌侯

劉楚湘趙誠

趙誠劉楚湘

曾昭斌符詩錄曾昭斌符詩錄

孫世杰劉尙衡孫世杰劉尙衡

克興額業喜海順

克興額業喜海順

張樹桐樂山張樹桐樂山

敬根太李芳敬根太李芳

蔡達生唐寶鏢

唐寶鏢蔡達生

蒙古

貴州

雲南

癸亥政變紀略 移滬國會議員來去一覽表

一〇〇

吳淵白 瑞

吳淵白 瑞

汪震東余司禮汪震東余司禮

湯用彬林長民

湯用彬林長民

西藏

霍椿森王 犬 霍椿森王 犬

張海若烏澤聲張海若

烏澤聲

十八 國會南遷

直系以暴力逼走黎元洪。發生政變後。國會中之國民系、安福系、益友系、政學系、及良心派之議員。以北京爲暴力所盤據。吳景濂等阿附軍閥。假神聖主權機關。爲萬惡策源之地。議員受人民付託。際茲政變。當然有一積極正當之辦法。於是。有國會南遷之議。以爲扶危戡亂。解決時局之進行。而浙江軍務督辦盧永祥。於六月廿三日。亦發一通電。歡迎國會議員南下制憲。其電文略云。共和國憲法。乃爲國本。元首猶是公僕。但使依法產生。則對人決無異議。惟默察近日趨勢。暴力愈益。張立法自由。橫被剝奪。卽如十六日之兩院會合。係由少數人談話。臨時矯造而成。致引起院內外嚴董之駁詰。以兩院人材之盛。立法經驗之宏。而竟有此滑稽舉動。其非諸公之本意。可以斷言。然神聖議會。日在政潮震撼之中。將來憲法污點。詎勝抓梳。夫國會制憲權。乃由辛亥革命而來。今日垂成之憲法。乃以十數年人民流血爲代價。設竟鹵莽遷就。等於欽定憲法。俾恬勢專政者。反資爲保障。甚或陰謀搆煽。力阻憲法成功。人民痛心失望。勢必激爲意外反動。則是諸公以弭革命而制憲。反以制憲而造革命。衡諸歷史公例。與政治因果之法則。決非預爲不祥之談。（中略）昨讀諸公宣言。主張遷地自由制憲。卓識宏願。海內景仰。在京

諸君與諸公同一志願者必居多數。雖形格勢禁。意志未盡發舒。而聲氣應求。終必趨於一軌。惟諸公爲國民謀百年福利。而任諸公置身危難。撥諸人類互助之義。竊有所不忍。國民既竭望良好憲法。義當爲諸公排除障礙。永祥職在軍旅。分屬國民。維護贊助之責。當與國民共之。息壤在此。敢有貳志等語。於是決定國會移滬制憲。推參議員章士釗、呂志伊、衆議員褚輔成、田桐四人。先到滬籌備。賃上海縣西城外湖北會館爲兩院議場。於七月十四日。行移滬集會式。兩院議員出席者約二百人。推年長之衆議員凌鴻壽爲主席。禮成由主席宣讀對內對外宣言。其對內宣言文云。國會成立以來。疊遭政變。同人忝爲民役。恆用疚心。每於困心衡慮之中。爲委曲求全之計。而其結果。乃有不忍爲國人道者。六月十三日之變。畿輔軍閥竊位亂國之罪。迹象彰彰。舉國共瞻。無待申述。同人既不敢以國憲爲人驅除。將大位奉之國賊。復念吾國爲禮讓名教之邦。同人俱受父兄師保之訓。又不敢稍越幾希之戒。而爲自鬻之謀。則今日南遷勢不容已。同人等此物此志。不約而同。茲謹於十四日下午二時。在上海舉行移滬集會式。一俟數及法定。卽行正式開會。行使職權。所有建國大計。自當順應國民心理。按切時勢要求。次第討論施行。同人等任職有年。國是未定。區區此心。愧對父老。惟此守法持正。差堪自信。邦人君子。尙共鑒諸。其對外宣言文云。中華民國以北京政變。內閣竊柄。已無政府。加之武夫橫行。威逼利誘。國會失其自由。同人爲保全機關之神聖。及保全個人之人格。計。決計南遷。現已到滬者已達三百人以上。其餘尙在京津。尅期待發。此皆守法持正之士。茲謹於十四日午後二時。在上海舉行集會式。俟足法定人數。卽行正式開會。行

使職權。經此集會。留京議員。陷於強暴。卽有議案。不生法律效力。北京武人。如有假借政府名義。與各國訂何項條約。磋商何種借款。吾國會概不承認。民國不幸。屢以政治問題。發生變亂。致煩各友邦之考慮。同人深爲不安。惟此次播遷。由於武人盜國。事出非常。義不容已。其中情節。各邦明達。諒所周知。謹此宣言。伏希鑒察。初法統恢復。擁黎元洪復位。撤消六年六月解散國會之非法命令。第一屆國會。遂於十一年八月一日開會。北京國民系議員。必欲繼續廣州憲法會議。於是法統之爭。政府爲調停計。乃設一政治善後討論會。以國務總理爲會長。其民國八年在廣州遞補之議員。到北京與民六議員爭出席者。任之爲會員。然爭仍未息。迨六月十三日政變。民八分子。亦多出京。國會南遷計定。議者恐北京急選總統。議員雖離京者多。或北京將民八分子。湊足法定人數。因是卽民八分子。亦一律招待南下。到滬後。已磋商妥協。民八分子不再爭出席。至是日集會。國民系議員凌越等。仍偕民八分子數十人到會。盡踞議席。且否認宣言中稱黎元洪爲總統之句。劉楚湘當以南下同。原爲折曹錕大選之台。而來而折曹錕大選之台。當然以北京國會民六分子爲主體。若國會移滬。卽改變旗幟。爲繼續廣州國會。則留京議員。卽有所藉口。不欲南下。如是南下同人。非爲反對曹錕大選。而實促成之。豈非與同人南下之宗旨刺謬。民八同人。戡亂討賊之宗旨。既屬一致。當茲大敵當前。國難方殷之際。希望爲國犧牲。勿爭此席。致誤國事。云云。南下議員多和劉說。彼此略有爭執而散。是後移滬國會。因此法統之爭。迭與凌越及民八分子。協商遷延。未決。內部漸有破裂。而北京吳景濂等。亦以上海開民八國會爲辭。煽阻欲南下之議員。而拜

金、議員亦惟利是圖。僅到天津、騙取旅費、復到滬、賺取月費、蹤跡飄忽、來往無定。至九月、北京以急轉直下之勢、實行賄買。且輦金來滬、運動議員北返。以是滬上之法定人數未足。而北京之選賄成矣。

附關於國會南遷之函電

(一) 湯漪論國會南遷後立法計劃書

兩院同人公鑒。此次法統告復。舉國喁喁之望。與夫同人間所以互相祈勉者。無他。制定憲法而已。曩者唐續議憲。經年之久。綜其成績。則草案依然草案。通過二讀者。僅僅一條文。而憲法會議流會者。十居八九。往事已矣。可勿深論。自曹錕及其部屬倡亂京畿。破壞法紀。毀滅廉恥。專以利誘威迫。為秉國競選之絕技。舉國憤慨。輿論沸騰。與衆共棄之日至矣。於是乎有國會南遷之役。然以現勢觀之。南下者固逾半數。而留京有待徘徊岐路者。亦大有人在。此誠國會最不幸之現象。國人之所同嘆也。然愚竊以為國會終必取一致之行動。且其行動必以多數之信仰為前提。而后能為今後解決時局唯一之中心者。果何說乎。一言以蔽之曰。協定辦法。全體南下而已。南下與留京不過遷地時期中之一名詞。絕對不能成為對抗之局勢。在南者至於過半數而止。固無完全行使職權之希望。在北者將永無成會之一日。而其發言權。能否為國民所承認。不免成為問題。事實如此。無可諱言。是在雙方之自覺而已。論者或疑今日京滬兩方。恐無妥協之可能性。其說非也。留京者以制憲為名。而未嘗以擁曹為幟。自始亂迄今。已逾兩月。間有為曹錕認直者乎。殆無有也。此中異同。在能制憲與不能制憲。而不在南下與不南下。彰彰明甚。此其可能者一。南下者為自由集會。為立法行動。既非護法事業。亦非革命運動。南下誠是矣。而其主要之目的。立法之事業。仍不外以制憲為第一要義。如是則留京同人根本上無所藉口。其有假制憲之名。行擁曹之實。效死勿去者。亦將內愧天良。外慚清議。中國雖大。無地自容。此其可能者二。雖然事固有自始占絕對之優勝。而其結果終歸失敗者。則人謀不臧為之也。使我同人殫精研慮。互相暗鬪。今日接洽南下。明日運動北歸。永墮輪迴。萬劫不復。曷若提出一種統系的計劃。具體的方案。公開討論。求多數之同情。與國人以共見。本共同之信仰。為一致之行動。蓋由彼則作偽日拙。而由此則一勞永逸。故

也。不此之務。則來日大難。亂且益甚。禍國之罪。其誰尸之。此愚所爲所夕惴惴者也。茲本前旨。謹就鄙見所及。臚舉南下後應議之案。鉤元擇要。依次論列。用爲未雨之綢繆。並資國民之覽觀。倘荷贊同。卽希分別署名。一致南下。共同提出。保持國會主動之地位。確定解決時局之方針。何幸如之。卽使所見不無異同。亦希另提新案。共相探討。但期大體克立。統系釐然。則內部無虞。分裂建設。自有本末。爲計之得。無逾此者。其亦我同人所樂聞歟。試列舉國會南遷後。所有重要提案。及其大體上之意見如左方。

第一 關於國會本身問題者

提案一 補足第三期常會延長會期案

（理由）第三期常會期終了之後。延長會期四個月一案。業經兩院通過。計至民國十二年十月十日止。惟自六月十三日起。認爲在北京無行使職權之自由。在事實上亦未成會。應由上海繼續開會之日起。補足四個月。計至〇年〇月〇日止。

提案二 延長衆議院議員任期一年案

（理由）在民國憲法未宣布施行以前。今日僅存之國會。是謂約法上之國會。以其爲無上之主權機關。關於延長任期之議決。在法理上。本有此權能。但依國民公意所表現。有必須注意者。（一）不能爲無期限之延長。果欲延至第二屆國會成立之前一日爲止。則必引國民之懷疑與反抗。（二）延長任期一年。應將一年中議事綱要宣示國民。以鞏固國會之信用。明定同人之責任。

提案三 改選參議院議長案

（理由）應於開會前解決之。以示決心。衆院議長發生問題時。亦如之。

第二 關於制憲問題者

（一）中華民國憲法案及其施行附則

(理由) 南遷後不能積極制憲。則國會爲自殺。應由同人集合宣言。限期布憲。姑假定民國十三年元旦爲宣布憲法之期。及今圖之猶可及也。

(二) 改正大總統選舉法案

(理由) 現役軍人不得被選之規定。必須加入。此爲國會南遷最宜明之態度。其他必須修正補足之條文尙多。姑不具論。認爲有修正之必要時。應俟憲法宣布之後。續開修正憲法會議會行之。

(三) 其他憲法修正案

(理由) 通過二讀而不能不加以修正之條項。有如林議員長民致兩院同人書中所述者。大致已略具矣。亦以修正憲法之手續行之。

(四) 其他重要法案

(理由) 與憲法有關之各特別法案。如國會組織法。選舉法。兵役法。軍官任用法及基於生計章立法。本義之公用徵收法。尤爲重要。凡與憲法施行有關之法案。不能同時宣布。則憲法等於具文。此爲同人不可不負之責任。亦即延長衆院議員任期絕對之理由也。

第三 關於總統問題者

(一) 解決總統任期案

(理由) 現任總統任期不能依法解決。其危機有二。果謂黃陂爲事實總統。在法無任期可言。則凡曾任民國總統之人物。無論任滿與否。隨時皆有被擁之資格。是誠何心。開此惡例。此其一。去歲黃陂入京之始。院內院外乃至黃陂自身。對於任期問題。迄無正確之表示。事過境遷。在國會已完全承認其一切職權之行使。至於今日又欲以不求甚解了之。事同兒戲。何以示

後此其二。竊以爲此問題之解決。不能再緩。而其解決之方式。應依民國二年國會議決。先選總統後制憲法一案之手續。行。「認爲現任大總統。應於民國〇年〇月〇日任滿」。此問題一經解決。則正本清源。名正言順。而事無不成矣。至於政府何如依法成立。總統何如依法選舉。何如依法解職。國務院何如依法攝行。此則民國國法具有明條。無容討論者。特總統之選舉。必在憲法告成而後。斯又至當不易之理也。

驟上所述。悉爲同人法律上之職權。南遷以後。完全有行使之自由。且與政爭絕對無關。而其實現之可能性。但須訴諸同人之自覺心而已。既不必假金錢爲媒介。亦無俟乎武力之擁護。所謂解決時局之中心者此也。失此不圖。而以吾人十年來之政治性命。獨一無二之國家機密。隨國內勢力之分野。殉末運已屆之軍閥。互相詆毀。自爲分裂。甯非大惑不解者歟。茲當南下。敢布胸臆。與在京同人。爲最後之商確。且與南中同志互相祈勉也。書不盡言。惟希亮察。順頌議祺。湯漪拜八月十八日

(二) 湯漪致留京兩院同人書

留京兩院同人公鑒。此次遷地制憲之役。以同人良心主張爲前驅。以多數國民同情爲後盾。事關國本何與政爭。凡我同人。雖京雖有遲速。愛國期於一致。當茲綱紀蕩然大難方殷之際。非如是則不足以維持國會之尊嚴。而爲今後解決時局之中心。此我全體同人所宜慎重考慮者也。比聞同人中決計南下者。或以民八爭議復活爲慮。或以國會經費不給爲疑。此皆奸人出沒京滬。飛短流長。淆亂視聽之所致也。關於民八議員問題。久經妥洽。不致再有爭持。七月十四日在滬舉行之集會式。仍由衆公推年長者凌君鴻壽爲臨時主席。褚輔成君副議長之資格。不生效力。以此知其非民八矣。至當日會場中。偶有民八議員數人。參入其間。頗滋異議。經褚輔成來函聲明。確係受某方指使。乘間搗亂。決非護法議員本意。關係甚微。不足爲梗。此間集會。仍以民六行之云云。此一事也。國會經費。爲國家法

律上之支出。此次南下開會。所有經營業經所在地負責機關。照國會籌備處公函指定的款按。月支撥。優有餘裕。至於從前在京積欠歲費。亦經本籌備處會同滬籌備處公推代表。向各方協商。彙籌以期一律補發。俟安定辦法。切實保證。自當另行宣布。總之。凡所以策國會之安全。而維同人之人格者。力所能逮。無微不至。此又一事也。綜上二者。皆為今日希圖破壞國會集會之自由者。借端造謠之資料。而其事實結果。乃如上述。用特略陳始末。以明真相。而免誤會。竊以為公等可以行矣。昔以議員歲費。改為節敬。不過慷他人之慨。今以大選票。移作軍備。復知代表之尊。而况凡我同人之政治生命。固建築於國民同情之上者乎。書不盡言。惟希詳察。願頌議祺。湯漪拜啓七月十八日。

(二) 湯漪與參院同人論遷地致憲及延長任期電

▲在京制憲有兩害而無一利……衆院延長任期案儘可在滬解決……回令不能解決時局則必為時局所解決之一物

北京王幼山王芷塘籍良儕藍志先陳子衡黃堯承符九銘熊慕蓮辛濯之李龍門姚重光蔣謂皋張伯才王賽山趙子釗胡千之李安陸毛樂儕蕭實中鄒性完劉仿叔黃穆如諸兄並轉旅京參議院同人均鑒。此次政變發生。我同人政治上之利害。除少數賣身軍閥者外。固有結合一致成爲中心之必要。且其事但返求諸己而可能。乃遲至今日。時逾三月。卒致行動各異者。則法律上意見之異同爲之。非有他也。所謂法律上意見之異同者。約而舉之。可得三事。制憲是否以遷地爲良。一也。在南者有民八國會之爭。二也。在北者有延長任期之案。三也。除第二項民八問題。在滬會業已解決。無俟更僕外。自制憲地點問題言之。則在京制憲。有兩害而無一利。若遷後憲在京。已有不可抗之形勢。而鎮總總統。與非法選舉。一旦成爲事實。則內爭必因之擴大。國會自身。將爲衆矢之的。而體無完膚。遑論制憲。其害一也。設欲貫徹先憲後選之主張。則惟有出於通過天壇舊憲草。推翻此次新憲草之一途。國權未固。省治不存。內亂將無已時。其害二也。欲祛二害。則南下制憲。比較爲良。毫無疑義。不待論矣。公等之明。甯不察及。而猶戀戀於象坊橋之會場。不忍遽去者。道路傳言。因果複繁。不可殫述。而弟則以爲衆院任滿。何以善後一問題。未始非使公等遲遲其行之一因也。南中同人。以爲會期延長。既經議決。

數月中斷。當然補足。按諸第二屆常會補足四十八天之先例。既無須乎議決公布之手續。亦不至引起國民劇烈之反抗。但於上海正式開會之日。宣告繼續開會。足矣。至於延長衆院任期一案。儘可俟補足中斷之會期後。基於事實上之必要。再行解決。竊以爲爲國會自身計。其安全之前途。殆舍是末由矣。英之長期國會。其基礎實建築於自身信用之上。非以通過手續爲根據。事實具在。可以覆案。吾之國會。兩次恢復。歷時十載。亦基於時局上之需要。非兩院同人依法議決之結果。凡我同人。莫不共喻。然則任期之是否可以延長。將視同人在政治上之奮鬥。能否得多數國民之同情爲先提。非以通過兩院爲後盾。亦至審矣。今之攝閣。是否適法。其所公布之法律案。是否有效。姑置勿議。今之候補大總統。是否逆取其人格與政績。是否能得同人多數之信仰。亦姑置勿議。所不能已於言者。則今之所謂籌備大選。包辦大選諸人。是否公然舞弊。公然行賄。此則鐵案如山。不可動搖矣。而公等以皎皎之身。飢息惡陰。渴飲盜泉。國會自身之信用。與國民對於國會之同情。視英之長期國會時。成何比例。視奉直戰後之國會。又當何如。此誠所謂生死關頭。非力勸不可。而乃諱莫如深。抑或不求甚解。但欲徇衆院之請。以通過延長任期案。謀國會前途之安全。適足以作繭自縛。而授人以宰割之柄。已耳。弟以爲同人之政治生命。寄於多數國民之同情。而其最重大之責任。則在爲民國完成一部比較適當之憲法。果能結合一致。力爭上游。則莫如同赴南下制憲之約。不然者。大選告成。則自絕於南。大選不成。則見擯於北。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奮國會不能解決時局。則必爲時局所解決之一物。有斷然者。區區延長任期一案。甯足保障前途之安全耶。聊述鄙懷。幸祈三思。書不盡言。專俟教益。湯漪叩。九月二十四日。

(四)湯漪致制憲草案同人函

北京憲法起草委員會同人均鑒。法統告復。國人卽以速成憲法責望國會。同人本其職責。急起直追。首先增修憲法草案四章。業已完全告成。分次提交大會。其未成者。特關於本憲法施行附則一案。已耳。施行附則之所關。視全部憲法尤爲切要。舉凡今日紛亂之政象。現存之事實。一一納諸憲法軌道之內。非釐訂施行附則不爲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民治之階梯。統一之先導。基於是矣。自遷地制憲。

之議起。兩院同人多數贊成。綜計在津支領旅費決計南下者。已超過制憲法定人數。本委員會爲國會組織法上特定機關。與憲法會議兩相對待。超越於政府組織以上。而爲民國主權行使之源始。地位何等莊嚴。責任尤爲重大。茲滬上同人。方將完成內部之組織。亟謀憲會之召集。務希本委員會同人。率先南下。一俟本委員會擇定會場。即當續開會議。草擬中華民國憲法施行附則案。既可減少國人對於憲草之疑慮。尤足補充二讀條文之缺略。亦千載一時之業也。滄已定於日內南行。除與兩院同人商定國會之政策。力謀立法事業之發展外。謹當及早籌備本委員會開會一切事宜。勉爲公等之前驅。毋負國人之祈禱。引領以企。不盡眷眷。專此通告。順頌議祺。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湯漪拜啓八月二十二日

(五) 林長民致國會同人書

▲條舉應議事項十二則

國會同人公鑒。六月十三日。京師軍警肇禍。黃陂出亡以後。迄今月餘。憲法會議流會已十六次。吾同人留京離京者。數略相等。何去何從。果得大多數人一致決擇。則國會開會地點亦無關宏旨。然而相持不下。日漸睽離。解決時局。制定大法之唯一機關。乃分裂矣。民國之不統一。已五六年。向者分裂。各立其法。各有其國會。以相頡頏。而臨時約法之系統。卒獲勝利。然則並未分裂。特系統之爭而已。今則一會兩分。一法兩系。是真分裂也。爭持之點。乃在遷地之微。而彼此各挾有無窮之疑。以相逆億。逆億不已。背道而馳。本無順逆之分。竟成參商之隔。是何現相。吾同人果何所爲。而必自畫鴻溝耶。

夫國會分裂。使僅屬於國會問題。則亦無足深憂。而今日之禍患。決不止於國會分裂而已。第一。因國會之分裂。全國遂無一合法之機關。以執政務。而解糾紛。將陷於無政府。第二。與國會分裂相因果之「武力衝突」。從此肉薄。國本益傷。民生益困。禍亂將益蔓延。第三。內亂愈亟。外侮乘之。將啓干涉。至於不國。是三者。若謂吾國會啓之。則國會真負罪矣。

武力衝突何以與國會分裂爲相因果。不有武力之外煽。國會不至於內擾。不有國會之內擾。武力亦無所挾持以相搏。彼武人之黠者。

各變歷史上所謂（假藉名號）之故智。想挾國會以爲重。乃從而利用之。各同人當無不知者。知之而苟比之。吾人無論爲甲。爲乙。又無論引甲以排乙。與引乙以排甲。雙方之兵連禍結。乃至因兵禍發生之結果。危國家。殘民生。或且引起國際交涉。馴致不國。一切之責任將與雙方武人同負之。吾同人必不甘竟比之也。

一月以來。各報所載吾同人彼此宣言。與夫信札之往來。累數萬言。匪不持義正大。堂堂乎以整飭綱紀。力謀和平統一爲辭。然而藉邊告警。福廈之間海陸交綏。靖安兵艦因運械而獨立。蘇滬衝途因駐兵而騷擾。江浙主將各自枕戈。奉直舊仇增其戒備。處處危機。種種事實。與吾國會之分裂乃相因而起。卽吾同人不甘比之。而彼之各有懷挾者。固明明以吾同人爲奇貨。彼迎國會此尊法律。其軍事行動乃無一不觸發於迎國會尊法律之聲中。吾國人實有重大之嫌。不能不亟謀所以避之。不然。將何以自解於國民。且爲國家計。爲國會計。吾同人更有抗此潮流。消除武力衝突之義務。

國會既爲國家之唯一合法機關。雙方武人亦皆假此以爲號召。雖擁兵數十萬。不敢肆其威力。遽加壓抑。固彰彰也。假令我多數同人。不攝於外力。不惑於外誘。嚴陣以待。死生以之。則此一月之間。一二問題。當可次第解決。制定全部憲法可也。議訂施行附則可也。任舉何人爲總統可也。設臨時委員制可也。組成有政策之內閣可也。彼覬覦高位者。敢以暴力相侵陵耶。果侵陵者。吾八百同人亦正合犧牲。以求最後之勝利。暴力終敗。正義必勝。敢斷言矣。

事至今日。關鍵仍在開會。南北地點應置緩議。留京同人。離京同人。不必急於引致。或挽留來去議員。以求必不能足之法定人數。亦不必急於雙方牽強遷就之成會。更不可有絲毫聽候武力解決。或依賴武力解決之慮。各提議題。舉關係時局必要各事項。留京者儘留京之人共議之。離京者亦然。議有結果。然後協商之。協商既定。則去者可歸。留者亦可去。國會以外之人。無論任何勢力。可不問也。其關於實施細目。可留餘地。以待各方之斟酌。如是則綱舉目張。卽理想與事實立。國家之根本得以日鞏。實吾同人唯一之權義也。今試舉應議事項如綱。參以區區一得之見。願與吾同人商榷之。

- (一) 修改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現役軍人不得當選。大總統選舉會另組織。應參加地方議會及各職業團體。
- (二) 改造全部憲法。重行起草。限期提出大會。其要如左下。
 - 〔甲〕省自定省憲法。中央政府選定爲聯省政府。
 - 〔乙〕國權一章大致可採現草案。及此次各團協商之件。
 - 〔丙〕關於軍事之規定可用現草案。
 - 〔丁〕生計教育兩章可用現草案。
 - 〔戊〕憲法解釋權應屬最高法院。
 - 〔己〕國務員應於國會有議席。或規定議員得兼國務員。
 - 〔庚〕自由保障各條應更有確切之規定。
 - 〔辛〕國會解散權不必限制。與不信任投票對等規定。
- (三) 設臨時中央行政委員會。委員五人或七人。由國會選舉。執行政務。至大總統選出之日解職。
- (四) 大總統選舉會於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以前三個月內組織之。選舉大總統副總統。
- (五) 設裁兵委員會。以軍政財政上富經驗。負重望。有實力者組織之。以中央行政委員一人爲委員長。
- (六) 尅期由國會制定中央行政委員會及裁兵委員會組織法。
- (七) 組織內閣。以負重望通達中外治體之人當之。秉國會之方針。國會爲之後盾。
- (八) 憲法施行法。由憲法起草委員於憲法全案提出後。即行起草。關於憲法上立法事項。於憲法案提出後。釐定項目分期擇要起草。

(九) 憲法施行法及憲法上立法事項。提出大會時。中央行政委員及裁兵委員。得到會陳述意見。

(十) 修改現行衆議院議員選舉法。以法典股審查報告之案爲根據。限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公布之。

(十一) 根據新選舉法。辦理衆議院議員選舉。

(十二) 現國會衆議院議員任期延長一年。此一年中應將上舉諸務一一辦理。分期課功。或逕改衆議院議員任期爲四年。

以上所舉。特長民一人之心願而已。然按之今日政局。似亦非此無可解決者。條目容有出入。大體當無差矣。但望吾同人能毅然任天下之重。了然於義利之辨。廓然忘爾我之形。舉當前一切外障而空之。先求內鞏。則世間無不破之堅。無不祛之禍。卽少有障礙。示之以堅貞。感之以至誠。終當就我範圍。若在我者先無定見。一一惟事實之顧慮。以日與遷就。則顧慮愈甚。遷就愈多。遷就愈多。後來之顧慮將更甚。終於一事不能舉。一切與之俱毀而後已。吾同人當能熟思而審處之也。

抑長民更有不能已於言。且不憚重言以申明之者。今日政局吾國會以外。固明明有兩造之武力。互相激盪。以吾國會爲名號。以達其報復夙讎。攫取政權。擴張勢力之目的。假令吾人聽其所爲。甚或依倚之。及其一造功成。此空有名號之國會。豈尙有自由討論國家大計之餘地。少忤意旨。毀棄隨之。吾人亦何貴有名存實亡之國會。况並此虛名。亦有時不能倖存耶。國會經十年來之屢挫。渙漫無紀。暮氣已深。吾同人更有不堪入耳之譽。在全國國民心理中。爲好。爲惡。爲敬。爲蔑。吾人實有不忍言者。特一時無有可代之物。故得倖存耳。任期延長之議。非有預定之政策。期在必行。恐無以逃國人指摘。萬一彼武人者。他時更憑其戰勝餘威。轉而利用國民心理。以衆議院議員任期已滿爲辭。而橫加摧折。則此名號之不能終存。亦意中事也。

總之今日吾國會同人。欲求於國會以外得一奧援。無論爲甲。爲乙。其亡皆可立待。滌瑕蕩穢。與天下更始。惟吾國會自身能自振。而自造運命。卽有危難困苦。忍之須臾。國家可以長治久安。國會尊榮亦終占不敵矣。

長民自十一年八月國會恢復以後。迄於今年六月杪。止十一閱月間。憲法會議未嘗曠席一次。憲法以外之問題。未提一案。未發一言。

區區專謹之意。當爲吾同人所共察。政變以後。不出席於國會者。已月餘日。憂憤之意。幾謂一切絕望。然猶隱忍不敢遽出於辭職念者。議員任務之重。痛同人所趨之岐。尙欲竭其智能。在此國脈垂絕之日。再試一奮圖而已。政變以來。身居北方。來往京津間。個人言論。公然發表者。對於北方軍閥。曾無絲毫顧慮。自問尙非恇怯者。行將南下。將於彼方恐亦不能有怨詞也。國會自立。同人自愛。有奮起者。願爲執鞭。如不得請。吾其逃矣。數年之後。吾之主義。當有發揮而光大之者。敬布肫誠。拱候垂教。林長民再拜。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六) 江蘇國會議員通電

上海各報館轉江蘇全省父老暨各法團公鑒。迭見報載江甯句容江都高郵江浦睢甯等縣團體。以國會移滬。懼我禍蘇。勸令遷地。並責恐于本省同人。以杞憂之深。不覺引繩之切。鑒父老兄弟聞而誤會。不得不略陳其愚。我蘇省兩院同人。簽名于先憲後選之宣言書十之八。列名於省憲同志會者十之九。其以制憲爲唯一之責務久矣。迨政變猝起。議憲無望。乃繼續南下。比見在滬同人。率皆省憲之同志。咸抱制憲之決心。故樂與之周旋。今且擇定地點。尅期開會。整頓會務。專議憲法。民國糾紛。庶期迎刃以解。同人亦藉以稍釋其咎戾。竊以爲在滬制憲。有優良之點二。憲令與常會。本截然二事。然同時舉行。動遭牽掣。夫常會之有承諾權也。同意權也。彈劾權也。查辦權也。皆取以監督政府。不幸而議員與政府勾結。或與政府衝突。皆足使憲議受其影響。其勾結也。將使憲法條文有前遷就。其衝突也。或因一人一事而使立法行政失其並立之精神。於是會內則有缺席。有競爭。會外則爲無形之干涉。爲非法之解散。十餘年來。三次制憲。皆因在常會期內。與政府接觸。致此不良之效果。今上海既非政府所在地。則常會種種職務。不妨暫置。選出參議院議長（即憲法會議議長）後。即可專力制憲。無勾結與衝突之發生。其成也可立而待。此優良之點一也。約法以制憲權賦與國會。而兩院選舉。既未加入農工商代表。中央學會應選之參議院八人。又未成立。今憲法草案。雖加入教育生計勞動各條。猶恐於各專家少所接洽。規訂未能完美。滬上如全國農工商學鉅子薈萃之區。可以徵求意見。討論當愜。即地方制度亦可調和各方。意旨求一適合國情之標準。此皆在京開會所志焉。而未逮者。其優良之點二也。有此二點。則知移滬集會。正是憲法前途良好之機緣。至謂因國會來滬。而遺我蘇以

兵禍。是正不然。現在若川若閩若粵。並無國會議員之蹤跡。而兵禍未艾。則知佳兵者別有其目的。而國會無與焉。滬上為蘇浙兩省之樞紐。兩省當道既宣告和平。兩省父老及各團體。皆力主弭兵。而國會在滬。專心制憲。避去政爭。設有搆動江浙之兵端。擾亂憲會之秩序。彼為之戎首者。非破壞我國會而破壞我中華民國之憲法也。雖有至愚。甯肯出此。同人等於蘇為桑梓之敬恭。於國會為苦茶之愛護。既因避免政潮而遠引。即以助成憲議為指歸。謹此宣言。藉表誠悃。邦人君子。幸其鑒之。江蘇國會議員沈惟賢。姚文相。陳士髦。徐蘭野。王紹馨。王汝圻。胡應唐。蔣鳳梧。潘承鐸。汪秉忠。沙彥楷。張相文。王茂材。戴維藩。凌鴻壽。徐兆璋。瞿殿甲。夏寅官。陶保普。楊森。朱溥恩。蔣曾煥。丁文。

(七) 楊永泰勸粵籍議員南下

(銜略) 滬地集會。已於十四日舉行。滬杭當局。業指定上海紙烟捐電報局收入。烟酒公賣及鹽餘四項的款。為國會政府每月之常經費。足資應付。遇有臨時支出。超出預算。則再由奉天撥給之。是同人旅滬經費。確已有着。民八問題。亦經商量妥洽。每月公費照給。而不列席。民八多數分子。均允照辦。十四日滬上集會。雖有民八數人。屢入小小搗亂。然實受北方之運動。彼之同輩。咸不謂然。此事於國會前途。絕不能發生何種影響。自前星期二起。至本星期二止。同人由津領取車船票南下者七十三人。今明兩日。尚不在內。合之奉天同人。由大連逕行往滬者。日內三百之人數。必可達到。尙形踴躍。而政府之組織。軍事之準備。亦暗中著著進行。惟北京上海兩處。彼方所散布之謠言甚多。凡可搖惑同人之心志。而滯其行者。幾於無奇不有。乞轉告我同人。萬勿輕信。直派現因空氣太壞。選費難籌。過付又無善法。徒勞神傷財。終不能得合法產出。據確實消息。彼方日來已改變方針。前日所倡之先憲後選。選憲並行。及依法解決。種種謬說。目下皆成過去之名詞。其唯一辦法。則先戰後選也。蓋就現勢而論。不合法選出尙戰。合法選出亦戰。且選固戰。不選亦戰。與其大耗鉅款。以收買議員。毋甯移之以充軍費。所謂不買豬而養牛。此說為吳子玉所倡。已漸得京津保各處直系之贊成。事勢急轉。吾輩議員。已不甚為重於保方。吾人更無流連京華之餘地。獨惜吳大頭輩。尙在夢中。自欺欺人也。吾兄行意早決。摒擋多日。想已就緒。務請即

日出京。動身之期。先乞見示。弟當在津門稍候。以接洽一切。此間車船票之發給。限至本月二十四日爲止。蓋吾輩最大責任。不在折台。而在從速搭台。一面討賊戡亂。一面制憲建國也。專此奉達。立候福音。卽頌議祺。

(八)楊永泰答覆茅祖權質問書

上海國會移滬籌備處探送茅祖權君及其他不列姓名之二百九十三人同盟。閱報得讀茅君致湯君漪及永泰一函。以永泰前致粵籍議員書中。有「十四日滬上集會。雖有民八數人。屬入小小搗亂。實受北方運動」等語。遂斷章取義。嚴詞致詰。認爲故意造謠。搗亂滬會。涉及刑事範圍。挑撥同人惡感。怪責之加。愈說愈奇。殊出意外。原函未得接。僅見報章。是否確由茅君所發。無從證明。向屬思難故交。永泰爲尊重茅君之人格起見。尤不願口舌論爭。有傷友道。惟既已載諸報端。不能默爾不言。致滋世惑。聊申數語。想亦茅君所樂聞也。查十四日滬上集會。民八分子受北方運動。屢入搗亂。係前月京津各報所載之詞。大書特書。在京同人。不勝憂疑。足灰其南下之念。先後來函。均錄此數語見詢。永泰駐津隨諸君子。後分負籌備移滬及招待同人之責。理應具書作答。故亦敘此數語。而加以辯明。一則曰。民八問題。經商量妥洽。每月公費照給。而不列席。民八多數分子。均允照辦。再則曰。此事於國會前途。絕不能發生何種影響。原書具在。可以覆按。前文後理。轉折甚明。是明明爲闢謠之作。何得目爲故意造謠。祛除疑慮。使同人運籌南行。明明爲促成滬會。何得目爲搗亂。闢謠祛疑。究竟涉及何項刑章。夫曰商量妥洽。曰不生問題。此豈挑撥同人惡感之詞耶。破口謾罵。士君子之所不爲。來書謂其人素無人格。公然破壞制憲。誰實破壞制憲者。能否確指其姓名。政變發生之初。永泰即撲被來津。向未重履都門。離京之期。或在茅君之先。何敢徘徊。駐津辦事人員。應俟津處結束後行。遲不南下。係津地同人公決。何所用其掩飾。必指駐津辦事者爲別有所圖。則駐滬者。又所幹何事耶。十載故交。責善義所應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永泰素能服膺此義。茅君雅意。正所心佩。雅不欲嘵嘵致詞。况茅君函中所指各節。均與永泰無關。而詞旨解釋。或竟適得其反。永泰更無申辯之必要。惟來書囑爲圓滿答覆。若竟安於緘默。不特無以祛茅君之誤會。恐更滋世人之懷疑。敢盡其縷縷。狂直之愚。尙希鑒原。楊永泰白。八月九日。

(九)章士釗箴同人

自頃以來天下談宗。大抵於兩院同人之留京不發。深致不滿。吾國夙重禮讓。言尙雅馴。而今所加於同人之惡聲。則極天下之猥褻鄙倍。而猶若有所不快。此爲何詞。豈必申明。然後曉洽。近聞爲同人所厚託之強宗。亦有買牛不買豬之言。此猶誘淫人女。旋罵其不貞而絕之。同人之不自愛。亦何至此。民國十二年間。戰亂無已。而吾同人乃如基石。時貴時賤。時上時下。一惟奕者手指之所向。與爲擊觸。初不許其容心。柳州序基謂（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壓若不足）。此得之者之有餘不足。於朱墨何與。而吾爲朱墨者。喜怒欣戚。因以寄焉。此天下之至可鄙恥者也。今北方同人問於南方曰。爾處之辦法如何。又曰。經費是否確實。南方之社。因假定委員制。聯省會議。政府南遷等等以應。曰。此辦法也。又假定上海紙烟捐。電報局收入。烟酒公賣。及鹽餘等等以支應。（見楊暢卿致粵籍議員書）。曰。此經費也。有此兩答。既來者果以此少安其心。未來者亦果略移其志。而愚獨未敢以爲然。蓋此乃嫌他人貨我之不足。吾又從而自貨也。試思代表何職。國會何司。國有大變。民志當伸。謂須辦法允宜自定。乃尸其任者。以言則卷舌而固聲。將行又擬足而投迹。日惟伺武夫之顏色。覷墨吏之酒漿。頑然不自省其眉目之何所施。服食之爲何事。且公然號於衆曰。某人無辦法也。吾若之何。某處無辦法也。吾若之何。若食客門徒。視其主家之衰遲愁苦。無所動心。徒怪罵其不肖之子弟。以爲挪揄。而不悟此之不肖。大半爲己之誑誘欺蒙所致。此非麻木不仁。卽爲頑鈍無恥。議林如此。民望何存。事變之日。倘吾八百人者。有口一聲。有志一向。在戡亂討賊及無論何種名義之下。原本良心。斟酌當世。慨然以狄克推多之權。收之於己。簡定數事。傳檄天下。卽有操莽。將亦從風靡耳。色厲內荏。毫無識量。如秀才吳。二何足論哉。天下事視若無氣力。而真氣力卽從此出。往往有之。不明此理。何足言天下事。既不此圖。卽亦無庸觀。今茲所望於同人者。亦惟自面不多爲惡已耳。每當人欲橫流不可救藥之時。賢者哀痛之餘。不欲多所責備。而僅以消極不淪爲禽獸爲一部人所應有之覺念。亭林所謂亡天下匹夫有責是也。

此之爲義欲人之正其所嚮而已。非必於社會國家。有何擘畫。始爲盡職也。故其責於人也。不責其有所爲。而惟其所不爲。讀者不

明此義。引用亭林此語。輒以興亡二字駢舉。實則興亡截然二事。天下滔滔。亦幾幾能負亡責者斯可矣。敢望與哉。或曰。子以此義律吾同人。意究安取。曰。吾輩至小限度之所當守者。不爲北方軍閥所用是也。至如何始爲守此。亦苦無明例可徵。然大抵非徵之於其人。卽徵之於一事。由前之說。有如黃縣丁君當今狷士天下信之。此人無論何往。決不自欺。苟其操行不如佛言。則由後之說。非於奸利因緣之地。決然離去。斷難苟竊。愚卽其中之一人也。猶憶元二之交。愚在京師。與項城牽連彌密。灼知項城後來之必稱帝。此語曾密告黃陂黃陂以百口保其無有。又灼知不卽遠引。終且無計自脫。故藉遞初一案。接浙而行。苟不行者。則愚輾轉流爲楊孫。正未可知耳。此一事也。近數年來。與直系中人。往還頻數。曹氏之謀爲總統。游處言談。初不忌避。愚賦性柔緩。不善拒人。不堅巢父掉頭不住之心。焉保無子雲草玄寂寞之感。六月十三日之變。愚不待躊躇而南行者此也。大抵中人自勉遇有難處之境。左右不知所可。計惟一朝舍去。最爲安全。京師濁亂。未必可欲。而不見不亂。斐恆情。朝隱本屬空談。坐懷尤爲謾語。同人自度於佛言何如斯人而外。謂有留京而將不爲曹錕之徒朝暮顛倒者。愚不信也。雖然。去之亦談何容易。清之文家。有長洲汪琬。頗爲知言。所作灌園詩序。良可徵引。謂（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恆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其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身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俯無以畜其妻子。饑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遜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吁。以此移寫吾同人之今况。何其切至也。愚獨愛鈍翁此文。取其有助於愚農村立國之旨。蓋愚嘗謂代議制不適於吾農業國。其所以然。則吾之所謂士者。本屬遊民不能事事。古來以祿代耕之意。久已無存。益以浮濫淫靡本土不具之習。所以腐人心性而墮人節操者。又隨工業國之代議制轉徙而來。外圻中糞。不可究詰。而吾同人首承其敝。天下病之攪鏡自窺。尤深媿側此而不改。不僅國將不國。抑且人將不人。所謂（其時爲之）鈍翁又豈料還流之至是哉。故今之救時上策。所有工業國虛偽之制。宜一切罷去。而以（俛仰身世無求自給）爲歸。卽不能。凡潮流中人。宜惕然有所警悟。將已之生活慾。加意節制。無論（難）至何境。然要不令與非分之求。傷廉之取。有連。苟其如

此則盈尺之地。可以容膝。一簞之食。可以療饑。亦何所往而不得。信矣。比量廚食之豐。計較賞接之薄。厚。惟興臺皂隸爲之。非吾儕所宜出也。况夫南中祿食。比之僞閣。遜爲可恃。邇來之所發放。昭昭可知。凡愚所談。亦極言爲國不當計食。私慾所宜痛懲之道耳。非以南來得食爲可醜也。易而言之。待食者乃南來可能之事實。而非當先要以爲信約者也。易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夫安履其素。不爲苟利。獨行其願。可以特立。愚敬爲同人占之矣。行矣。勉旃。

十九 辯論去留

直系以暴力逼去黃陂。而吳景濂及一般附曹議員。繼之以六月十六日之非法會合會。持正議員以北京爲強暴軍閥所竊據。不能自由行使職權。爲自救及救國會并救國家之紀綱法律計。不得不相率離京。別謀建樹。迭次函勸留京議員。贊同此旨。乃留京者爲賣身金錢。企圖高價。猶強詞奪理。蹉蹉致辯。茲擇錄辯論之書數通知如下。

(一) 留京議員之宣言電

上海天津國會議員籌備處。各報館。各團體均鑒。邇因黃陂出京。外間有力者。欲利用時機以國會爲發難之具。國會同人之一部分。亦激於一時之政象。未暇詳慎考慮。遠爾倡議南遷。感情衝動。不惜投入漩渦。以致連日憲法會議開會不成。設因國會議員之分崩。竟促成南北各派混爭之戰禍。發難則易。收拾極難。後患何堪設想。吾國政治問題。斷非全恃戰爭所能解決者。西南護法。合吳省之力。實抱共同之主張。奮鬪數年。卒因中道乖離。未收廓清之效。今共事之初。卽以主義不同。臭味差池之各稱勢力。強相揉合。聚薰蕕於一器。借名義而起兵。迴環戰爭。無可避免。一動之後。不可復收。則此後中國。將永陷於無國會無政府之狀態。羣雄並峙。盜賊滿山。外人以保護債權。而實行共管。駐兵內地。而奪我主權。根本已亡。國將不國。未計將來之辦法。徒行破壞之陰謀。其結果必至萬劫不復。溯其原因。皆

吾國會今日貿然分裂。階之厲也。可不懼乎。此次黃陂去職。既非國體變更。又非解散國會之比。與護國護法兩役迥不相同。人未拆台。我先割席。是以黃陂一人之進退。而犧牲國會以殉之。壞憲法於垂成。斷法統於既復。權衡重輕。實爲不可。若謂黃陂出走。係受武人壓迫。則國會儘可提案查澈追究主名。政府姑容。卽行彈劾。在法律範圍以內。儘有補救餘地。而必南走津滬。加入政爭。爲混戰之先鋒。受武人之利用。放棄自身天職。引起絕大危機。使顛連無告之人民。一線生機之國派。從此斷喪而無餘。吾人捫心。甯忍出此。卽就黃陂利害而論。亦實不宜以一身進退之故。供人傀儡。重禍國民。苟其平心靜氣。必當有以自反。吾人又何必同趨極端。以益其亂乎。回憶國會兩次解散。皆被摧殘。有護國之戰。推翻帝制。而國會得以恢復。有護法之戰。推翻僞統。而國會得以恢復。此謹存之碩果。乃犧牲無數生命財產而來。同人亦多親歷戎行。備嘗艱險。今忽轉與破壞國會之人。爲通力合作之計。此與虎謀皮。終遭反噬者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竊爲同人百思不得其解也。同人若慮回京制憲。或遭武力干涉。則吾輩置身立法地位。本不容有左右袒。彼時接浙而行。罪有攸歸。及可正告天下。較之今日先行自殺。以殉一人之進退者。不猶可見諒於後世乎。深望出京同人。詳慎攷慮。力顧大局。思其所由始。而求其所以終。從速回京。完成憲法。以卸十年議員之責。俾後來有所遵守。解厥糾紛。庶可稍對國民。略求免過。尙望各界人士。念國事之顛危。傷民生之憔悴。居中調處。唱導和平。俾憲法得以觀成。法統不至中斷。不特國會之幸。亦民國之幸也。臨書悚惕。望詳察之。陳嘉會奉
琳汪建剛畢維垣周徇壽葉夏聲宋楨王鴻賓何畏司徒穎白常潔王樞符詩銘周之翰曹振懋李錡江天鐸李素王敬芳祁連元潘訓
初范毓桂劉志詹呂泮林陳純修杜樹助龍鶴齡戴書雲劉鳳翔劉正堃郭相維金永昌周珥王觀銘常恆芳薛丹曦王謝家谷嘉蔭李
春榮蔣宗周葉成玉楊崇山張敬之王雙岐李杜濂李東璧張書元賈庸熙常培璋張士才齊守楨張則謙韓增慶郭熙洽馬英俊鄧毓
拾錢崇愷張滋大劉宗堯史澤成杜成鎔胡源階林耀月熙銓張映蘭汪震東李培葛莊大貞葛鈞傅師說胡慶雲姚翰卿姚華辛翰肅
湘鄧銘吳作霖劉尙衡林鴻超馬小進張廷輔鄧允多爾吉肅必達徐萬清那德晤那旺呢嘛李瀾師數先孔昭鯉李含慶姚占元余司
禮吳蓮炬陳堃陶毓瑞李樂厘光麟黃佩蘭趙良辰馬文煥王吉言方德九管榮穎張玉庚趙正邦梁俊耀鳩鴻舉傅亦僧裴清源翼鼎

鉉林炳義黃明新姜繼郭修張全貞張廷弼魏郁文任郁文李增禮楊增美連賢棊董効先張端劉禁見鄭化國耿臻趙金堂曾昭斌賴德嘉金銘昌張聯芳畢宜周澤南趙誠岳昌侯劉炳蔚李思揚萬鴻恩楊士鵬陳紹元譚文駿譚瑞霖高登鯉鍾麟詳陳容光雷述李欄出張昇雲周克昌陳銘鑑周澤于元芳王志勳王伊文李鳳成李柳李連年孫世杰該承箕李永發孫熾昌蕭汝王南木勒袁景熙札木芳裘章淦黃象熙張金鑑王茂材江聰邵長銘夏寅官羅潤案許峭嵩閻光耀謝翊元崔懷灝張世昌樂山賴慶暉石鳳岐江椿林侯華汝信傅鴻銓朱汝梅敬棍太穆郁祺克慎易仁善黃紹侃萬鴻圖張鼎彝張良弼高增融張雲閣陸大銓田美峯王玉樹康慎徽楊式震張國浚周祖瀾曹瀛楊詩浙李兆年李文熙閻秉真張佩紳楊肇錫恆詩峯同叩庚

(二) 離京議員覆在京兩院議員書

(銜略)頃籌備處接在京同人陳君嘉會等來電一則。猥承迪訓。不遺在遠。幸甚幸甚。惟承囑從速回京。完成憲法等情。抽繹循環。益滋惑慮。敢抒所懷。幸諸君子明以教之。共和肇建。支紀重周。政變相尋。辨之危難。識者憂之。然政見爲人心之私。雖萬有異同。不足爲害。而天下之所公者是非。不可以有異也。來電以憲法功敗垂成爲慮。與同人所見。正復相同。此意果出於誠。則彼此所趨之向雖暫殊。而所歸之途終必同。理有固然。毋庸詞費。而同人所總總慮者。天下是非之公耳。來電云此次黃陂去職。既非團體變更。又非解散國會之比。遂謂同人此行爲不知輕重。嗚呼。此不得不爲諸君子失言惜也。黃陂既非出缺。又未辭職。謂爲去職。何據。而云將據天津車站之事而云然乎。則稍知顧全國家體統者。所不忍道。然不忍道可也。欲以去職二字掩其迹而長其惡。則不可也。夫團體云者。非祇重其名。誠重其實也。今二三武人迫逐元首。攘奪印信。以三四免職之關員竊據政府。渙號施令。環顧宇中。成何景象。豈必待洪憲頒詔。而後卜國體之興替乎。總統與國會同爲憲法上國家重要之機關。諸君子既知國會不可解散。豈謂總統遂可驅逐乎。且總統對外代表國家。以國際言。固繫尤重。決非一人之進退問題也。國會解散。同仁奔走以圖恢復。總統被逐。乃熟視無睹。且加功焉。天下人其將謂我何哉。縱人言視爲不足恤。而此次鉅變。綱紀蕩然。儻不有以匡救之。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竊恐來電所謂。外人實行共管。奪我主權。國將不國。

考。追原禍始。正在此而不在彼也。來電又諄諄以憲法爲言。竊謂國之貴於有憲法者。亦非祇重其名。重其效也。現行憲法上之行政首府。被三貪肆意摧殘。視若無物。而同仁猶欲於其暴力之下。高談制憲是誠來電所謂與虎謀皮。終遭反噬者矣。謂予不信。則王承斌催辦大選簡電所云。憲法不許成立。屆時尤有把握者。胡昌言而無忌邪。脫曰姑妄聽之。未必竟實行也。則高吳王輩於都市之中。白晝橫行。公然收買議員。籌備大典者。又何所事也。豈武力強迫爲吾輩所難忍。而金錢賄買。則吾輩可默許乎。夫被武力所迫。吾人雖難忍。而天下或諒其心。項城之事是也。如被金錢賄買。吾人縱能忍。而天下必唾其行。今日之事是也。此無他是非之公耳。在昔項城窺竊神器。其能足以馭衆。其才足以濟奸。而其敗猶不旋踵。矧在今日之事乎。竊恐來電所謂不宜以一人進退之故。供人傀儡。重禍國民者。又在此而不在彼也。來電又云若爲黃陂出走。係武人壓迫。儘可提案查辦。追究主名。又云若慮回京制憲。或遭武力干涉。彼時接浙而行。罪有攸歸等語。言之非不成理。而事實果可以行乎。何同人出京旬月之久。未聞諸君子提案查辦。追究作亂之主名乎。何若某某者猶遑遑然曰計法定人數。且將舉夫已氏爲總統乎。設非同人出京者之速且衆也。則夫已氏早騎款段入新華門矣。查辦云乎哉。制憲云乎哉。若論既欲奮鬪。何必離京避地之舉。是爲無勇。則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昔賢稱之爲大丈夫。不但出京同人不敢自居。抑亦諸君子所未敢自信者也。至於接浙之行。今猶不果。一旦軍警監視。雖欲微服由竄而不可得。諸君子又將何以自解。謂予廷汝請視黃陂。此正來電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竊爲同仁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嗚呼十年以來。同仁之責。國人之望。皆在憲法。弗欲成之則已。果欲成之。必謀一安全之地。而後可以從容討論。冀觀厥成。且憲法會議法規。無必設北京之文。而究以遷往何地爲宜。是在同仁之公決耳。諸君子果以制憲爲心。希即迅離北京。會商遷地之事。一經決定。共謀進行。憲法會議。旬日可集。事在同仁。不假他求。亦詢如來電卸十年議員之責。俾後來有所遵守。庶有面目以對國民也。總之是非之公。凡民所共。况在同仁。號稱代表。竊查來電所列同人業經來津簽名。決意南下者已達四十餘人。足徵彼此所見雖暫異。所趨終必同者。固不誣也。予慮之愚。維諸君子不棄。實利圖之。溥暑道人。幸攝衛不宣。劉恩格。黃雲鵬。劉振生。烏澤聲。向乃祺。邢麟章等同啓。

(三) 離京議員覆留京同人書

容齋賁三兩兄轉聯名諸君左右。得君等二百夫人專電。殷殷以保持國會。完成憲法兩事。相勗。詞嚴義正。敢不拜嘉。雖然。僕等此次所以毅然決然。舍其舊而維新。是謀者。其用心正與公等相同。而其觀察於北京之事實。則適相反焉。不惜費詞。敢爲公等一言之。尊電謂黎氏去職。既非國體變更。又非解散國會之比。又謂今日先行自殺。以殉一人之進退。是殆公等認直系逐黎爲合法。爲正當者。迺此言也。夫就法統恢復之歷史言之。六年護法廣州。其國會非常會議。及軍政府組織兩大綱中。均載總統復職。國會完全行使職權。爲護法與師之標幟。直系軍人主復法統。適有黎與國會同復之事。是總統與國會。同爲護法成功之目的物。此吾人所身經之歷史也。更就法理言之。總統爲行政首長。對外爲國家代表。與立法之國會。立於對等地位。同爲約法上之組織物。直系逐黎。即係逐元首。即係破壞約法。即係顛覆護法歷史之半部也。就犯罪責任之性質言之。變更國體。爲謀內亂罪。解散國會。爲濫用職權罪。而逐去元首。則適用內亂罪之條文。不適用濫用職權罪之條文。是等於變更國體。重於解散國會也。適嘗馮王高吳等逼黎驅黎辱黎之時。議長議員坐視不肯開會。爲正義之糾正。獨於黎去之後。即日開會。以不足人數之談話會。表決馮王高吳等逼黎驅黎之提案。是直系去黎之自然人。國會去黎之法律上資格。就兩者之犯罪性質言之。馮王高吳與馬驥等同爲主犯。未可以首從分也。或者謂黎之復職。在法律上本有問題。即謂復職爲合法。至今亦已任滿者。斯言也。僕等亦不復與辯。惟黎自復職以來。國會與爲對待也非一日。公文往還。明認爲大總統也。亦非一次。在國會未經議決其爲非總統。或任期已滿。或准其辭職以前。黎在法律上之地位。在院外之人。或可任意批評。在國會同人。則無法可以否認之也。直系昔既主復黎。又常受其命令。今以不正當之手段逐黎。是謂謀亂。國會不從合法之憲法會議。解釋其任期。或承認其辭職。而於直系逐黎之後。議決解散黎之職。是謂助逆。此雖善辯之馬驥等。亦無詞可解免也。或者謂大總統選舉法。有因故不能行使職權一語。黎既因直系辱逐之故。不能行使職權。故六月十六日會合會之議決。即係承認黎之不能行使職權也。雖然大總統選舉法上之因故。豈即直系謀亂首都之故乎。果軍閥謀亂以逐元首。國會即可決議以解其職。則是變亂也。世界豈有此助逆之法律乎。

哉。吾輩身爲人民代表。自有主持正義。維持紀綱之責任。昔陳恆執君。孔子請討。項羽弑義帝。漢高爲之發喪。今之黎元。洪尊於齊侯。等於義帝。曹錕等逐而去之。衡以春秋大義。應受亂賊之誅。論以民國法律。亦頗科騷擾之罪。迺公等不爲孔子漢高之聲討。反爲劉歆華歆之擁戴。近日以來。袁家花園送節敬也。大宴議員也。各黨派走保定。商票價。蠶蠹蠕蠕。醜聲震動九城。是果何爲乎。非爲選曹之預備而何。夫爲民國之公民。本有當選總統。競爭總統之公權。然擅令部曲。謀亂首都。逐去元首。而爲自取之地步。則其人卽爲刑法上之罪人。決不能再有候補總統之資格。公等獨不顧法律。反抗民意。與爲大選之籌備。是將以國會殉曹錕也。迺反以此相責。僕等豈任其咎哉。至謂黎氏被迫。儘可查辦。政府姑容。卽可彈劾。此本正當辦法。僕等極願贊同。唯此須於有政府時行之。今直系既逐黎元。復阻張紹曾。又否認李根源。是無政府也。而公等更並黎氏法律上之資格而去之。於張於李。亦復與直系同態度。反稱高吳等爲合法之攝政。是直認賊作父也。而迺以查辦彈劾之言。相塘塞乎。蓋既使僕等無法以爲合法之糾正。而又故意以合法之糾正。相責難。公等之計。誠巧矣哉。况乎院外人之謀亂。可以查辦彈劾行之。而公等以國會爲助逆。是將何以查辦。何以彈劾乎。僕等圖救濟而無法。迺有選地爲良之舉。是卽善以保持此斷而復續之傳統也。尊電謂敗憲法於垂成。又謂完成憲法。以卸十年之責。此本僕等心之所同然者也。唯國家所以利有憲法者。必人有奉行之精神。而後乃有效焉。鄉僻之愚夫婦。信鍾離能食鬼。張天師符能驅狐。懸之壁間。卽可使妖祟匿跡。憲法豈如是者哉。蓋今之約法。卽雛形之憲法也。今之大總統選舉法。卽憲法之一部分也。直系驅逐元首。謀亂首都。是卽蹂躪憲法也。今之憲法。既不能伏直系之鬼狐。而謂將來之憲法。其効力能與紙上鍾離。帛上天師符等量焉。抑何視天下人皆鄉僻愚夫婦若也。况今之直系。軍人政客。絡繹於津保之間。擾攘於京華之地。其意豈真在成憲乎。蓋成憲本無須於逐黎。迺必驚天動地。不惜犯天下大不韙以圖之。其目的卽在選曹。此三尺之童。亦知其用心焉。公等迺以成憲責人。謂其權猶操諸我。此豈非夢語乎。大盜入人之室。殺其夫焉。其少艾之婦。自裸其體以與其枕席。而曰彼必不強姦我。我以此爲緩其感情。使毋撫孤以成人。今公等與盜夥同居。其體。而與之淫。是不啻自裸其體與其枕席也。此後之禍強姦。豈盡直系之咎哉。雖曰國會職權。非外人所能干與。議員而亦

制憲。即非直系所能強而變之也。今直系要人。以此爲旦旦之誓。是何異謂彼婦之身體。彼婦自操之。受姦與否。非其枕蓆之盜所能強而制之也。其理則然。其事實豈若是乎。姑與公等談事實。去年黎之復職。非曹吳王等所與要約者乎。伏地哀籲者何人。矢天奉命者何人。今年之逐黎。軍警公民。逼宮鬧邸。拆電話。塞自來水管。而不發一言者何人。截車劫印。扣留至三小時者何人。合前後兩事觀之。逕信今日之誓言不強姦人者。無非誑彼婦自裸其體。與其枕蓆之故技也。既入室處。甘與同夢。反面相向。鬪遂獸慾。蓋自古敢於白晝殺人。之盜。即敢於暮夜姦人之盜。請取世界國誌野史而觀之。豈有異同者哉。總統可逐可劫。議員豈不可逼可圍。今日可寒黎氏之盟。他時豈難改吾輩之約。彼不干與國會之說。贊助制憲之說。大抵謊公等自裸其體與其枕蓆之技也。烏能視爲信守哉。雖然。公等今日之留京。託名制憲。其存心固未可一概論也。僕等竊有以知其隱矣。今請分類以解剖之。甲在擁曹以分政權。乙在選曹以得金錢。丙在成曹以安故居。此其大略也。僕等詳攷其實。曹黨複雜。視北京爲占領地。今日急於求人。何事不可以許人。他日曹果正位。攀龍附鳳。爭功不遑。保派津派。尙如鬻柄。吳閣孫閣。徒成畫餅。此甲類之結果也。曹性慳吝。己財素不輕擲。勒派於人。多觀望而不納。國幣如洗。點金乏術。俄界地皮無人受。鹽商竹槓無人諾。金佛郎案。則法商反對。德國賠款。則德人無錢。張英華以此而敗。王克敏亦將以此而倒。至今所有現款。不過百餘萬元。三十萬之墊款尙無著。五千元之票價何從而來。此乙類之結果也。議憲尙難成會。大選何能舉行。依法之神器。不可取得。出軌之擁戴。勢必發生。元年三月之故事。本其包辦。龍崗開餉之先例。近在目前。軍警之風紀既墜。地方之糜爛難免。以安土重遷之故。被城火池魚之殃。曹之功名不可成。己之危險必難免。此丙類之結果也。夫在僕等豈不欲委曲遷就。完成大法。唯就現局觀之。則覆巢之下。必無完卵是也。就將來論之。則猛虎蓄勢。必使在山是也。姑無論於今日形勢下。憲法必不可成。即成焉終不免選罪惡昭著之亂首曹錕爲總統。以今日輿論一致之攻擊。倘議員必悍然不顧。終於選曹。則國民以反曹之故。必遷怒國會。其結果必視憲法爲唾棄之物。此必然之勢也。夫近人之論統一也。無不望以憲法爲媒介。假假以選曹之故。遺累及於憲法。則大局愈陷僵死之境。將更不可收拾。而入於混戰之狀況。反不如保留憲法之權威。俟時局之大解決。得有結束之後。始成此百年大業。終實收統一之效。此僕等之

重視憲法。不欲以苟且蕪事。僅爲吾輩卸責地步已也。夫論今日之國家形勢。誠岌岌乎危哉。外患之勢。迫於眉睫。內亂之機。火線四伏。誠如公等所言。無可諱避者。雖然。此等危亂之機勢。果誰製造之者。元首在位。何以逐之。內閣得人。何以阻之。軍警索餉。何人使之。公民鬧市。何人役之。黎民移津。國會何以解其職。曹錕禍首。議員何以捧其場。凡此所爲。直系負其責。卽公等亦負其責也。事前何不知其爲禍。事後何反拾以登人。天下之奇聞。孰有甚於此者哉。不追究亂之所由起。與亂之所由成。而欲歸獄於人。謂有利用時機。以爲發難之具者。蓋必有時機。而後有利用者。必有發難之具。而後有發難者。此因果之昭然者也。公等既與直系同造時機。同制發難之具。以與人。而反責人之不應利用。俗言祇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其是之謂歟。若謂發難則易。收拾則難。誠如公等言也。不過如公等之所爲。亦豈得謂之收拾乎。以僕等料之。或憲成而選曹。或憲不成而選曹。其結果必各方攻曹。並以毀及國會。不認憲法爲有效。是選曹者爲發難也。非國會南遷爲發難也。至謂今之贊助吾輩南遷者。爲向來主義臭味不同之各種勢力。魯君伯蘭指名爲黎段兩派。度公等之意。殆亦如是也。夫吾輩今日之主張。旗幟本甚鮮明。不問其向來主義何如。臭味何如。凡同情吾人今日所爲者。皆吾黨也。反之不同情吾人今日所爲者。卽吾敵也。此豈僕等今日之創舉乎。六年之役。陸榮廷莫榮新之流。豈素與吾輩同主義同臭味者歟。同人亦嘗藉其力以復法統也。僕等不乏身親護法事。政府總裁部長也。去年之事。曹錕吳佩孚之流。豈素與吾輩同主義同臭味者歟。同人亦嘗藉其力以復法統也。僕等不乏身親護法事。業之人。卽公等亦多有與其役者。在曩時不以爲非。今獨不以爲是者。何哉。卽謂賣國復辟。與夫破壞國會等事。異於尋常。然試攷曹氏兄弟。位居疆吏。尙無賣國之大權。其在鄉里。尙賣租界於法國。賣實業於日本。近且令吳毓麟陳策簽訂克利斯浦合同。賣烟灘安正隴海等路於英人。現又令王克敏長財政。將以金佛郎與德華銀行兩事。大試拍賣之手段。吳佩孚派高恩洪長交通。曾與歐商密訂多種條約。換取軍器。是曹吳等之賣國成績也。復辟之役。曹錕首掛龍旗。稱臣謝恩。阻馬廠之義帥。是曹錕之復辟歷史也。六年督軍閻呈請解散國會。曹實列名其中。倪嗣冲稱兵。曹亦派兵據京津路線。卒至解散令下而始退。此曹錕之破壞國會往事也。今公等以回復法統一軍。寬其大惡。報以大位。獨於他人過跡。不能以功折贖。揆之情理。豈得謂平。卽假如孫君百蘭言。今之贊助南遷者。爲黎段也。此其事

國未必盡如孫君言。即姑以黎段兩人論之。其人格資稟知識三者。視曹錕何如。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黎段兩公。其生平固非無咎。然平心論之。比之時流。可與抗衡者幾人。若視曹錕之爲萬惡魁首。爲誤國殃民巨慝。則豈可以道里計哉。卽就今之贊助國會者言之。南爲浙廬。北爲奉張。之二人者。一則持正不阿。一則勤政安鄉。擬之曹錕。或其部下將領。均難望其項背焉。卽其贊助國會。亦祇於能使議員自由集會。自由制憲而止。今之人輒曰留北則託蔭於曹。遷南則求庇盧張。同爲軍閥也。受其金錢之資。亦一焉而已。噫嘻。此殆癡曹者強自解嘲之說也。夫雖同爲軍閥。而君子小人則有分焉。寧盛頓林肯皆嘗爲最盛之軍閥。未聞其因爲軍閥。賢者卽與之割席也。而金錢之出於曹。與出於盧張。則尤有別焉。孟子曰。於辭予將有遠行。辭曰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尋常交際之間。先儒猶不受無名之金。而於國家政治法律攸關之際。詎可取不義之貨。曹錕志在得總統。以金錢與我。是買我投票也。是不義也。賄也。盧張志在成憲法。以金錢與我。是資我制憲也。是義也。非賄也。明乎義與不義之分別。卽足定吾取與不取之標準。彼視與曹錕盧張爲一例者。豈真丹之可以亂素。樊之可以奪朱乎。今觀公等所言。明於求全於黎段。而昧於責備曹吳。其果利令而智昏歟。抑爲親故者諱歟。邇聞公等猶倡孫曹攜手之說。強罪魁禍首。以與民國元勳合作。其能免於與虎謀之。謂而不遭反噬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復何說之詞。僕等決意南圖。義無反顧。成敗利鈍。竊所弗計。如公等鑒察愚誠。有大覺悟。明於順逆之數。翻然來歸。共成大業。則僕等所馨香禱祝以迎之者也。苟其不然。與鹿豕游。認賊作父。十年名節。敗於一朝。公等縱不自惜。其如國會之機關何。夫我開國之第一屆國會。於建設國家之業。誠多缺陷之感。而抗拒強權。不使得志。則十餘年來。如一日也。若此次之附逆。實爲向所未有之大辱。果擁曹之計得遂。則真民國歷史不可洗之污焉。倘公等猶有愛惜之意。不忍此歲寒松柏。與草本同腐也者。則請斷念目前政權。舍棄五千大洋。以與十年舊友。同最後之患難。共海上之生涯。逆黨勢如朝露。命比蜉蝣。告別燕京。祇數月間耳。他時款段歸來。重登王謝之堂。比之今日之仙仙倪倪。變侯門之餽餘。豈不尤快心哉。掬誠相告。言盡於斯。臨歧話別。不勝依依。溽暑逼人。尙祈爲國珍攝。此頌公綏不一。國會議員離京同人。褚輔成湯漪章振杭辛齋丁惟汾凌毅童杭時焦易堂董昆瀛烏澤聲吳崑芬祖

權于洪起馮自由黃元白王斧黃伯耀田桐呂志伊章士釗董耕雲楊永泰黃雲鵬劉振生陳義金燾景定成陸祺鍾才宏劉重劉盟訓劉榮棠李英銓張善與賀昇平張華祖覃超楊允升王俊尙鎮圭王有蘭李爲綸李肇甫韓玉辰寶應昌白逾桓彭養光王用賓沙彥楷郭同徐蘭墅鄭萬瞻向乃祺何銓周震麟徐繩曾毛印相江浩孔慶愷陳廷鸞盧仲琳王安富陳宗常李執中劉恩格邴克莊白瑞公啟

(四) 離京議員遺馬驥書

彥狎足下。近日報載足下答徐佛蘇書。手讀一過。不禁駭然。相鼠之詩曰。人而無恥。胡不遘死。夫人至敢於公然虛僞。當面撒謊。是非心死者。誰肯靦顏若是。以足下曉暢法理。元瑜翩翩書記。誠三秦未易才也。迺以附和黨魁。急於功利之故。至喪本來。貽羞當世。莊子言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今雖生猶行尸走肉也。而尙可謂爲人乎。僕等本古禮朋友。死哭於路之義。誠不得不爲一灑千秋之淚也。雖然足下果猶憤懣於中。而未肯心折乎。僕等效力長報任少卿書之例。刺取原文要點。爲足下次第以言之。原書謂以言國會。則屹然依法存在北京。並無任何一人有絲毫之干涉。及絲毫威逼之事實。又謂以言法律。憲法未成。約法有效。我全國所奉命惟謹。是皇皇數十條約法。及憲法一部份之大總統選舉法。亦從無一人有甚違反之處一節。此視爲曹錕發電之應聲可也。核與近日王承斌馮玉祥等答曹錕電之措詞。何以異焉。就事實言之。利誘與威逼。皆破壞國會之罪也。去冬之炭敬二百元。高凌霨公然宣之報紙。今年端午前汽車分送之節敬五百元。誰不目見耳聞者。袁家花園之款。通過閣議。財政部有案。以國庫之支出。不給爲法定之歲費。而爲個人之市恩。五千元之票價。王吳高邊熊等送人輒道。儲款以待。此等賄賂行爲。是即破壞國會之一罪也。威逼之手段。幸我同人神經敏捷。倉皇絕裾。彼輩遂無所施其技耳。在法元首。與國會本有同等之尊嚴。軍警罷崗。係出馮王高等之命令。公民團之辱迫。係出張英華張廷諤等之買僱。攪擾京畿者七八日。馮玉祥王懷慶高凌霨吳毓麟等。祇有加工之行爲。並無鎮撫之言動。京保密遜。電話時通。曹錕坐不一言。獨至黎氏十三日一時出走。而曹錕維持京畿治安之電。是日四時即到。謂彼輩非合謀逐黎者。足下有此大胆乎。既可以逐元首。何不

可圍國會。即觀黎氏行後。王馮等催選總統之電紛紛而來。月暈礎潤。即知風雨之將至。寢假同人不速出走。庸能免威逼之辱乎。而猶有不能不感激足下等者。貴黨獻媚光園。由來者遠。大頭待結主知堅持賄買。不肯以武力逼選。邊吳信之。遂定先買後選之計。使吾人得忍須臾。乘間逃脫。此則不得謂非君之賜也。強姦婦女者。誘以利與逼以威。皆可構成強姦之犯罪行爲者也。不能謂必以威逼方爲犯罪。以利誘即不得犯罪。不過曹錕之威逼議員。尙爲未遂犯耳。足下固通法學者。豈不知謀叛國家之犯罪。雖未遂犯。亦應論罪乎。迺原書祇及威逼。不提利誘。豈天下人皆無耳目者乎。奈何悍然不顧。必爲曹錕洗飾也。黎爲約法上之元首。亦即大總統選舉法上之元首。首既可以逐而去之矣。尙何守法之可言。無違反者之可言哉。

原書謂一部分同人。竟因黃陂出走。即認國會不應在軍閥勢力下之北京集會。又謂並祇在京同人爲附逆。則所附何人。有何事實。爲叛法。則所叛何法。有何確據。爲猪仔。則何人爲猪仔。有何證明一節。此爲其自辯之最得力語也。今反以詰足下。黃陂何人。出走何事。若無其他確證。其他理由。能解釋黃陂可以任人逐走者。則國會在京不能集會之理由。即爲天下莫能之物也。曹錕逐元首擾亂京都。陷國家於無政府狀態之罪名。既定。則在京同人之罪名亦定。今明白以告足下。所謂附逆者。即附曹錕。及其謀亂之同黨也。其事實即不聲討曹等之罪。而反受其節敬。應其宴請於袁家花園。與商拉攏議員留京。謀以選爲曹總統是也。所謂叛法者。即叛約法。及大總統選舉法是也。其確據即在用不合法之會合會通過足下之提案。無理以解黎氏大總統職是也。所謂猪仔者。中外輿論。同上君等之雅號耳。僕等本物傷其類之意。實未嘗以此相奉也。若必謂何人是猪。何人非猪。僕等以爲可以受曹黨之餽養者。即猪也。有意擁護。並在高吳等僞攝政下謀活動者。即猪也。以此爲證。足下其能逃此圈中乎。雖然。僕等視足下罪與馮王高吳等均也。附逆云乎哉。蓋馮王高吳等去黎之自然人。而足下則去黎之法律上資格也。大總統之產出。本於憲法。而大總統之解職。不依憲法。此則僕等所未之前聞者也。黎氏之行。是否即爲大總統選舉法之因故。此亦僕等所不敢承認者也。足下竟大胆主張。以過半數之會合會。過半數之表決。解黎之職。竟大胆認黎之去職。即爲大總統選舉法上之因故。是雖謂足下之罪。加於馮王高吳一等可也。蓋一方以解黎職者媚曹。一方即率

議員以從逆。以此相詰。足下雖善辯。庸有解免之說乎。

原書謂其主要人物。不外三派。(一)政學派。(二)安福派。(三)中山派。其有非此三派者。則皆附屬的。非主體也。往來於京津滬者。則皆一時的金錢化。非主義也。兄試思此三派人物。在民國政治史上。有如何事實。在現在政治界中。居如何地位。對吾國一年來之政治作何感想。自去歲國會恢復至於今日。持如何政策一節。是殆列子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自見其睫是也。以嚴格批評上述之三派。獨寬大置曹派於不論。豈所謂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者歟。今反以問足下。曹錕在民國政治史上。有何功績。即退一步言之。去年恢復法統。是其力焉。然其功是否足以折贖其罪。在現時政治界中。是否爲把持一切。不使有他派人活動於其軍權下者。即足下與其黨魁年來之恭順盡忠。尙欲分僞內閣之一閒散部。不可得焉。一年來縱其不識之無之部曲。挾天子以令諸侯。無時不以武力橫衝直撞。其所持政策。無非欲以直系正統。宰割中華而已。若足下於僕等之間。而不能明白答覆也者。則請無再開口批評他人可也。以僕等觀之。上述之三派。無論語其何者。祇有勝於直系。斷無劣於直系者也。僕等聯合三派。即以倒曹剷除軍閥爲主義者也。若謂金錢。則旅費五百元而已。月領歲費三百元而已。僕等固公開發啓事於各報。明言而不諱者也。以視尊處之炭敬節敬。又有五千元之支票。或又謂有改爲巡閱使顧問。每月五百元。十個月而止。豈不大相逕庭乎。若以語足下。則一次即得八萬元。前月各報。遍傳大頭得二十萬。餘以交之足下。自扣留八萬元。餘以交之劉某等等。遂至內訌。此報出後。不見足下一言之更正。而爲曹賣力氣。甚於楊小樓演落馬湖一劇。其爲得特別鉅款事實可知也。實以告之足下。此間全體所用。至今僅三十餘萬耳。僕等斷不爲無恥之言動。假以多報少之說。以欺人也。是此間之所費。當大頭與足下一次之所得。而猶不足耳。迺反以此譏人。是真不知天地間有羞恥事者也。況今之爲反直派者。猶皆皆是。視洪憲復辟。未有異焉。又豈僅上述之三派乎。哉。姑指一事以證之。即足下向所奉爲惟一黨魁之兩唐。今亦反直派也。即上海之商教等會。亦反直派也。彼等豈皆爲上述之三派所運動乎。恐足下雖善辯。亦不能爲之說也。即就上述三派言之。其不肖分子之同化於足下等之金錢者。亦未始無人焉。若必以反直爲彼三派所專有事。僕等不承之。即天下之人不承者。亦尙不知幾何也。即如足下言

北京派來協商之代表四人。尙有二人同化而不歸。彼二人者。豈僕等強留之乎。抑以金錢買之乎。無非良心爲吾人之道理所激刺。遂塞暗而投明耳。至足下所謂正道表面常理之外。尙有何事何物。僕等誠愚不得而知。然僕等亦豈意動天下之兵。不過直系必欲以武力征服中國。則有大力者。終必起而與之抗。是豈待僕等之運動爲哉。僕等甚欲得和平之方。解決國事之根本。如足下有意。即請從正道表面常理以謀之可也。(一)須保證曹錕決不再爭總統。以彼本無功於民國。現且犯大逆不道之罪故也。(二)須令曹錕速將此次謀亂京師之禍首馮玉高聶吳張邊曹王薛等。以及其他小嘍囉。盡置之法。分別懲辦。以肅清京師。(三)須使直系將中央政權公之全國之人。許由國會爲原動。召集全國元老名流。及各省代表。公議建設之方。則統一問題。即不煩言而解也。(四)曹錕本身。在法本不容赦。唯果能毅然決然行上述之三條。既能悔過。吾人亦可寬其既往。即大頭與足下亦然。若必怙惡不悛。把持京師。非得總統不可。則天下之兵。雖欲不動而不可得也。孟子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證以近年來之勝敗史。直系容謂有倖乎。即或曰彼兵強也。彼得地利也。彼得占中央之優勢也。然以視袁世凱何如。不能以人勝之者。終且以天勝之。種麻得麻。種豆得豆。勿謂報應之說爲迷信家言。而終不可憑也。以足下胆大妄爲。敢於作惡。復敢於文過。僕等今日豈能再與論列當世之是非。唯僕等不告以吾人之主義。或終令足下疑吾人真爲隨聲附和者流也。况十年患難。風雨雞鳴。每一回溯。未免有情。倘足下果翻然大澈大悟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前日之事。譬如昨日死。今日之事。譬如今日生。僕等今日認足下爲死人。明日尙可認爲生人也。死生之機。問不容髮。惟足下好自爲之。倘猶未心服於僕等之言。欲辯難而析疑焉。僕等必不吝筆墨之勞。以爲不屑之教訓也。勿促布言。即希諒察爲盼。此頌財祺百益。弟郭同湯漪張我華等同叩。

(五) 湯漪答馬驥書

北京馬彥冲君鑒。閱國民新聞載有足下覆郭宇銜張我華及鄙人書。桀犬吠堯。甯足爲怪。實則徐佛蘇原書。與足下原書。並由鄙人等具名反駁。足下之書。鄙人一概未及省覽。所以然者。足下與徐君。既生活於偽政府之下。自以恭順婉遜爲第一義。其言安得有一顧之

價值。而在津同人所發布之文件。公推鄙人具名。已成慣例。好惡既與同人。自無一一勘定之必要。以致語多謾罵。頗以爲憾。然以此之故。對於來書所論四點。不特不能心折。且以爲不值一一作答也。惟有數義。欲使足下知之者。第一則國民反對保曹及仇視虎狼之心。豈能因足下一辯而爲之轉移乎。第二則政治連動之前途。多數國民之同情。豈以相罵決定其運命乎。第三則鄙人之主張與向來在政治之態度。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民國歷史。增其光榮。社會人格。因之提高。本諸素抱。未遑多讓。竭浮蟻之能事。於大樹其何傷。奉酬數語。聊示報德。至於充甘石橋之臥龍。作吳大頭之走狗。賄買出席。包辦大選。在足下亦既志得而意滿。欣爲千載一時之奇遇矣。但希稍自斂抑。不可於光天化日之下。一絲不掛。頻頻作態。未嘗不可爲國會保持一點體面也。不審足下以爲然否。湯濞。白。八月二十一日。

(六) 褚輔成等復錢崇澍等書

自忱大兄暨兩院留京同人公鑑。捧讀禱電。驚喜莫名。同人等離京南下。兩月於茲。函電屢馳。未邀一復。初以諸君身處危亂之區。懾於權威。迷於貨利。不復有所表白。今得禱電。正如空谷足音。喜出望外。第來電所云。均與事實相反。益滋同人之疑。不憚辭費。轉進一言。願諸君加以反省焉。來電最注意之點。則在辯明北京開會。非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引近日開會並無外力妨礙自由以爲證。此言若出諸不法軍警之口。意在白掩其非。本無足怪。今躬受壓迫者。亦作是語。未免自欺欺人。試回憶六月九日政變發動以來。軍警之罷崗鬧餉。假冒公民之鬧擾黎邸。馮玉祥王懷慶之辭職相要挾。首都治安。岌岌甚危。同人豈無聞見。黃陂移津之次日。談話會中。輔成欲發懲辦軍警之言。不待詞畢而散。此尙得爲自由乎。來電謂今日合法之機關唯國會。則北京現內閣之非法。亦爲諸君所同認。既知其非法。不特不與否認。反以不合法之會議。假以攝政之大權。是非有意附逆。卽爲不能自由行使職權之表徵。况憲會門前。已有假冒公民之足跡。幸離京者衆。不足法數。攘奪大位者。無從逞其強姦之陰謀。不然。民二民六包圍國會之惡劇。早已重演於象坊橋畔矣。今諸君不反省。猶以未遇強暴。招引同人。復入盜窟。是何異馴鳥自安於樊籠。嚶嚶以誘同類。處女被誘於幽室。竊竊而頌盜慈哉。同人等此次南下。正爲保全國會。完成大法。宣言具在。有耳共聞。來電乃謂同人此行。直以機關殉一人。斯誠百思不得其解。夫國會與總統。同爲約

法上之最高機關。軍警別圖擁戴。遂走總統其違憲亂國之罪。與解散國會何異。同人等處此事變。若取旁觀態度。則民六南行護法。全爲個人權利之私。何以見諒於天下後世。今叛徒竊據政府。國會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同人等爲保全議員人格計。爲維持國會尊嚴計。不得已而倡移滬集會之議。耿耿此心。可質天日。諸君倘終留戀京都。日望促成大選。假國會之名義。爲曹氏償其大欲。則以機關一人之語。還請留者自承。至謂同人南下以來。鶩於政治。不提制憲。尤爲顛倒事實。同人等首發離京宣言。即日國會暫移上海行使職權。完成大法。次發南下宣言。復日開會於滬上完成憲法。七月十四日在滬集會後。號召制憲文電。籌備議憲會場。屢載報端。諸君非盡聾盲。詎無聞見。去歲國會重開。輔成等屏絕政爭。專心議憲。故以擁閣倒閣之舉。概不參加。至列名禱電諸君。則多反之。溯自本年政變以前。正在努力制憲之際。而選舉總統解釋總統任期等提案。忽來罕餘起。橫相擾亂。此次碼電列名之人。即大半選案連署之輩。誰爲馳騫政爭。誰爲破壞制憲。國人自有公論。無待深辯。獨是諸君既知注重制憲。不談政治。何以近日都中即開選舉總統預備會之空。氣忽又甚囂塵上。諸君言之不相符。何爲若是之甚。此爲同人等所不能諒解者也。總之同人憲選分派。遂致南北殊途。冀分曹氏多命而熱中大選者。不妨留京。期慰國人渴望而誓成大法者。即應來滬。義利之辨。繫乎幾希。涇渭之分。在此一舉。惟願諸君自擇焉。同人與諸君忝附十年深交。敢盡最後忠告。諸希亮察。並頌行祺。褚輔成湯漪等五百十三人同啓。

(七) 劉楚湘等復張伯烈電

北京張亞農副議長。奉讀敬電。意氣懃懃。詞旨諄誠。殷殷以保全國會維持大局爲言。垂涕而道。淚竭聲嘶。惟未識去就之分。義利之辨。特爲執事陳之。夫國於天地。必有卓然不敵之精神。精神爲何。正義是已。正義常存。則雖強鄰外伺。權奸內熨。而撥亂反正。蕩環滌穢。終有政治清明之一日。正義恃亡。則雖土地人民屹然獨立。而廉恥道喪。紀綱滅絕。國祚已斬焉。將盡。莊生有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我第一屆國會自開國成立以來。閱時十有三年。中間一解散於袁氏之篡國。二解散於張勳之復辟。間關嶺海。崎嶇滇蜀。雖勞我師旅。苦我人民。延至奮歲。猶能法統重光。再開會於北京者。以正義所在。終有能伸之一日耳。迺天未厭亂。以暴易暴。直系軍閥。因攘奪大位不

情裂冠毀冕。驅逐元首。使國家紀綱法律蹂躪以盡。我國會當此法律無靈紀綱墮地之頃。固不能遷三寸之舌。五寸之管。與暴力抗。然亦當本其職責。一伸正義。俾元惡巨憝。有所畏懼。迺吳景濂等因甘心阿權奸之故。致有六月十六日之非法會議。非法表決。使我艱難再造之國會。際茲晚節末路。竟變爲軍閥玩弄之傀儡。殺人之機械。同人等同天無術。挽救無方。始不得已。有移滬開會之舉。執事身居副議長。彼時不能仗義執言。繩愆糾謬。復不能絕裾引去。爲同人倡。迺責同人等以放棄職權。自墮其餽。又云人無雙焉。妖不自作。授人以柄。何甯自殺。人方以痰乾氣落。油盡燈滅之計陷我。我反甘墮其術中而不悟。夫同人等之移滬開會。正不欲放棄職權。思伸大義於天下。維已墮之綱紀而衛已毀之法律。且以六月十六日之授人以柄。何甯自殺。所謂於痰乾氣落。油盡燈滅之頃。欲使我國會神聖之信用尊嚴之人格。仍復回其原位耳。執事又云制定憲法選舉總統爲吾人刻下唯一之天職。苟於法定期間憲法告成。總統產出。姑不論憲法良否。總統爲誰。然爲束縛時局計。未始不可告一段落。夫同人等之欲使十年未竟大法。早觀厥成。豈敢後人。惟共和國家之憲法。將賴以綱維。萬有主宰。一切苟且之行。急就之章。其何以昭示天下。宜聖有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從。自政變以還。法紀凌夷。強暴縱橫。國會坐視不能一救。又從而附益之。猶哆口張目。高談憲法。詩曰。人而無恥。胡不遘死。何厚顏之甚耶。矧憲法會議。固一誘姦之場。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司馬昭之心。已路人皆見。至謂總統爲誰。窺執事之心目中。固爲總統一席。微曹錕其誰與歸也。且五千八千之票價。日招搖於都市。鷄鳴而起。孳孳言之。果爲誰來。惟是自古權奸之篡國。亦必塗飾耳目。欺世盜名。所以蒙叟有竊鉤者。竊國者。候之嘆。披覽古史。從未有鹵莽滅裂。明日張胆。若今日之甚。豈世運衰頹。卽作惡之材。亦日趨於下。遠不逮古耶。以是等拙劣下駟。其壽命之永不永。直類於朝菌蟪蛄。已不待耆龜而決。而執事等猶必欲擁之戴之。以爲衣食富貴之所託。真大惑不解也。噫。執事休矣。推姑無論三字之用心。以國家煌煌憲法。堂堂總統。亦可以苟且之心爲之。是而可爲。孰不可爲。以此而言保全國會。維持大局。何異南轅而北轍也。雖然。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執事若能幡然悔悟。迷途知返。則滬上常會將開。憲會將成。尙虛此席以待君。否則請勿惺惺作態。忽涕忽笑。以貽羞當世也。言不盡意。敬希鑒察。衆議員劉楚湘。覃振。汪秉忠。吳崑。張樹森。王宗堯。張華瀾。李肇甫。黃

雲鵬李爲綸沙彥楷等二百八十八人叩監。

二十一 先憲後選

直系於法統恢復。國會開會後。卽一意進行大選。對於國會制憲。原不欲觀厥成。而國會新起草之地方制度章。於直系占領地盤。尤屬不利。故屢暗中破壞。迨六月十三日政變後。直系原欲以急就之法。強迫國會。卽日選出曹錕爲大總統。而吳景濂等爲掩飾國人耳目。計仍欲踐其先憲後選之宣言。且借此以維持國會不使破裂。只要憲法會議依然開會。則曹錕大選。隨時俱可進行。離京議員亦以憲法會議爲曹錕大選根據地。非先打破之。則無所施其技。於是推離京議員范熙壬等。復回京擔任阻止憲法會議職務。初熱心制憲者。爲促成憲法計。始有二十元出席費之規定。至是此二十元之出席費。反爲厲之階。爲擁曹者所利用。因議員之拜金者。其心原無國家觀念。惟利是圖。在出席費未規定以前。則議員多怠於出席。而出席費既規定以後。議員始勤於出席。至是離京議員欲運動他議員不出席。憲法會議非補償此費。不爲功。亦可慨也。迨憲法會議流會數次後。復由離京議員劉楚湘等百三十二人於六月廿七日。連名函致吳景濂。請其停開憲法會議。文云。自六月十三日黎大總統元洪出京。發生政變後。現內閣能否復職。及十六日兩院由談話會改爲會合會。以過半出席人數。所議決之事件。於法律上已起重大爭執。同人等認爲於此兩大問題。若不依法。有正當解決。則國會之神聖。信用實掃地。以盡憲法爲國家百年根本大法。在此法紀紊亂狀況之下。制出何以垂永。久而詔來茲同人等爲愛國會。愛法律。愛憲法。

計用特函請議長將憲法會議暫行停開。俟此兩大問題有正當解決。國會神聖信用回復後再繼續開會。云。吳接此函後仍繼續開會。每星期開會三次。均以離京者之多方牽掣。俱成流會。至七月中旬。北京僞攝政內閣。以財政無著。財長張英華辭職。拜金議員。以天津有旅費五百元。上海有月費三百元。可取南下者愈多。北京憲會無成。大選有絕望之虞。於是保派之王毓芝、高凌霄、熊炳琦、山東省長時因促進大選入京等欲改變方略。勸曹錕發一停辦大選。促成憲法之電。以羈縻國會。議員勿使南下。時僞內閣邀中國銀行總裁王克敏長財政。欲藉其承認金佛郎案。得賣國贏餘。以作大選經費。王到保定謁曹錕。亦以是爲請。而津派之邊守靖、直隸省議會議長等。則仍主急進大選。上書曹錕。謂若發停選先憲之電。不啻自招口供。與項城取消帝制。如出一轍。必歸失敗等語。曹閱之頗爲所動。幾經磋商。僅由曹錕於七月廿四日發一促憲之電。對於大選一字未提。惟電末輕描淡寫。有私人權利。夙不敢爭之語。其文云。竊以憲法爲國家大本。憲法一日不定。國家一日不甯。錕前此致電參議院衆議院。懇請早日制成憲法。經月以來。迭次憲法會議。均聞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區區愚衷。不勝過慮。往者國會初集。亟亟以制成憲法爲先務。及後迭遭二年停會。六年解散之變。遂致根本大法。制而未成。延至今茲。已逾十稔。議會諸君艱難轉徙。其於制憲大業。豈能一日或忘。去歲國會復集。法統重光。海內喁喁。以爲憲法告成。期在旦夕。今日國人猶此心志。望歲之殷。更逾疇昔。蓋根本大法先立。則枝葉從而就理。事勢困難。皆得據法律爲解決。一日憲法昭垂。全國遵守。固爲我國家無窮之慶事。抑亦我國會制憲無上之光榮也。雖然無法不可以爲治。而徒法不能

以自行立法之責。負之國會。至於憲法既成。期當共守。不惟恪守。期當實行。此其責任。則我國民所當急謀共負者矣。抑錕尤有進者。國家創建之始。常患無法。而在憲法初立之國家。則患在有法而如無法。非有遵守憲法之誠心。與實行憲法之毅力。必不能除去事勢上一切之困難。而進行法律中惟一之正軌。國會爲人民代表。人民爲國家主體。所貴有立法之責者。必求其可以共守。可以實行。成爲法治之國家。有行政之責者。必誠心毅力二者具備。以負此法治國家之責任。此則錕之夙抱。所願爲我國民披瀝陳之者也。錕服務國家垂十年。民國肇建。未嘗一日自逸。私人權利。夙不敢爭。耿耿寸衷。惟知有國。用敢盡言。以明素志。邦人君子。幸共鑒之。直系各省督軍省長。發電應之。衆議員呂復致曹一函。言頗詳盡。文云。仲珊使君。麾下養電讀悉。國綱不振。政失其常。法律雖號。聖神祇足以繩尺。小民不足以越制。勢豪此由數年來。毀法亂政。所積而成。非旦夕之故也。乃當陰霾四塞。天地晦盲之際。忽然日月烘照。雲端光明。頓見皇皇明電。既期憲典之早成。復勗國人以共守。凡有血氣。孰不欽心。雖然人事綦繁。一凡變故之來。苟祇拘觀見象。必無所得。如知推究原因。方能切中肯綮耳。去歲法統重光。國人於國會之始。卽孜孜以制憲相約。甚且有以專事議憲。不問政事。提出議案者。此亦可以少覘國會之志矣。卒之有關國計之政治問題。雖不敢置之度外。而萬世所賴之制憲大業。亦不敢竟爾忘懷。其事具在。試爲左右陳之。計自開會之始。地方制度章中大體議題。不滿三月。悉經審議會議決。而增定之草案。都凡四章四十條。亦經起草委員會二十有六次之會議。於兩月之內。一律告成。又以國會組織法規定議憲。自出席與表決之人數。

不免過高。而應行補選之議員。未曾選出者有之。選舉機關。不但議員未選。其機關迄今未成者有之。同人等於是。有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修正案之議決。咨經大總統公布在案。復慮人雖減。仍不免有怠於列席者。於是修正憲法會議規則。關於議員之請假。或缺席。無不嚴加限制。省憲議起。爭執頗多。實則凡事皆有可否兩面。何獨省憲爲然。爭執在以求是。非不議也。然同人等恐因此遂延憲法之成立。乃有協商會之組織。爲臨時二星期耳。而協商就緒矣。凡此或關議憲程序。或涉憲法內容。要之皆同人所以促成憲法者也。雖不敢以此遽告無罪於國人。而知其責無旁貸。百計以求其成。衡以此次尊電所論。敢謂其相去不遠。若無他故。擾之不煩。何方催促。敢信其於數十日內。可以觀成。孰知倉卒變起。政象立紛。張內閣忽然有二次總辭職之舉。未經批准。卽掉頭不顧。走往天津。其餘閣員亦同不視事。翌日。卽有軍警直向黎大總統鼓噪索餉之事。未幾復有自號公民者。聚衆求黎退位之事。侵入家宅。擾及私居。夫所謂警察所謂檢察者。固熟視而無睹也。黎大總統亦曾有蒸電通告國中。尊處近在畿甸。諒有所聞。大總統出京。我國現行國法。原無禁制之規定。考之他國行政首長。出遊都外。事所恆有。如美總統威爾遜之加歐議和。返國之後。周遊各州。演說和會歷史。此固世所共知者也。六月三日。黎大總統往津。乃當地長官當途邀截。劫索印信。果何說耶。最難解者。黎在因索餉而辭職者。黎去雖無餉。而卽復職。黎在相約不出視事者。黎去則登時回任。此又何說耶。黎元洪爲人如何。另屬一事。卽其去歲復職。容或有法律疑關。但在國會未經依法解釋。其任期之前。固國法上之大總統也。而其名義全體本諸現行大總統

選舉法而來。尊電現知以恪守憲法之誠心。與實行憲法之毅力。期望國人矣。抑知對於未來之憲法。是
否有恪守之誠心。爲實行之毅力。須先視今日對於現行國法之態度。爲如何。現行大總統選舉法。非他
卽憲法之一部分也。京師此次之變。已將現行大總統選舉法視同無物。台端至此。時方慮及憲法之無
望。致勞通電督促。然使憲法成立之後。強勢豪暴。亦以視今日之大總統選舉法者。視之則國家亦何貴
乎。有所謂憲法者乎。莫謂去黎而與國會無關也。蓋國會非絕對獨立自如之物。必與行政一部相輔而
行。方克有效。立法行政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屋宇。苟折其一其餘之二。雖不折而亦不能顯其機能。此次
之變。既直接顛覆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間接卽予國會以莫大之不便。雖日言尊重國會。其誰信之。近兩
院同人行者多矣。揣其用心。殆恐人之將以加諸黎氏者。加之國會。甚或加諸議員本身耳。雖不能謂卽
有此事。然既不容黎在矣。亦不能謂此爲不應有之推測也。此次之變。或曰有人指使。或曰別有所圖。總
之不究內幕。但觀表面。其爲犯上不軌。生心害政。已爲中外之共見。共聞者。苟不窮究主名。置之典常。則
現行國法。已至強者而失效。憲法縱成。又何足當其一顧。今者輿論沸騰。里巷詛呪。來日大難。閉目可想。
根本消弭之方。已不繫於憲法之遲早成就。蓋今日之犯上者。無罪則異日之毀憲者。亦必無罪也。故此
次政變。若不明其責任。果當誰屬。非但議憲不足以遏亂萌。而黎元洪之任期。與此次出京。是否卽係大
總統選舉法上所指之因。故二者未經解釋。確定之前。卽使選出總統。恐亦不足以釋天下之疑。而箝議
者之口也。復忝在聞教之列。既拜嘉言。用敢一竭愚誠。貢其款款。惟希諒察。南下議員潘大道。焦易堂。稽

輔成等亦發電闢之云。頃閱曹錕養電。以憲法會議經月無成相責望。其詞若有憾焉者。雖然憲法會議之所以無成者。何一非曹錕及其部下多方破壞之所致乎。如制憲經費一事。曹錕之黨高吳等於黃陂在京時。皆竭力反對之。直隸省長王承斌。電高吳謂憲法不許成立。更有把握。電文曾披露於各報。此其尤彰明較著者也。跡彼輩所以破壞制憲者。益深恐憲法一布。則人民有所憑藉。以相抗拒。而直系諸將將不得長保其地盤。又慮憲法早成。議員夕散。則曹錕所慘澹經營之總統。或不得如其願以相償。故黷之使不得就耳。卽如此次黃陂被逐。其所以櫻彼輩忌而急不能待者。夫豈有他。亦以黃陂欲促成憲法而已。在彼輩之意。黃陂之促成憲法。卽所以破壞大選。是故黃陂不去。則憲法必成。憲法有成。則大選無望。所以放逐黃陂者。爲欲破壞制憲也。所以破壞制憲者。爲欲攜得總統也。以欲攜得總統之故。不恤放逐黃陂。破壞制憲之曹錕。今也皇皇然通電全國曰。憲法會議不能開會。不勝過慮。其羣從子弟之將領亦起而和之。如響之應聲。若其不勝過慮者。其誰欺。欺天乎。抑曹錕輩之意。非直塗飾觀聽而已。彼以爲國人至所屬望者。憲法也。以此揭糞。則可以誘致議員。而償其所大欲。不然。咎有所歸。國人亦將諒解。曹大巡閱使之苦心。於南來議員及同情於南來議員之諸自治省。反可以加以破壞制憲之罪名。甚且聲其罪而討之。此其用心。可謂路人皆見者也。今請正告國人。同人此次南來。其消極的作用。在保全國會之尊嚴。其積極的作用。在完全憲法之大業。此物此志。終始不渝。所望邦人君子。鑒此微忱。作之後盾。俾盜國者志不得遂。則民國前途實利賴之。曹錕雖發促憲電。北京憲法會議。仍流會如前。而吳景濂

勇於作惡。每週憲議三次。一次不斷。直流會四十四次。至九月四日。憲法會議一度開成。次日之賄選。即成賄選。成而十年未成之憲法。不三日全部告成矣。

廿一 聯孫之詐

直系對孫文。始終無誠意。於十一年五月。戰勝奉軍後。恢復法統。本可與孫文開誠協商。結束護法。南北亦可統一。而乃暗結陳炯明等。驅逐孫文。迨今歲二月。孫文借滇桂軍之力。又驅走陳炯明。其憤已平。由滬回粵。避去總統稱號。僅以大元帥名義。聲言回粵收束軍事。且發表和平統一宣言。直系復暗結桂將沈鴻英等圖之。繼任沈爲督理廣東軍務。粵戰再起。和平之局。以破。迨六月十三日政變後。孫文即派前參議員劉成禹。持書北上。促議員南下。略云。比歲以來。軍閥橫暴。破壞紀綱。故同志集合。倡正義於廣州。中途變亂。粵局破壞。致使各同志流離出走。初衷未遂。及文移居滬。仍促國會北上開會。力謀國是。欲持和平。統一化兵爲工之策。以定國家之根本。而促北方武人之覺悟。不意國會方開。民八民六問題。不定。更舉廣州政府數年召集所議之案。棄而不顧。可知北方軍閥對於國會。同人有利利用。而決無誠意矣。今日軍閥攘位。故態復萌。視民國二年。以兵力挾舉總統。民國八年。以非法謬竊大位。殆尤過之。夫今日之所謂北京國會者。合法與否。尙屬問題。再加以非法之行。其何以對天下。文與國會諸公。始終相共。務望轉告同人。各盡所能。力持正義。其有以兵力金錢圖竊國權者。當以去就相抵抗。文必爲諸公。後盾。今先派劉君禹生來京。詳述一切。北望薊門。風雲昏晦。持正愛國。是所盼切。又於六月二十八日。發表對外

宣言略云。民國成立以來。計十二稔。軍閥案亂。國憲私意。推倒總統。內閣致政局不得安定。國民苦於塗炭。予主張和平。統一而彼則迷信武力。統一出兵四川福建廣東等省。以肆其狂暴。列國果希望和平。則應取消承認北京政府。現雖不言。即請承認南方政府。然深望列國於真正民國政府未組織完成以前。保留中國政府承認權云。以知孫文對於直系尤民賊不兩立矣。乃孫洪伊初於民國五年任內務總長時。曹錕爲袁氏帝制効命。率師赴蜀。與護國諸義軍抗。迨兵敗回北。帝制推翻。黃陂繼位。復運動直隸督軍一缺。洪伊頗爲之盡力。自後曹錕勢力蒸蒸日上。洪伊尤曲意攀援。今見曹錕遂走黎元洪。不久即可僭竊大位。洪伊覬覦國務總理一席。而又恐不見容於民黨。乃倡爲孫曹聯合之說。以眩惑世人。并爲之奔走游說。孫文數次均爲孫文所拒。曹錕斯時亦以政變後議員紛紛離京。恐北京國會瓦解。則伊賄買總統。擄奪民意之計。無由進。亦與洪伊函電往還。假意周旋。欲以牢籠議員。挽回危局。茲將關於此事函電彙次如下。

(一) 曹錕致孫洪伊電

上海孫伯蘭先生轉孫中山先生大鑒。(上略)年來國內種種紛擾。無非因「法」字而起。先生爲首創共和之人。其擁護法律之精神。平生所深欽佩。錕等去夏主張恢復法統。俾國會得以斷而復續。即與先生護法之初旨。不約而同。迭奉宣言。促開南北和平會議。並提倡兵工政策。老成謀國。尤極服膺。深信解決時局。舍此別無良法。現在國會備憲之功。僅虧一篑。迭據各政團代表來保。與錕面商。結果擬即依照先生主張。召集南北和平會議。聚全國名流於一堂。共商國是。將一切政治問題。討論解決。俾國會得以從容言法。樹國家萬

年不拔之基。當亦先生所樂許也。其應如何進行。請候明教。曹錕冬（二日）印。

（二）曹錕覆孫洪伊電

▲好圓滑的口調

▲如此是否誠意

上海孫伯蘭先生鑒。寒電奉悉。中山先生來電。以和平統一必有誠意。片言居要。洵救時之良藥也。國事顛危已極。非統一不足以謀安。全。非和平不足以解糾紛。雙方推誠相見。務期貫徹始終。共謀國是。執事情殷救國。夙所佩仰。務期指示周行。俾資遵循。並任企禱。曹錕。皓。

（三）孫中山覆曹錕齊電

上海孫伯蘭兄鑒。轉來仲珊齊電。已悉。前此我揭出和平統一之主旨。仲珊亦嘗贊和。乃其見諸事實者。則亂闖蜀川擾粵。以及種種行動。無一而不與和平為敵。今茲云云。其既有所覺悟耶。抑猶是前日之敷衍也。我與人以誠。不能逆意不信。然不直則道不見。主張武力。誰為戎首。咎有所歸。徒務空言。天下其孰能聽之。請即本此意以答仲珊。孫文侵。

（四）上海孫洪伊與孫文電

廣州孫大元帥鈞鑒。本日午後接保定曹仲珊齊電文云。民國締造。備歷艱難。溯其變端。皆由國會解散所致。執事維持國本。毅然以護法為己任。艱貞矢志。始終不渝。屬在下風。無任欽佩。中山先生為吾國先覺。風聲所播。舉國景從。與執事私人之交。尤為錕所夙仰。去歲因顧國民心理。特從執事與中山先生之後。得見法統重先之盛。乃政治之澄清。國民之痛苦。和平統一之希望。若視前無以遠過。豈人謀之夫臧歟。或求之不得其道也。盱衡時局。心竊憂之。中山先生與國家同其休戚。幸與所以為吾國為吾民為促進和平統一者。不吝見教。錕雖不敏。竊願聞之。當本中山先生之意。為國人進一解也。乞將鄙意轉達中山先生為禱。翹企德音。不勝戀念。曹錕等語。特為轉呈大元帥鑒察。如何答覆之處。并乞電示。孫洪伊叩。謹。

(五) 議員陳嘉會等通電

孫中山先生。曹巡閱使。吳巡閱使。馮檢閱使。王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各團體。各報館均鑒。辛亥革命。首義於南。而獲贊成於北。政府北遷。袁世凱厲行武力統一。而有護國之戰。段祺瑞厲行武力統一。而有護法之戰。南方之民。治主義迥不相容。擾攘數年。終歸失敗。綜計數次戰役。不外民黨與北洋派之奮鬪而已。爭戰頻仍。國勢愈危。民生愈困。去歲以來。國人漸覺。悟於武力之不可恃。乃羣趨於恢復法統之一途。但南北誤會。終未澈底解決。今欲泯除紛爭。與民休息。非調和新舊勢力。不爲功。中山先生創造共和。厥功至偉。其所提倡之兵工政策。實爲救國要圖。北方當局。苟順人心之趨向。爲誠意之提攜。共紓國難。使十餘年不能解決之政治問題。一旦渙然冰釋。其造福國家。甯有涯涘。故吾人認定北方實力派與南方民黨首領。宜實行結合。共謀和平統一。時局始有平定之望。政治始有刷新之機。息事甯人。計無逾此。其他各派人士。同負國家重責。其當開誠相見。各泯猜嫌。以定國危。而蘇民困。惟諸公實利圖之。陳嘉會。牟琳。畢維垣。周恭燾。葉夏聲等二百十六人。

(六) 褚輔成等駁葉夏聲蒸電

滬訊云。昨褚輔成致葉夏聲電云。北京衆議院葉夏聲先生鑒。接誦蒸電。都數百言。細釋用意。不過欲爲曹錕拉足大選人數耳。來電謂北京開成常會。無南遷之必要。足下豈不知此種常會由於金錢賄買而成。而其成也。猶以浮報頂替噴傳於世。元帥光明磊落。國內所信仰者。豈止足下一人。將來民意所歸。出任國事。自有正當之途徑。決非足下個人所能號召。足下欲選曹錕。則選曹錕可耳。勿專假借中山爲也。褚輔成焦易堂潘大道等同叩篠。

(七) 章炳麟致孫文電

廣州轉送孫大元帥鑒。報載香港二十七日電。(孫洪伊電告啓程來粵。胡漢民派員赴港迎孫。)是否確實。查此次京都擾亂。馮玉祥王懷慶王承斌實爲下手巨犯。馮王之事。曹錕容可委爲不知。至王承斌以直隸省長兼第廿三師師長。明是曹錕轄下屬官。公行封印。

則曹實爲主使。人心對於曹馮無不切齒。本非爲黃陂一人雪憤也。公尙有議和代表在滬。如孫洪伊徐謙輩。卽應速予裁撤。示與曹馮諸賊斷絕關係。至孫洪伊素爲曹氏私黨。種種計畫。無不與聞。其陽示尊崇我公者。正以牽公下水。去歲介紹孫岳。前來侮弄。已損我公名譽不小。然其時曹錕惡跡。已往者人不復憶。未來者尙在難知。猶可模糊權與也。今則公爲盜匪。覬覦篡竊。事實彰明。有孫洪伊所部議員王乃昌牟琳等。正獎盜媚賊不暇。曹錕所收買之議員。方以流言惑衆。謂孫曹已歸調和。冀以解民黨之心。情西南之氣。我公爲是非計。爲利害計。爲名譽計。如孫洪伊輩。速應屏絕勿通。任彼歸賊。何可曲意招致。受其間諜之術。自損正直之名。如有此事。務望速即變計。不佞對於精衛。已致規戒之辭。更望我公厲行剛斷。斥拒奸邪。以明大義。而全譽望。如必以鄙言爲違忤。人情尙背。事已可知。雖以文言法論種種辯護。亦無益己。章炳麟勸

(八) 梅寶璣等之通電

昨國會議員梅寶璣等發出通電云。各報館並轉全體國民公鑒。報載孫君洪伊致牟王諸君陷電。及在滬民治社議員之決議。券言亂政。謹擇其最易淆惑觀聽之點。詞而闡之。以明是非。昭告國人。孫君謂和平統一。爲收拾時局之惟一辦法云云。夫和平統一。未嘗非解飢拯溺之一法。中山先生於去歲離滬時。曾發表宣言。以斯爲職志。到粵後。爲貫徹其主義起見。派汪胡徐孫四君。爲全權代表。與各方接洽統一事宜。孫君洪伊。亦爲全權之一。自稱與北方向有關係者。當曹吳密派孫傳芳督閩。沈鴻英督廣。陳炯明禍粵。破壞統一風聲。傳播全國之際。孫君職責所在。未聞其向曹吳建一議。發一言。爲閩粵人請命。及至事實發生。各令發表。又未聞其通電全國。宣布曹吳破壞和平統一之罪。今突於北方政變。議員離京。曹錕身敗名裂。全國攻擊之際。始認爲迫不及待。窺其用意。無非欲藉此和平統一招牌。一方緩和反對北方之空氣。一方爲阻止議員南下之詭謀。與全國人所唱導之和平統一。真假不相同也。觀於粵中近事。北方增兵添械。進攻不已。其無和平統一之誠意。彰彰在人耳目。乃孫君明知之而故唱也。可見其言之僞矣。至希圖孫曹攜手。辦理和平統一之說。更不值識者一笑。夫曹錕爲稱兵犯國。督軍首領之罪魁。中山先生爲功高望重。創造民國之偉人。人格相去幾萬里。又一爲確有主義。

之人。一爲目無法紀之徒。孫君非不知之。而其所以甘冒不韙。唱爲孫曹聯合之說者。益知孫君數年以來。恆籍南方。民黨招牌。以要挾北方。復籍北方實力。以聯絡南方。今見曹錕圖窮七現。行將破產。爲自身生存計。不得不唱此說。以欺騙世人。成則可邀功於曹錕。達其年來夙抱之目的。不成亦可見好於中山。尙可作捲土重來之手段。其爲個人計則得矣。其如不能以一手掩蓋天下之耳目。至謂維持國會。完成憲法。不成則以廣東護法政府維持法統云云。眞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者矣。夫孫君既承認北京國會。應予維持。則當知北京現在之所謂國會者。夾雜式之國會也。孫君去年。亦曾一度通電反對北京國會爲不合法者。今未及一年。竟出爾反爾。謂離京議員。爲拆散國會。孫君所請吾輩七年自造之歷史。乃欲自我推翻之說。不當責人。而當責已矣。夫國會政府不能相離。孫君一面主張維持北京國會。一面又主張以廣東護法政府維持法統。不應有此兩棲式之主張。復謂社會無常識無信義云云。試取孫君之前言往觀之。則所謂無信義無常識者。固大有人在。社會不任其咎也。總之時局至此。危險極矣。稍一不慎。國亡隨之。吾人愛護國家。宜共同爲一正確之主張。並且認定今日欲達和平統一之目的。除曹錕自請解散兵權。向國民認罪。向法庭自首外。別無途徑之可尋。欲完成憲法。鞏固國基。議員得自由行使職權。除脫離軍閥勢力範圍。擇地集會外。亦決無完成憲法之可能。孫君如能覺悟前非。一致主張。則同人等於對人問題。初無愛憎之可言也。國會議員梅寶璣。恩克巴圖。達什多爾濟。韓志正等同呼。

廿一 賄買出席

憲法會議規定出席費二十元。於神聖憲法。議員人格。已有污損。然提議者。爲促成憲法。鼓勵貪惰之議員。出席起見。舍經從權。其心尙屬可原。迨政變後。議員陸續離京者多。憲法會議。屢次流會。吳景濂等甘心阿附軍閥。見人心已去。大選絕望。稔知議員弱點。志在金錢。乃與曹黨擘畫。先籌三十萬元。爲常會出席費。常會能維。則俟大選經費。籌足一鼓可下。吳景濂作惡之才。洵可驚嘆。於是於八月廿四日。開兩院談

話會議決一臨時支給方法。(一)兩院於每星期開常會時。出席議員。得由國會預備費內支給一百元。(二)每次開會。依會場人數。發給出席證。散會時。出席之議員。以出席證。換取支給證。(三)兩院議員。憑支給證。於下星期一。向會計科支取。離京議員聞訊。乃宣布吳景濂等罪狀。并告發之於京師地檢廳。其文照錄如下。

(一) 離京議員宣布常會出席費之非法

京津各報館轉參衆兩院同人均鑒。昨日吳景濂主席兩院談話會。以百五十二人之到會。七十七人之議決。兩院議員臨時支給方法。每星期開常會。出席議員。得由國會預備費內支給一百元。查議員歲費。每人每年五千元。載在院法。歷來支給方法。每月至多不能過四百元。年來國家財政支絀。減成發給。至多月份未有過三百廿元者。是徵之從前法例。議員除歲費外。斷無其他支給之可言。照吳景濂所爲。是直向議員行賄也。以法律不生效力之談話會。竟變更院法。及支給向例。尤爲駭人聽聞之事。即謂歲費舊欠尙多。應行補給。亦無在豫備費項下支給之理。北京財政困難。至如此極。歲費既多積欠。國會豫備費之存蓄。果自何而來。若果有餘款。何以前此不發歲費。必以破壞院法及成例爲手段。必以出席常會相要脅。必使我同人陷於受賄地位而後快。是誠不解。查吳景濂於本月某日來津。爲王承斌祝壽後。集合同黨曹銳張弧吳毓麟王承斌等。密定於九月十號以前。選出曹錕爲總統。由銳弧毓麟等擔任鉅款。使吳景濂收買議員。先之以常會。避人反對大選也。限以常會出席支給一百元。使得費者。無從離京也。此計果行。則選舉會之開。即有把握。狙公飼狙。朝三暮四。暮四朝三。是吳景濂等直以我同人爲狙耳。我同人百折不回。備嘗險阻。至今猶能存立於社會者。以向有守法之精神故也。今若受吳景濂之牢籠。破壞院法。受其賄賂。則自身存在之價值。根本動搖。其所得於吳景濂者。不過九月十號選舉會前之二次常會二百元而已。而本身信用。十年名譽。爲之掃地以盡。邇來北京軍警教員官吏之欠薪。大都整年數月者。焉有如許私財供給議員。

即使曹張王吳等可以毀家行賄。然嗷嗷之軍警教員官吏。又焉能坐視議員之獨飽乎。頗聞昨日談話會時。除吳景濂私黨外。多數同人。均甚憤激。不甘爲吳氏所把持。縱至有當場退席。聲明不願領受此項非法賄賂者。同人等聞之。極爲欽佩。竊願公等。保守清白。無墮濁流。爲國會保垂盡之光榮。共起而聲討吳景濂。及甘心受賄之議員等。使害羣之馬。駁國之蠹。不能立足社會。則小人道消。國家庶有豸乎。區區微忱。尙乞垂鑒。倘荷明教。不勝企禱。離京議員。彭養光。楊永泰。湯漪。郭同。韓玉辰。葉蘭彬。王用賓。鄭萬瞻。烏澤聲。等四百五十八人同叩。

(二) 離京議員宣布吳景濂罪狀

上海申報新聞報。轉全國各報館。各公團。各省省議會。各軍民長官均鑒。此次政變以來。同人相率離京。早經宣告中外。北京一隅。久已陷於有官吏而無政府。有議員而無國會之絕地。乃吳景濂爲虎作倀。悍然不顧。明知留京議員。事實上不足五分三。猶復濫用職權。繼發憲法會議開會通告。其名義以制憲和號召。其實際以出席相羈縻。國會信用之破壞。議員人格之損失。在所不計。必使南下同人。永無自由集會之一日。而後快。其罪大惡極。已爲國人所共見。迨至憲法會議流會第二十七次以後。吳景濂乃揭開假面。竟於八月二十四日。利用會場。集衆談話。以一百五十二人之到場。七十七人之起立。通過支給常會出席費一案。每星期一百元。是則以一談話之結果。變更兩院依法成立之法律也。查院法及歲費支給規則。既無出席費之規定。而憲法會議規則所規定之出席費。尤不能適用於常會。甚至以集衆談話。而變更民國法律。增加國庫負擔。根本上爲法外行動。在吳景濂甯不知之。顧乃甘冒不韙以爲之者。惟其以包辦大選爲生命。以依附軍閥爲後盾。而後舉天下之惡。歸之於一人。而無所懼也。是知有萬惡之軍閥。而後有萬惡之吳景濂。有萬惡之吳景濂。而後有無惡不作之談話會。以大典籌備處爲狹小。而乃假神聖之議場爲其尾閫。以大選票價爲未足。而竟不惜變更已成之法律。公然行賄。此則不特目無國會無法律。而且視全國無一人矣。用特列其罪狀。訴諸公判。尙希邦人君子一致聲討。大局幸甚。迫切陳詞。惟希亮察。離京議員。湯漪。楊永泰。林長民。彭養光。葉蘭彬。郭同。褚輔成。韓玉辰。鄭萬瞻。焦易堂。王用賓。田桐。白逾桓。烏澤聲。等四百八

十五人同叩。

(三) 衆院議員告發吳景濂等之原呈

爲告發吳景濂張弧熊炳琦王毓芝劉夢庚等公然行求賄賂損害國家財產請求依法嚴辦以保國會尊嚴事。查本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吳景濂等利用象坊橋衆議院議場。集合少數議員。兩院合計僅一百五十二人談話。由吳提出臨時給費方法三條。內開：(一)兩院每星期開常會時。出席議員均由國會預備費內支給一百元。(二)每次開會於會場。計算人數發給出席證。散會時。出席之議員。以出席證換取支給證。(三)兩院議員。憑支給證於次星期一。向會計科支領等語。此次提議。雖經在場議員多數以違背法律聲明反對。乃吳景濂等。竟朦混報稱有七十七人之贊同。宣告業經議決。自本月二十七日起。即私擅實行。按是日係議員隨意集合談話。既非依據國會組織法第十二條參衆兩院各別所開之常會。亦非依據同法第二十一條兩院會合所開之憲法會議。完全爲一種普通集合。其所決事件。全係各該議員私人行動。與國會法定職權無涉。既非依法行使職權。而其行爲。又確觸犯刑律。當然不能受臨時約法第二十五條。議員在院內發言。對院外不負責任之保障。又查國會組織法第十九條。及議院法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三條。議員應得之歲費。及其他公費。均應依法律所定。由國庫支給。其支給方法。亦已於六年由兩院依法議決支給規則。此項法規。苟未經修正。則議員於現定之歲費旅費外。自不能別由國庫妄取分毫。今吳景濂等所議決之支給方法。係於每星期開常會時。對於出席議員。竟於歲費之外。另由國會預備費內支給一百元。且專對於出席議員適用。即明明以此費爲要求出席。便其私圖之賄賂。又復聲明由國會預備費支給。則其非法定之歲費。由於吳景濂利用衆院議長資格。就所保管之經費內。爲損害國家財產之行爲。亦毫無疑義。今三期國會歲費積欠數月。財政部久不依照預算支付。兩院安有預備費之可言。歲費公費。國庫且不能籌給。則此項出席費之來源。更屬來歷不明。籌措有自。除吳景濂責有攸歸外。所有担任籌款之財政總長張弧。及移同籌備大選集辦經費之熊炳琦王毓芝劉夢庚三人。實係參預謀議共同犯罪。按之刑律。吳景濂張弧熊炳琦王毓芝劉夢庚等之所爲。實共同觸犯刑律第一百四十二條。第八十

三條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二十六條。此外是日在場隨同贊和之各議員七十餘人。亦應同科。惟姓氏不明。應請查明。依律處斷。事關國會尊嚴。民國前途。用敢迫切陳詞。公請貴廳。立予依法偵查。傳喚各該被告人等。到廳審訊。並即起訴。以慰天下之望。再貴廳代表國家行使法權。尤望勿為威武所屈。為我民國司法史上留一線之光榮。則告發人當代我全國國民表無限之謝意。謹依刑訴條例第二百六十二條提出告發狀如右。謹呈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長龍。附證件二種。餘俟齊續呈衆議院議員彭養光。韓玉辰。

(四) 南下議員反對常會出席費通電

全國國民公鑒。近日京滬各報載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殘留之兩院議員。以一百五十二人開兩院談話會。議決一種臨時支給方法。兩院於每星期開常會時。出席議員。得由國會預備費內支給一百元等語。此種販賣總統之變相賄案。儼然於中外。具瞻國人監視之下。以少數附逆分子。假借國會名義。利用預備費名目。顛預議決而實行之。若輩之貪利喪廉。枉法辱國。一至於此。駭詫之餘。憤懣填膺。夫國會開會。與議決有一定之人數。議員應受公歲旅費。有一定之支給。載在國法。豈容造法者濫用表決。以圖私人之便利。吾國議員。取有給制。公旅費外。歲五千元。原有定額。不為不厚。卽年來歲費欠缺。本可正當催補。既有出席一次優給百元之多金。胡不正大堂皇補發歲費。而尤假名於預備費。其為曲折賄賂。用心之苦。手段之卑。堪憐亦復堪笑。夫少數議員。自甘墮落。何與人事。獨吾南下同人。不能不聲明者。今日南移國會。尚在準備正式開會之中。殘留北京一部議員。及非法政府。固當以國會名義供利用。今日以百數十議員。為擁戴曹氏。貪得多金。可以隨便開一談話會。議決增加國庫負擔之案。為有效。則此後凡禍民賣國一切不法之提案。皆可隨時以百十不肖議員。援例開會而議決之。此而能承。危險將至何地。抑北京賄賂之政久矣。數月來大選聲中。所謂炭敬節敬。某某包辦。某某若干。政府與議員。早同交易之市儈。然盤整置壁。黑夜餽金。若猶有俾於清議。且曖昧授受。究屬個人。弱女被污。猶得諉於誘拐於強暴。茲則變相之受賄案。其犯罪者之起意與實施。乃公然假借國會之議場。議員之總意。所謂議員人格。國會尊嚴。被若輩毀壞。摧毀俱盡。是不辨。豈惟涇渭莫分。吾南下同輩。亦將何以謝責於國人。茲特向國人為鄭重之聲明。曰北京自六月十三日以後。國會陷於暴力。不

能自由行使職權。所有一切議決。迭經宣言。概爲非法外。所有八月二十四日北京兩院談話會關於販賣總統之變相受賄議決案。及以後少數人利用國會名義。類於此種滑稽卑劣之議決案。吾南下兩院同人咸認爲北京少數附逆分子之所爲。絕對不予承認。豈惟不予承認。候國會正式開會後。尤當依法提案。務有以懲創而制裁之。憤懣陳詞。伏維共鑒。參議員焦易堂潘大道衆議員褚輔成等五百三十二人同叩。

(五) 南下議員潘大道等致留京議員函

北京旅京同人公鑒。頃閱報載。各政團代表討論。關於支給經費問題。某方面允擔任每人每月七百二十元。其三百二十元。以憲法會議出席名義發給。其四百元以維持費名義發給。又某日參議院談話。亦有同樣之記載。不知國民對之當作何感想也。嗚呼。同人歲費之外。有出席費。出席費之外。又有維持費。此層出不窮者。何一非人胼手胝足。銖積寸累之所致乎。人民之生產能力有限。諸公之支給名義無窮。以有限之能力。應無窮之支給。行且與諸公肉搏矣。抑出席費者。所以促成憲法。所費甚微。爲期至短。其意本可以邀國民之諒解也。今明知憲會無成。而坐耗巨款。以維持大選之人數。其用心已不可告人。然猶可諉曰。法有明文。事非創舉。至於維持費者。所依據者何法。所維持者何事。關於國庫負擔。是否可以不經正式會議。但由所謂某院談話會某某政團代表者。任意決定之。此不能不請諸公慎重考慮者也。國民自決之日至矣。幸於自身直接利害之外。稍注意其遠者大者。其他仁義道德之說。不敢相瀆。潘大道。褚輔成等五百三十二人同叩。

廿三 議員延任

自六月十三日政變後正義議員離京。主張國會南遷。至八月終。議員離京南下者有三百八十五人。然議員分子複雜。其南下者亦多有利旅費月費而來。其宗旨則游移無定。可南可北。且有身雖南來而心實

在北并有專爲破壞南遷國會而來者。種種怪狀。難以縷舉。故吳景濂等雖眼看議員紛紛離京。大勢已去。猶六轡在手。從容坐鎮。先於八月廿四日開談話會。議定臨時支給法。每次出席常會者。得由國會預備費內支取一百元。復揚言衆院議員任期。至十月十日屆滿。茲國會南北分裂。雙方人數不及法定。開會無成。長此紛爭。轉眼十月十日。恐南北國會。卽無形消滅。乃由衆議員王茂材提出修正國會組織法案。於第七條衆議員任期三年。增加一項云。議員職務。應俟下次依法選舉完成。開會前一日解除之。并派參議員張魯泉等南下。以此說勸誘議員返京。每人予以旅費四百元。離京議員移書勸告云。連日兩院迭發議事日程。列衆議員任期延長案。號召開會。衆院任期應否延長。係別一問題。而發布此項日程者之用意奸詐。實欲衆狙我同仁。而陷我國會機關於絕地。或有未盡燭其奸者。事關重大。不嫌詞費。茲爲我同仁敬贅一言。

夫延長任期。此何等事。其在歐美諸先進國。如增加歲費變更任期。凡與議員本身利益有關者。議員均不敢提案。大率由政府提之。而凡過政府提出增加議員利益之案。跡近市恩。且每多受輿論之抨擊。若夫變更任期。雖有由國會自提案而自議決者。然涉及本身利益。則其實施期。率自下屆國會始。絕無本屆國會自議決而自受其利之例。蓋自愛遠嫌。固中外同揆。而萬目睽睽。亦不容乘便營私也。我民國二年所改選之國會。任期三年。至今猶在。早爲國人所詬病。然我所以能遷延至今。不克卸責者。則因兩次遭非法解散。首都陷於暴力。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可以自解於天下。故兩次法統恢復。天下亦翕然從之。

能爲諒解。今次北京政變。逼宮劫印。以逐元首。利誘威逼。以臨國會。軍警公民。白晝橫行。與民二民六完全相同。雖逐元首與解散國會各別。然其破壞約法上之重要機關則一。北京陷於暴力之下。法紀蕩然。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則一。自六月十三日以後。明明爲國會中斷先例。可援宣言。具在我同人自應同心協力。繼續奮鬥。必至原狀回復。暴力消滅。法律生效。乃能卸肩。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固無須提案。延長任期。而我之任期實無法以終了也。若認今茲政變爲無關宏旨。約法上之機關。聽其任意蹂躪。日處於暴力包圍之中。尙繼續開會。則職權行使之期限。法律所定。既無障礙。滿期卽了。祇有坐而待斃。徵諸外國之成規。證之我國之先例。均無可比擬。豈容大冒不韙。自展任期。况國會一開。其端理由。非顛破不滅。則將來任總統任法官者。均可借故把持。要求延任。又何以塞野心者之口。而善其後耶。

夫吾輩固非反對延期者也。國內分崩。各事雄長。將來定國本。解大紛。他無足託。惟一國會是賴。而制定憲法。爲第一屆國會之專職。功敗垂成。尤不容卸責。他日誠有延期之理由。惟首都現陷於暴力包圍。既非開會提案之地。吾輩負罪國人實多。舉國輿論。方盛怒痛詆。毫無恕詞。縱有延期之必要。而今日非提案之時。况同人棄京宣言。即聲明六月十三日以後。國會中斷。尤無急遽提案之必要。自六月十三日起。至十月十日止。查照前次議決。尙有四個月之會期。一俟遷地開會。自有制定憲法。及行使職權餘暇。屆時職責。若未盡完。準可從容提案。不受暴力之支配。既無附逆之嫌。復有布憲之望。易得國民諒解。延長會期。必出於國民之要求。可爲預料。苟其不然。心跡未明。誠信未孚。不顧環境。不恤人民。甘蹈立法自肥。

之嫌。民品可畏。天下豈容吾輩爾。其亦心勞日拙。徒重辱耳。

今彼輩迫不及待，必欲提前議決者。其意何居。亦可洞窺其隱矣。蓋自政變以來。普天同憤。同仁持正義。拒逆謀者。日見其多。曹氏大選會之開成。早已絕望。於是以制憲爲號召。暫時維繫人心。癡心者翹盼憲法。竟成徘徊而不忍去。狡獪者則借制憲爲留京之解嘲。然制憲其名。乘機進行大選其實。又爲我京外同人所識破。憲法會議。遂亦迭次流會。然金佛郎之決定。德國賠款之減收。克利斯浦與陶普士之借款。及整理財政委員會中現所計畫之種種賣國陰謀。不可不藉國會同意。攝政僞閣。七零八落。不可不借國會補充。瓜分政權。迎甲拒乙。不可不資國會操縱。討伐異己。助賊張目。尤不可不假手國會以分其責。於是思開一常會劫之同趨。以冀售其奸欺。我京外同人。依然疑念莫釋。裹足不前。計無復之。今乃以延長衆議院任期爲餌。利用人類之弱點。豈真有所愛于國會哉。倘我同人感於己身利害之關係。一念偶差。列席足數。則彼輩鬼影瞳瞳。日夕凝議之方案。可臨時動議。扃門求決。欲退席則難逃。欲抗爭則寡助。自由全失。任其宰割。此彼輩之目的。一也。攝政僞閣。與抱犢谷之自上尊號無殊。兩月以來。怪象百出。實中外之所否認。天地之所不容。我同人中與之勾結者。雖難保無少數之敗類。然而我兩院則從未依法行使職權。予以承認。是機關之尊嚴未失。國人之責言可解。今若在京議決任期延長案。事關國會組織法之修正。勢必咨達僞閣。公佈施行。在我不惜舉國會機關附逆以求。不可必得之延期。而僞職則已可藉茲保障。中樞藉茲鞏固。此彼輩之目的。二也。自選憲兩會。先後絕望後。凡包辦大選者。日受其主之呵

斥信用漸失。思藉常會開成。自振聲勢。以繼續其營利。而內閣閣員。尙餘數席。或主改組。或主補充。均思嘗鼎一臠。亦均有待常會之迎拒。此彼輩之目的三也。凡茲種種。卑劣已甚。同人明達。諒燭其奸。吾輩惟有益自策勵。誓不出席。從速離京。免爲彼輩所利用。而授之以招搖撞騙之資。此匪特個人人格有關。而國會機關能否保持其信用。均繫乎此。伏祈垂察爲幸。

議員爲自身利害計。且有一百元之常會出席費可圖。於是南下議員。卽有三十餘人。先後隨張魯泉等返京。而自政變後。北京兩院常會。及憲法會議。已流會三月有餘。至九月七日。衆院常會乃始開成。是日出席者三百零二人。議至延長任期案。馬驥謂此案關係重要。請議長當場指定審查員。乃由吳景濂指定牟琳、馬驥、胡祖舜、徐傳霖、王敬芳等五人爲審查員。卽日開審查會。審查畢。由胡祖舜報告。略謂審查會對王議員修正案。認爲可以成立。其理由：(一)衆院任期將滿。國會萬不可中斷。(二)國家政爭終無統一希望。不可不有統一之國會。以維繫之。惟原修正案。係專對衆院而言。中華民國國會。由參衆兩院組織成立。故對於參議院任期。亦須顧及。茲修正如次。第七條下增加一條。『前兩條議員職務。應俟下次選舉完成。依法開會之前一日解除之。』主席以委員會修正案付表決。在場三百零八人。起立者二百六十一人。多數通過。卽日開三讀會後。咨達參議院。此案通過後。輿論譁然。猶冀參議院予以糾正。藉維國會信望。而留京參院議員亦馳函反對。文云。本院同人公鑒。此次國會重光。一年以來。毀譽參半。幸我同人始終尊重法律。不作法外行動。此心可質天日。可告國民。自衆議院延長任期案移付來院後。全

國輿論爲之譁然。我同人不乏明達之士。對於拂逆輿情毀棄法律之議案。自有正當主張。以保存國法之尊嚴。同人之人格。惟一般同人或有未審此案之利害。謹扼要爲諸公言之。溯此案自發生以後。卽召輿論界之攻擊。或謂係大選之交換條件。夫大選爲國會職責。決不受政潮鼓盪。使國常陷於無政府之險境。尤不能對於任何方面爲條件之要挾。本院同人。苟能本此大義。昭告國人。必能得多數國民之信仰。而爲中華民國國會史上之優點。此理至明。盡人可喻。惟衆院爲任期所限。切身利益。所關。味然。有此越軌行動。同人等不能不加以糾正。俾國人曉然於參議院議員十年以來。尊崇法律之主張。始終不渝。亦以保全衆院議員之人格。使毋貽毀棄法律之羞。蓋兩院制之優點。卽在甲院可以糾正乙院之失。俾法律方面不受政潮激動而發生破壞。亦不因權利衝突而引起政爭。故兩院制結晶之點。卽在於本院能調劑各方面之不平。而使國家永處於鞏固不搖之地位。以是之故。本院唯一之職責。卽在於守法二字。諸公守正不阿。決不以鄙人之言爲過激。萬一同人不察。昧然通過。則國人爲維持國法計。必將有嚴厲之抵制。此時不僅衆院議員爲全國所吐棄。卽本院亦將與之偕亡。此爲本院同人生死關頭。謹掬血忱。伏希鑒察。乃參議院於九月廿六日。亦開成常會。出席者一百三十八人。谷嘉蔭主席。由趙連琪提議變更議程。先議衆院移付延長任期案。在場者多數贊成。並由某議員主張不必討論。卽開審查會。當場審查。衆無異議。遂由主席指定宋植納謨。圖王湘。陳銘鑑。婁裕熊五人爲審查員。審查畢。由陳銘鑑報告審查結果。於十數分鐘內。連開三讀會。不加討論。原案可決。此案經兩院議決後。咨達僞攝政內閣。僞攝

閣初靳不予公布。洛陽吳佩孚尤表示反對。而吳景濂及兩院議員。以此爲大選交換條件。爭持多日。僞攝閣不得已。乃於十月四日。將國會延長任期令。與衆議院議員改選令。同時公布之。

廿四 預選舞弊

吳景濂等假先憲後選之名。牢籠議員。欺飾天下。爲曹錕進行賄選。而自政變後。議員紛紛離京。憲會亦不能維持。乃於八月廿四日。由兩院談話會議決常會出席費一百元。以餌議員返京。卒以離京者之多。方牽掣。憲會常會仍未開成。曹黨津保兩系。見吳糜款已多。大選進行。猶無頭緒。頗有違言。衆院副議長張伯烈。亦以吳爲非計。移書讓之云。

蓮伯議長足下。伯烈才力綿薄。忝列副席。除依法代理外。本無特別責任可言。惟今大局日陷阽危。伯烈爲國家計。爲國會計。爲足下計。爲自身計。均有不能已於言者。願足下一垂聽焉。查國會由參衆兩院組織而成。並賦予選舉總統制定憲法之特權。其選舉總統會。與憲法會議。依法以參院議長爲主席。如有障故時。衆議院議長及參衆兩院副議長。亦得遞次代理。此法律所規定也。惜參院自王楊爭長以來。議長一席。產流至今。於是選舉總統制定憲法之重大責任。乃集於足下一人之身。不幸制憲未成。國家多變。黎氏元洪。於六月十三日棄職出京。京師震動。海內鼎沸。國家之安危。共和之生死。其重心點莫不環視於國會。詩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也。足下有怵於此。卽於六月十四日。開兩院會合會。解決黎氏

棄職問題。是日兩院簽到者共五百六十人。出席者共四百六十七人。此項會議之人數。應否適用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是一問題。足下倘有過半數即可開議之成竹在胸。當場諮詢大眾。固不難一言而定。是過半數通過之案。在法律上在事實上。無不名正言順。乃足下開會之始。計不出此。強持堅定態度。報告大眾。謂（現在續到者三人共四百七十八人。依國會組織法之規定。兩院會合會非有總議員五分三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云云。）（載在議事錄）旋由參議員鄭江瀨君動議。派人往休息室請大家出席。久之。八九十人仍不出席。足下乃改正式會為談話會。談話會尚無結果。遽由馬驥君動議。足下又改談話會為正式會。徘徊復徘徊。游移復游移。忽然變更前此報告。以過半數通過黎氏棄職之問題。自此兩院同人對於國會及足下之種種懷疑。戾然遽起。引為口實。甚至隨同貴黨重要黨員褚輔成君。紛紛南下。以至今日。二十餘次開憲法會議不成。以釀成不可收拾之局。謂非由足下事前獨斷獨行。臨時又舉着不定。有以致之耶。此案既已通過。後即當速開選舉總統預備會。以維國家治安。以盡國會職責。乃足下又悍然不顧。日以憲法會議為事。絕不提及選舉總統。雖經兩院同人紛紛提案催促選舉。足下亦置若罔聞。誠不知足下用意之所在。揣足下之意。或有三點。一欲先憲後選。二因憲法會議人尙不足。未便開總統選舉會。三依法於三個月內選舉。此時為期尙早。足下果以此三點相持。伯烈又不能無說。就第一點論之。伯烈本極端贊成者。但依法限三個月內選舉總統。若期滿而憲法未成。又將何法以避違憲之罪耶。况制憲在法律上。是無限期的。選舉在法律上。是有限期的。兩相比較。其理自明。當

袁世凱爲臨時總統時。兩院同人多數主張先憲後選。而伯烈尤力。卒恐臨時總統不足以對內外。同人等遂變更主張。先選後憲。故先行公佈憲法中大總統選舉之一部分。非同人前後自相矛盾也。蓋權衡較重緩急。不敢拘於成見也。當其時也。尙有臨時總統維持於上。國會同人猶汲汲以選舉總統爲先務。今也並臨時總統而無之。則選舉總統與制定憲法孰緩孰急孰輕孰重。不待智者而知。是先憲後選之說。在黎氏未棄職以前則可在。黎氏既棄職以後則不可。羣龍無首。國院攝政。內闕外侮。險象環生。不於速選總統是圖。而終日以制憲相號召。是不知緩急輕重也。然以足下之智。豈不知此。就第二點論之。若憲法會議流會至五次以上時。卽當變計設法善後。詎流會至二十餘次之多。足下雖明知人數不足。而竟開會如故。意在以每次二十元出席費。維持同人生活耶。然議員應得歲費甚多。足下催政府籌撥足矣。何關此區區二十元。並開會一次。動費萬金。現在制憲經費。行將告盡。而憲法仍無希望。不惟虛耗國家數十萬之鉅款。且加同人制憲不成之罪名。足下何忍而爲此。倘足下移憲法會議之精神。以之開選舉總統會。縱因人數不足。流會至三餘次。而國會同人急欲依法選舉總統。以維持國家之苦心。足可大白於天下。吾料天下人民。必不因是而罪國會。且可因是而諒國會。並可以諒足下耳。夫同一人數不足。開會不成也。而足下不憚二十餘次。施之於憲法會議。不肯一次施之於選舉總統會。伯烈百思不得其解也。就第三點論之。據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所載。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同時國會議員於三個月內。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

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大法所定。無論何人。不得違犯。今黎氏棄職出京。已二月矣。以三個月計之。已去三分之二。延至九月十三。乃轉瞬間事。三月期滿。補救無從。足下爲獨一無二之主席。負獨一無二之責任。何以兩月以來。竟視選舉總統會若仇敵。而不一言提及耶。苟至其時。選會不能成立。總統不能產出。國會構成違憲之罪。有野心家乘時而起。假借國民資格。向國會興問罪之師。國會同人其將何辭以對。吾恐法統從此墜地。政局從此紊亂。民國一線生機。斷送於國會之手。國會同人。貽誤之罪。固不可道。足下與伯烈之肉亦足食乎。總之斯時無論何人。爲候選大總統。國會無論在北在南。而吾人於法律上事實上。究不可不依法組織總統選舉會。足下若贊成褚君輔成等南遷。則卽宜往南集合同人選舉總統。今足下心不向南。身尙在北。又不肯卽行依法開選舉總統會。謂非有意妨害大局。其誰信之。斯三點也。質之三尺童子。莫不謂然。何況足下。伯烈自客歲濫廁副席。以足下盤盤大才。經驗宏富。一孔之見。何敢妄有補拾。然近念足下漸處入甕之勢。伯烈亦有同舟之感。千鈞一髮。稍縱卽逝。禍在眉捷。補牢恐晚。故不惜爲足下一言。或謂足下非不知此。將變相的。師湯化龍兩次犧牲國會之故智耳。伯烈未之敢信。語云士有諍友。則不失於令名。又云惟善人能受盡言。伯烈於足下雖愧爲諍友。而足下則不失爲善人。希於伯烈所言。稍致意焉。則國家幸甚。國會幸甚。足下與伯烈亦幸甚。藉頌議祺。不莊。弟張伯烈頓首。吳景濂至此。乃脫去。其先憲後選之假面具。逕作賄選之預備。發出議程。於九月八日。開選舉總統預備會。是日出席者。另送出席費二百元。力疾者醫藥費如之。然尙未成。十日復開。人數仍未足。吳命祕書長鄭林

舉。為。議。員。冒。簽。到。名。多。人。並。在。議。場。捏。報。出。席。人。數。預。選。會。遂。以。開。成。於。是。為。所。冒。簽。之。議。員。張。瑾。雯。等。及。衆。院。祕。書。孫。耀。發。電。揭。其。舞。弊。情。形。茲。將。此。類。函。電。附。后。

(一) 張瑾雯李汝翼函

運伯議長大鑒。昨日大選預備會。汝翼瑾雯兩人因事請假。具有假條掣回收可憑。乃閱昨日預選出席人名單。竟列汝翼瑾雯之名。實深詫異。務請即日更正。宣布同人。以昭核實。而免弊混。實為公便。此請台安。四川議員李汝翼張瑾雯同啟。九月十一日。

(二) 李兆年函

運伯議長大鑒。敬啟者。昨日大選預備會。弟因久病初愈。步履尙難。實未出席。茲查有人冒為簽到。若不聲明。誠恐日後流弊滋多。除正查究外。持此函達。順頌議祺。李兆年啟。九月十日。

(三) 馮振驥函

運伯議長台鑒。九月十日總統選舉預備會。本員因病實未出席。(有請假回條可證。)迺查由院印佈之出席人名單內。竟列有本員姓名。實屬錯誤。應請飭廳速為更正。並印佈同人為盼。專此順頌議祺。馮振驥啟。九月十一日。

(四) 劉景晨函

運伯議長左右。敬啟者。十日大總統選舉預備會。景晨未嘗出席。頃閱報載出席人員列有景晨之名。殊深浩歎。大總統選舉預備會。關係何等重大。而會場捏報人數。舞弊顯然。應請閣下注意。十日之會。是否有效。天下必有公判也。用特踴重聲明。希即飭科油印兩院同人鑒察為幸。此頌議祺。衆議院議員劉景晨謹上。九月十一日。

(五) 黃伯耀函

參議院秘書廳鑒九月十日總統選舉預備會鄙人並未出席何以簽到簿本人名下給有到字請代查是何人代鄙人秘行報到並將此函油印分布同人周知爲盼黃伯耀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六) 孫曜宣布捏報人數電

(銜略)本月十日曜呈衆議院議長文一件其文曰謹呈者曜前蒙委爲本院秘書任事以來宿夜警惕惟恐奉職不力上累知遇對於議事科法定職守範圍以內從不敢有所忽荒當蒙鑒察本日大選預備會曜出席議場稽核議員人數查是日在場人數據分路查點人報告總數實爲四百三十一人當時三次檢查之所得不可謂不精確惟秘書長訓令再三使書四百三十六曜以此事關係過大未敢從命秘書長乃轉令其他秘書遂以湊成是日之會此當日實在情形本科科長實所目覩堪以作證伏思國會爲立法機關職員係法定職守在議場莊嚴之地而行此詭遇預備會如此正式選舉可知瞻念前途不寒而慄曜一介書生只知守法供職議會十餘年從未見此千古創聞之惡例倘常此苟同上有負議長知人之明下亦貶損一己之人格謹將當日實在情形繕呈鈞鑒倘不蒙察諒下情以爲愚戇不堪任使則竊知罪矣言盡於此進退惟命謹呈議長秘書長鈞鑒議事科科員秘書孫曜謹呈九月十六日概自月十三日總統被逼去位以後北京一隅法紀掃地今竟以非法之行加諸守法之身大選以非法爲預備縱令詐欺而成實足以滋長禍亂言念法統良用疚心謹此通電敬告邦人衆議院議事科科員秘書孫曜蒸印

(七) 孫曜啓事

啓者曜供職衆議院秘書廳向在議場專司稽核出席人數之責九月十日午後二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開會至二次延長時間以後據分路點查人員報告經曜再三核算在場人數實爲四百三十一人法定人數尙差五人乃鄭秘書長擅改爲四百三十六人遂以成會似此枉法舞弊之舉竟發現於議場莊嚴之地且預備會如此選舉會可知設因此激動政潮引起內爭如國家大局何如國會前途何除據實呈請辭職並通電宣布外特此聲明以明責任希亮察

(八) 張瑾雯第二次質問吳景濂書

逕啓者本月十日總統選舉預備會。瑾雯因事請假。執有收據可證。乃聞籤到簿上。竟有瑾雯簽到字樣。不勝駭異。因到院查勘。是日名簿。瑾雯名下。確蓋有到字。殊印赫然紙上。當即具函聲明。請予更正。公布以明真象。而免弊混。迄今多日。尙未見將原函印布更正。不識議長是何用意。竊立法機關。何等尊嚴。總統選舉預備會。何等重大。乃不意青天白日之下。竟有此公然捏造議員簽到之舉。查議員簽到名簿。係由議長派有所屬專員。監司其事。瑾雯既已請假。則此到字。殊印從何而來。此等偽造行為。實已入刑事範圍。議長自不得辭其責任。且到會人數。既發生偽造問題。若不切實查究。表明事實。則當日人數多寡。已屬不能確定。選舉預備會若得遽認爲成立。瑾雯爲保持國會尊嚴起見。特再鄭重聲明。即請查照前函。立予更正。否則院法具在我兩院同人。當不忍以神聖莊嚴之國會。任議長一人蹂躪破壞。不留餘地也。愚直之言。幸賜明察。此致濂伯議長。衆議院議員張瑾雯啓。九月十三日。

(九) 張瑾雯致兩院同人書

本月十日。本院選舉總統預備會。因出席人數不足。竟有冒爲簽到及捏報人數之舉。除瑾雯已再函催請更正外。兩院同人。如李君汝翼。劉君景晨。李君兆年。馮君振驥。及秘書孫君鵬等。先後均有文電聲明。諒邀鑒及。查是日之會。既係因偽造簽到及捏報人數之結果而成。其總統選舉日期。及適用先例數條。亦即在此偽造簽到及捏報人數之會內而議決。現在舞弊情事。既經發覺。則是日之會。根本上不能成立。所議決者。亦即根本無效。彰彰明甚。竊尤有進者。此次國會內部。因政變而分裂。是丹非素。已不免輿論之譏評。同人等留滯都門。原係爲維持立法機關。及促成國憲大典。此種忍辱負重之苦衷。猶冀邀國人之鑒諒。故雖流會至三十餘次。耗費至數十萬金。而社會未曾過事吹求。同人亦安之若素者。誠以國會自身。尙未有若何違法之舉動也。今以堂堂之總統選舉預備會。竟發現偽造簽到捏報人數之行為。若不切實根究。期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則國會已自斃其藩籬。自毀其信用。欲求人之見諒。而不我棄。用夫奚能得。此以兩院切身之利害言。不可不先解決偽造人數問題者一也。且以今日之具有大力。而可爲候補總統者。非不知兵強馬壯。即天

子亦優爲之。何況總統。而必謙讓未遑。遑巡郤顧者。亦欲博合法總統之名。以號召天下。故不惜搜括刮削。以其餘而餉我赤手空拳。無權無勇之兩院同人也。今豫備選舉會。僅議定選舉日期及適用選舉手續條例。卽已有作僞之表現。他日大選卽使告成。亦卽緣此作僞之豫備會而來。名不正則言不順。彼舍擁戴不爲而欲爲合法總統之候補者。其能忍受此不名譽不合法之選舉耶。此以候補總統者之利害言。不可不先解決僞造人數問題者二也。民國成立以來。因總統問題而爭執者。馮也。黎也。其任期計算。至今尙未有正當之解決。彼以合法選出之候補者。猶多持異議以相繩。南北紛爭。且歷七八年而未已。此次自六月十三日之變。總統任期問題。尙成爲爭論之焦點。而黎氏南下以後。各方視線。尤集於茲。若我兩院同人不自慎重。竟認作奸犯科之選舉豫備會爲有效。視總統選舉爲兒戲。置國家大法於弁髦。萬一選出以後。彼伺瑕蹈隙者。籍爲口實。昌言反對。激起兵戎。彼則師出有名。此則理先自由。陷生民於塗炭。暨國命於九淵。追原禍始。誰任其咎。此以國家前途之利害言。不可不先解決僞造人數問題者三也。總此三端。事所必至。籌維再四。心獨謂危。所望兩院同人。捐棄成見。加以三思。勿鹵莽於一時。勿徇情而毀法。卽日暫將總統選舉會停開。由兩院同人自行定期開兩院會。合會將前日豫備會僞造人數問題。公同解決後。再訂期開選舉豫備會。議決大選日期。一轉移間。而國會與將來選出之總統。均立於合法之地位。造國家無疆之麻。弭未來無窮之禍。端在於此。瑾夔自前年國會恢復。再蒞都門。側見時局糾紛。雅不欲多所論。例惟與二三同志。閉門講學。及辦理慈善事業。對於任何政團。從未參與。此次政變以還。國事益不堪問。乃政府當局。不聞有悔禍之誠。徒日日用其不義之金錢。公行賄賂。而議員應得之歲費。則積欠至三千以上之多。易正當之支出。爲苞苴之小惠。暮三朝四。玩弄自比於狙公。得少失多。讖議乃同於猪。顧破壞國會尊嚴。摧殘議員人格。設心險毒。甯所忍言。冷眼旁觀。徒增浩歎。乃不意愈演愈奇。竟敢於不出席者。冒爲簽到。此風一開。何僞不作。在承辦選政者。利令智昏。圖窮七見。旣日暮而途遠。遂倒行而逆施。論其情勢。非不可矜。卽瑾夔素以消極自處。每感陸法和語。元帝使者之言。帝釋天王。亦且不屑。對此餓鬼畜生之世界。惟覺悲憫之不暇。更何怨對之足云。徒以國會爲立法機關。元首尤人民託命。一涉苟且。大亂隨之。猿鶴沙蟲。誰能倖免。語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又曰。爲虺勿摧。爲蛇奈何。三復斯言。敢進

忠告兩院同志。幸察存之。衆議院議員張瑾靈謹啓。九月十六日。

(十) 離京議員之宣言

(一) 各省區軍民長官。各省議會。各報館。各公團均鑒。本月八日同人等聯名發布宣言。聲明自六月十三日以後。所有吳景濂等在京個人賣身之行動。不能認爲國會職權之行使。一切議決。在法律上絕對不生效力。其唯一鐵證。即在簽名報到。實行赴滬之議員。已達四百八十人以上。乃吳景濂等。肆無忌憚。作僞枉法。甘冒不韙。竟於九月八日宣告衆議院常會開會。出席議員三百零九人。已法定數。又於九月十日宣告開總統選舉豫備會。出席議員四百三十六人。僅足過半數。以國會議員總額計算。旅京議員絕對不足半數。公然宣告開會。其爲虛報人數。或代人簽到。或冒名頂替。數罪俱犯。方能構成此劇。不問可知。同人等除依據此間兩院秘書廳議員名冊。及吳景濂在京發布之出席議員名單。切實調查。證明吳景濂犯罪確據。依法懲戒外。特行聲明。所有本月八日十日兩次假借名義之會議。在法律上絕對不生效力。以明責任。而維法紀。事關國家根本。絕非院內爭議可比。尙希公等主持正義。共圖挽救。國民幸甚。謹此布聞。佇候明教。參議院行政委員會衆議院行政委員會蒸。

(二) 各省區軍民長官。各省議會。各公團。各報館均鑒。近日吳景濂等。盤踞北京國會議場。挾其議長資格。利用軍閥武力與金錢。公開賄買議員。而猶不足。迺至破壞立法國之根本制度。以求其詭計之得逞。竟於本月七日常會。十日總統選舉豫備會。捏報出席人數。宣告成會。查兩次開會。所有實在人數。業經被捏報。而未出席之議員。及秘書廳在場職員證明。絕對不足法定人數。同人等曾於庚電及兩院院內行政委員會真電。聲明否認。當蒙鑒及。查前次列名庚電之兩院議員四百八十三人。現除在奉者趙連瑛四十九人。在津者彭養光等三十八人外。餘爲褚輔成等三百九十六人。現均在滬。以此核算。在京議員。實數不過三百數十人。自六月十三日以後。時逾兩月。迭次常會。憲法會均未能成。是其明證。今吳景濂既敢以捏報而成常會。及選舉豫備會。則明日之偽選會。必仍取以少報多之措。技捏報成會。竟一日之力。使曹錕得假借尊號。以入都門。察往知來。事有必然。前聞吳景濂等。曾偽造議員徽章。希圖雇人冒名入

場。各報喧傳。舉國皆知。查大總統選舉會法定出席人數爲五百八十八人。現在京人數相差既多。吳景濂既敢捏報於前。勢必屢員冒充。於後。總以完成盜竊名器之僞選會爲務。此等惡例既開。後之強有力者。但能盤據首都。勾通議長。倒行逆施。復何事不可爲。民國法律之謂何。國民公意之謂何。同人等爲國爲民。義難緘默。特再正式通告。吳景濂等以捏報及冒名之伎倆。擁戴總統。國人誓不承認。尙祈邦人君子。一致否認。同力聲討。以紓國難。則國家之幸。亦同人等之榮也。褚輔成。湯漪。王用賓等五百餘人。

(三) 各省區軍民長官。各省省議會。各公團。各報館均鑒。自曹錕及其部屬。驅逐總統。盤據首都以來。吳景濂等爲虎作倀。甘心附逆。公然以賄賂詐騙浮報冒名等不法手段。進行僞選。密謀擁戴。迭經同人聲罪致討。與衆共棄。竊邀洞鑒。茲將九月十日。吳景濂在總統選舉豫備會所作不法之證據。例舉如下。查照民二民六先例。總選豫備會。須兩院各有過半數之出席。方能開會。乃吳景濂但含混其詞。謂簽到者四百三十六人。已足法定人數。悍然宣告成會。證一。以吳景濂印布出席名單考之。當日未出席之議員。而被吳景濂簽者。計四川則有張瑾雯。李汝翼。湖北則有馮振驥。浙江則有劉景晨。福建則有李兆年。廣東則有陳紹元。曾慶祺。河南則有方德九。孔慶愷。賀昇平。陳鴻疇。山西則有李索。李景泉等。截至十二日止。已有張瑾雯。李汝翼。李兆年。劉景晨。馮振驥等。具函聲明否認。證二。衆院秘書廳科員孫躍。具呈向吳景濂辭職。聲明當日預備會人數實爲四百三十一人。並擬將在場分路查點人數之報告單。及經孫臨核算之數目。用寫真版公布。以明真象。證三。按以上三項鐵證。雖由合法機關行之。猶當宣告無效。以吳景濂等降志從賊。賣身軍閥。固根本上爲國人爲否認者耶。豫備會如此。僞選舉會。不問可知。凡我國人。果不忍坐視國家名器爲鼠竊狗偷之輩所篡取者。其速圖之。謹此佈聞。惟希亮察。離京國會議員。褚輔成。湯漪。王用賓等五百餘人。

(四) 各省區軍民長官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各公團各報館鑒。昨由保定負責機關抄來。蒸日北京僞國務院致曹錕電件文曰。(本)日兩院人數實則四百另九人。由吳蓮伯就兩院書記編成三十人列席湊成。預備會半數之法定人數。惟大選會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四分三以上當選。實在人數尙差百餘名。吳請先發百萬方能辦到。此事萬一人數不足。此百萬鉅款擲於虛牝。不得不慎重。請轉令王

孝伯直接與連商量辦法。秋舫來電話四帥對於連伯等頗不放心。決定非俟議員足法會議人數。不能將款放手。如何之處。仍盼卓裁。等語）（以上原文業誌本通訊）查十日大選預備會。冒名浮報。種種舞弊實情。迭經在場秘書孫曜。及被冒簽代到之議員張瑾燮等先後通電指證。鐵案如山。諒邀鑒察。惟其頂替浮冒之人數。關用兩院書記編成。匪夷所思。非個中人不能道破。連日吳景濂等極力進行憲法會議。以先憲後選。或憲選並行為號召。意在必成。孰知此中黑幕。以要求百萬鉅款。格於曹銳。非俟會足數。不能聽其誣取。故以制憲名號。愚弄我同人。遂其發財局騙之私。王孝伯亦適於寒夜入京。實行蒸電直接商量辦法。蛛絲馬跡。更歷歷可尋。該電內容已完全證實。似此行賄作惡公行。情真罪確。此而可忠。不特廉恥道喪。實人心全死。國何以立。敢據實披露。唯國人實圖利之。國會離京議員褚輔成湯漪等四百八十三人叩刪。

廿五 總統南下

黎元洪於六月十三日出都。通告國會及外交團云。本大總統認目前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已於本日移津。然天津爲直系勢力根據地。王承斌等既劫車索印。并脅其署名辭職。豈能任其在天津行使職權。黎宅屬英租界。當然不能在外人之下。成立政府。故黎元洪居津。僅發表若干空言通電而已。惟黎元洪初出都時。各方憤直系橫暴。種種侮辱。加諸無拳無勇之元首。不惜將國家紀綱法律。蹂躪無遺。故內而國會中正義各派。外而反直諸省。俱風起雲湧。奮袂而興。頗有與直系誓不兩立之慨。爲黎元洪計。若不甘受直系侮辱。思爲立國之紀綱法律。一伸正義。卽宜於斯時北走奉天。南走粵浙。以至誠相感動。以大義相號召。庶乎尙可有爲。乃黎元洪計不出此。僅派代表四出。向各方疏解。於六月終。離京議員決定

國會南遷之際。猶不借議員南下。速謀建樹。惟坐守天津私邸。以待各方之歡迎。而各方亦漸疑雲四起。同床異夢。至八月初。始擬買舟南下。嗣偵知浙江當局。不竭誠歡迎。輒又中止。彼時南下議員。見人心渙散。各方不能通力合作。游移之議員。則借口於南方無建設計畫。欲來者趨趨不前。已來者恐遭失敗。衆議員劉楚湘等。乃於八月八日。電致黎元洪。諷勸之云。自六月十三日發生政變。日居月諸。兔魄再圓。涼颺乍起。辱暑漸收。迴憶內閣拆台。全體辭職。斷公水火。絕公飲食。喉使軍警。賄買流氓。包圍公邸。逼公退位。迨公倉皇出走。避往天津。王承斌率其軍隊。邀截楊村。劫車索印。行同盜匪。留公爲質。至十餘小時。脅公署名。代公辭職。彼時公亦憤氣填膺。幾欲自殺。而國人亦痛紀綱之掃地。法律之蕩然。駭汗相告。舉國若狂。迺時閱二月。公仍安居津邸。有若淡忘國人熱度。亦漸隨暑氣以俱退。各方寂寂。未聞仗義執言。聲罪致討。國會同人之留京者。則趨趨而却步。離京者則悵惘而若失。毀法亂紀之徒。反得橫行。首都從容坐鎮。補綴內閣。秣馬厲兵。寢假而惡聲相反。將以破壞統一。破壞憲法之罪名。加諸離京同人。昨聞公將買舟南下。旋又中止。同人竊竊相議。疑莫能釋。豈以旅滬同人。尙未發電歡迎耶。抑以各方意見。未趨一致。故遲遲有待耶。夫共和國之總統。雖與專制之君主迥異。然俱爲一國之冠冕。人民之元首。在昔專制之世。國家有難。君主尙有殉國家死社稷之責。乃公前逐於張勳之復辟。不能以身殉難。謝罪國人。而逃生於日本兵營。遁跡於天津租界。使海內俶擾。生靈塗炭。亘五六載。公俱置身事外。不問不聞。國人已爲公宥。而今再逐於曹錕。所受恥辱。卽匹夫豎子。亦當拔刀相向。不共戴天。公乃堂堂元首。卽不爲國家名。

分。紀。綱。法。律。計。而。爲。公。個。人。計。亦。豈。能。唾。面。自。乾。隱。忍。以。終。耶。且。共。和。國。之。總。統。名。雖。元。首。實。則。公。僕。非。若。專。制。之。世。有。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一。旦。君。主。蒙。難。薄。海。臣。民。卽。應。興。師。勤。王。奔。赴。行。在。也。惟。總。統。名。器。執。行。國。家。最。高。行。政。權。對。內。對。外。有。代。表。國。家。之。尊。嚴。辱。及。總。統。不。啻。辱。及。國。家。同。人。等。投。袂。而。起。奔。走。呼。號。誓。不。與。毀。法。亂。紀。之。軍。閥。戴。天。履。地。者。爲。其。不。循。法。律。軌。道。擅。行。廢。立。且。以。武。力。金。錢。強。取。豪。奪。惡。例。一。開。則。國。家。之。亂。無。已。時。耳。迺。公。在。津。邸。屢。次。宣。言。俱。云。當。爲。國。家。紀。綱。法。律。一。伸。正。義。而。猶。遲。回。瞻。顧。必。待。同。人。之。發。電。歡。迎。各。方。之。意。見。一。致。始。行。南。下。公。之。用。心。竊。所。未。解。夫。公。爲。一。國。元。首。且。身。受。其。辱。爲。公。爲。私。所。負。責。任。均。較。他。人。爲。重。尤。宜。身。先。同。人。早。日。南。下。成。立。政。府。號。召。中。外。使。外。而。友。邦。內。而。國。人。知。正。統。之。所。歸。正。義。之。所。在。卽。各。方。意。見。未。趨。一。致。而。公。亦。當。紆。尊。降。貴。與。之。周。旋。只。要。爲。國。伸。正。義。不。妨。己。身。受。勞。怨。美。國。歷。任。總。統。嘗。因。貫。澈。政。見。不。惜。舌。敝。唇。焦。奔。波。跋。涉。以。游。說。各。邦。者。矣。今。公。爲。國。家。伸。正。義。飭。紀。綱。衛。法。律。卽。躬。自。游。說。各。省。使。之。諒。解。亦。適。見。公。之。爲。國。賢。勞。而。於。公。之。尊。嚴。殊。未。見。有。毫。末。之。損。也。黎。元。洪。接。此。電。後。大。爲。感。動。遲。至。九。月。初。旬。北。京。僞。內。閣。攝。政。三。月。期。滿。段。系。姚。震。李。思。浩。陳。宦。諸。人。力。請。南。下。段。祺。瑞。表。示。贊。同。惟。浙。江。軍。務。督。辦。盧。永。祥。淞。滬。護。軍。使。何。豐。林。等。迎。拒。宗。旨。尙。未。決。定。黎。元。洪。亦。置。之。不。顧。卽。密。乘。長。府。丸。偕。陳。宦。暨。日。本。醫。生。二。人。南。下。於。十。一。日。抵。滬。寓。法。租。界。杜。美。路。二。十。六。號。是。晚。與。唐。紹。儀。章。炳。麟。李。根。源。褚。輔。成。章。士。釗。陳。宦。饒。漢。祥。鄭。萬。瞻。焦。易。堂。等。集。議。後。卽。發。一。通。電。云。元。洪。忝。受。國。民。付。託。待。罪。公。僕。德。薄。能。鮮。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禍。惟。念。紀。綱。不。可。以。不。

立責任。不可以不盡。業於九月十一日到滬。勉從國人之後。力圖靖獻。謹此奉聞。又致孫中山一電云。元洪忝受國民付託。待罪公僕。德薄能鮮。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禍。惟念紀綱。不可以不立。責任。不可以不盡。業於九月十一日到滬。勉從國人之後。力圖靖獻。我公昔在清季。與元洪共開草昧。丁茲喪亂。休戚與同。惟望共伸正義。解決時局。海天南望。停候教言。次日中外新聞記者往謁。叩以南來宗旨。黎元洪當答以余在國會。未曾有正當解釋任期之前。總統地位。當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職權。而移津。而天津依然爲暴力所包圍。故不得不轉而至滬。上海爲輿論中心。政治策源地。故余來深欲徵取各方意見。並將中心所懷。報告於衆。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決之道。連年兵禍。國民已創深痛鉅。余素主和平。故求國是之解決。雅不欲訴諸武力。余對於總統之位。毫無戀棧之意。亦無作下屆總統之野心。惟進退授受。當遵法定手續。今法紀蕩然。長此混亂。國何以立。余故不憚跋涉而來。滬求各派人士之合作。以維法律。而整綱紀。故余南來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維持法律。整飭紀綱而已。至現在北京之攝閣。毫無法律根據。今合法內閣之總理爲唐紹儀。仍有施行政事之權力。滬上之國會。爲主張正義而來。彼開會時。余當出席報告。請其維持法紀。而固國本。余之行動。一遵民意。而以法律爲依據。如有能整飭紀綱。維持法律者。余卽當按法定手續。以政權相授。決不遲疑戀棧也。云云。初黎元洪復位時。粵蔡文系因法統之爭。未承認其爲大總統。浙江亦曾宣言自主。在未統一前。未有服從中央。今次直系以暴力逼走黎元洪。粵浙方面。因憤直系強橫。思藉此題目。引起全國同情。爲共同推倒直系之宗旨。則一若仍擁之爲總統。奉

之組織政府發號施令則粵浙方面俱有不欲其他如滇黔川各省反直之宗旨雖一而對於黎元洪來滬成立政府亦無積極表示且以浙爲地主贊否當然聽之於浙而黎元洪來滬適當江浙和平公約成立中有一對於兩省境內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運動雙方須避免之。一江浙人士多以此爲詞深恐黎元洪在滬組織政府即引起軍事行動而滬上爲商務輻輳地人心尤願和平反對黎元洪南下者如張謇等即藉此鼓動上海各界爲和平之運動阻其成立政府十三日黎元洪在杜美路寓所邀粵代表汪兆銘浙代表鄧漢祥奉代表楊毓珣滇代表陳維庚黔代表李雁賓川代表費行簡趙鈇橋湘代表鍾才宏等議會商組織政府事席間黎元洪略述伊此次南下由於自動蓋以曹錕野心不戢欲以金錢武力攫取總統若令其從容上台必惹起各省兵爭破壞和平流禍無已故不用拆台方法令其攫取總統不成即所以保全和平今拆台祇得一半成功故奮然南下欲與各方通力合作貫徹拆台宗旨希望各方贊助拆台既竣建設之事則非本人所能勝任惟望天下仁人志士共起擔負并謂目前折曹錕大選之台即存我方須先能搭台而搭台最要在組織政府俾便號召一切現在已商允少川擔負內閣責任請各省贊成云各省代表事先未有一一疏通俱得諒解當由汪兆銘答辭謂各省對公個人皆極仰佩去年直系擁公上台各省所以不敢贊成者因法律上根據所見不同且灼知直系毫無誠意故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中今公個人跋涉南來深感公之爲國宣勞至於組織政府事關重大各代表事前毫無所聞自應慎重考慮並各電本省討論可否然後奉覆云而國會方面自七

月十四日。舉行移滬集會式後。即因民六民八之爭。意見紛歧。孫文系國民黨人。只承認黎元洪以私人資格來滬。參議員張繼。反對黎元洪尤甚。於黎元洪來滬之前。即發電詆之。十三日南下。議員亦在湖北會館開談話會。黎元洪到滬前。已備好命令一。准李根源辭署閣職。一任命唐紹儀爲國務總理。是日黎元洪并函達國會。出席報告南來宗旨。發表唐紹儀內閣。並催請同意。不意張繼於是日談話會中。即歷數黎元洪罪狀。并謂國會中。如有文電稱黎元洪爲大總統者。本人絕對不能承認。目下中華民國無大總統。故國會中所設大總統席。亦當撤去云。褚輔成黃雲鵬吳淵谷思慎等。見機勢不佳。亟請黎元洪停止出席。黎元洪亦不能不終止之。同日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出一佈告云。爲佈告事。照得近來時局不靖。謠譏繁興。滬上爲華洋薈萃之區。中外觀瞻所繫。本使負有地方責任。早經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終不渝。所冀閭閻安堵。匕鬯不驚。用慰中外商民之喁望。誠恐流言傳播。搖惑人心。市虎杯弓。爲患滋大。用特剴切布告。俾衆週知。倘有破壞秩序。擾亂治安之行。爲無論何人。概予拿辦。本使爲維持地方安甯。計決不能稍示姑容。仰商民人等。各安生業。勿得輕聽謠言。自相驚擾。切切此布。於是黎元洪南下組織政府之計議。因受各方面之打擊。頓爾蹉跌。曹錕之總統。遂於是成功云。黎元洪之來人多疑。其受給章士釗因爲籌審同事論一篇。以發其意。其文如下。

章士釗審同事論

昔惠子有言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同。其所以東走者則異。故有同事者。不可不審也。」同事在今之新流行語曰。合作。自

北京政變以來。合作之聲。鼙鳴而鼉應。蓋已無處不聞。黃陂南下。合作。似由空談。漸趨事實。不得謂非進步。然以三日間之情勢推之。彷彿各方均有所不滿。而又不能了然其所以不滿者何在。或即了然而不肯明言。前此合作合作云者。今則別以狀詞狀之。而曰合作難合作難。惠子所稱東走同異之喻。不幸談言微中。今猶視昔。究之主因為何。凡在局中。殆無不欲先明真象。次定責任。而審同事之說。遂依邏輯之定序。不期而浮於人人之腦際焉。愚爲此論。當然與人同感。雖然。愚主審同。而所以爲審之方法。則大不同。併爲三點。請得鄭重言之。

第一。愚不審同而審事。吾人亦惟問此事之當爲否耳。苟其當爲。吾一人固爲之。不必望同我者之有幾何人也。事當爲矣。又惟問己之願爲否耳。苟其願爲。吾一人固爲之。不必怨同我者之或弛其責也。如此存心。則氣平而力紆。我可用事。事不至用我。以愚躁妄。不能自克。焉望幾于是境。然懸以爲的。晨夕勉焉。亦誠有不肯自欺欺人者在。當六月十三日之變初起。自以身在議林。北京不可一日以居。不告於朋友而赴津。不謀於妻子而移滬。於一已自由行動以外。初不敢妄有所冀。同人而悉數南遷也。愚意如是。同人之南遷者而悉數北返也。愚意亦如是。此其所以自審者彌信。求同之念俱由後起。苟得是護而擴充之。天下事之不能了者蓋罕。不以人廢言。是在君子。第二。愚不審人而審己。天下之大患。在責人之重以周。而待己之輕以約。昌黎詔我。有若耳提。蓋人類弱點。彼我所同。斷無世人皆非。惟我獨是之理。大抵甲以何事爲便己。銳身爲之。而乙大廷叫罵。以爲無恥誤國。若將手刃之。以爲快者。或即乙之心所欲爲而不得。及嘗爲之。而中道被人摧挫者也。愚爲此言。如或見詢。以乙相况何如。愚欣然自承。初不轉念。誠以此種心理。經近世言心解者明之。毫髮無翳。無論何人。舉莫能外也。惟如是也。愚之論政。無往不以政治罪惡普遍一語爲之骨幹。今日以前之罪惡。人人有之。今日以後之罪惡。人人有犯之之可能性。恆聞人言。某也無良。某也無良。而忘却己之良德幾何。又聞人言。某也無能。某也無能。而全不顧己之能力何等。此乃民國大亂。縣縣無己之真因大故。人而於此。不有澈悟。合作。決如石田。雖耕無用也矣。

第三。愚不審正面而審負面。此義愚近強聒不啻。以爲無上要義。自作充無論及有所不爲諸篇。人每以消極少之。而愚終以爲人之蓬蓬。

心未去。而愚說不立。政治莫見清明也。義已屢陳。茲不更舉。

持此三義。以衡論黃陂南下之事。竊以爲天下羣爲黃陂之故而反曹。黃陂無獨居自逸理。以事而言。彼無論以何種資格而圖南。要在磊落光明之列。至他人對己之情感何若。不必問也。左袒者幾人。不必問也。此審事不審同之說也。凡人半生之政歷。有如黃陂。其足以激起一時之政潮。使己之是非功罪。茫無定論者。乃必至之勢而已。不必有是而非。非而有功而無罪。尤固然之理。明夫勢與理也。則如張溥泉在兩院談話會之所演述。不待器局特宏。得以從容聽受矣。又黃陂此來。雖屬自動。而別由有力者爲之部署周洽。黃陂認明實況。而後啓行。又屬不諱之祕密。人人知之。今之局勢。與前此所期者蓋已大異。此中曲折如何。及有力者所負之責。至於何許。非一時所能明。然愚以謂黃陂之行。宜自尊。爲己身職分之所當爲。不可視作與人合訂之商事條約。同事者之有無詐僞不實情事。一切不論。惟於己之義所應爾。而力所能爲者。恪守昌黎重周之訓。心悅誠服而爲之犧牲。此審已不審人之說也。今天下紛紛。亦共求曹錕之不爲總統而已。而黃陂之行止如何。無論何派。舉以爲能達此的與否之最大尺度。此正如捕雀者之求彈。固非獨有所愛於黃陂也。自六月十三日。以至於今。黃陂留滯天津。無時不在此類求者束縛馳驟之中。蓋幾莫能自主。苟黃陂終無行意。曹錕得以乘時竊位。人將不問諸緣何者。而以因循誤國四字。蔽罪黃陂。斷然無疑。是黃陂之來。能否設立政府。及其他相當組織。建業南中。徐圖統一。俱不必計。獨其以一行解除對於國家應盡之責。及己身自進爲戡亂討賊之前馬。一憑作戰者之控縱焉。所得之多。已不可量。此審負不審正之說也。三義不誤。則爲黃陂者。儘有好整以暇之機。而政治前途。立呈伸縮自如之象。賢士大夫以爲何如。

附重要電函五件

(一) 各公團公電

上海各報館轉全國國民公鑒。六月十三日之政變。非黃陂個人受辱問題。乃國民附麗法權所選舉之大總統被人蹂躪問題。易言之

卽武人破壞大法之問題耳。國人如謂形成中華民國之約法。尙須尊重。則破壞約法之罪魁曹錕。首爲誅討。毫無疑義。藉曰不然。則前次討袁護法兩役。國人流血無算。豈非等諸兒戲。此義先決。始可討論黃陂來滬。國民對之應否迎拒之問題焉。近見滬上少數各團體或個人。對於黃陂來滬。藉口蘇浙和平。或宣言暗搞。或拍電明拒。是鉅奸大賊。不妨曲予優容。而蒙塵元首。乃竟視同禍水。甚至法律賦與個人之居住自由權。亦可任情剝奪。如此顛倒是非。公理何在。諸君須知蘇浙和平。固當保守。而國民人格。宜稍兼顧。奚况蘇浙和平公約之起源。在兩省當道所抱政治見解之不同。復於黃陂何與。萬事不察。端末所。祇求諸表相。而欲以此術。從事國家政治澄清之運動。適見南轅北轍。滋長變亂而已。率直陳詞。諸希鑒察。旅滬浙民自決會。浙江駐滬勞工總會。上海國民外交援會江浙促進制憲會等叩刪。

(二) 議員潘大道移讓江浙人書

當黃陂之被逐出京也。江浙之輿論。于全國最爲激昂。街談巷議。戟指以訾曹錕及其黨者。所在而有也。新聞十數家。連篇累牘。揭布曹錕及其黨之罪狀。惟恐後。持重如上海總商會。亦皇皇通電。有所指摘。且有民治委員會之組織焉。參衆兩院之藉隸江浙者。翻然南歸。連翩載道。吾人因之而有集會上海之舉。遷延經月。開會無成。而北京大選之期。迫在眉睫。論者方責黃陂偷安津門。不能奮鬥。致國會亦受其影響。無何。黃陂驀然來矣。江浙之輿論。於全國又最爲激昂。街談巷議。戟指以訾黎元洪及其黨者。又所在而有也。新聞十數家。又連篇累牘。揭布黎元洪及其黨之罪狀。惟恐後。南京上海之商會。電報日必數起。持重如上海總商會。則轉致其商人重利。不敢與聞政治之新希望。問其所以。則曰。江浙爲全國商業之中心。又其人素愛和平。有和平公約在。凡可以引起戰爭之政治運動。皆非和平公約之所許。吾因之而有所不解焉。自黃陂去年入都。以迄今年被逐之日。除浙江之軍事長官個人而外。江浙人之公意。從未聞表示否認。公私函電。可以覆按。故六月十三日政變之起。江浙之人。實以一國之總統被逐而憤慨之。非以黎元洪個人被逐而憤慨之也。夫當黃陂在京及其被逐之時。既承認其爲一國之元首矣。及其被逐南來。其總統之資格。在國民黨可以不承認之。以其自始未嘗承認也。

在曹錕及其黨可以不承認之。以放逐之而復承認之。狐狸狐搨。於彼輩之論理。爲不貫澈也。至於江浙之人民。則不得以此爲例。朋友相與。當其患難相投。義不得以一身之利害而拒絕之。何況代表一國之總統。推江浙人之意。但可以保全商業之中心。雖亡於異族。可也。何也。救亡之事。亦屬政治運動。而不免有引起戰爭之危險也。且政治運動。固亦多端。何者可以引起戰爭。何者可以不引起戰爭。原無一定之標準。江浙不可以爲引起戰爭之政治運動。他省可以爲之乎。若各省皆不可爲。則不如直截簡當曰。凡屬中國之版圖。皆不得爲政治運動。以一涉政治運動。皆而引起戰爭之可能性也。若各省皆可爲。獨商業中心之浙江不可爲。則是江浙乃中國之驕子。使人被其害。而已獨蒙其利。有是理哉。嗚呼。江浙人休矣。號爲中國文化經濟之先進。而不能自治其軍。所謂商會、教育會者。一惟其軍閥之意旨是嚮而視然。曰代表民意和平公約云云。特間接爲曹錕效力而已。誠使各省皆如江浙人之所爲。則被逐之總統。待姦之國會。皆無立足之餘地。而曹錕可以爲所欲爲矣。吾乃今知江浙人之巧妙也。

(三) 湯漪質問江浙和平公約電

杭州盧督辦。張省長。浙江省議會。南京齊督軍。韓省長。江蘇省議會。上海何護軍使。並轉張季直。章太炎。蔣智由。張仲仁。黃任之。史量才。諸先生。各公團。各報館。均鑒。前閱報載江浙和平公約全文。已由江浙雙方簽字公佈。揣諸公用意所在。不外保境安民。預防戰禍。人心同然。本無與義。下走甯不之知。獨惜諸公所企圖之和平。不能建築於秩序之上。而其所恃以爲保障者。亦止於雙方避免之一途。自下走視之。等於外人保護僑民安全之要求。絕非國民自決之宣告。不論順逆。不問是非。不恤剝奪數千萬人民之公權。爲不談國事之代價。此則租界順民心理之表現。而大反乎今世任何民族立國之恆性者也。人類爲政治動物。未有人而以禁絕政治運動立約者。亦未聞以被人禁絕其政治運動自承者。有之則自食息租界放棄公權之日始。曩者下走居滬。嘗與蘇社中人及各省旅滬同志。共組各省區自治聯合會。議既定。謀在英租界某處開會發起。英警吏不之許。曰是爲政治運動。有妨租界公安。吾工部局章程所明禁也。今公等之所爲。毋乃舉江浙數千里之地而租界之。而此之所謂和平公約者。則亦一工部局章程已耳。然則公等所代表之民意。必爲（無國

家無政府主義。而後可。何以故。必使江浙兩省與中華民國成爲對立國之關係。而後有此權力。以禁絕中華民國任何人民。乃至政府國會。不得在江浙兩省領土以內。爲政治上或法律上之行動。否則必爲（計利害不論是非有強權而無正誼主義）而後可。何以故。以不引起軍事行動爲唯一目的。則凡大有力而乘機竊國之徒。隨之以兵。而要公等以必從者。將何求而不得。公等其將何以自解。今夫反曹政治運動也。而擁曹者何嘗非政治運動乎。是故主張政府國會移滬。政治運動也。而反對政府國會移滬者。亦當然爲政治運動。何者將引起軍事行動。何者則否。其解釋之權。操諸今日顧盼自雄。準備先打後選之軍閥。非公等所能判定。事理至明。誦孝經以禦寇。吾知其無能爲也。綜公約最大之作用。祇萬認爲蘇不犯浙。浙不攻蘇之協定。絕對無支配第三者之效力。更無論束縛國家機關之行動。公等果以黃陂爲不足共事。以國會爲賣身失節。則請棄法統而謀改造。計之上也。不能。則當任法統上之國會政府。自由發展。江浙兩省應聯合宣言。脫離北京攝政之偽閣。否認北京不法之偽選。計之中也。若乃假和平爲護符。齊堯賊於一堂。人心死盡。清議不聞。奔走號呼。以一紙公約掩盡天下耳目。隱爲擁曹運動。而使反曹者蒙破壞和平之謚。則下走竊以此舉爲公等盛德之累。且爲江浙數千年之文化羞也。敢貢直言。用質高明。湯漪叩。

（四）唐繼堯對時局之表示

大總統鈞鑒。自京師告變。大駕移津。渤海人民。同深義憤。所有報載經過情形。暨奉到宣示中外各電。不勝髮指。祇以僻在遐方。形勢阻僻。特通電各方。暫息紛爭。迎駕回京。主持大政。一面準備實力。糾合同志。聲討國賊。以奠邦基。正在積極籌維。適吳君齋厚至滇。頒到手諭。並轉示一切。自當撰甲誓師。恭行天討。同時接到滬函。擬設國務院。並開聯省會議。執行政務。竊念強藩毀法亂紀。闖干大位。內爲國民公敵。外失國際同情。此正天亡逆虜之時。誠宜別組機關。號召天下。惟年來國事紛擾。迭起旋生。議戰議和。迄難解決。皆毅無澈底之辦法。無堅確之主張。以致連歲蹉跎。本無成效。繼堯懲前毖後。以爲此次戡亂之方。宜注重實際。不尙虛聲。各方如能協定方略。同時並舉。則天下不足定也。所有愚見。正在派員赴滬詳備。謹肅蕪緘。託吳君先行齋上。伏乞容鑒。並叩崇安。雲南省長唐繼堯謹呈。

(五) 張作霖上黎黃陂書

大總統鈞座。敬肅者。竊作霖自愧才力棉薄。早有歸田之願。迺以三省父老重相付託。不得不暫爲維持。以盡桑梓義務。故年餘以來。純以地方自治爲主。對於南北政潮。未便問問。前者六月三日之變。若輩威逼元首。劫奪印璽。一切非法行爲。紀綱何在。人神同憤。又加楊議員振春韓祕書王宸奉命來奉。責以討賊。霖雖不敏。略知春秋大義。自應即時籌備。期盡天職。旋以當時所議。羣力合作各辦法。接洽未熟。又因鈞座南臨無期。不免略有停頓。然霖救國之籌備。無日不在進行之中。決不能稍存觀望。坐視國家淪亡也。鮑前總長貴卿兩次來奉。霖咸以鈞座復職。懲辦禍首爲第一條件。詎彼一味敷衍。毫無悔禍之念。將來義師憤興。不改初志。茲聞鈞駕南臨。凡我軍民。曷深欣幸。趙司令傑此次南行。對於粵贛大局。頗有計議。一切詳情。統由面陳。肅此敬請崇安。張作霖謹呈九月十四日

廿六 賄款搜括

直系軍閥以暴力逼走黎元洪後。原擬即強迫國會。選舉曹錕爲繼任總統。嗣議員離京日多。憲法會議。屢次流會。大選不能進行。而窺知多數議員心理。志在金錢。乃竭力搜括款項爲著。手賄選初步。時僞攝政內閣中。財長張英華。又以無辦法而去。外交亦無人應付。僞攝閣殘缺不完。直系頗形恐慌。迨顧維鈞以看守門戶之言欺天下。冒不韙就外長職。後直系又欲以中國銀行總裁王克敏長財長。王向充中法實業銀行經理。與法人夙有淵源。前年因中法實業銀行倒閉。虧空甚鉅。久思設法營謀復業。曾向兩國當局。斡旋中法協定各事。嗣爲急於復業。遂爲法人設法籌款。乃有法使要求以金佛郎償還辛丑賠款之議。先經王寵惠代閣。婉詞拒絕。迨張紹曾內閣成立。法使繼續要求。王克敏乃串同前署外交總長黃

鄂昭以重利。以中法夙有協定爲詞。欲單獨允法使以金佛郎計算。旋因八國有援例均沾之意。始不得已將該案咨交國會。茲直系以王克敏長財政。卽欲以金佛郎案爲籌賄款之地步。離京議員因極力阻撓之。中行股東亦以當時盛傳克敏就財長後。將由中行加發鈔幣六百萬元。以爲行賄議員之用。恐搖動中行。因規持之不使就職。東三省又以王若就財長。卽俱向中行兌現爲威嚇。克敏之財長。乃格於勢不能就。僞攝閣不得已以張弧承乏。張歷任監務署長等職。頗諳習監務。建議取消引岸。鹽斤加價。華鹽出口等。亦竟不行。於是大選賄款無出。前雖有由直系所屬各省分任報効之說。然亦未能如額報解。大選無由進行。後卒以直隸省長王承斌之力。在直隸省內。百計羅掘。假金丹。卽鴉片煙藥。一案。逮捕製造金丹者五百餘名。擇其貧不能納罰款者。槍斃數人。以示威餘。卽每名敲剝數千。至數萬不等。合計得五百餘萬元。又借軍費爲辭。通飭各縣解款。每縣亦以數千至數萬爲等差。大選賄款始告籌足。王承斌於賄選逢惡之功。亦云偉矣。

茲將關於賄款搜括之函電附后

(二) 彭養光等致順直省會函

順直省議會議員諸君均鑒。近聞王承斌爲曹錕籌措賄買總統。及預備戰事兵費等。已擅用其省長之權。爲竭澤而漁之計。據最近探知該王承斌命令各縣知事向紳商籌款。大縣担任二三萬元。中縣一二萬元。小縣一萬或八千元不等。許以利息八厘。明年下半年償還。直省計一百十七縣。總計此款約五百餘萬元。又聞王承斌近派其屬下軍警。在某某縣等處。拿獲豪富紳商三四百人之多。謂均係販賣金丹毒丸牟利之徒。責令每人以二萬元罰贖。總計此項得款。不下六七百萬元。查政府收入支出。無論中央與地方。均有預算。卽

有時入不敷出。亦應提出救濟方法。交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議決。方能有效。此次王承斌責令各縣紳商籌措之數至五百萬元之多。其款果爲何用。何以責令各縣紳商負此責任。在貴會何以默無一言。至販賣金丸果有其事。應交法庭訊辦。何以不經檢察官廳檢舉。擅令軍警拿人。至三四百人之多。該王承斌蹂躪人權。已屬藐法。乃更擅用私刑。勒令罰贖。合其前後觀之。其明白裁賊。希圖敲索。尤爲顯然。省長之無法無天。可謂至王承斌而極矣。查該王承斌年來依附曹錕兄弟。爲効死力。藉結主知。以圖取得軍政大權。便可肆其野心。說者謂承斌本奉產旅人也。民國後以王爲姓。自託於漢人。藉以掩人耳目。其眷念故家。陰謀復辟之心。未嘗一日去懷。前者人言張勳擁宣統時。承斌言張無能爲役也。俟予舉復辟時。方可成功。但以舊君之誼。勸曹錕姑舉龍旗。以明向背。是承斌之爲復辟罪犯。證據昭然。前月黎總統移津。承斌劫之於車。逼辱至數小時之久。有謂其故賣氣力。藉博曹家任用者。承斌對人言。吾不過爲祖若宗稍報武昌起義之仇而已。蓋宗社黨之陰謀。無端不露其端倪焉。挾曹氏之餘威。以劫奪民財。名爲擁曹成大業。實則徒擴充一己之實權。民怨歸曹。大利歸己。果羽翼既豐。聚范陽之衆。效安祿山所爲。曹氏兄弟庸闇茸闔。甚於唐中宗。他日倒戈。豈特民國之害。亦曹氏之叛兒也。直系梟雄。當以彼爲魁首。鹵莽粗躁之吳佩孚。沾沾自喜之馮玉祥。豈其敵手哉。今者憑直隸省長之地位。無在不爲蓄謀叛國之預備。曹氏利令智昏。養奸肘腋。毫不之悟。吾人不必爲之惜也。特爲國家長治久安計。斷不可使胡兒得志。請貴會諸公羣起而撻擊之。使宗社餘孽。猶知漢族尙有人。則稍斂逆謀。消鉅禍於未萌。則未可知也。頗聞前此曹銳任省長時。亦曾令各縣籌借款已粟矣。卒以駐京同鄉會激烈反對而罷。以此觀之。燕趙感慨好義之風。猶未遂於昔也。前者既能爭勝於曹銳。今豈不能抗王承斌乎。曹銳託阿兄之蔭。利用邊守靖爲鷹犬。其貪鄙無恥。固與承斌等也。然其兇橫專制。則承斌實過之。一日而囚三四百人。棧賊而敲數萬元。是直孫美瑤之故技耳。此賊不除。直人必難安枕。望諸君爲國爲鄉。殲此雄賊。勿爲利餌。勿爲威懼。則被其澤者。豈僅直人七千萬已哉。同人等志與賊抗。義不返顧。管見所及。難已於言。倘荷垂聽。直起殺賊。一言與邦。僕等與有榮焉。臨穎神馳。不勝企禱。彭養堯王用賓韓玉辰等叩。

(二) 呂復致曹錕書

癸亥政變紀略

賄款搜括

仲珊使君台鑒。近者吾省王省長。以籌措尊處軍費爲辭。通飭各縣解款。由數千元以至數萬元不等。羣情惶駭。物議沸騰。既云軍費。何不取諸國家度支。年來擁兵之人。無不向中央索餉。截留國家稅項。今又逕向各縣人民勒索。然則前此索之中央。以及就近截留者。果用諸何地耶。聞諸道路。該省長此舉。名爲軍費。實爲台端賄營大選。台端自思。如果功德足以服人。則大選是否屬公。自有公道。在已當無所容心。不然。但知縱容依附之徒。以賄行之。縱使有成。亦難爲清議所許。况逐裂之事。當世已疑有縱之爲是者。以故議員紛紛他避。大選勢成絕境。今乃爲一人虛榮之故。殃及全省百姓。大位未濟。父母桑梓之邦。已飽受荼毒。如果得其大欲。則天下將無噍類矣。望卽電囑王省長。速罷此舉。爲鄉人稍留生路是幸。衆議員呂復叩。

(二) 旅京順直同鄉會致各縣知事公函

逕啓者。頃有自某縣公署。看得直隸省長王承斌快郵代電一件。略謂刻因中央積欠軍費太多。直魯豫巡閱使軍費無着。不得不仰給各縣。以資接濟。仰該知事。卽於該縣籌措大洋若干元。迅速解省。以應急需。或由該知事出八釐息借。或由該知事設法自籌。不得指派勒捐激成事端。惟現在需款緊急。倘屆時有誤要需。該知事恐難負此重咎云云。查國家軍費。歲有常經。則精餉之供。自應取之中央。政府地方除正課賦稅外。不得濫事誅求。人民亦斷難直接負擔無藝之軍費。稍有常識。盡人而知。今王承斌藉口軍需。電令各縣。代籌銀洋數萬數千元不等。試問貴知事若八釐息借。誰肯貸此低利之金錢。若設法自籌。誰甘出其慳囊之蓄。勢非施以強迫。卽須大肆剝敲。乃一則曰不得指派勒捐。激生事變。一則曰待款孔急。莫誤要需。迹其措詞矛盾。欲蓋彌彰。是直飲之醜而惡其死也。不亦狡乎。數年以來。直皖直奉。兩次戰爭。向地方索軍需。迫人民出輿馬。一切損失。不可以數量計。事過以後。猶不知戢。日惟擴張軍旅之是務。中央苦於供應。轉而取於地方。溢度支之當軌。殫民力所難堪。况此次該省長之索款。所以如是汲汲者。據報紙傳聞。固陽用軍費尸其名。陰爲大選充其實耶。在貴知事忱於亂命。畏此簡書。或不敢犯大府之怒。但吾人願與貴知事約。凡地方所儲之自治。或教育所隄防河工等專款。不得絲毫挪用。更不得向殷實紳商苛派。尤不得向鄉鎮勒捐。有一於此。則在任一日。卽是我仇。卽卸事以前。必爲爾梗。總之。吾民必

不吝惟正之供。決不輸造孽之錢。言盡於斯。惟高明裁之。此致某縣縣長。旅京順直同鄉會啓。

(四) 離京議員通電反對偽攝政簽訂金佛郎案

竊急。上海各報館轉全國各機關各法團均鑒。頃據外交界確訊。北京偽攝政會議。密謀與法公使簽金佛郎案約。以扶植中法實業銀行。及早復業。由該行報效大選費二百萬元爲條件。其中主要之目的。迫令外交沈次長負責辦理。沈因損失國權過鉅。託詞不辦。保方要人遂以此案要挾顧維鈞。謂苟不出任簽約之責。則羅文幹案仍當上訴。決不輕宥。倒行逆施。危害國權。殊堪痛恨。查北京爲政府所在地。而按諸法律事實。自六月十三日以還。久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總統被驅。國會南遷。以三數免職人員盜竊名器。冒稱攝政。既爲法律所不容。尤爲國民所共棄。無論以何種手續。與外人訂立契約。概不生效。至金佛郎一案。前由張內閣提交衆議院。尙未議決。同意。今日雖由合法政府行之。我國民尙且不能承認。矧由奸宄斷送國權。構成外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務希一致聲討。並電外交團。嚴重抗議。以杜後患。除分別電法使及公使團外。特電奉聞。離京國會議員。湯漪。焦易堂。楊永泰。鄭萬瞻。劉恩格。劉振生。唐理淮。彭養光。白逾。桓。王紹鑿。烏澤聲。蔣會煥。余名銓。董昆瀛。童杭時。潘大道等三百四十五人叩江。

(五) 國會移滬籌備處對金佛郎案再向法使鄭重聲明

北京法蘭西全權公使大鑒。七月二日。本籌備處同人曾具公函一件。由黎大總統轉致。諒蒙察及。茲再啟者。金佛郎一案。無論以何等理由。不能由現在代表軍閥駐京辦事人員。私自簽約。認爲有效。敵國人民之心理。全體一致。業有明確之表示。而彼等挺而走險。希圖蒙蔽貴公使。借債行賄。如果成爲事實。則蔑視國會挑撥內亂之責。貴公使將與彼等共之。此應鄭重聲明者一也。同人等所以不能無疑於貴公使者。不在貴公使專顧本國之利益。而在不明敵國政局之真相。一切惟中法銀行華經理王克敏一人之言是聽。認爲北京當局尙有權辦理此案。試問王克敏何人。所爲何事。則辦理銀行及爲恢復彼個人在財政上之信用計已耳。遑恤其他。以爲代表政府。則吾政府方在蒙塵。以爲代表國民。則王克敏安得有此資格。此應鄭重聲明者二也。總之敵國人民公意。以爲欲使作亂之軍閥。頓悟。

前非。首在斷絕其財政上之外援。反乎此者。即爲吾四百兆人民之公敵。尙希貴公使深信中國之亂。中國人能自了之。勿貪一時之利。而爲左袒之舉。大之則增進中法親善之誼。小之則不至貽貴公使盛德之累。感拜嘉賜。甯有涯涘。惟垂察是幸。專此順頌。政綏國會。移滬籌備處湯漪黃雲鵬謹啓。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七日。

(六) 離京議員覆顧維鈞書

少川先生足下。昨承惠電。藉論台從悍然竟就僞職。好官自做人言何恤。僕等誠恐安測高深。雖然人才者國家之元氣也。社會有保護之責任。人亦有自保之義務。民國肇興以來。時賢之自殺不可勝紀。至今人才寥落。恆有鳳毛麟角之感。僕等竊嘗憂之。足下遭逢時會。少年知名於國際。雖華而不實。器小易盈。然能進之以鍛鍊。不得謂非前途有望之器也。僕等本愛人以德之義。竊懼其墮入濁流。使白圭有玷。雖曰可磨。君子終惜其非完璧焉。故不惜時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弗圖足下炫於目前之虛榮。而甘爲軍閥亂黨之鷹犬。經言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地之於物則然。僕等敢背公例。必使自甘傾覆之足下而栽培之也。請自今始。不敢以賢豪君子相期。而以國民之敵相待矣。更不復以薦紳先生相視。而以曹黨之走卒相遇矣。是豈僕等之過情哉。亦足下太不自知愛惜。有以招之而已。夫足下既知宗允賢亭林先生矣。其歷史與介節曾亦聞之乎。令先宗憤異族入主中夏。拒徵却聘。以著書終老。其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考意在奮勵漢族。起誅滿酋也。不圖今爲之子孫者。竟假借其說。以事禍國殃民之亂賊。亭林先生有靈。竊知其不再饜足下之血食矣。內無以對祖宗。外無以見國民。俗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其足下之謂乎。迺猶欲以掩耳盜鈴之說欺天下。曰行使約法賦予之職權。維持國際現有之地位。嗚呼。僕等誠不料此言竟出諸足下之口也。夫約法上之元首。非軍閥可逐而去之。元首之職權。非不依法可剝而奪之。此稍讀書者所能知之也。准此以論。則足下之免職。誰得謂其無效乎。以免職之閩員。而就職於今日。是自認與謀亂僭竊之高吳同流亞也。臨城劫車匪首孫美瑤既得旅長。近亦通電言守法。逆取者可以順守。足下雖不依約法而爲閩員。而既爲閩員。則必以守約法行天下。是直與孫美瑤之逆取順守等倫也。彼以武犯禁。此以文亂法。一邱之貉。僕等誠不知爲約法悲。抑爲約法喜也。雖然。曹逆之必借

重足下者。其意果安在乎。以萬惡之軍閥。見輕蔑於友邦。求為經濟與同情之助。不可得。適欲假足下為介紹。奉送主權若干。利益若干。以交換金錢與承認是也。日來道路喧傳。金佛郎問題。德國賠款問題。克利斯浦墊款問題。日本輸入食鹽問題。皆將待足下之手而為之。此數問題者。國會議員表示反對。已非一日矣。在約法均非得其同意不可。今之議員。雖有不惜自賣其身者。而對此數事。則鑒於國民大多數之激昂。未敢貿然通過。此固意料事也。在曹黨急欲確定金佛郎案。以便取得法人所扣留之鹽餘。及東方匯理與中法實業兩銀行所許墊款各三百萬元。急欲確定法國賠款案。以許德人規復德華銀行。及減輕賠款至最少數。而取得第一次善後大借款內。德人債權部分所扣存倫敦銀行之現款約二千餘萬元。急欲確定克利斯浦墊款案。以其一部分還英美人舊欠之無抵債款。許以關稅二五附加稅。還日本舊欠之無抵債款。以便取得克利斯浦所餘之二千餘萬元。急欲確定輸出食鹽案。以便取得中日實業公司原辰太郎孫潤宇兩氏經手之一千萬噸護照費。豫墊一百零萬元。此其犖犖大者。國家之被損失。國民之受痛苦。詎可以數目計。果尚有絲毫為國為民之良心者。豈有一焉可行之乎。然曹黨之急於得款以買總統。得款以充戰費。飢不擇食。其希望足下之成行也。幾不可。以晷刻緩。倘足下必執約法以為謝。謂非國會通過必不能辦。然今日議員南下。已逾半數。在京常會必難成立。是即足下欲假國會為卸責地步而不可得也。當此之時。足下果能與曹黨抗乎。竊以為非軟化。則唯有辭職而已。夫軟化則不足以守約法。欲守約法則必辭職。今既不能舍己免職之關員地位。而謂他時能辭己就職之關員地位。此非欺人之談乎。論民國之國際地位。自巴黎華府兩役而後。比之從前自處較優之勢。然此種優勢之得來。平心論之。豈真足下等口舌抗爭之結果乎。僕等竊見朝鮮代表之奔走呼籲於法美兩國者。其辯材與精神。固勝於足下十倍蓰矣。適竟不能得絲毫之效果者何也。其國家之歷史與其現勢。不足以挽既倒之狂瀾而已。我民國之席勢與朝鮮不同。近年來之民氣亦進於前。加以加入歐戰。不得謂無功於彼。而日人猶有壘斷東亞之勢。歐美均忌之。遂以扶持中國為利益均沾之計。足下幸逢其會。遂收一二之末效。適竟斤斤引為己功。得不太厚顏乎。夫既知前日國際地位之進。非足下一人之口舌得之。則知今後維持之道。亦非足下一人之口舌能之。而適貪天之功。大言不慚。年來國中之號稱外交家者。恆炫此以為

名藉遂其獵官徇利之目的。而猶若自命爲眞愛國者然也。豈知其腦中舍陞官發財無他物。舍爾比西抵無他知識焉。果國際之間。有以危險加於中國者。早已掛冠而逃矣。豈能望其以身爲殉哉。嗚呼。足下休矣。曹逆之合法總統不可得。北京政局之責任不可卸。國民之怨憤不可平。內外之債款不可借。軍警之餉項不可少。留京議員之餼養不可缺。無米之炊。巧婦難爲。如此景象。持以一二月之久。其能免土崩瓦解之患乎。足下不外察國情。內審賊勢。適於此之時。貿貿然就職。夕陽雖好。已近黃昏。載胥及溺。其何能淑。謂非利令智昏。何至若此其愚哉。雖然。僕等更有言者。今足下藉口謂已得國會多數意思之表示。前此僕等勸退之書。聯名者本四百餘人。近日離京赴滬者。尙絡繹不絕。轉瞬之間。合法政府成立。兩院常會即可照開。至時必有人提案查辦或彈劾足下者。今日託名於國會以爲進者。條焉卽集矢相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至時足下將何面目以見天下人乎。以清高潔白之身。投污穢齷齪之地。貧無權無利之僞職。得附逆賣國之惡名。一念之差。遺恨千古。自昔英雄豪傑。葬送於其中者。不知若干人矣。盛名難副。豈不然哉。嗟乎。足下果猶有絲毫之天良。未盡泯沒者。則請速自斷決。子然引去。猶不失爲知幾之明哲也。若必戀戀不舍。積怨既深。終有報復之一日。語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請足下自思。果有抵抗民怨之毅力否耶。苟其無之。則懸崖勒馬。急流勇退。人心未盡失。晚蓋猶可能也。區區之意。言盡於斯。惟足下其圖之。專此敬頌日祉。郭同鄭萬瞻楊永泰劉恩格劉振生焦易堂等同啓。

(七) 劉恩格致顧維鈞函

少川足下。芳華籍甚。載切欽遲。方足下返旆重洋。正下走藏身人海。雖守責殊途。未遑通刺。而側聞英發。未嘗不以外交得人爲國私慶也。邇者京幾事變。海內譁然。旁及友邦。公茲義憤。夫己氏懷獨夫之懼。爲薰穴之求。拔茅連茹。爰及足下。聞者譁然。或爲慨惜。或爲阻勸。言雖人殊。皆心愛足下而深惜之者也。詎意足下不察。於七月二十三日。竟就僞職。並承通電。曲訴衷臆。走不佞以爲足下過矣。今日之事。助曹與否。一言決耳。足下既助之矣。而猶枝其詞曰。維持國際地位。冀憲法告成。以循軌道。是猶資盜以兵。而曰吾冀其弗殺人。非類則愚耳。且足下將效命於曹氏者。不外兩事。一借款籌費。一運動承認而已。無論竭足下之才力未必效。姑曰效焉。則曹氏資以賄買議

員。顯武禍國。使國人展轉炮火之中。膏血塗原野。禍變相尋。遂至滅亡。詎止其筭而已。追原禍始。足下其可以自道哉。易曰。知幾其神。以項城之厄。席戰勝餘烈。當洪憲之始。其氣蓋一世。以曹氏較之。誠燭火之於日耳。然其亡也。猶不旋踵。而足下尚欲以冰山爲泰嶽乎。弗思而已。雖然人情之所欲。至親莫能強。况走之于足下。無一日之知。而言又非足下之所願聞。失言之愆。誠所難免。然而不自已者。亦猶以足下之才爲可惜耳。固甯願吾言負足下。莫使足下負吾言也。惶恐頓首。劉恩格白。

(八) 褚輔成等致顧維鈞函

少川先生執事。同人等被迫南來。條經旬月。未能面教。無任愧愧。比者道路傳聞。執事就職非法。攝閣閣員之宣言。謂此次不得已而出山。凡所以爲國也。然以同人等所得各方面之證據。及數月來經過情形。而有蛛絲馬跡可尋者。則執事實替於私利。將貽國家以無窮之害焉。查德奧船債一案。飭法營私。加重人民負擔。雖暫時倖逃法網。豈能避將來之攻擊。當時羅當其衝。執事乃巧爲趨避。聞此番執事就職。竟以宣吉羅氏無罪爲條件。羅氏且無罪。執事之職身固矣。又如金佛郎案。國會政府相持逾半年。執事與某某結託。將趁國會紛擾之時。然使其通過。以便私圖。而國民將來所加重之負擔。在所不計。忠於爲國者。固若是乎。其尤足驚心動魄者。聞尙有將承認德國發行津浦湖廣(即粵漢川湖廣段)兩路債票全額之事。查此案當德宣戰後。對於敵人所持一部份債券。停止給付。係根據協約各國現行慣例。凡爾賽對德和約二百九十八條之第十附款。完全辦理妥協。當時經過情形。甚爲複雜。對付各國商界及輿論極爲困難。而前交通總長曾毓雋。及路政司長黃贊熙。持以毅力。其終結得扣留英金六百另四萬八千六百八十磅。(統計津浦鐵路及續借款漢粵川鐵路湖廣段借款三項。共美金六百五十四萬磅。經交通部承認。在非敵人手中之債票。應與還付本息者。計津浦借款十七萬八千六百二十磅。津浦續借款十萬另另八百八十磅。湖廣借款二十一萬一千八百二十磅。共計英金四十九萬一千三百二十磅。除上款應扣留英金六百〇四萬八千六百八十磅)其利於國家約德國幣六千餘萬元也。(最近九元餘合英金一磅)如執事果欲貪圖私利。承認此款。合之舊欠利息。國家所受損失。當在七千萬元以外。而執事所得若干。軍閥可得若干。實在不可知之數。夫

以私害公。利益相等。猶且不爲。况大小相懸若此乎。若以此次債票與奧船債票相較。奧債或可謂前人辦理不善。不易挽回。此項債票。由交通部數年交涉。並經商駐英使。與匯豐銀行。及雙方律師迭次議定。決難翻毀。爾時執事使美。當亦所聞矣。此間輿論。謂執事引同係密友。出爲財政整理會長。將於外債中設法攫取款以一部份肥己。一部分獻媚軍閥。供其武力。壓制人民之用云云。果爾將來執事成績。豈僅於上述各節已乎。執事此次違母訓。犯衆怒。而甘爲非法之閣員同人等百思不得其解。惟覺令譽頓減。信用浸失。爲國家人才計。至可惜耳。燕雲在望。伏惟爲國珍重。國會議員褚輔成等五百四十八人公啟。

(九) 焦易堂等致顧維鈞沈瑞麟函

少川研齋先生大鑒。敬啓者。頃據外交界確訊。北京僞攝政會議。密與法公使。即簽金佛郎案約。以扶植中法實業銀行復業。由該行報効大選經費二百萬元爲主要條。迫令閣下負責辦理。聞閣下因國家損失過鉅。託詞謝絕。保方要人。遂以此案要挾口。謂苟不出任簽字之責。則羅文幹案。仍當上訴。將口口牽入。以爲威脅。似此倒行逆施。危害國權。殊堪痛恨。北京爲政府所在地。按諸法律事實。自六月十三日以後。久已陷於無政府狀態。總統被逐。國會南遷。以三數免職人員。盜竊高位。僭稱攝政。既爲法律所不容。尤爲國民所共棄。無論以何種手續。與外人訂立契約。概不生效。至金佛郎一案。前由張內閣。提交衆議院。尙未議決同意。即令合法政府行之。國民尙且不能承認。矧由二三僭竊者流。斷送國權。構成外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務請閣下毅力拒絕。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以順輿情。而維國本。不勝感佩之至。專此祇頌頌祺。國會議員移滬集會籌備處焦易堂等同啓。

(十) 離京議員致留京同人書

留京兩院同人公鑒。近有自京來者。言兩院日內將開常會。專議金佛郎案。某議長已向當局承認負責通過。其原因由僞攝政內閣。任命王克敏長財政。王氏財政計畫之一。即承認金佛郎案。以便取回法人所扣留之近月贖餘一百八十餘萬元。並得法人承諾。由東方匯理及中法實業兩銀行墊款各三百萬元。王氏因某議長所領袖之團體。向爲反對金佛郎案之先鋒。恐其再作梗也。轉託吳總長邊

議長與之疏通。繼復降尊紆貴。自與某議長談判。許以此案通過後。所得兩行墊給之各三百萬元內撥給八十萬元。又許以中法銀行董事二名。給其同黨心腹張某徐某。此其原議也。嗣因王氏鑒於環境之惡。而所抱之財政計畫。又多為總稅務司及德人所不贊成。遂有知難而退之意。某議長恐王氏既退。所得之利益。將如泡影曇花焉。遂傳語王氏。請其決心。予可先通過此案。以為彼保障。此近日專議金佛郎案議程所由發也。夫金佛郎案果經確定。祇論法國賠款一項。吾國損失已達七千數百萬之鉅。近猶未之實行。葡比意日諸邦。紛然援例以請。倘果通過。既以與法。更何能拒絕其他。總計將來損失。更不知若干千萬。前者國會同人表示反對。輿論翕然頌之。蓋各省政府及商民。固無不同聲反對用金者也。王克敏本中法銀行總裁。為此案之主動人。急欲確定此案。以規復其原有利益。藉解本身破產之厄。張英華署財政。欲嘗此中之一鱗。與法人交涉。將成行矣。王氏懼之。遂聯合津保要人以倒張。自奮其老病垂死之殘軀。年來半推半就之假面目。毅然出場。自取而代。蓋此案與其本身利害關係之鉅。即此可概見矣。今某議長以稍得染指。遂變反對為贊成。姑無論此八十萬元之利益為某氏個人之私。抑為議員歲費之公。然以涓滴之微。遂忘滔天之禍。飲鴆止渴。其是之謂也。即不論曹逆得此墊款之助。將愈肆其軍威。以流毒於全國。而吾輩身為議員。年來雖被人攻訐。至今猶能立足國中者。因向於萬惡政府積極增加國民負擔之案。多未與以通過。其在消極方面所以保障人民之利益者。固未可以一二計也。今倘併此區區之信用而去之。則吾人此後將何面目以見國中父老兄弟乎。某議長者。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既得八十萬。又得二董事。此生吃着不盡。亦復何事不可為。公等果何所為。豈能拾其餒餘。為某議長作傀儡。彼贊成我亦贊成。僕等竊計公等之明。當必不至於是也。即某議長所領袖之團體。亦不乏廉明骨鯁之士。曩者研究此案利害得失之數。言之極為詳盡。此時豈遂盲從。言不顧行。為其首領之利益。隳自身之介節。有始有卒者。其為聖人乎。公等勉之。德不孤必有鄰。人心未盡死。尚不患無人為之後盾也。僕等憤軍閥之橫暴。毅然離京。別謀建樹。今猶能未忘情者。我十年患難之同儕而已。身陷賊窟。未能自拔。詭怪陰謀。伺隙而來。稍不留意。輒墮術中。言念及此。竊為慨然。詩曰。明哲以保其身。易曰。君子見幾不終日而作。公等好自為之。勿令後人笑我拙也。區區愛國。愛友之誠。尚希亮察。良覲匪遙。容俟面敘。願公綏不一。離京

議員褚輔成等同啓。

(十一) 全體離京議員致王克敏函

叔魯先生足下。近日報載僞攝政高凌霨吳毓麟等。竟任命足下長財政。並謂不日即將就職。以確定金佛郎案。得法人之報効二百萬元。承認恢復中法銀行。及法人歐戰賠款三百萬元。爲曹錕運動大選經費等語。聞之不勝駭異。夫辭職免職後之高吳等。是否尙可攝政。此爲別一問題。今姑不贅。然攝政閣員之能否任命閣員。此爲足下今日在政治上之立足點。則不能不考慮者也。高吳等之權源。發於何處。既不知權源所在。則足下今日之財政總長。將自何而來者。政府閣員。可無法律之根據以產生。是與抱犢谷之孫美璠自稱總司令何異。足下歷敷中外有年。區區政治上之常理。豈獨未之知乎。絲毫之根據全無。而可以當國政。筦度支。竊不知將何以號令員司指揮部屬也。夫足下以臺賭之故。而私財將瀕於破產。以舞弊之故。而中行將至不可交代。頻年以來。憑籍銀行。期翔上京。欲得財部大權。以救自身之厄。以解中行之危。并以核銷泉幣司所存中行兌現之虧八百餘萬元舊案。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往者黃陂。正位京華。旁求及於足下。以國會同人多持正義。遂逡巡而去。同人等正謂足下獨有自知之明也。迺夙願不償於羅劉更迭之際。今始得於驅逐張英華之後。足下挺而走險。急不暇擇之態。烏能逃天下人耳目哉。雖然足下平日從政之大節。未嘗有賣國之行爲。今亦未聞有加功助惡之舉。固可稱無大過者。迺必負此虛榮。鑄成大錯。使國家受損。益狼添翼。而足下亦徒博賣國附逆之頭銜。事之損已利人。孰有過於此者。請足下返躬自問。殘餘歲月尙有幾何。何必如此以開罪國民耶。同人等反對禍國殃民之曹錕。義無反顧。必至達其目的而後已。倘足下不顧恤輿情。惟知助惡。同人等代表民意。必有以對付之。足下本南人也。廬墓尙在南中。彼方人心若何。當非無所見聞者。奈何必與爲敵乎。况足下年深素所苦心經營者。中國銀行也。此行分設各地。與社會相接之範圍頗廣。必非一直系之勢力能保護之。倘以助曹之故。遷怒及於中行。或釀兌現之風潮。或起分行獨立之故事。或爲他方實力派所脅持。則中行瓦解之患。不崇朝而見於國中矣。在足下卽不顧念股東之血本。而自身之利害。斷無所權衡乎。舍根深蒂固之中行總裁。而易數月動搖不定之總長。當非知

者所樂爲也。進退決於俄頃。榮辱繫於百年。同人等言盡於斯。惟足下圖之。專此順頌。籌社不一。

(十二) 離議京員致張弧書

岱杉仁兄執事。前在黃陂座中。備聆偉論。批評時事。多中肯綮。竊以爲執事固不失爲識時之俊傑也。迺近日報載執事於曹黨之推長財政。竟與籌商就職辦法。並聞現已著手謀大宗之借款。卽此以觀。是執事之決心助曹。已可證實。夫曹之驅逐元首。擾亂國家。今已至不可收拾之危境。輿論攻訐於外。親故離叛於內。稍知自愛。以愛國者。斷不忍助長逆勢。使凶饑愈盛。國與民同受其害。卽自身亦復何益哉。况執事今所持爲籌款之策者。僕等均有以知之。所謂九六公債七百餘萬。改向日本發行。可得四百餘萬也。吉會墊款也。葫蘆島借款也。克利斯浦借款也。金佛郎案定後。收回王克敏上年交付中法銀行之國庫券六百萬也。清理安格聯所保管之公債基金項下收沒過期債票本息四百數十萬。及中國銀行所保管之四年內債基金項下收沒過期債票本息二百數十萬。及民二四國善後大借款撥交倫敦各銀行應付息金過期未領之餘款數百萬元也。德國應還之賠款三四百萬及善後大借款內之俄國部分存而未付之利息數百萬也。繼續發行一四庫券也。凡此種種之謀。姑無論事實上未易辦理。卽或以執事長材不難辦到。然今日之國民。萬目睽睽。監視極嚴。豈能輕易放過。語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豈執事均可悍然不顧。而爲所欲爲乎。或者謂毀羽之鳥。久困樊籠。得遭時遇。可以奮飛。雖弋者慕於前。不足阻其欲試之嚮也。奉直戰後。執事如毀羽之鳥。靜極思動。亦人之常情。况俗說有云。水過田不瘦。無論所計之成敗如何。旣經其手。則沾潤在所先焉。劉恩源之數月。已購置大洋房矣。張英華之數十日。亦刮四五十萬以去矣。近事昭然。矧執事腦力細於劉張。於財政歷史亦精於劉張。輕車熟路。若網在綱。其成績之優。當何如哉。雖然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忠貞廉明。豈足語晚近熱中之士。然先家而後國。先私而後公。猶常人之情也。今請與執事言私人之利害。前者戰事之作。實啓於吳佩孚之攻擊梁閣。繼迺直及於執事。直勝而後。燕蓀玉虎與執事。遂同掛黨綱之籍。時人之惡直者。遂亦多同情於執事焉。頗聞奉張於通緝後。猶以數萬金濟其窮。其眷念故人之情爲何如也。今奉張志雪會稽之辱。臥薪嘗胆。誓與曹吳決最後之命運。此執事所盡知之者也。當干戈未起。綱繆正殷。

之際。竟目見前被仇家毀計之人。卽自以全力庇護之人。忘其拯濟之情。忽有反顏之舉。此心其何以安乎。恐不欲割刀腹中不快也。以執事之聰明。豈能料定今後之時局。果直勝而奉敗乎。苟其不然。將何面目以見情好之奉張。患難與共之梁葉也。論今日國中之大勢。奉爲其一段。爲其一。孫與西南爲其一。直亦爲其一耳。以一奉不足以敵一直。豈一直能敵其他之三乎。今之倡合從以倒直者。固昌言不諱於國中矣。雖今日盤踞京華。恣肆無忌。然識者早知其魚游釜中。雖生亦非其久也。執事於財政經驗夙具。獨得之長。後之繼直派而當國政者。無論何派。均將羅致之不暇。奈何貪目前最短之利。而棄此後遠大之業也。况以此而開罪多數之國民。結奉張之深怨。請執事自思之。得毋過自犧牲乎。僕等聲討曹黨。謀去軍閥之禍源。圖國家正當之建設。凡同情於此主義者。不論既往如何。均願納爲同志。其有背此主義者。亦不論其既往。均視爲公仇。今竊願執事爲吾輩之同志。不願其爲吾輩之公仇也。得失榮辱。間不容髮。惟執事其圖之。專此布臆。敬頌勳祺。弟湯漪郭同鄭萬瞻黃雲鵬烏澤聲同啓

(十二) 離京議員拒絕烟草借款之要函

△致英美烟公司函。敬啓者。近日報載直系要人。已委由上海紙烟捐總辦汪瑞閣。與貴公司與英美烟公司。磋商墊款一千萬元。卽以兩公司應納之紙烟捐款。分十年扣還。由該總辦與貴公司等訂約。以紙烟捐印花折扣作保。近日北京烟酒公署僞督辦王毓芝。曾電告曹錕。並電商齊燮元。將以此款之半爲江蘇浙戰費。以其餘之半。爲北京政費等語。查曹錕等近日動亂京畿。謀奪總統之位。以輿論反對。議員多數出京。遂謀以兵力壓制敵黨。便得就其範圍。但以京師庫空如洗。軍事進行。遂多滯阻。此項墊款之約果成。則彼輩軍費有著。江浙戰禍。立時發生。而北京賄買總統之進行。亦必厲行不怠。而反對派之謀。以兵力對抗之計。亦必應時而起。此後混戰之局。是不啻以此次墊款爲之引火線也。近日中外人士。咸懼戰禍之興。將使江浙財富及附近外僑商業。同陷糜爛之境。卒謀所以消弭之方。卽北京外交團。上海領事團。亦竭力與僞攝政交涉。企圖保全和平。倘貴公司不顧全局之大害。祇貪墊款之小利。則其用意。適與外交團領事團以及一切商人之所謀相反。恐非貴公司所應出此者也。同人等自北京政變後。歷經宣言。凡有借款與北京僞攝政。或

直系軍閥者。均不承認爲合法之債權。我國民不負償還之責任。今特正式通告貴公司。請尊重我國法律。個人道德。自身利害。毅然拒絕此項交涉。或其他類似此項之借款交涉。則我國民咸謝貴公司顧全大局之盛心。將來多數盡力維持貴公司在華之營業。其發達隆盛。前途必未有艾也。同人等代表國民。敢先致謝。即希查照辦理爲荷。此致上海英美烟公司。離京議員褚輔成等公啓。

△致英公使函。敬啓者。近日報載直系軍閥。委由上海紙烟捐總辦汪瑞闈。與貴國商辦之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磋商墊款一千萬元。即以該公司與敵國商辦之南洋烟草公司應納之紙烟捐款。分十年扣還。由汪瑞闈與該兩公司訂約。以紙烟捐印花折扣作保。近日北京烟酒公署僞督辦王毓芝電告曹錕。並密商齊燮元。將以此款之半。爲江蘇對浙戰費。以其餘之半。爲北京政費等語。查曹錕等近日動亂京畿。謀奪總統之位。以輿論反對。議員多數出京。遂謀以兵力壓制敵黨。使得就其範圍。但以京師庫空。爲洗軍事進行。遂多滯阻。倘此項墊款之約果成。則彼輩軍費有著。江浙戰禍。立時發生。而賄買總統之進行。亦必厲行不怠。而反對派之謀。以兵力對抗之計。亦必應時而起。此後混戰之局。是不啻以此項墊款。爲之引火線也。近日中外人士。咸懼戰禍之興。謀所以消弭之。即貴公使亦曾聯名照會僞攝政內閣。殷殷以維持和平爲謀。倘該烟草公司。竟不顧全局之大害。祇貪墊款之小利。是其用意。適與貴公使所謀相反。當亦非其心所樂許也。况查北京外交團及銀行團歷經宣言。當中國內亂未定以前。決不借款於何方。使流爲軍政費之用。以增加亂事之程度。延長亂事之時間。是該公司墊款之舉。亦與外交團銀行團素旨有背。同人等迭次宣言。凡政變後。無論何方。其有借款於僞攝政。或直系軍閥者。我國民斷難認爲合法之債權。此次該公司之墊款。其影響於我國亂事之前途。頗多。同人等代表民意。勢難緘默。除用正式通告該公司勸阻外。特此函告。即請貴公使飭知該英美烟公司。即日停止交涉之進行。並拒絕任何樣式之借款交涉。以保全我國之和平。即以重兩國之邦交。想貴公使必不吝予以同情者也。即希查照辦理爲荷。此致大英國駐北京全權公使麻克類君閣下。離京議員褚輔成等公啓。

△致汪瑞闈函。敬啓者。近日報載直系要人。與王毓芝齊燮元密商。擬以全國紙烟捐收入。向英美南洋兩公司。請其墊款一千萬元。分

十年扣還。以印花票折扣作保。現由執事與該公司磋商訂約。此項墊款。以其半爲齊燮元對浙戰費。以其半爲曹錕運動總統費等語。聞之不勝駭異。查曹錕等肇亂京畿。全國憤慨。賄買總統。不得遂欲。以武力壓服異黨。中外商民。同懼戰禍。謀爲消弭之計。不遺餘力。屬在執事。想亦早有見聞。曹錕蓄謀僭奪。罔顧利害。齊燮元志在扶曹。不惜倒行逆施。倘得此項之墊款。用兵行賄。爲所欲爲。前途之難。將不知所底止。素諗執事明於大義。服役國家。不爲一姓一系之私人。尙祈鑒察輿情。顧全大局。毅然停止交涉。不使鉅款落於閥之手。則戰禍不作。江浙之所賴以保全者實大。務乞勿貪區區經手中費。勿爲軍閥効死力。則國民感戴盛德於不朽。其所得豈淺哉。同人等抑更有言者。前此執事以紙烟捐收入爲齊曹押借款項。爲數頗多。國人已有煩言。然非用於戰事。亦尙能原諒。執事之苦衷。但自政變而後。同人等懸經宣言。凡偽攝政及其軍閥。無論何種借款。均不能認爲合法之債權。同人等代表國民。義難卸。區區爲國爲民之苦心。尙希亮察爲荷。此致全國紙烟捐總辦汪瑞閣君。離京議員褚輔成等公啟。

(十四) 離京議員致協和醫院函

▲請勿買憲兵司令部空地

逕啓者。近據傳聞北京偽攝政。因爲曹錕籌措選舉經費。及戰事軍費。現由陸軍部以東安市場後而憲兵司令部馬號空地。售與貴醫院。預擬售價八十萬元。正在磋商之中等語。查直系此次擾亂京畿。迫逐元首。圖謀竊位。逆跡昭彰。現復憑藉武力。與全國民意宣戰。籌劃軍費。竭澤而漁。若任其一拍賣。是不特斷送我國家之公產。增加國民之負擔。且將使戰禍立興。外人民均無安甯之日。素仰貴院人士。向以和平爲念。慈善爲懷。當不至貪茲微末之便利。甘冒助長逆餓之惡名。尙望主持正義。嚴拒絕。是則敵國人民所同深感謝者也。掬誠奉告。即希察照。此致北京協和醫院。離京議員褚輔成等公啟。

(十五) 離京議員致各公使及銀團函

逕啓者。自軍閥倡亂。首都淪陷。元首避地。樞府無人。國會議員。多數南下。擇地上海。正式開會。現在北京方面。僅有三三免職閣員。僭稱

攝政。我國民全體反對。不承認其有存在之根據。同人等代表民意。業經正式通告貴公使團。轉達各本國政府。諒荷管納。乃彼等迭肆陰謀。欺蒙友邦。希圖借得鉅款。以爲曹派對我國民用兵之助。據報自稱交通總長之吳毓麟。現假整理國有鐵路爲名。發行外國公債五六千萬元。以京漢京奉京綏津浦四路收入作擔保品。內以公債所得之一部分。償還交通部到期之外債本息。其多數則撥充直系軍費。及僞內閣之政費。並賄買總統之用。觀其致曹錕巧電。內有毓麟連日籌議發行交通外債一語。亦足證明此項陰謀。並非全無根據。查各友邦政府及銀行團。近年迭次聲明。不再借款與中國政府。以免擴充軍備。助長內亂。此各友邦政府及國民主持人道希望和平之盛意。我國民所同聲感謝者也。不料吳毓麟假整理鐵路之名。欺蒙各國當局及商民。以遂其擁護軍閥。征服國民之私心。言之令人憤慨。同人等現再正式通告貴公使及貴銀行團。重申前議。務希對於吳毓麟所提議之交通借款。無論係何形式。係何擔保。係何數目。均請一概拒絕。因該吳毓麟本無代表我國政府。與任何外國當局訂立契約之資格。更不能借以鉅大款項。使禍國殃民之軍閥。得以任所欲爲。至於我國對各友邦所負債務。我合法政府成立後。自有正當辦法。以與各國接洽也。倘貴公使及貴銀行團。不納同人等之勸告。悍然不顧。必以鉅款借給代表軍閥之吳毓麟。使民國內亂延長。則我國民對於借款之友邦。難免不生反感。此則各友邦有以自取之。同人等不負其責也。區區忠告之意。尙乞加察爲荷。此致英義日本法比國全權公使暨新銀行團代表離京兩院議員褚輔成同啓。

(十六) 離京議員致德公使函

逕啓者。我國自軍閥動亂以來。占據首都。遂去元首。國會議員多數離京。此時北京完全爲無政府狀態。三數免職閣員。盤踞要津。僭稱攝政。全國人民。同聲憤慨。同人等代表民意。歷經正式宣言。凡僞閣員高凌霨等一切行動。均無法律根據。不能認爲有效。想貴公使當早鑒及。不惜予以同情者也。近聞軍閥領袖曹錕等。壓迫免職之外交總長顧維鈞到部就職。其陰謀無非欲藉顧氏之力。通好各友邦。將以種種手段取得經濟之助力而已。查貴國自與我國修好通使而後。尙有戰時賠款德華銀行復業兩問題。猶待解決。該曹錕等現

擬由道顧維鈞與貴公使結束巴黎和會所定敵國應得之賠款問題。擬由民國二年之四國善後第一次大借款內之德國部分扣抵。而以許可德華銀行復業爲條件。如此一轉移間。即可籌出現金二三千萬。以爲該軍閥等自厚軍力。壓制國民之用。此等陰謀。我國民全體當然不能承認。夫我中德兩國之邦交。歷來本極友善。德國國民之扶持正義。及貴公使之高風亮節。大爲敵國國民所佩仰。深盼貴公使顧全兩國之交誼。而注意我反對軍閥之多數民意。如彼軍閥代表之僞閣員顧維鈞。以前項問題。或其類似前項之問題。來與交涉。務請貴公使毅然拒絕。萬不可徇彼輩之言。貪得目前之小利益。貿然與之訂約。致引起我國民之反感。則德中兩國之邦交。自當益加親善。而敵國國民之感謝貴公使。當永遠不忘也。區區微忱。尙乞諒察。特此通告。即希垂鑒爲荷。此致德意志共和國駐北京全權公使閣下。離京國會議員褚輔成等同啓。

(十七) 離京議員致大陸銀行函

逕啓者。近聞北京僞攝政閣員等委託常耀奎與貴行商議借款三十萬元。以京漢路局之運鹽脚費作抵押。業經雙方商定。即將交付。聞之不勝駭異。查曹錕近縱其部下驅逐元首。擾亂京師。使國家陷於無政府狀態。而全國商民被其影響損失極大。僕等近者結合同志。謀爲抵抗。使亂黨不能得志。旬日以來。漸見窮蹙。已有僥然不可終日之勢。倘國中富商巨賈不自覺悟。猶貪目前些小之利益。濟鉅款以金錢。使賊勢鴟張。賊運延長。此後所被之害。甯可以一二數乎。僕等竊於貴行權衡利害。審於大義。毅然拒絕交款。則僕等敢代表民意。百拜致謝。苟其不然。則對付之術。唯力是視而已。勿謂言之不早也。專此奉告。即希諒察爲荷。此致大陸銀行總理。國會議員湯漪。彭養光。葉蘭彬。楊永泰。王用賓。烏澤聲。鄭萬瞻。郭同等公啓。

(十八) 國會移滬籌備處致中南銀行函

北京僞攝政之欵財計劃。不一而足。近又擬一移花接木之辦法。以中鈔暨現款存入中南銀行。另由該行發行鈔票五百萬元。爲倡亂禍國之籌。此種詭計。不特禍及全國。實予該行以最大之危險。國會移滬籌備處。昨特致函該行。望其慎重考算。爲全國人民生命計。即

所以爲該行計也。茲錄原函於後。

逕啓者。此次政變所演軍閥萬惡。日益暴露。國家所蒙精神上之損失。爲綱紀掃地。廉恥無存。姑不具論。而物質上之損失。則財政破產。金融倒閉。禍雖及於全國。首當其衝者。厥惟銀行。是爲公等切膚之利害。更無俟同人等之瀆陳。惟是反對軍閥爲國民共持之正義。而在今日全國一致所認爲反對軍閥最有力之武器。則在內外銀行界。絕對不予軍閥以經濟上之援助。使之坐困瓦解。而後有自戢私鬪。共趨正軌之一日。頃聞北京斂財計畫不一而足。就中有關係貴行者一事。係由中國銀行向貴行存入中鈔三百五十萬元。現金一百五十萬元。作爲擔保。而由貴行增發鈔票五百萬元。交由中行。以應軍閥倡亂禍國之急需。此項變相借款。如果經貴行承諾成爲事實。間接則應負助桀爲虐之罪名。直接則引起營業上之危險。竊爲貴行不取也。用特專函奉達。明知貴行不至冒險至此。萬一聽傳非虛。卽希貴行慎重考慮。內顧營業信用。外審社會趨勢。勿因目前一時之利。而貽將來無窮之悔。大局幸甚。敬頌公綏。國會移滬籌備處褚輔成等同叩。

(十九) 離京議員致陶普士函

逕啓者。近日中外各報。均載北京僞攝政開員等。已與比利時和蘭銀行締結合同。商定葫蘆島築港借款一千萬元。以該港之土地爲第一擔保。以山海關至奉天之京奉鐵路收入。爲第二担保。其債權者方面。係以足下爲代表。現在草約已成。唯尙未正式簽字等語。聞之不勝駭異。查敵國法律。凡借外債。須經立法國會開會通過。方能有效。其有未經過此種手續者。我國民卽不負償還之責任。現在北京之僞政府。已無合法之總統總理。且無合法之各部總長。敵同人等業經通告中外。聲明北京之僞攝政。爲曹錕之私人機關。非代表我民國之民意政府。如貴代表竟不於我國法律之規定。與此等亂黨締結合同。敵國人民。必不承認此項債爲有效。况我國自軍閥擁兵擾亂國家以來。匪亂迭出。城禍屢興。其妨害各國僑商之安全。並危及其性命。至爲可痛恨之事。倘貴代表不顧正義。貿然借鉅款於彼等。使其爲亂之力增大。爲禍之日加長。將來各國商民。均被其毒。是則敵國人民不負其責任者也。今特請貴代表速卽聲明前項合

同爲無效。並停止交款之進行。以後凡有類似此項之借款情事。一概予以拒絕。則敵國人民。感念貴代表體諒我國民之苦心。尊重各僑商和平安全之至意。此後兩國邦交。定得進於敦睦友好之境。其雙方之獲利。當殊遠大也。素知貴代表明白大義。不貪小利。故敢正式奉告。即希查照辦理爲荷。此致陶普士先生。國會議員王用賓。湯漪。楊永泰。彭養光。郭同。烏澤聲。鄭萬瞻。葉蘭彬等公啓。

(廿) 國會移滬籌備處對於銷鹽籌賄致各鹽務當局函

日昨僞攝政會議。其議決之第一案。即財政部提議遵擬華鹽出口辦法。議決照辦。夫華鹽出口。將來食鹽價格必漲。其有關民生。良非鮮淺。况直系藉此籌款。專爲賄買議員。造成僞選。尤足助長內亂。動搖國本。國會議員同人。有鑒於此。昨特分函各鹽務當局。請其依據輿情。迅予拒絕。其原因分誌於後。

(一) 致各鹽商函。(銜略) 側慕風華。載勞結想。伏維興居多適。籌億咸宜。甚善甚善。頃得確息。津保軍閥。因欲賄買議員。促成大選。現正籌集鉅款。多方羅掘。並擬責令各岸鹽商。分任一百五十萬元。計長蘆五十萬。兩淮五十萬。山東三十萬。浙江二十萬。以應急需。事後自本年八月起。每月十五萬元。分期攤還等情。聞之殊堪詫異。詎止國家之禍。亦重爲執事憂也。幸承不棄。略陳其愚。自直系暴迫元首。假名攝政。攘權竊位。舉國所仇。乃怙惡不悛。變本加厲。思竭人民之膏血。賄攫國家之名器。國幣既罄。爰遠商家。倘執事不審本末。誤與周旋。資盜兵而贊寇糧。助長亂源。以階禍變。未爲功首。已作罪魁。微論助成內亂。法有專條。卽顯背民愾。已成公敵。目前數十萬血汗之資。關係猶細。將來千百年世守之業。得失匪輕。想執事明達。毋能見不及此。或以彼方猶有所挾。不遂其欲。將有後災。抑知殘民以逞。雖衆必亡。在昔項城。其敗也忽。矧在曹氏。敢對天下。已且不保。焉能福人。或以彼方能有所酬。雖擲孤注於先。行且取償於後。抑知夫已覆亡。人所共見。崇朝不俟。十月安期。本且莫償。酬於何有。此尤執事所宜深察者也。年來引岸問題。久成爭點。其存其廢。端繫輿情。保泰持盈。幸善爲計。深望執事洞燭其奸。毅拒所求。以杜亂源。以維名器。則功德無量。實在國民。臨穎迫切。不盡區區。伏維衛攝不宣。國會移滬籌備處焦易堂等同人公啓。

(二) 致鹽務署稽核所公函。逕啓者。頃閱報載北京偽攝政閣議公布之疏銷積鹽辦法。由財政部妥擬章程一節。查此事內容係直系軍閥於逼走元首之後。欲賄買議員。選成總統。以此爲收羅賄款之計。其銷鹽籌賄辦法。由徐某包辦運鹽出口。預計一百六十萬石。每石收執照費一元共收一百六十萬元。由徐某担任預先一次繳足。以備賄選之用。此事倘成事實。國內食鹽。立即漲價。平民亦無以聊生。必至發生抗拒。而直系軍閥得此鉅款。愈增政治之罪惡。此國內之亂源。同人等現已悉數離京。誓加反對。除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外。特函聲明。即請貴稽核所依據輿情。迅予拒絕。至爲感禱。專頌公安。國會移滬籌備處焦易堂等公啟。

(廿一) 離京議員勸阻直派挪用鹽款

敬啓者。近據報載北京偽攝政。擬將善後大借款案內鹽稅項下之磅價準備金。及改良製鹽積存金七百餘萬中。挪用一部。業與貴處磋商。不久即將成交等語。查北京偽攝政。實爲曹錕之私人機關。非我民國之代表民意政府。迭經同人等正式宣言。想蒙察及。此次肇亂北京。曹錕實爲主謀。叛國之逆跡已彰。竊位之陰謀畢露。全國憤慨。奮起討賊。曹錕及其徒黨。亦知罪己不容於死。不惜倒行逆施。思以武力剷除反對派勢力。以遂其大欲。但以財力支絀。而彼輩歷年敲剝。又不肯自掏腰包。乃謀取資於國家。爲彼私人黷武之費。若尊處不加體察我民意之所在。貿然允從其請。則彼軍費有資。將使戰禍立見。甚非貴國人士盼望我國和平之本意也。尙祈主持正義。嚴予拒絕。俾得曹黨稍戢凶鋒。戰禍或可消弭。則蒙其福者。豈獨敵國人民已哉。竭誠奉告。即希察照。此致銀行團代表熙禮爾君稽核總所總會辦離京議員褚輔成等公啓。

(廿二) 離京議員致鹽商書

長蘆湖北江西兩淮湖南鹽業公所均鑒。武人叛國覬覦大位。始用威脅繼以貨賄。賄之不足。更以募集方法出之。自古奸人篡竊。其卑劣未有如此甚者也。近聞奸黨內定擬攤派貴公所担任鉅款作收買大選之用。竊分岸銷鹽實含有專賣性質。故引岸存廢已爲國會中一大爭論。奸黨詐取鉅金。必挾此以爲交換條件。貴公所不欲保存引岸。則已如其欲之。則惟有主持正義。拒絕奸黨要求。以博國

民之同情儻使甘冒不韙助桀爲虐則奸黨失敗之日卽引岸破除之時是無異以數十萬元代價助主張廢岸者之成功也語曰好惡拂人之心災必逮夫身爲政且然况實業界乎孰得孰失惟貴公所圖之專誠率達卽頌公綏議員褚輔成等謹啓

(廿二) 離京議員致駐京日使函

芳澤公使閣下。敬啓者。敝國不幸。政變又作。一切經過事實。早經同人宣布中外。屬在密邇之交。無庸更僕以數。當茲正義與暴力激戰之際。人民與軍閥對簿之時。同人等所極端希望於閣下者。惟在嚴守中立。勿涉左袒。則敝國人民拜賜多矣。頃據留京同人切實調查。北京方面。有貴國人與偽攝政政府私訂依法無效之運鹽出口合同。乘機斂財。供給軍閥助長內亂一案。不得不略具始末。爲閣下陳之。貴國商人原辰太郎者。自去年來華。冒名原辰二。在津住大和旅館。在京住錫拉胡同。專以運動中國輸出鹽斤爲業。與貴國食鹽專賣局。結有秘密代辦關係。並曾於青島辦中華鹽業會社。今年四月間。與前財政總長劉恩源。商議購鹽出口。已有端緒。因受國會嚴重質問。終劉任內。未及進行。張英華就署財長。舊案重提。已於六月中旬。簽訂合同。輸出總額爲一千萬噸。有效期間。爲三十年。每年運鹽三十萬噸。不拘引岸。惟以由長蘆經青島出口爲最有利。每噸除定價外。徵收照費一元二角。以二角公開。而其他一元之照費。則完全入於軍閥官僚之手。第一次起運後。卽交款數百萬。亦將全數供軍閥倡亂之資。探據原辰太郎。自謂中國關員從前反對。費去賄賂數十萬。始獲成交。現北京方面。担任接洽者。有王正廷李松年文羣孫潤宇等人。長蘆方面。則有劉桐軒云云。似此營私牟利。乘機行賄。影響所及。使敝國軍閥大獲財政上之援助。增加政局上之紛擾。敝國全體人民。當然一致反對。抑亦非洞悉真相。主持正義。如閣下者。所忍坐視也。用特專誠。奉懇閣下。顧念中日親善之夙誼。與敝國多數國民之同情。賜予取締。勿令進行。以絕亂萌。而敦睦誼。無任感荷。專此奉聞。敬頌勳綏。中華民國國會議員褚輔成等同叩。

(廿四) 離京議員致日公使函

敬啟者。據報載直派軍閥。擬任張弧爲北京僞內閣財政總長。籌措款項。專供其亂國營私之用。張之財政計畫。盡情搜括。其中有三款。

與貴國有關。(一)民國十年敵國所發行之九六公債。貴國人持有債券之一部分。向由正金銀行扣存鹽餘作抵。今年已抽籤還本。信用尚能維持。且每月正金銀行所扣鹽餘。除清還其担保之部分外。有盈無絀。張氏現擬由財政部抽贖押存之九六債票七百餘萬。加蓋在日本發行字樣。併入正金銀行所扣存之鹽餘項內擔保。統歸正金經理發行。可得款數百萬。(二)吉會借款繼續進行。前所未經商妥之條件。擬從速了結。冀收墊款。(三)葫蘆島築港費一千萬。現向南滿鐵道會社磋商借款。以便挪用。凡此三端。均與貴國有關。所借之款。亦均係供給直隸軍閥亂國之戰費。現直派首領。驅逐元首。誘迫國會。種種罪惡。擢髮難數。國民同聲反對。其敗亡可立而待。而北京攝政僞內閣。尤為全國人民所否認。其所訂之條約契約。當然無效。迭經敵國兩院議員宣言。諒已在洞鑒之中。我中日兩國關係向來密切。一切誤解。方期逐漸消除。日臻親善。遇此時機。深盼貴國政府及國民。切勿對於全國反對之亂國軍閥。予以物質上之援助。以免促成戰禍。助長敵國內亂。有傷兩國國民永久之交誼。凡前列三項借款及此外與之類似之借款。彼輩前來與貴國人交涉。務請貴公使轉達貴國政府。訓告貴國國民。一律嚴詞拒絕。則敵國國民感激貴公使。當永矢不諼。敢以最誠懇之意。敬達於貴公使之前。此致芳澤公使。中華民國國會議員褚輔成等同叩。

(廿五) 函請日使制止滄石借款

芳澤公使閣下。敬啓者北京僞攝政內閣。於日暮途窮之際。為倒行逆施之謀。抵借外債。以延殘喘。斷送國權。以牟私利。跡其罪惡。擢髮難數。同人等本其職責。不避煩瀆。迭函申訴。以期挽回閣下之視聽。保持中日相互之友誼者。匪伊朝夕矣。茲聞滄石鐵路借款一案。又在秘密進行之中。先是張英華任財長時。此案即已經朱有濟向貴國南滿駐京代表牛島氏接洽數次。款額為六百萬元。幸而張英華去職。議遂中止。現張弧仍派朱有濟。廣續前議。辦理此項借款。同人聞之不勝駭汗。北京僞內閣。現雖依附軍閥。肆無忌憚。而因國權損失之故。敵國人民。當然發生劇烈之反抗。一日顛覆。中日間又因懸案而啓爭議。為計誠左矣。且此路曾經曹銳與英商訂有合同。並未廢止。如果再與南滿借款。勢成難助。尤非智者所為也。用特函請閣下設法制止此項借款之成立。以免助長內亂增加紛擾。是則同人

等所一致祈禱者矣。專此布聞。敬頌助綏。中華民國國會議員褚輔成湯漪等四百八十五人公啓。

(廿六) 離京議員致英公使函

北京之僞攝政。對內對外無發令訂約之權。已經我國人一再聲明。乃英商克利斯浦。突於此際。單獨與軍閥所把持之僞政府。訂借三百萬磅借款條約。以取得特別權利。此種舉動。不啻與我民意爲敵。國會議員。以曹錕如得此鉅款。益足逞其南征北伐之雄心。昨特正式函達英使。請其竭力挽回。勿予成立。茲錄其原因於後。逕啓者。我國自軍閥謀亂首都以來。元首避地。樞府無人。國會議員多數赴滬開會。北京實已爲無政府狀態。我元首與國會現正籌議組織正式政府。以當內政外交之任。不料二三免職閣員。把持北京。僭稱攝政。全國人民憤慨已極。同人等代表民意。歷經宣言。不承認北京之僞攝政等。對內對外發令訂約之權。想貴公使早已鑒及。而不惜予以同情者也。乃近聞高凌霨吳毓麟等。勾通貴國富商克利斯浦駐北京代表。承受借款。內定英金三百萬磅。以烟濰安正隴海三路線。及江蘇安徽兩省田賦。共作担保品。業由僞交通總長吳毓麟。僞同成督辦陳策簽字。並由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公函該富商代表國會。與以同意。此事經同人等調查。似係確實。查我國自有亂事以來。各友邦政府。迭經聲明不借款項。以助長內亂。四國新銀行團。最近在巴黎會議決定態度。亦本此意。此各友邦政府及國民對於我國之善意。我國民極爲感謝者也。不料克利斯浦代表。以向未加入四國新銀行團之故。其在北京之行動。每多出人意料之外。乘此時機。單獨與軍閥所把持僞政府交接。藉以取得特別權利。實爲意計中事。夫各友邦及政府四國新銀行團。所以宣言不借款。以助長內亂者。當然以款項之流入軍用。足使軍閥勢力增厚。則爲亂之能力亦必增大故也。今之北京僞攝政。係曹錕派逐去黎總統而取得之者。也。明明爲軍閥之代表機關。非我民國之民意政府。此世界有目者所共見。其聞而共知者也。克利斯浦借款三百萬磅。與北京僞攝政。卽係直接借給於曹錕也。曹錕得此鉅款。將逞其南征北伐之能力。以與我民意爲敵。我民國之人民。因此三百萬磅之故。將不知斷送若何生命。幾許身家也。是豈我友好之鄰邦政府與人民所樂意者乎。况敵國法律。凡借外款。須得國會之同意。所謂同意者。係以議員大會決定行之也。非議長一人所能代表。此歷來先例可援。吳景濂雖

爲議長。並無代表兩院同意此項借款權。同人等素諗貴公使就任以來。注意中英兩國邦交。不樂於危急之際。援助何方。取得不正當之利益。而結怨於我多數之國民。以爲兩國邦交之梗。此則同人等所最感佩不忘者也。乃克利斯浦今竟有此等行動。實出同人等意料之外。當亦貴公使所意想不到者也。今特專函奉告。即請貴公使速即飭知該克利斯浦駐京代表等。即日廢棄所簽契約。停止交款。如果克利斯浦代表悍然不顧。必與該僞攝政等訂約交款。同人等先爲聲明。此項債權。將來我正式政府必不承認。切望貴公使聽受同人等一言。竭力爲之挽回。勿使我兩國向來最好之邦交。因克利斯浦之故。而令我國民對於貴國發生最不良之觀念。使此後不能長保此最好邦交之歷史。此則同人等所最深痛惜者也。區區之意。尙乞加察爲禱。此致大英國公使國會議員褚輔成等同叩。

(廿七) 離京議員致函克利斯浦代表

敬啟者。近聞北京僞攝政關員。與貴代表磋商借款一千萬磅。內以五百萬磅還清民國元年所借之款。其餘五百萬磅。以現款交付北京僞政府。以充目前軍政等費之用。仍以關鹽兩稅爲擔保品。自訂約之日起。十年內還息。至民國二十二年起還本。因民國二年之四國善後大借款。自本年。起。還本至二十二年時。其債權已將減五分之二。至時在關鹽兩稅項下。確有負此項債權之可能性和平守備。義持公理。人人有好義輕利之紳士風度者也。今以自貪債權小利之故。濟曹錕等以鉅款。使得窮兵黷武。殘殺多數之人民。是豈紳士風度之國民所宜有之行爲乎。今特正式通告貴代表。速即毅然停止此項交涉之進行。並願似此項交涉之何種借款。使謀亂之曹錕等。以緦於財力。自起覺悟。於國家之統一。漸進於有可解決之途。則我國民感謝貴代表。消極之高誼。當永矢不忘也。若貴代表必惟利是圖。悍然不顧。不特我國民誓不承認此項之債權。將來戰禍之責任。且將惟貴代表負之。近日僞政府與各方籌款之商議。無論中外。更無論其爲何形式。均經同人等勸告停止。中外商民鑒察同人等之誠意。並我國民多數之心理。均經覆函照辦。此時僞政府所希望者。實唯貴代表所商之一項而已。其借款數目。實亦爲比之任何方面所商爲較鉅。故此項交涉果成。可斷言曹錕等之實力必較今增加數倍。則戰禍之大。必有非吾人意料所及者。其中外人民之損失。更不知將至若干數。至時必問貴代表之公司。負此項戰禍之責任。

即爲貴公司保持向有之國際名譽信用計。亦豈應成立此項借款之交涉乎。奈諗貴代表向重國際信義。並諗知我國輿情之向背。同人等代表民意。故敢披胸盡情以告。尙祈察照爲荷。此致克利斯浦駐北代表何立慈君閣下。離京議員褚輔成等公啓。

又另致英公函一件詞意略同茲不贅

(廿八) 國會議員致朱兆莘電

倫敦中國使館。朱代辦鑒。近聞北京僑政府與克利斯浦商議借款一千萬磅。由顧維鈞、張英華商定條件。令由貴代辦在倫敦簽字。國人聞信。無不反對。國會議員亦多拒絕依法之同意。唯曹錕等自逐黎總統後。引起人民之公憤。現知自身地位危急。乃欲大用武力。以壓服全國。倘此款果使借成。則全國兵禍。卽在目前。現外交團在京。正謀消弭戰禍之法。吾人何可再爲軍閥助力。望貴代辦體察輿情。拒絕簽字。不使軍閥得志。則國人受德不淺矣。豈僅吾等之感激已哉。國會議員到上海者。已至五百餘人。正式開會在卽。想亦公所樂聞也。並告國會議員湯漪、褚輔成等叩。

(廿九) 離京議員拒絕克利斯浦借款函

敬啓者。近聞北京僑攝政閣員。以爲曹錕賄買總統。及以武力壓制國民反對之故。緇於財力。不克展其技倆。遂與貴國資本家克利斯浦代表何立慈。商議借款。總額英金一千萬磅。內以五百萬磅還清民國元年所借之款。所餘五百萬磅。以充軍政兩費之用。其擔保仍爲關鹽兩稅。自定約之日起。十年內還息。至民國二十二年時還本。因計算二年之善後大借款。自本年起還本。至二十二年時。已經過十年之期。鹽稅項下之債權責任。已將減五分之一。至時擔負此項新債之一千萬磅之借款。在事實上確有可能性之存在。此項交涉之進行。以前歷次之財政當局。均經議及。至近時僑攝政閣員謀商。尤爲猛厲。殆有不成不罷之勢。全國人民聞信。均爲震駭。因曹錕等謀亂京畿。使國家陷於無政府地位。近復謀以兵力攻浙攻湘攻奉天。兵事籌備。已如箭在弦上。倘予以此項之鉅款。則軍實充足。彼得任所欲爲。其亂事之範圍。必擴至於全國。亂事之時間。亦必延長而不知所屆。近日人民之聞此交涉情形者。無不瞿然於心。以爲此後

亂事之責任。將惟克利斯浦負之。其憤慨之情。當可概見。查外交團及銀行團迭經宣言於中國內亂未定以前。不再供給軍政經費。維持安甯。希望和平之盛心。我國民實全體感激不忘。不料克利斯浦代表。竟不顧大局。圖於危急之際。取得此項債權。是不特大反我國民之希望。亦直破壞貴國公使及銀行等在國際上之成約也。近者江浙風雲。正當吃緊。頗聞貴國官民。力圖消弭。以保中外商民之安全。該克利斯浦代表。竟不惜火上添油。必使戰禍速發而後已。此等資本家直為國際之蠹賊。我國民之公仇。想貴國素守信義。力持大體之人民。當亦不欲有此玷辱國家名譽破壞國民信用之資本家也。用特專函奉告。即乞貴公使貴銀行團代表設法制止。不使此項交涉進行成立。則我國民感激高誼。以後兩國邦交。益進敦睦之忱。是則彼此之國家與人民。互蒙其福利者也。萬一該克利斯浦代表。不聽受忠告之言。必負此小利。成立此項交涉。我國民必不負此項助亂之債權。同人等代表民意。明白宣布。即請貴公使。貴銀行團代表。正式通知該克利斯浦代表。並宣告以後不能以國家之責任。保護此項債權利益之安全。庶該克利斯浦代表。了然於此項債權前途之危險。當能毅然罷手者也。區區維持大局保全和平之苦衷。當在貴國官民鑒察之中。即希查照辦理為荷。此致大英國駐北京全權公使。四國銀行團代表。離京議員褚輔成等公啓。

廿七 賄選公行

直系謀選總統。行賄議員。其接洽情形。穢德腥聞。騰播中外。雖禹鼎鑄奸。亦難窮形。盡相。茲將各報所載略述數段如下。

北京報云九月二日下午八時。直系要人魯省長熊炳琦。內務總長高凌霨。交通總長吳毓麟。司法總長程克。烟草公賣局督辦兼直魯豫巡閱使署祕書長王毓芝。直省議會議長邊守靖。京兆尹劉夢庚等。具柬邀請兩院議長副議長。及全體議員等。到甘石橋一百十四號俱樂部議會。列席者二百餘人。十時許始就

席主人方面推熊炳琦發言。略謂（今日同人邀請兩院諸公惠臨。異常踴躍。莫名榮幸。我可代表同人。略陳芻見。政變發生。迄已數月。時局紛糾。毫無頭緒。大凡法治國家之組織。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殆負同等之責任。每遇國家根本動搖之際。尤應雙方負責維持。決非僅行政機關一二人所能解決。現在內政叢脞。外交緊迫。國家前途。危險萬分。不可不立時設法補救。今日立法行政兩機關中堅分子。握手一堂。務望開誠布公。共同研究。一維持時局辦法云。）各政團中當推議員王敬芳答覆。略謂（今日承當局諸公寵讌。賜教。同人無任榮幸。謹代表致答謝忱。現在解決時局之兩大問題。一為制憲。二為大選。就分量言。則制憲比大選為重。就時局言。則大選比制憲為急。兩問題均應早日解決。今晚蒙政府當局開誠布公。與同人商量。我同人亦應切實討論。不必包頭蓋面）云。次由議員駱繼漢發言。略謂（維持時局。立法行政兩機關。宜同負責任。自屬當然之理。惟要維持時局。須使立法機關。有維持時局之機會。衆議院議員任期快滿。將不能行使職權。前由各政團代表。要求當局。延長任期。當局始允而終悔。不知何故。竊謂此事為維持時局重要關鍵。希望當局切實答覆）云。熊炳琦當與高凌濤。王毓芝等商量片時。遂起而答覆。略謂（駱議員所問之事。據政府當局之意。因認延長衆議員任期。係一種法律案。究竟是應由政府提出。抑由議會自為解決。尙須加一番考慮）云。旋有許多議員發言。對於延長衆議員任期。或主張由政府提出。或主張由議會自決。反復駁詰。莫衷一是。旋又有人反對常會出席費支給辦法。爭論良久。紛擾不休。最後議員吳蓮矩發言。謂（大家所言。均不澈底。時局如此。緊迫。不要專在題外。做文

章今日之議會果爲何事。我們宜赤裸裸的提出討論。大選是法律規定議員之義務。我們豈能規避。即政府當局爲維持國家起見。促成大選。亦不應含羞害怕。怕不能出諸口。云大衆鼓掌雷動。旋復歸於寂滅。賓主相對緘默。無一人發言。時已十二時。遂散會。

(一) 九月六日北京報云。昨有某要人與大選派之重要份子談及吳景濂包辦大選情形。略問兩院常會既有出席費之維持。大選前途必有可觀。某君謂常有費。不特滋反對者之口實。已引起內部之分裂。絕無成會之望。但近吳自爲計。頗覺圓到。以其對保所提條件。專爲己謀也。其條件維何。關於報酬方面。(一) 組閣。(二) 財權。(三) 特別區之礦產。此成選後之積極報酬。關於經濟方面。(一) 選費。(二) 黨費。(三) 特別交際費。此辦選時之必要用途。須預付五成三之現款。一千二百萬元。倘對此條件。三日內無確切之答復。則非特不進行。且將爲相反的行動。保方對此條件。已認爲有意爲難。然以吳領袖國會。仍有一部份勢力。不敢公然反對。此時正在面面相覷。苦無對付之方。乃近日吳見南下議員。間有回京者。以爲事有可圖。包辦雄心。頓增十倍。不再問保方如何。極意拉攏。賣弄身手。不料各方聞此。益生猜忌。深恐一日虎翼養成。更難鉗制。反有坐觀動靜之勢。即此以觀大選前途之糟。已不問可知矣。

(二) 九月十三日北京報云。自衆院僥倖開成常會後。一般熱心大選之羅漢。以任期既已延長。一生可以吃着不盡。且大選又逼在眉睫。東一竹槓。西一竹槓。隨地皆是。白幌幌之洋錢。前途之買賣正多。其生意興隆。財源廣進。雖瑞蚨祥同仁堂視之。亦自嘆弗如。日來興高采烈。色舞眉飛。樂不可支。甘石橋某號。昨晚呼盧葛雉之聲。通宵達旦。一擲且三千金。其揮霍之豪。誠非吾僑窮記者所能望其項背。聞彼輩連日皆有協議。所最注意者。自爲票價問題。惟最高仍以六千元爲限度。但對於出力赴滬拉回南下議員者。前經出力提出選舉案者。具有政團領袖指揮之能力者。則特別優待。加給特別酬勞費。交際費。祕密費。並支特等之票價。各羅漢則要求支付現金。而主持大選之甲方。因與乙方商議。酌提所儲存三百二十餘萬元之三分之一。以資支配。一方面則催財部速撥兩院歲費。惟乙方與包辦者。則主張操縱。不取公開辦法。並聲言反對攝閣逾期。內高閣之大爲恐慌。遂有衆院果欲政府公布其延長任期案。則攝閣期間

亦有無定期之延長之說。以示抵制。日來甲乙雙方爭潮甚烈。大選之總參謀。前晚忽秘密來京。下車後即赴甘石橋。從事訓停。並劃分甲乙兩方之辦事權限。以免再起波瀾。翌晨即匆匆返津。故爲外間所未悉云。

又前晚甘石橋會議。九時許開幕。討論大選問題。凡保派接洽羅漢閣相繼而至者。約有五十餘人。其首要即係礎商票價與前提支付半數之現金。次則各俱樂部津貼費。夫馬費等。亦在繼續討論之列。但經濟全權爲津派所扼。即其所假定借款計畫。旋爲反對派之破壞。已陷進退維谷之境。在津派未允提出儲款。並謂保派如要提款。固無不可。但須具有應負大選告成之全責。而保派亦顧慮拜金羅漢騙款到手。又不選舉。且拉回南下議員。今尙未達法定選舉人數。自亦不能不計及此。且又恐臨時復有發生變故。放仍抱定拘守前議。先發殷實銀行支票。以俟選舉投票後。次日憑票付款。在離漢閣。則以銀行支票爲不足恃。亦恐其投票後之不付。致兩方意見距離尙遠。結果尙須從長磋商云。

(三) 九月十四日北京報云。自前日選舉會不能成立後。大選派之手忙脚亂。自可想見。聞昨晚小蘇縵胡同某號。曾召集羅漢閣緊急會議。討論對於大選積極辦法。(一) 派遣黨徒分頭疏通反對派。將前次預備會置而不提。由常會再定選舉會日期。(二) 電請各省督長推定各省該國會議員一二人爲代表。專事推挽該省議員一致出席。(三) 仍決定出席始給出席費。(四) 在津保兩派所接洽之各政團。應取爾柔相濟之手腕。庶免發生歧異。(五) 分派代表秘密南下運動反直派中堅人物。予以特別待遇之條件。並擬金錢之外。俟成功後。得有入閣或優差美缺之酬報。(六) 上列所擬各方法如進行無效。則出於最後之一途。修改大總統選舉法。蓋非絕達其成功之目的不止云。

繼小蘇縵胡同會議之後。則有昨晚甘石橋之會議。其所議即爲協商票價支現方法。聞其結果。多主張出席大選會之午前付款。付款後廢集一處。午後同乘汽車。躉批出發。但此種辦法。雖經大體議決。惟須待今晚來京之王承斌到後。方能確定。且仍須看隨帶來京之孔二先生究有若干。方有把握也。

(四) 九月十八日北京報云 前晚王承斌邊守靖高凌霨王毓芝吳秋舫熊炳琦劉夢庚袁乃寬程克等即在甘石橋大典籌備處召集各政團領袖緊急會議。如吳景濂張伯烈錢崇愷斐廷藩王謝家宋汝梅黃明新及民治社直系之某代表與各俱樂部之代表彭漢遺湯松年等爲數計有七十餘人專爲討論大選票價支付方法與選舉後應得優先權條件席間意見龐雜莫衷一是而主持大選者遂先決定分途局部接洽爲上策於是王孝伯邊守靖則向吳景濂一派協商而王毓芝袁乃寬仍向其昔日所接洽各政團磋商熊炳琦劉夢庚即對直隸系各省俱樂部接洽吳毓麟高凌霨程克等分向反對派疏通兼負接洽拉攏在滬各議員之任務其內幕中各政黨之首領所提條件無不競爭佔據閣員之要席次則要求省長次長各路局長副監督及權運局鹽運使等亦有請求京內外各部屬廳長道尹甚至要求保障終身議員無奇不有究其最重要競爭即大吳派要奪內揆與小孫派之擁孫組閣爲相對峙尙有要求擴充黨費等項畢竟爲何應付解決紛爭實難判斷惟同王承斌當衆表示籌備大選現款已有把握以餌豬仔直系各省從速解款補助以策進行祇望大家奮勉進行速選總統爲主要等語而津保兩派由王從中斡旋以表面視之似有溝通合作消泯猜嫌之望然骨子裏則仍各懷鬼胎大有誰佔最後之勝利即掌握政局之全權之想探津派軟化原因實出保方陰聯洛派爲奧援且吳佩孚已有嚴電指責津派以壯其聲勢此所以復有貌合神離之現象也

(五) 九月廿日北京報云 各報連日記載甘石橋博物館日夜集議情形多有出入記者昨特走訪中立派某參議員得所答述一

一從耳聞目觀中來者洵屬至確至近之真像爰照錄以供衆覽

某參議員之言曰外間所說某日某處會議某等實無所見聞甘石橋梁宅每夕均有百數十議員車馬全集所謂籌備主任王熊邊等亦每夕必到惟若輩除吞雲吐霧呼鷹喝雉外(甘石橋梁宅供客烟具共有二十餘盤麻雀撲克等賭具更多至不可勝數每夕輸贏多在一萬金以上可謂豪賭矣)並無其他協議事件之可言有之則自十六七兩日晚餐於袁家花園始此兩日所延請者皆保派所認爲可以幫忙之議員每夕分邀四五十人而余適於次夕與會是晚供具極菲陋座客幾不能下箸且有蹙額者問有餘菜否庖人則

以英警對衆遂一哄而起。聚談時熊首發言謂今夕商榷之事有二：(一)則請大家分擔責任。(二)則我輩辦事人盡酬報之力是也。關於第一項應請各省負責。諸君實行聯絡能出席大選分子。事前開列名單。臨時勸告如約出席。至酬報一節。不妨推開後壁說亮話。每人贈送五千元。其手續則擬用銀行存摺。由受款人用一圖章作為存款取款之據。惟該印鑑不存於銀行而存於我輩辦事人手中。待選舉有結果。辦事人將各印鑑送與銀行。各人存摺上再蓋同一之圖章即可赴行取款。現請先由各省負責。諸君分頭約集同情者。分組聯合。每組將印鑑彙齊送來。則事舉矣。言至此。王孝伯乃起為補充之言曰。外間謂弟輩辦事內部意見參差。皆係反對者挑撥作用。請諸君不必誤信流言。惟熊省長所述辦法。其中有應補充者。第一大選日應由各組首領邀集該組分子午餐。餐後即同乘汽車入場出席投票。各組首領所用之飲食車馬等費。自當如數撥付。斷不令負責人虧累。第存款擬指定直隸省銀行。照銀行慣例。本係先付印鑑。現將印鑑暫存辦事人手中者。因期在成功後照付。萬一初次未得結果。不得逕取故也。至各組人數。並不必限定。多少皆可。至此王蘭亭又起而言曰。時機緊迫。希望於中秋節前開選。請於二十日晚再集會於此。彙報各組名單印鑑。以便進行。來賓中吳蓮炬起而發言。謂存款僅指定直隸省銀行數目太鉅。恐不可靠。如能分存數行。更為周密。錢崇愷則曰。兄弟是直隸人。知直隸省銀行最悉。該行為直隸財政總匯機關。擔負有餘。斷無意外。請大家放心。云云。其時熊王等已離座。與各私人酬答。所謂大選籌備之會議。乃又了一幕矣。二十日晚又在袁家花園議集。斯夕之會。原為彙集各組員名單。暨各受款人印鑑而設。在大選派方面觀之。關係應極重要。乃遲至七時許。來賓僅有半數。而波邀之人。亦未聞有電話催促。熊潤丞王孝伯兩人亦未蒞止。座中主任惟王蘭亭邊潔卿二人。來賓問以各省報告如何。但答以尙未齊集。稍待一二日等空語。並協議之形式。亦未舉行。是則大選形勢之阻窒不通。暨辦事人之精神渙散。於此可以見矣。

(六)九月二十一北京報云。吳景濂邀請王孝伯在其私宅宴會。名為洗塵。實係秘密協議運動大選。外托憲選並進。為容納反對派意見及其旨趣為依歸。並以藉此為號召各政團之出席。其實際暗中溝通各派中堅。賄以巨款。及從優待遇之條件。教勸其出席。竊

法會議。而以各省區實力派爲促進大選之急先鋒。加以國民團之請願爲內應。以臨時動議改開總統選舉會。即其選票不足成數。亦決愛照舉袁先例。以決選產出之。且擬於中秋節爲大總統就職之良辰。故王孝伯等昨晚於甘石橋宴邀三十六政團。卽爲協商普通票價問題。結果決定每票五千元。但選舉後方可支付。現先由於指定銀行開發支票爲保證。並由經手人負保管之責。其經手資格具有指揮所屬黨之能力。應先開名單若干人於出席憲法會議爲對照表。果否若盡符節。其所開名額爲核發票價總數之銀行支票。此爲付款之方法也。此中手腕。仍以聯將不聯兵爲選舉之伏線。至於實在人數之多寡。亦由查驗其出席議會而得其確定之準額。自見分曉。關於制憲問題。則從調和派先將天壇草案之一部分繼續三讀會通過而公布之。其地方制度留爲大選後續議。然尙有反對其發表一部分者。且憲法中意見亦多岐異。非須加以修改。難予贊成。昨晚衆院小議場協商憲選結果。已決定以先憲爲前提。但此爲團體的公衆表示。而個人間因利益關係。或尙利暮夜之多金者。亦所不免。故協議票價支付方法。今早復有發生異議。分向經手者提出疑問。謂投票後無論選舉成功與否。實係主持大選應負責任。與議員無關。其開列支票。自應屆時支取現款。倘有別生枝節。則經理人應負此等責任。然經理者雖有暗中之特別酬勞費。而對於支付普通票款之責任。亦有顧慮其空頭支票也。

(七)九月二十二日北京報云。連日甘石橋大典籌備處。無時不在接洽大選票價問題。在表面上固屬採取公開辦法。凡出席投票之議員。概給五千元之代價。探其裏面。則實聯將不聯兵之計畫。稍具有指揮能力者。均得特別報酬之現金。美其名曰交際費。此爲各政團發啓人於十一晚送出。敦請該團體同人一致出席通知書之所由來也。至於日前大選預備會之開成。在吳大頭之摺報四百三十六人。乃爲運用手腕。以示主持大選之高妙。不料此事黑幕。竟被揭穿。聞其洩漏原因。係由大典處前定一百元出席費。須按簽名簿分派發給。衆院祕書長鄭林皋。因欲漁利。遂與吳大頭朋比爲奸。浮報人數。於是冒名頂替之油印名單。因此發覺耳。又聞昨日各政團對於普通五千元票價。尙在爭持異議中。但多數主張無論價額增至幾許。總須先付全款。後再投票。並有期定下星期三確定支付方法之說。如逾屆期仍事虛與委蛇。當即相率離京赴滬云。

(八) 九月廿三日北京報云 大選派與羅漢團日日講價。故近日報章中緊要之消息。無非「錢」字問題。幾把一座北京城鬧得銅臭薰天。令人不可嚮邇。但總括雖為錢之一字。而分開尚有許多問題發生。如票價之為五千元八千元一萬元各種之爭執。一也。先付現款。後行投票。或先行投票。而後付款。或付款一部。即行投票。二也。各政團首領競欲包辦。而其分子則恐權利有壟斷之弊。紛紛反對。三也。有此三種癥結。故大選派雖渴望成功。豬子團縱饑涎欲滴。亦祇好暫忍飢渴。從長磋商。日來表面上所傳之先憲後選。或憲選並進。雖空氣甚形熱鬧。但一揭暗幕。無非在上述錢的問題之三種上做文章。王家襄等一派之變節。而有招致南下議員巧電之由來。吾人誠不能曲為之諱也。目下商略程度。大抵一三兩項。或較易於解決。最難者厥為第二項之先行付款。與先行投票問題。蓋其中不特原來在京豬仔之持為先決條件。即此次由南返京之議員。亦以此為惟一之着眼點。記者昨晤由滬回京之某某議員。質以回京之做。是否因貪票價。而甘冒豬仔之名。某某答覆。頗為質直。謂我等此來確是為五千元之票價。此亦不必為君諱。因若輩歷年賤削。積產纍纍。如此儻來之物。非此絕無僅有之機會。又安能拔其一毫。惟我等有須聲明者。即金錢可以要。而豬仔實不可以做。此語在君初聞。必以為奇。不知所謂豬仔者。因其甘於賣身而得名。若得錢不賣身。又安能謂為豬仔。故我等決計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則萬萬不可能。蓋因得錢而賣身。不幾自認為豬仔乎。雖此有類於過河折橋。然取之於盜。不為傷廉。我等以為得錢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預備金錢一經到手。即當遷眷南下。即或被迫逼暫離京。而外國飯店尚多。亦儘可為安身之地。將來仍當南下。貫徹初志。決不至因金錢而失耳。即反直派方面。對於我等意旨。亦已完全諒解。蓋借糧於敵。此反直派之計畫者也。當我等過津時。會以此意商於反直派某某等。彼甚贊成。故我等之回京。實非變節云云。記者按某議員之言。雖屬牽強。然亦可知由滬返京者一般之真意。與反直派之策略矣。聞大選中亦有窺破其計畫者。誠恐空擲金錢於虛耗。故力持先投票。後付款之議。此點爭執。恐無解決之望。而大選之前途亦從可知矣。

(九) 九月二十六日北京報云 日來各方爭議中之先憲後選。先選後憲。以及折衷派之憲選並進等說。雖對憲選兩問題。表面上各

認爲有其先後緩急之不同。或同時並進之必要。但究其實際。仍不脫離（選的範圍）與（錢的問題）主張先選後憲或憲選並進者。人固皆知其完全爲大選問題着想。而主張先憲後選者。則又豈獨自鳴請高耶。蓋憲法爲立國大法。決非短時期內所能制定。彼等何嘗不見及此。明知其無希望而故爲之主張。則彼等用意之深。當非尋常議員所能及。彼等願望不在區區數千元之票價。特欲以種種高調。獲最大之代價。不幸而議憲一事。遂爲彼等敲詐大款之惟一手段也。王家襄一派本爲主張先憲後選之最有力者。其分子約十餘人。不盡隸於研究系。此次以先憲後選之主張。竟使大選之進行。受一打擊。大選派知其作用。允給十六萬元。按其人數之分配。每人可得一萬以上。較之普通猪仔之票價。約有一倍之多。而王更因大選派之援助。重坐得參院議長交椅。富貴雙全。何樂不爲。此王家襄一派議員之不得不就範於大選派也。觀王氏昨日出席憲會。並領電勸南下議員返京。即可知其條件已妥。巨款大有即日過付之希望矣。惟聞其他拜金主義之羅漢。認爲本人五千元票價。不及王派議員一半。大爲不平。亦欲仿效王派。利用先憲後選。達其敲詐目的。頗有賤價不賣奇貨自居之概。業向大選派有所表示。此種猪仔翻身一變之結果。遂致買主倉皇失措也。

當此拜金主義流行象坊橋上之際。猪仔先生。大肆敲詐之要素。約有三種。一爲（鑽）貴頭。尖。南。一跑。北。一跑。津。一。走。保。一。走。厚。着。臉。皮。四面拿錢。二爲（說）用種種方法。在議會上。出出風頭。使人注意。三爲（寫）專在文字上做工夫。今日草一提案。明日發表。一意見。書猪仔中。如無此三術者。則其票價。不過普通待遇。一律五千元。在猪仔價中。有此數目。固亦不少。但比較今日一大宴。明日一小宴。開口便是三五萬。還價亦須一萬八千者。未免相形見細。此類猪仔。吾人祇得爲之可憐也。

（十）九月二十八日北京報云。大選派與羅漢團。日來磋商票價。尙未達至妥協程度。聞其原因。係由於大選派對於收買猪仔。仍用聯將不聯兵之策略。一頭猪仔。一種價。各不相等。吳景濂一派約十餘人。要求三十萬。研究系某派已得十六萬。此外各政團亦復賤不同。但每人均在五千元以上。而最可憐者。則爲一般鄉下式的老實猪仔。不但不能多得。且並此劃一之區區五千元票價。亦恐有名無實。難以到手。此種猪仔。看來雖無甚用。惟值某方正在趕辦大選。缺乏猪仔之時。如彼等偏不做美。發揚其不平之氣。則亦足以使

大選派束手無策也。故此一般鄉下式之豬子。近亦自知其身價之可貴。對於大選派之待遇不平。極爲憤懣。現已相約決不參與不平等之選舉。未知大選派又將如何拉攏云。

(十一) 九月廿九日北京報云大選問題愈弄愈糟。主持其事者費盡心血於無辦法中。又想出一種極無聊賴之舉動。據個中秘密大選派迭與直省各實力派代表協議。決定外假國民請願團爲促進大選之先鋒。內以軍閥聯合爲擁出某使之奧援。此種辦法。鄂豫兩省代表主張最力。而保派亦極端贊成。在彼等看來。以爲用此兩派並施之手腕。較易催使豬仔就範。故斯議一決。卽有王河屏等。自告奮勇。担任發起國民大選請願團。凡加入該團認捐五元者卽爲特別團員。將來大選成功。可得特別報酬。因此一般妄想升官發財者。均願爲之奔走。而中等商業等之無知識階級。竟爲其所給。亦均紛紛加入。並聞大選派對於普通團員。非但不要其捐助。且反給每人五元。爲請願大選之酬勞。惟須簽名具結。類似填寫入學志願書。此種怪象。不禁令人聞之齒冷也。

王承斌自抵京後。連晚在袁家花園分宴各省羅漢團。均係討論票價支付問題。探其結果。(一) 由指定中南勸業等各銀行開發支票。於決定大選前。分提十分之三選舉。後再兌其餘之七成。(一) 此項支票應由羅漢中各推代表承領。但各政團對此辦法。不表贊成。現正分道揚鑣。大有紛裂之虞。尤以自居爲政團之領袖者。殊形憤懣。大選派雖極力疏通。但仍未完全妥協。聞其內幕。實因熱心大選派之羅漢。已由保派分聘爲顧問。諮議者約有百餘人。月薪五百元。四百元不等。其他尚有分配於各省之鹽運使。署權運局各機關之顧問委員名目。乾支月薪五百元。而一般未得此項報酬者。則極抱不平。故對票價仍甚堅持云。

(十二) 九月三十日北京報云。大選派之接洽議員。無孔不入。日來分省疏通之結果。人數雖共開有四百七十八人左右。但究其內容。所謂說妥者。仍不及四百人。蓋豬仔中頗有一部份人。對於賒現兩點尙在爭議。而一般小首領。又不願仍照普通待遇。非於五千元外。再有一種優待條件。決不投票。大選派初甚堅持。但以事勢緊急。不得不允。聞其商榷之條件。(一) 各大小首領於五千元外。另予特別報酬。並保證選後給予特簡官位。(二) 關於付現一層。吳達炬等業已秘密領取。(係外國銀行鈔票) 惟聞此種消息傳

出後。猪仔團酸勁大發行將繼起而爲同樣之要求。未知大選派將如何應付。茲將已領大選票價現款之議員名姓開列於後。餘俟調查後陸續發表。

張魯泉。宋汝梅。馬驥。吳蓮炬。陳策。錢崇愷。葉夏聲。陳榮光。王伊文。周之瀚。葛莊。

(以上諸人所領現款均係超過劃一票價(五千元)三倍或四倍以上)

(十三)十月一日北京報云。大選問題。日來仍無發展。據深知内幕者云。此事實難進行。蓋因在北京人數。確係不足法定。而在此不足法定人數之中。所謂交換條件。又復層出不窮。羅漢。慾望。過大。主持大典者。殊感不易。應付。但彼等爲一時便於報効。恩帥起見。不得不暫爲俯允。屆時能否實踐。殊不敢必。此實大選派目下對付猪仔之真實心理也。聞彼等與各政團首領妥協之條件。即於大選成功後。吳景濂組閣。張伯烈繼吳扶正。王家襄爲參院議長。牟琳溫世霖。葉夏聲等分據閣員。甚至要求省長。次長。各鹽運使。道。尹權。運局。差缺者。均已互相默契。且籌備大典處。秘密支給領袖各黨費。多至二十餘萬金。即自命各省組之代表。亦各得特別酬勞費。自二三萬。以至數千元不等。大選派此舉之用意。完全係拋棄一般普通羅漢。而專就所謂大小首領。諸猪仔身上做工。夫以黨在此法定期內。激動離京議員。北返。湊足人數。且吳與王(承斌)密約。決於十月二日或三日秘密進行。舉辦大選會。故對吳等所提條件。不得不容納。以便此種計劃之實施云。

(十四)十月二日北京報云。現距十月十日。僅有八日。大選問題。已屆肉薄時期。大選派因此決定本星期五(五日)或下星期一(八日)舉行總統選舉會。惟人數問題。大選派仍不放心。除將憲法會議提前於星期一。二。三。三日召集。試驗願意出席人數。究有若干外。並於昨日用發大選支票手段。查驗願被收買之議員。實際。上數目如何。以下大選前途之吉凶。聞昨日廿石橋大典籌備處。對於在京議員。不問是否已經接洽妥協。一律發送通知書。內稱。頃有要事。相商。即希駕臨。一敘云。所謂要事者。即係發給票價支票。是也。蓋恐以發支票。召不到猪仔。特以要事給之耳。不料是日到者。僅有二百人左右。其中尙有莫明其妙。因好奇心發動。而赴會探視。

者亦復不少。且各猪仔以其一文不給。僅以支票敷衍。要求全部發現者。有人要求先發三千元現款者。有人收取支票而不允投票者。亦有人聞是日所發支票。僅有一百五十餘張。中有二三十人係由他人代領。似此情形頗爲不佳。在大選派初意。倘領支票之議員能超過四百人以上。則再設法湊足尙易爲力。今領支票者僅有一百餘人。大選派當然受一打擊。並聞該支票面字樣。爲（憑票交來人大洋五千元。此致大有銀行）簽字者爲（潔記）邊守靖。號潔卿。大有銀行即邊所辦者也。該支票並未填寫日期。此款何日可以支領。不但吾人莫明其妙。即雙方當事人亦恐尙在不知中。是亦可見大選之費不可靠也。蓋自非直系之各實力派。如浙之盧。川之劉。熊。以及海軍林建章等。通電反對賄選後。大選派已知時局非武力解決不可。對於猪仔票價。當然不能過付。僅以無期支票敷衍其面子。將所有以大選名義籌集之款項。完全移作軍事費用。倘一戰而直勝。則曹之總統。自無須國會之票選。可以坐得。如一戰而直敗。則所用巨大之選費。不啻虛擲。此日來大選派對於猪仔冷談之一最大原因也。亦即迭次憲法不能成會之一大關鍵也。然大選派對於猪仔之黠者。及擁客之領袖。則仍不敢得罪。頗有子取子求之概。除吳景濂之總包辦已得款十五萬元外。其餘各分包辦亦多得三萬五萬不等。即個人之稍有搗亂資格者。亦得現款一萬五千或一萬兩等。已領到此數者。則有張魯泉。賂繼漢。宋汝梅。吳遠炬。馬驥。錢崇壇。常增章。羅家衡。孫鐘。易次乾。張漢。朱觀玄。林炳華。王雙歧。張漢章。葉夏聲。陳策。劉鴻慶。郭步瀛。陳容光。汪建剛。湯松年等數十人。其碌碌無所短長者。皆一律五千元。

（十五）十月三日北京報云。自王孝伯分省接洽大選後。各政團遂發生分裂現象。聞王出此政策。實係吳景濂所授意。而拆散中立團體與抵抗反對派之連環計。但自居爲政黨領袖及其中堅分子。仍謀結合爲反吳之奮鬥。尤以民治社之小孫派。與羣治社之大孫派。爲強有力之抵抗。彼等現擬主張先憲後選。直接反對省憲派。以攻擊王家襄與吳景濂互相勾結之陰謀。間接打破其串連包辦大選之籠絡。蓋津派與吳景濂締有密約。總統選出後。即吳登台組閣之時。此與各方面所要求閣員簡放省長及鹽運使權運局等等優差。頗有關係。將來如吳之挾制。反生重大之影響。故有多數主張不用記名式投票。自由選舉。以爲避免行賄與受賄之形跡。俾拉繯者

亦易於疏解。至票價五千元除先提三成現款外。其餘七成。則無論總統產出與否。均應按摺向直隸勸業邊業農商等各銀行即時提取。決不因選無成。而失其賄選之代價。甚至尙有要求此項儲款。應由各代表指定外銀行。以昭信實。故預定昨日驗資之舉。遂又中止。聞吳景濂王家襄王承斌吳毓麟等。相約於交通博物館。復開秘密協商會。擬先公佈憲法一部份。爲抵制唱議制憲之文章。並由攝關咨催國會速辦大選。其所持理由。大意不外謂內閣不能長攝總統職權。倘不以雙十節前選出總統。不獨有關時局之變幻。且於國際地位。恐將發生動搖之危機。云云。並引直系實力派之催選電。以示威武之聲援。在包辦者即可藉此詞爲舉行大選之號召。而大選派則又以尊重國會制憲之意思。爲曹錕間接之表示。此攝關與疆吏所以有保證制憲函達兩院也。聞該函文。係由王幼山馬驥等捉刀。以爲挽回南下議員之手段。與疏通反對派之用意。故昨晚廿石橋大典處對於第四十二次憲法會流會不出席之人數。分別調查。擬定辦法。(一)認爲有能疏通反對者。許其特別利益。除票價外。另給酬報費。並担保爲下屆議員。(二)對絕對難以疏通者。密用間接野蠻手段。以中傷之。或由包辦者以故意缺席。論開除。另補之。而支付票價問題。即按其已開名單。爲開發支價之標準。統由雲章王蘭亭分送經手介紹之代表。及政團之領袖。間接送達。至酬勞費。則另行支付。惟領到此項支票。均以簽蓋圖章爲回證。此所以熱心大選者。連日分向各政團協商選並進。決定十月一二三日爲運開憲法會議。將其已經二讀會通過之條文。舉行三讀會手續。先行公布。以爲避重就輕。遮掩外人耳目之計。務使星期四(四日)續開選舉會。倘屆時人數不足。改開談話會。協商急進大選之方法。微聞吳景濂對王孝伯表示大選意見。倘屆時選舉總統票萬一不及法定。則用取決過半數之表決。並聞津保兩派。定今明兩日分宴各省組羅漢團於甘石橋與袁家花園兩處。專爲促進大選最後之請願。並宣布時局緊迫。外交險惡。財政困難之情形。哀求諸仔先生諒解。是亦可見大選派之窮無聊賴矣。

(十六)十月四日北京報云。吳景濂與津保大選經紀人協議之結果。決定於五日開總統選舉會。前日(一日)津保各經紀人特宴各省議員。將以到者之多寡。定大選前途之形勢。自下午一時起。至夜十一時止。每二小時一班。共分五班。各經紀人於事前會直

接或間接向各議員聲稱。此次與平常宴客不同。凡熱誠贊助者。務望光顧。否則同人等實無法辨別。諸公態度云云。故是日到會者。確達四百餘人。為從來所未有。惟宴會席上。除由主人方面報告現擬辦法。及幾句客套而外。並無其他特別情形可記。蓋此次宴會目的。只在點名。京中各通信社報告。謂有何種會議。並指明係晚間七時。按之真相。實不如是也。

支票自前日起。實已開始發放。每張五千元。支付銀行共有三家。以打磨廠大有銀行為最多。票上未填支付日期。三方約定。將來付款時。須由開票人補填日期。並加蓋一圖章。方能生效。而此項補填及加蓋手續。則必須在總統選出後。三日履行。實言之。此項支票。非總統選出。實即等於一廢紙也。故各議員對此。承受態度尚不十分踴躍。不信任保定者。謂此項支票。並不足保障。信任保定者。則謂不必有此支票。儘可空手投票。到將來再行領款。落得做個慷慨云云。聞持此種態度者。數不在少。外傳謂領者已有六百餘人。則大選派故造之空氣耳。

(十七) 又同日北京報云。票價問題。以多方之磋商。析為分團分省。或個人直接三種。經甘石橋長安飯店等分頭接洽。均已談有眉目。前日晚間。即在甘石橋簽發。聞到甘石橋領取支票者。截至昨晚已有四百餘人。其撥款之銀行。為大有銀行。鹽業銀行等三家。簽字為潔記兩字。支款數目及簽名。騎縫三處。均蓋有青色長圓木戳。內係三立齋三字。有月份而無付款日期。聞普通者為五千元。其有特別關係者。或一萬元或七八千不等。今昨兩日。即已有人持此支票。往大有鹽業等銀行。照票以定。真偽持有此票之議員。莫不欣有喜色。而主持賄選之王承斌。連日亦密令直隸財廳長金某。解款來京。分儲各行。以堅議員之信用。而一般腦經靈敏之議員。以為前此提議。原有儲諸外國銀行之要約。今皆改在本國銀行。能否靠得住。此時尚未能作數。兼以前此直派密議。本有選舉過後。抹臉不認賬。犧牲一二銀行之傳說。此種實行賄賂之支票。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將來能否作用。恐非至選舉過後。不能明白也。

(十八) 安徽國民救國會之議決。安徽國民救國會於九月廿八日午後八時開職員會議。決情形如下。

(一) 公推梅君筱先宣讀蔡君曉舟來函。請根據九月十三日新申報豬仔題名錄。開除在京皖藉國會議員安徽名籍。

(二) 議決實行宣布開除在京皖籍國會議員安徽名籍用快郵代電表示之電稿請梅君筱先起草。

(三) 議決丁銘禮議員應由本會函請省教育會宣布取消委員資格並會員資格。

(四) 催促三屆省會改選議決由本會函請呂省長積極進行恢復改選牌子並一面推代表面述。

(五) 致促馬呂加入江浙和平協約簽字議決函達馬呂並與省選同時一致推定代表到省政府催見呂省長該兩函起草由王君先強担任之。

(六) 報告收到壽縣同鄉會公函推舉省憲代表史蘊璞洪振九二人。

(七) 議決二十六日晨八時仍召集本會全體職員推舉赴省政府代表。

以上各項通過後。即用國民救國大會名義。通電全國。其原文如下。申報館鑒。九月八日八時。參衆兩院在甘石橋開總選預備會。報到人數。籍隸安徽者。有參議院中之丁銘禮。桂殿華。胡璧城。呂祖翼。龔慶霖等。及衆議院中之賀廷桂。吳汝澄。李振鈞。陳策。譚啓桂。甯繼恭。湯松年。劉鴻慶。汪建剛。吳日法。張振麟。王迪成。許值材。彭昌福等。似此違反輿情。甘冒不韙。禍國殃民。至斯已極。該僞議員等事。先故作徘徊。隔曲爲迎合。廉恥喪盡。人格毫無。匪但有忝吾皖三千萬人民代表。實貽全國羞。頃特致北京參衆兩院安徽議員一電文曰。(北京參衆兩院皖籍議員諸公鑒。本會前以京畿變亂。國本動搖。會於敬日電促公等辭京。以全人格。若多行不義。吾皖三千萬同胞。將否認公等爲國民代表。並刊石本籍。以示共棄云云。墨跡未乾。言猶在耳。其束身自愛。見幾而作者。固不乏人。乃九月八日總選預備會。據各報所載。籍隸安徽之兩院議員。有丁銘禮。賀廷桂等計共十九人。公然奔走權門。絕無顧忌。以我三千萬付託之國民代表。膽敢賣身求榮。甘爲豬仔。全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昔用文電警告。原冀公等自新。今則悔禍無望矣。當然根據敬電辦法。削除九月八日總選預備會報到皖籍參衆議員本籍。自宣布削籍之後。吾全皖均一致否認公等爲安徽人。並認公等已喪失在約法上所應得之權利。無論有何主張。完全無效。倘再悍然不顧。壹意孤行。公等祖宗邱墓所在。毋自貽伊戚。專此露布。惟公等圖之。等語。切盼我全國父老兄

弟諸姑伯姊。取一致行動。共起驅逐逆揀。並各勒石本籍。以昭炯戒。庶足以挽頹風而伸正氣。國家前途。實利賴之。安徽國民救國大會。有叩。

廿八 賄選鐵證

自政變後。高凌爵、王毓芝、邊守靖、王承斌、吳景濂等。爲曹錕謀當選總統。向議員行賄。經數月之接洽。於十月一日。始實行填送支票。浙籍衆議員邵瑞彭。得此支票後。將其印成照片。正反面兩紙。於十月三日。向京師地方檢察廳告發。請其實行偵察。起訴。並通電各省。聲訴此事經過。雖中國司法。處於軍閥積威之下。未能完全獨立。實行偵察。然此則千古之鐵證也。茲將該電原文。照錄於下。並將五千元支票正反面照片兩紙附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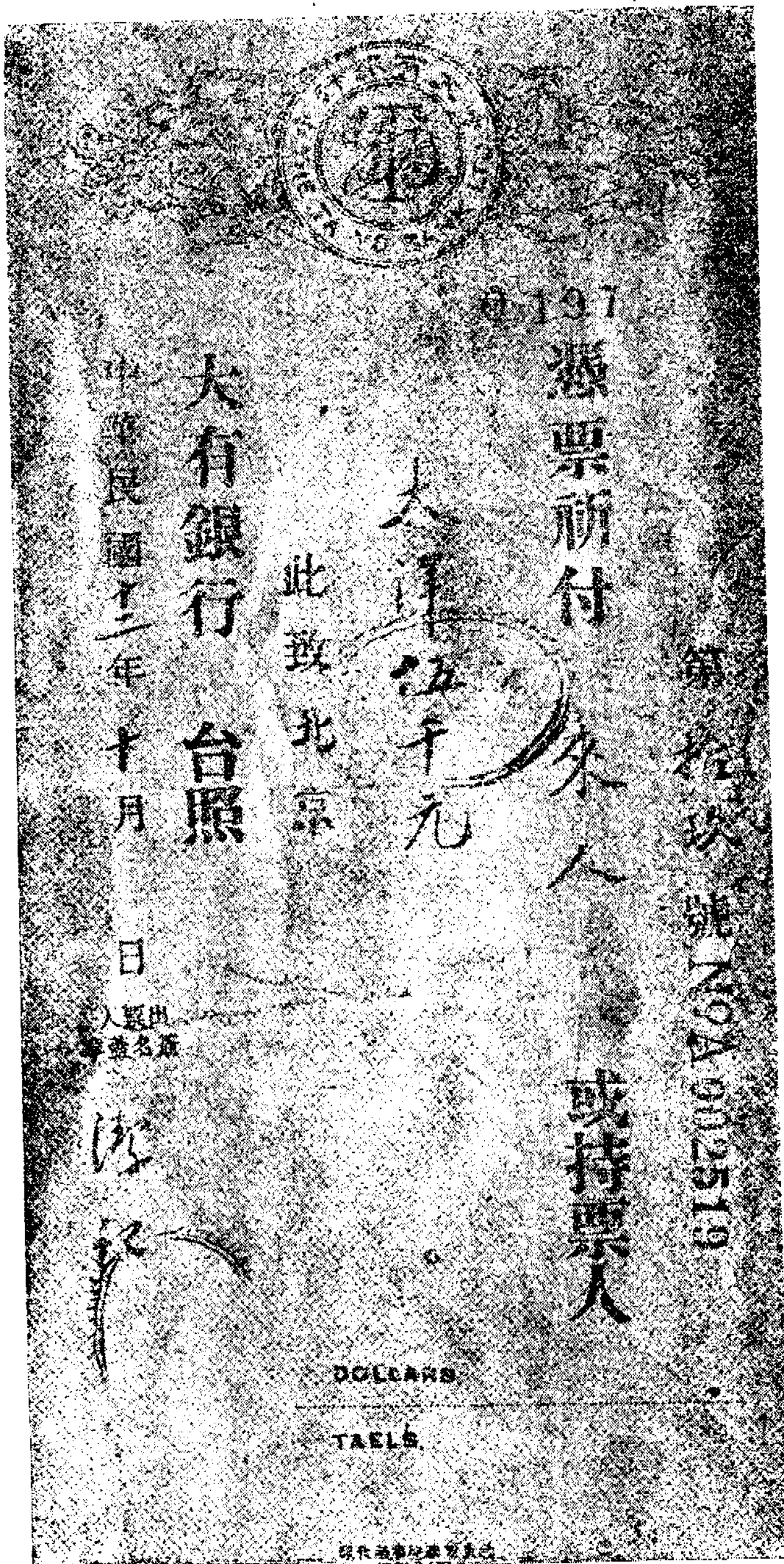
邵瑞彭告發賄選通電

各省區軍民長官各省議會各團體各報館均鑒。瑞彭幼承庭訓。自行束修。及爲議員。不驚黨爭。不競名利。十載以還。蒿目世變。以爲憲典未立。撥亂無方。曩歲恢復國會之役。蒙犯艱難。奔驟夙夜。方冀大法蚤懸。私願已足。未敢貪婪競進。爲我邦家羞。暨乎六月十三。政變又作。瑞彭雖切覆巢之憂。猶殷補牢之望。不圖構難之人。志在竊位。僉壬鼓煽。思欲重賄議員。使選舉曹錕爲總統。初疑報紙調言。未足憑信。乃本月一日宵分。竟有授瑞彭以五千元支票之事。竊謂政變之應如何處置。曹錕之宜爲總統與否。皆當別論。若夫選舉行賄。國有常刑。不爲舉發。何所逃罪。特向京師地方檢察廳依法告發。又恐京師受制強暴。

法律已無效驗。用是附告發狀原文。布告天下。以求公判。邦人父老。百爾君子。其鑒察焉。訴狀如後。爲告發高凌爵王毓芝邊守靖吳景濂等。因運動曹錕當選爲大總統。向議員行賄。請依法懲辦。以維國本。而伸法紀事。竊民國總統。職在總攬政務。代表國家地位。何等重要。乃直魯豫巡閱使曹錕者。以騷亂京師。翊戴洪憲之身。不自斂抑。妄希尊位。國會恢復以來。以遙制中樞。連結疆吏。多方搜括。籌集選費。爲第一步。以收買議員。破壞制憲。明給津貼。暗贈夫馬費。爲第二步。以勾通軍警。驅逐元首。爲第三步。以公議票價。速辦大選。定期兌付。誘取投票。爲第四步。近月以來。高凌爵王毓芝邊守靖吳景濂等。與三五不肖武人。假甘石橋梁宅房屋。組織買票機關。估定票價。一律給價。傳聞每票自五千元至萬餘元不等。於本年十月一日。所謂甘石橋俱樂部。竟公然發行通知。召集在京議員五百餘人至該處。表面稱爲有事談話。實則發給支票。此項支票。係用潔記字樣。加蓋三立齋圖記。均由王毓芝邊守靖商同高凌爵吳景濂等親自辦理。所簽票數。在五百張以上。而當時領票人員有一百九十餘人。其經中間人過付持送者。不在此數。瑞彭持身自愛。於此等事未敢相信。適值同鄉議員王烈將前往該處。託其向王邊等探聽。王君回稱。該被告等已將選舉曹錕之票價支票五千元交我帶交。退還與否。聽君自便。我不負責等語。瑞彭當將支票留下。似此公然行賄。高凌爵等顯犯刑律第一百四十二條第八十三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瑞彭爲國家立紀綱。爲國會保尊嚴。爲議員爭人格。不得不片言陳訴。除曹錕王承斌熊炳琦吳毓麟劉夢庚等分屬軍人。當依法另向海陸軍部告發外。特檢具甘石橋通知一件。五千元潔

記簽字蓋有三立齋圖記背註邵字之支票照片正反兩面共二紙。向大廳告發。為此請求即日實行偵查起訴。嚴懲兇頑。民國幸甚。此呈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長龍。衆議院議員邵瑞彭呈。

賄選之支票



廿九 賄選告成

自九月十日吳景濂以捏報出席人數。開成總統選舉預備會後。即以五百元之出席費。於十二日先開總統選舉會一次。然此次之會。票價問題及延長任期問題。俱未解決。故是日之會。出席人數僅有四百二十二人。距大總統選舉法規定之五百八十一人。尚差一百五十九人。迨票價問題經兩旬期間之切實協商於十月一日開始。填送五千元支票。而國會延長任期令爭持之結果。僞攝閣亦於四日公布憲法會議自政變後。已繼續流會四十四次。是日即有五百五十餘人出席。開成憲會。於是吳景濂即以總統選舉會名義。發出通告。訂於五日開會選舉。茲將各報所述情形節錄數則如下。

(一)十月五日北京報云 賄選形勢。至四日急轉直下。居然有可以成功之勢。茲將四日情形誌之如下。昨日(四日)憲法會議到會者忽達五百五十餘人。為政變以來未有之盛會。憲會既成。大選當然依議舉行。昨日下午。吳景濂遂以總統選舉會名義。發出通告如下。「啓者。茲定於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時。開總統選舉會。依法選舉中華民國大總統。特此通告。總統選舉會啓。十月四日」依昨日憲法會議之人數。距大選所差僅三十人左右。據大選派所談。尚有五六十人。只出席大選會。而不出席憲會。故今日預計總可成會。至票價問題。連日王承斌等不分晝夜。拚命進行。在甘石橋親領或代領支票者。截至昨午止。已有五百七十六名。另有十四五人不願受此代價。均為蒙古王公之豪富。不重金錢而重官職者。又有在津者數人。因反直色彩太深。却又不願放棄五千元之利益。已與大選派協商安貼。准於開會日來京投票。後即行領款返津。並提出條件。不准將其姓名宣布。此外尚有五六人。須先錢後選。持之甚力。刻正在協商中。大約待至臨時付款成交。以此總計。已有五百九十餘人。較之五百八十三之法定數。約超過十人之譜。其抱重病者。

則臨時拾至院中。以湊人數。此外尙有一絕大原因。即爲吳佩孚表示非在雙十節前選出總統不可之電報。吳氏此項表示極爲有力。據聞各省對於延期選舉。俱極不贊成。故議員中稍乖覺者。咸知若不在雙十節前選出。將來或起極大風潮。故只要延期公布。便當投票。而昨日議員方面又接到一種催迫出席之救民軍傳單。中有如不出席。則吾救民軍當搜殺其人。並戮其家屬等語。有此種種情形。今日之選舉會或竟能如大選派之願也。

至於院內外設備。衆議院內昨日下午均加班佈置。添加汽燈。院外方面象坊橋一帶。仍由軍警保安隊佈置一切。昨晚復通知各商戶一律再掛國旗一日。以資慶賀。院內另備午餐茶點一千份。以免選舉人受飢渴之苦。而會場內外一切戒備。十分週到。據國會方面傳說。此次選會擬援照前清科舉時代考試通例。實行搜檢。不但旁聽人員須受搜檢。即議員中之不甚信任者。亦須搜查。其用意蓋爲前兩次炸彈案及保定之發現炸彈。均與大選有關。惟恐盛極一時之選會。亦受此打擊。故特嚴格取締。

(二)十月六日北京報云。北京之總統選舉會。經王承斌吳景濂等極力拉籠之結果。昨日(五日)居然開成。曹錕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數。(投票總數五百九十)於金錢支配之下。哀然當選。以視民元之袁世凱。民五之馮國璋。均經決選。始能產出。尤爲生色。金錢之魔力。誠可畏哉。四日之夜。甘石橋之大選籌備機關。通宵達旦。活動不休。夜分門前猶有汽車六百餘輛。該俱樂部中原有五大客廳。卒以來者過多。幾無立錫之地。喧鬧終宵。支票計發出六百零數張。而大選派對於人數一層。始略爲放心。五日晨內外城各大街商舖。卽由警察挨戶勒令懸旗慶祝。順治門內外。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國會街一帶。警備尤嚴。衆議院門前有警帳數座。是爲軍警休息之地。制服軍警約有五六百人之多。私服暗探數亦如之。衆議院圍牆以外。配置軍警偵探之數。亦不亞于門前。軍警當局如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車慶雲等。均親自蒞場。指揮監督。足見其特別鄭重。旁聽席中。亦有偵探數十人。往來監視。而女旁聽席中。亦有女偵探。殊不能不令人歎服。其戒備之周到也。

吳景濂爲大選元勳。又爲選舉會主席。昨晨八時半左右。卽驅車疾馳到院。沿途軍警舉手爲禮。吳微點頭致意。其得意之色。雖車如閃。

電疾馳而過。猶令路上人一望而知之。車旁附有警衛。自不至發生意外。吳到院。首命秘書廳查點今日有無請假議員。有者即專函派人往送。不來則又繼之以同鄉或同黨熱心大選之議員。專誠奉邀。吳之苦心。亦足以報曹錕特達之知矣。

昨日旁聽者之制限及搜查特嚴。入門者必得介紹議員對面。始准放入。男女來賓共約一百餘人。議場東首揀場搭蓋席棚四間。爲旁聽者休息之所。唯人多地狹。鵠立院中者不少。旁聽者既入門。便不能再出。故過午未餐者。由院供給麵包。以備充飢。按照規則。在開票以前絕對不許旁聽。其早晨到者。直至下午三時始獲入旁聽席。未免太無聊矣。

直系要人之奔走大選。三月於茲。連日甘石橋之活動。已得八九成把握。然票數未揭。終屬未安。蓋議員中由津運回者。雖日有十數人。而在京領出支票之後。又復潛行出京者。亦頗不乏。故昨日之會。究竟有無成算。即主其事者。亦殊難斷定。因是昨日特將衆議院西鄰之大中公寓（即楊永泰舊寓）包租一日。並架設臨時電話數機。以便應用。高凌霨與毓麟顧維鈞袁乃寬程克王承斌熊炳琦沈瑞麟劉夢庚等。均於上午十一時左右相繼戾止。該公寓頓成爲臨時大選進行機關。每數分鐘必與衆議院通電一次。籌商如何拉攏人數方法。迨二時前後。衆議院方面報告「人數已足」。高吳等始安心縱談。喜形於色。投票揭曉。彼等遂驅車赴國務院。開緊急會議。據人云。高凌霨與毓麟王承斌熊炳琦等數夜未曾合眼。其埋頭選事。有如此熱心者。盡忠報主。真堪膺凌煙閣之選矣。

昨日外國公使到院參觀者。祇有美國公使舒爾曼一人。餘如英日德義荷那威西班牙各國。不外派差贊照例前來而已。接待外賓。自非熟諳外國禮儀者不能勝任。且選舉總統何等鄭重。故顧維鈞自告奮勇。躬任招待之勞。惜昨日顧夫人未到。致招待女賓尙有遺憾耳。據蒞院參觀之某外人談云。昨日議員踴躍出席。殊出意外。而主張先憲後選或憤然而南下者。亦犧牲主張。聯翩戾止。尤見中國人不肯固執已見。大非西方人所能企及云云。是何意味。祇得待議員自行解釋耳。

昨日十時左右。即有大選派中堅議員相繼到院。總統選舉會之通告。載明十時開會。唯議員按時到者寥寥無幾。故臨時變更爲不定時開會。以簽到足法數爲準。以免後再廷長。致爲法定次數所限。不能不宜告延會。十一時三十分簽到者僅四百數十人。吳景濂頗形

憂慮之色。急派人分途拉攏。大抵皆由同鄉議員及同系議員各一人擔任邀請一名議員。大選派中堅議員出入頻繁。但見其驅車而出。未幾即挾一議員而歸。亦可謂賣盡氣力矣。一時二十分。簽到議員達五百九十三人（實際出席投票者五百九十八人）。院內外走相報告。吳景濂即下令搖鈴開會。議員聞鈴便魚貫而入議場。面皆欣欣然有喜色。吳景濂就主席。顧盼議場。意殊自得。五十二分宣告開會。吳報告簽到人數。計參議員一百五十二人。衆議員四百四十一人。共五百九十三人。唯現時出席者五百八十五人。已足法定人數。可以開會。尙有議員梁善濟。廖宗北。張佩紳三人力疾到院。尤於投票時出席。報告畢。由秘書長抽定檢票員十六人（參衆各八人）。其人名如下（參議員）黃樹忱。郭步瀛。婁裕熊。王觀銘。王伊文。姚翰卿。董士恩。丁銘禮（衆議員）鄭康聰。趙金堂。王雙岐。馬驥。易次乾。謝翊元。陳承箕。克阿穆爾（此十六人者皆熱心大選之人。又多爲吳景濂親信之人。可謂用當其材）。檢票員抽定。吳起而說明寫票投票方法。先由檢票員投票。再由檢票員唱議員姓名。挨次寫票及投票。秘書散票。並發五百九十張。自二時投票。至四時始畢。照例將票廠封好。招呼旁聽人入席。當衆點票唱票。據吳景濂報告。票數與人數相符。投票總數爲五百九十票。四分三應爲四百四十三票。曹錕得票四百八十票。按照大總統選舉法。當選爲中華民國大總統。議員鼓掌如雷。真可謂賣力氣到底矣。（昨日投票總數爲五百九十票。除曹錕得四百八十票外。其餘孫文得三十三票。唐繼堯二十票。岑春煊八票。段祺瑞七票。吳佩孚五票。王家襄二票。陳炯明二票。陸榮廷二票。吳景濂陳三立張紹曾張作霖陳遐齡唐紹儀汪兆銘王士珍李盛鐸谷鍾秀譚延闓盧永祥李烈鈞高錫符甯升姚桐豫胡景翼歐陽武嚴修各得一票。又廢票十二票。開中有孫美瑤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齋三票。吳景濂祕不發表。）

昨日簽到人數五百九十三人。實超過前日在京之人數。其原因實由前晚（四日）由滬趕來者四人（本有十八人車到天津被截十四人）又昨午由津乘汽車趕到者。又有十五人。聞此十五人先至大中公寓與直系要人接洽後。即到院出席。依前數日形勢觀之。出席人數似不至如此之多。嗣經調查結果。始知此次折台最力之政學會議員竟有暗中北上投票者。而主張先憲後選之憲法研究會議員亦多臨機應變。棄憲言選。故出席者得超過法定人數十一人。又在京議員確實未出席者祇有五人。王家襄劉以芬黃元操。其

餘贖籍二人姓名未詳。又有周大烈者雖辭職未准亦未出席。王家襄因外間攻擊甚烈故特缺席以示避嫌。黃元操則以「心痛」二字請假。語頗雋妙。劉以芬之請假書原文如次。敬啓者。先憲後選。為弟夙所主張。曾經布達。諒蒙垂察。邇者憲法會議業已開成。地方制度。經過二讀。果能更盡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將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後再行定期大選。豈不兩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緩。致使垂成憲典。不免稽延。萬一他日又生波折。誰尸其咎。弟以根本主張不符。本日選會。未便出席。特此陳明。敬祈鑒及。此上主席大鑒。劉以芬謹啓。

吳景濂於選出曹錕為總統後。當晚即以總統選舉會名義。咨達高凌霨等。其咨文云。「總統選舉會咨。十月五日。本會依大總統選舉法。開總統選舉會。舉行大總統之選舉。列席人數五百九十八。曹錕得四百八十票。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相應咨請攝政國務院查照可也。此咨攝政國務院。」同時又致電曹錕報告。原電云。「萬急。保定曹大總統鑒。本月五日上午十時。依大總統選舉法。開總統選舉會。舉行大總統之選舉。列席人數五百九十八。公得四百八十票。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除即日由本會賫送當選證書外。先此電告總統選舉會歌印。」一面並以個人名義。偕同張伯烈馳電致賀。以示慰勸。其電文如下。萬急。保定曹大總統鑒。十月五日。依大總統選舉法。舉行大總統選舉。我公依法當選。中外騰歡。萬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國。謹掬誠申賀。順頌鈞安。吳景濂張伯烈叩歌。

五日選出曹錕為總統後。高凌霨等即於下午六時在國務院開緊急會議。議決三事。一以國務院名義。將新總統當選票數。通電各省區知照。二公推袁乃寬代表全體閣員。赴保定歡迎新總統。三責成內務部籌備新總統就職典禮。又公府指揮處侍從武官處及禮官處官兵人等。計共一百餘名。昨晚已會同外交部預先選定嫻熟各國言語文學之參事司長。乘專車赴保。歡迎曹錕入京就職。並招待賀客。吳景濂亦定日內親赴保定。致送當選證書。並向曹錕表功云。

(三) 同日北京報又云。昨日總統選舉居然成會矣。曹錕居然當選矣。預製之證書。以蜜色綾為邊。以古錦為套。以柘木為匣。居然於今日上午從兩院秘書廳選一好書手。敬寫曹名。定於晚間送保矣。(一說吳親往。一說張伯烈往。現尚未決。)大選籌備人已邀約各

省代表。今晚赴保歡迎矣。昨日閣議決定各部院各派一二人。會同禮官處籌備就職典禮矣。曹之喜可知。直派之喜可知。而反直派拆台派數月之忙。未免目前暫告失敗。今日直派機關各報特別標明合法當選。蓋意欲以此四字抵制反對派也。

此事之急轉直下。蓋有兩因。一因奉浙西南通電已出。籌備諸人認定不疾速辦好。則夜長夢多。將有變局。必趕於數日內做成。二因吳佩孚勸陷兩電。反對衆院延長任期。其中扼要之語。即謂雙十節前合法當選。可無話說。一過雙十節不必選舉。高吳諸人原以延任事請示保洛。原不欲公布。而吳氏兩電則反有促成之作用。一可以公布延任。為如期選舉之交換品。故四日午間議員方面包圍催促。而次日選舉亦同時確定。此中交涉。吳景濂而外。駱繼漢之力為多。二因吳氏謂雙十則不要選。津派諸人遂認雙十以後吳氏別有辦法。彼等籌備之功。將付流水。不可不趕緊辦好。以問執吳口。此三十日以後。紅羅廠大甜水井小麻線胡同兵馬司迭次密商之結果。而於甘石橋見之實行者也。

諺云有錢能使鬼推磨。矧在見金夫不有躬之議員。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蘇督之協助。當然議員多有北上者。票價名為五千元。然實為起碼數。有八千者。有一萬者。所簽支票。自邵瑞彭舉發之大有銀行以外。有鹽業。有勸業。並聞有特別者。則為匯業麥加利之支票。所簽之字。潔記（邊潔卿）以外。尚有蘭記（王蘭亭）秋記（吳秋舫）效記（王效伯）等等。本月二三兩日。頗有議員持票至銀行對照者。然自邵瑞彭舉發。而三四兩日之夜。甘石橋大着忙。將前發支票收回。另換其他式樣之票。且以示人不漏洩為條件。且聞已審明日期。至於昨日上午。直派議員四出拉人。亦有付現者。又有五千元以外增價者。並聞對於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議員。許以投票自由。票價照付。而兩院員役。由秘書長以至打掃夫。各另給薪工兩月。由吳景濂發出。共八萬元。以為犒賞。此賄選之大概情形也。昨日選舉會之表面情形。各報已載。茲不贅。但此外有可述者。則北起西單南至宣外大街。三步一警。五步一兵。又有整隊巡行之保安隊。象坊橋則自東口至西口。軍警夾道排隊。上午十一時後。即斷絕交通。非赴會者不許通過。城堞上徧立瞭望之兵。衆院門前徧張天幕。無論議員職員參觀人均准入。不准出入。必搜檢。女賓用女探為之。惟公使閱員及保津要人不搜。對於議員則備餐兩頓。（實只吃

一頓。以四時半已畢也。並在衆院隔壁之大中公寓。設煙榻四。煙槍八。有幾議員得向吳景濂領通行證。於軍警監視之下往吸。而大中公寓則除吸煙外。更有一大關係。即甘石橋長安飯店之機關。臨時移設其中。閱員全體津保要人全體。自上午九時始。即至其中。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也。

昨日之會。與四日之憲會。連屬而來。四日憲會已於二日議定。由議員二十三人分頭請不出席者到會。且於出席者。每人給額外津貼二百元。故四日得以成會。昨日暗定不定時開會。足數爲度。計包僱汽車數十。有人於午前八時過石駙馬大街三號門首。即見停有三輛。即吳蓮炬等拉客之車。十時以後。分頭拉人。計臨時出發者三十餘。各拉一二人回。出時吳景濂親簽通行證。其事由爲請人二字。以愚所聞。曾大索王家襄符鼎升不得。鄭人康於午後二時車載。時陳家鼎二人來。而抱病之張佩紳。廖宗北。梁善濟。易宗夔。則以楊昇至。易不能入場。即持票至場後請其自寫。此拉人之情形也。

簽到人數。六百有零。出席者五百九十。此中有無不盡。非局外所能知。吳景濂於甫散會時。即囑將簽到簿密儲櫃中。嚴戒秘聽人員。不許漏洩。簽到處及會場執事職員。均先期派定。未派者不許在側。而簽到處有許多大選派議員圍繞之。有某議員語人在場人數大約不缺。惟我於同院人之面目不盡熟悉。是否一一正身。則不能出結云云。簽到處會起鬨數次。參衆各有蒙古議員一人。非其人身。經某蒙古議員指出。山西議員某到。亦經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議員代同鄉鄒某簽到。亦經同鄉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謂異常認真。然此外有無未指出者。則不敢知矣。

昨日之未出席者。晨報所載爲王家襄。黃元。操。劉以芬。及贛籍二人。其一即符鼎升。但聞王正廷。張我華。焦子靜等亦未出席。有蘇齊運來之議員三十四人。由浦口特掛專車。預定四日夜一時半到京。但專車到津時。下車者三十人。迄昨晨未來。聞其中蘇籍議員楊擇朱。溥恩等。中途脫逃。此逸話也。反直派之活動。昨已無所聞。然前日尙有四千六百元代價之說。但聞拆台之運動者。昨固未出席。而連日受暗探之監視甚烈。昨日東交民巷各口。均排列軍警。華人出入。異常注意。意者台之不能拆。其以此乎。

至於會場之檢票員。則大有問題。議員人名之簽筒。吳景濂特派專員數人司之。密藏議場後閣樓中。昨日由衆秘長鄭林臬抽籤。其抽出者皆大選派要人。絕無南下復歸者。惟曾抽出參院呂志伊。衆院李肇甫。其人皆不在京。改派兩人。仍大選派重要份子。說者謂此中大有手法也。檢票之時。十六人圍守。他議員不得上前。廢票十二張。內容更無能窺見者矣。（十月六日下午一時）

（四）同日北京報大選拾零云。大選形勢。經紀人之拚命奮鬥。一部分拜金議員買然來歸。自命制憲派諸人亦犧牲主張。於四日憲會告成後。當晚即下苦功夫。召集各政團會議。決定翌早（五日）十鐘大選。一方發出通知書。一方鑒於前次流會。更漏夜爲縝密之佈置。東西車站及各緊要道口。因防議員出京起見。四日憲會散後。即分佈便衣軍警防阻。是晚及次早。曾有少數議員欲微服離京。均被截回。衆院附近更張天幕六個。院內外均加臨時汽燈。準備日以繼夜。非達到目的不已。大選當局與攝政關員復包賃衆院左側大中公寓。組設大本營。臨時安置電話多具。議員方面除特種關係者自由出席外。其他即由有關係之議員暨軍警各一。乘汽車分途爲押解式之迎接。自十鐘以至下午一鐘。汽車尙滿街飛跑。好在預約之安系議員袁振黃等十餘人。適於是時乘汽車趕到。（此輩約定投票領款後。即行離京。不宣布姓名。）然一次兩次延長時間。仍不足法數。乃又爲最後之搜索。雖病人亦用軟床抬入院內休息室。其中凡屬著名之反直派。迎到後必令先入大本營。與大選當局見面。略談數語。而後入院。是殆當局要預留印記。然因此種種。直至下午二鐘半始湊足五百八十五人。宣佈開會投票。是日本許人旁聽。各界男女前往參觀者尤衆。新聞記者另有招待室。但在開票前。既不許入場。又不准出院。議員諸人雖亦同被困在院內。究竟有午餐茶點。旁聽人則祇給兩個麵包果腹。正爾嗟我嘆。互怨觸霉頭。聞會場宣布開票。旁聽人乃紛紛入場參觀。

開票結果。曹錕以四百八十票最多當選。其他一二票以至十票三十餘票不等。唐繼堯之二十票。自以副座關係。早有預約。而廢票中有孫美瑤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齋一票。是雖謹而又虐。要亦足以形容一斑。據個中人言。此番票數係用複底。「狸貓換太子」一幕。即在禁止旁聽時做手脚。此則以種種反證。似亦有幾分可信。特不知局中人亦有以反證其非事實否。

昨日大選成功。固得力於金錢與手術。然反直派其初亦曾準備最後之大拆台。東交民巷之六國飯店。御河橋旁之北京飯店。均設有機關。自六千元開盤以至一萬元收盤。並先付半數現款。議員前往交易者。固多至五十餘人。然以前歷次憲會拆台用款既多。臨時後方接應未曾趕到。且以直派用意甚深。直至前晚始發通知書。一方又復揚言將展至八日大選。以是大受影響。第一批前往交易之三四議員。雖得着實惠。後來者無以為繼。乃為直派所羅致。大拆台計畫。遂歸失敗。但據直派中人云。邵瑞彭騙得支票。出頭控告後。郵局檢查員曾檢出姚震李思浩致邵一函。囑令竊取大選議員名冊。許以四萬元酬勞。當局聞此。擬據以加緊通緝姚李云。

又字林報北京六日通信云。當大選之時。當局檢查電報極嚴。防止描寫實況之新聞漏出京城。凡有報告大選形勢不穩及各方反對大選。各地軍事行動。與夫行賄情形之電報。一概不准拍發。據多數人傳說。郵件亦受同樣檢查。但猶未能證實。其他事務。當局亦無一不取防範手續。以求大選之最後勝利。議員在未投票以前。無一付以現款。僅與以支票一紙。平均每人五千元。由各政團領袖經手辦理。此等多數領袖。每人得一萬元。但聞議員中之無能者。所得並有不滿二千元者。據院秘書之說。不願受賄之議員。亦有出席者。其數不滿二十人。當選日之上午。拒絕受賄者投票者甚衆。乃選派人物以甘言誘惑婦女籍以勸誘。結果議員之由其妻妾女友帶領到院者。計有數十人。院內外軍警受吳景濂之指揮。禁止入院議員復行出院。據一議員言。大選經理人當時準備。如第一次投票。議員中有不依其辦法投票者。決以強力維持法定人數。至三十六小時之久。務使曹錕產出而後已。至各車站方面。均密佈便衣警察。凡議員欲於是時乘車離京者。則遣使人上前揪扯。誣以逃債。軍警然後藉端干涉。兩道帶入警所。至此乃更由人向議員勸說。授以支票。用雇妥之汽車或馬車。載往議院投票。是故院前馬車汽車之擁擠。尤為歷來所罕見。至有不願直接得款之議員。則以顧問等職。餌之。昨日有參議員對記者言。其友某曾絕對拒絕款項。其初態度甚為激烈。後因勸說結果。情願受月薪四百元之顧問等職。放棄良心主張。當由雙方約簽條件。乃此議員竟開出七人姓名。均要求與以四百元月薪之顧問。談判重複決裂。次日接洽者復至。仍直捷以五千支票作為投票之代價。該議員懷喪之餘。欣然承受。而交易乃成云。

又同日天津報記選舉會違法之種種云。曹錕賄買議員。當選總統。已構成公然行賄罪。除邵瑞彭已將證據呈遞訴狀在地方檢察廳告發外。國人無不一致反對。惟選會種種違法情形。外間尙多茫然。茲特逐條彙列於左。

(一) 查選舉會日期及選舉規則。應按法定手續。由選舉預備會決定。議長無此權力。九月十日預備會既因違法失効。五日選會復未補行此種手續。則在法律上已失其根據。當然不能發生効力。

(二) 據接近大選派者言。五日選會有解職之參議員及步軍統領衙門烟酒督辦事務署警察廳特別偵緝隊等之辦事員計六十餘人。在大中公寓坐候。擬於人數不足時冒名頂替入場投票。吳景濂於一時左右。令祕書廳人員電大中公寓。其說話內容雖未探悉。但電機剛掛數分鐘。即見此六十餘人佩帶議員徽章。連貫而出。赴會入場。議員因已得賄款支票。恐是日選會不成。賄款無著。即有知者亦相約爲之遮掩。故無人當場舉發也。

(三) 聞是日選舉票多有由不到會人在外寫好。攜入者。如豫籍議員王某。係在大中公寓寫就。交出代投。甚至有有在樂戶中賄寫者。亦有在衆院大總統休息室寫者。(如梁善濟等三人)此種院外寫票。是否合法。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四) 照議場投票規則。應於投票前。先將票匣向外一照。以示內中無票。是日之會。並未經過此種手續。何也。則以其中已投有票在故也。

(五)查晉籍議員續相溪。本人在津。而選會簽到簿。竟有其人。此爲冒簽之一證。

(六)照例開會出席人員。翌日必用油印公布。此次吳景濂獨拒絕發表此項名單。其有所忌憚。可知。

(七)(1)查在滬議員。除拜金猪仔見財忘義。趕回出席外。尙有中堅分子一百五十餘人。可信其絕對決不回京者。(2)在津議員三十餘人。(3)在奉議員四十餘人。(4)在籍議員三十餘人。加以在京未出席者三十餘人。總計約在三百以上。並未出席。而吳景濂竟宣告出席五百九十人。兩院總數不過八百七十四人。除三百餘人外。試問此五百九十人。從何而來。

(八)總統選舉會向有攝影以留紀念。乃昨日此項手續竟付闕如。蓋恐看出出席議員不足法數之故。

(附) 賄選投票名單及否認賄選并擬懲罰受賄議員文電

(一) 移滬國會祕書廳宣布之北京賄選投票名單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印

直隸

| | | | | | | | | | | | | |
|-----|-----|-----|-----|-----|-----|-----|-----|-----|-----|-----|-----|-----|
| 宋 栢 | 王文芹 | 王觀銘 | 李廣濂 | 籍忠寅 | 郭熙洽 | 張樹枏 | 鄧毓怡 | 恆詩峯 | 韓增慶 | 馬文煥 | 李燕文 | 金詒厚 |
| 王吉言 | 李春榮 | 呂泮林 | 王玉樹 | 張雲閣 | 李保邦 | 張滋大 | 谷芝瑞 | 齊守樸 | 李 渠 | 張國淩 | 張官雲 | 楊式震 |
| 耿兆棟 | 溫世霖 | 張鼎彝 | 馬英俊 | 錢崇墪 | 張書元 | 賈庸熙 | 杜濟美 | 董効先 | 張礪生 | 張良弼 | 宋慶餘 | 崔懷瀨 |
| 張士才 | 胡源匯 | 張則林 | 李東璧 | 李景瀛 | 陳純修 | 張敬之 | 王雙岐 | 常清璋 | 張恩綬 | 趙金堂 | | |

奉天

孫乃祥 黃樹忱 吳景濂 李有忱 王蔭棠

吉林

蕭文彬 趙成恩 趙學良 谷嘉蔭 畢維垣

黑龍江

李伯荆 劉正堃 姚翰卿 郭相維 楊崇山 劉鳳翔 葉玉成 馬慶長 傅航國 薛丹曦 田美峯

江蘇

藍公武 潘承鏗 辛漢 吳榮萃 方潛 夏寅官 阮性言 孫潤宇 孫熾昌 高旭 胡兆沂 劉可均 沙炳元

戴維藩 陳義 陳中 丁善慶 石銘 揚潤 謝翊元 邵長銘 陳尙裔 王茂材

安徽

丁銘禮 桂殿華 胡璧城 呂祖翼 何雲 賀廷桂 張伯衍 吳汝澄 李振鈞 陳策 甯繼恭 湯松年 劉鴻慶

汪建剛 張佩紳 吳日法 張振麟 王油成 許植材 彭昌福

江西

黃緯熙 鄒樹聲 劉濂 蔡復靈 蕭輝錦 毛玉麟 張益芳 陳友青 黃懋鑫 梅光遠 王有蘭 曾幹楨 陳鴻鈞

葛莊 陳子斌 賴慶暉 劉景烈 汪汝梅 戴齊雲 程鐸 潘學海 盧元弼 吳宗慈 鄧翊元 黃象熙 羅家衡

歐陽成 彭學浚 邱冠菱 賀贊元

浙江

鄭際平 張復元 孫棣三 周學宏 周珏 陸昌煊 謝國欽 金尙統 姚桐豫 蔣著卿 王烈 陳煥章 傅亦僧

傅師說 徐象先 林玉麒 杜師業 韓 澗

福建

李兆年 陳祖烈 范毓桂 裘章淦 董慶餘 鍾麟祥 歐陽鈞 朱騰芬 高登鯉 曹振懋 賴德嘉 陳承箕 陳 盈

朱觀玄 李葦年 張 琴 陳容光 黃 荃 黃肇河 楊樹璜 林鴻超 楊士鵬 連賢基 劉萬里 潘訓初

湖北

牟鴻勛 鄭江灝 張 漢 胡祖舜 彭漢遺 范鴻鈞 陳邦燮 張伯烈 王篤成 廖宗北 駱繼漢 袁麟閣 杜樹勳

馮振驥

湖南

田永正 席業 方表 劉 彥 李 銜 陳嘉會 陳家鼎 黃贊元 何弼虞 鄭人康 羅永紹 魏肇文 程崇信

陳九韶 席 綬 周澤苞 王恩博 向元均 禹 瀛

山東

劉星楠 蕭承弼 張魯泉 王鳳翥 徐寶田 張駿烈 張漢章 周慶恩 劉昭一 周嘉坦 閻與可 張玉庚 袁景熙

胡鑫奎 王廣瀚 金承新 王謝家 盛際光 王之錄 杜凱之 周祖瀾 趙正印 管象頤 于均生 于 涓 于元芳

王志勳 張映竹 彭占元 李元亮 郭廣恩 劉冠三 周廷弼 曹 瀛 史澤成

河南

王伊文 陳銘鑑 黃佩蘭 毛印相 李 榮 萬鴻圖 侯汝信 楊允升 任同堂 賀昇平 徐繩曾 李載賡 李奎文

田 增 孫正宇 岳秀夫 陳鴻疇 孔慶愷 杜 潛 耿春宴 李時燦 陶毓瑞 王敬芳 郭光麟 任煥藜 王法岐

癸亥政變紀略 附選告成

張嘉謀 陳全三 袁振黃 方德九 王榮光 陳廷颺 王傑

山西

劉懋賞 班廷獻 苗雨潤 田應璜 張聯魁 李素 郭生榮 冀鼎鉉 康慎徽 周克昌 裴清源 梁俊耀 梁善濟
趙良辰 穆 郇 羅 龔 張昇雲 閻鴻舉 耿臻顯 鄭化國 郭德修 石 璜 劉祖堯 劉志詹 王國祐 景耀月
狄樓海 高洪 景定成

陝西

范 樵 李述膺 張蔚森 岳雲樞 張鳳翹 楊逢盛 趙世鈺 譚煥文 王鴻賓 白常潔 李含芳 趙 烜 楊詩浙
馬 驥 段大信 閻 琳 朱家訓 任郁文 姚守先 楊銘源 裴廷藩 高增融

甘肅

高寶成 文登瀛 魏鴻翼 王鑫潤 范振緒 姜 繼 鄭 濬 趙守恩 李鳳威 李鳳樓 寶奉璋 郝運元 田 澍
郭 修 張映蘭 李克明 丁佩毅 蕭汝玉 張廷弼 郝天章 周之翰 魏郁文 張全貞

新疆

那德昭 蔣舉清 閻光耀 依不拉 劉寯佺 徐萬清 師先敬 孔昭鳳 李 瀾 文篤周 繼 孚 李含荃 李永發
楊增美 陳世祿 袁炳煌 李式璠 羅潤業 張 瑞

四川

王 猷 吳蓮炬 王 湘 趙時欽 潘 江 楊肇錫 余芹生 黃 翼 曾 銘 劉 涇 劉 緯 廖希賢 袁弼臣
周 澤 陳宗常 蘆 湘 孫鏡清 古 壹 江 榕 傅鴻銓 杜 華 徐際以 蒲伯英 唐 玠 奉 楷 王 樞

余紹琴 熊兆渭 黃汝鑑 楊盛基

廣東

黃錫銓 易仁善 李自芳 黃明新 陳垣 李清源 譚文駿 葉夏聲 譚瑞霖 馬小進 黃霄九 徐傅霖 黃汝瀛
曾慶模 饒芙蓉 郭寶慈 楊夢弼 何銓繩 陳紹元 司徒穎 易次乾 許峭嵩 梁成久 林樹椿 王欽宇

廣西

林炳華 劉景雲 郭椿森 黃紹侃 劉錦才 雷哲明 黃寶銘 唐樹基 詹永祺 陳師汝 程大璋 程修魯 龔政
龍鶴齡 王永錫 梁昌誥 張廷輔 王乃昌 羅增麒 凌飛

雲南

李正陽 李恩陽 何畏 周澤南 李增 王楨 嚴天駿 畢宣 角顯濤 張大義 由宗龍 李華林 陳光勳
李燮陽 俞之昆 陳時銓 陳祖基 萬鴻恩 張聯芳 段雄 劉炳蔚 趙誠

貴州

姚華 胡慶雯 吳作棻 張世昌 金鏞昌 曾昭斌 牟琳 楊燦英 符詩銘 杜成銘 萬鈞 孫世杰 劉尙衡
夏同蘇

蒙古

鄂博 納謨圖 李鎮麟 祺克慎 劉丕元 祺誠武 張文 劉新桂 車林端 德色賴 佈霖 陸大方 塔旺布
宋汝梅 鄧芝靈 阿拉瑪 董士恩 棍布扎 婁裕慈 郭步瀛 博彥德 勒格爾 金永昌 張樹桐 樂山 敬棍太 李芳
恩克阿 唐寶鐸 孫鐘 陸大銓 熙鈺 李景銖 克希克 易宗璉 吳恩和 張海若 諾們達 鄧銘 汪震東

癸亥政變紀略 賄選告成

余司禮

西藏

龔煥辰 巫懷清 劉文通 巴達瑪 霍椿森 王式 康士鐸 蕭必達 饒孟任 方貞 江天鐸 江聰 恩華

石鳳岐 李安陸

青海

劉丕烈 那旺呢嗎 龔慶霖 南木勒 札木蘇 多爾吉

華僑

陳壽如 沈智夫

(二) 移滬國會議員宣言

各省區軍民長官各團體各報館各學校全國父老同盟。自六月十三日北京政變。同人等猥以身受全國人民付托之重。為衛護國家紀綱法律。相率南下。集會滬濱。迭次發表宣言。當為全國所共鑒。迺直系軍閥。仍悍然不顧。恃其金錢萬惡。可以驅使一般無恥之徒。於十月五日以五千元之票價。捏報五百九十人之出席。四百八十之票數。使民國罪魁及此次毀法亂紀之禍首曹錕。偽稱當選總統。竊以共和國家總統國會。俱為全國人民所託命。今竟明目張胆。使神聖議會。變為交易市場。尊嚴總統。視若交易貨品。顯犯刑律。騰笑友邦。曹錕個人不足誅。其如中華民國之名譽何。賣與敗類不足惜。其如四百兆人民之人格何。同人等誠不足以感人。力不足以弭亂。無躬自問。負疚滋多。雖不敢謂保茲清白之身。為國家留一綫之正氣。仍當大聲疾呼。追隨全國人民之後。明正賄選之罪。一致聲討。謹此宣言。統希鑒察。移滬國會議員

江浩 張繼 王法勤 王秉謙 解樹強 王立廷 蔣曾煥 沈惟賢 章兆鴻 汪律本 蕭炳章 湯漪 童杭時

| | | | | | | | | | | | | |
|-----|-----|-----|-----|-----|-----|-----|-----|-----|-----|-----|-----|-----|
| 湯用彬 | 孔昭晟 | 劉鹽訓 | 張宏銓 | 田桐 | 袁榮安 | 金溶熙 | 張敬文 | 徐蘭野 | 呂復 | 黃金聲 | 唐支廈 | 盛邦彥 |
| 烏澤聲 | 林伯和 | 焦子靜 | 彭施滌 | 阮毓崧 | 劉景晨 | 褚輔成 | 鄭衡之 | 姚文相 | 王葆真 | 楊永泰 | 尹宏慶 | 許 燊 |
| | 鄒 魯 | 尙鎮圭 | 艾慶鏞 | 吳 峴 | 趙 舒 | 杭辛齋 | 常恆芳 | 瞿啓甲 | 李永聲 | 陳峻雲 | 王樂平 | 雷煥猷 |
| | 黃元白 | 高 杞 | 丁惟汾 | 白逾桓 | 洪國垣 | 張世楨 | 凌 毅 | 沙彥楷 | 劉恩格 | 馬君武 | 閻秉真 | 宋澤源 |
| | 王 斧 | 張樹森 | 于洪起 | 彭養光 | 王宗堯 | 胡翔青 | 陳光譜 | 茅祖權 | 李秉怒 | 潘乃德 | 王用賓 | 董昆瀾 |
| | 張鴻倭 | 李爲綸 | 于恩波 | 劉燮元 | 鄭愷辰 | 張傳保 | 王 恆 | 孟 森 | 董耕雲 | 呂志伊 | 續桐溪 | 彭介石 |
| | 蒙民偉 | 黃雲鵬 | 鄧天一 | 鄭萬瞻 | 丁超五 | 盧鍾嶽 | 邱 珍 | 董繼昌 | 楊振春 | 孫光庭 | 焦易堂 | 周兆沅 |
| | 霍富文 | 陳國璽 | 丁 篤 | 時功玖 | 詹調元 | 孫世偉 | 郭 同 | 王汝圻 | 劉振生 | 趙 伸 | 鍾允諧 | 葉蘭彬 |
| | 卓 超 | 李鑾甫 | 劉峯一 | 羅上寬 | 范熙壬 | 周繼濼 | 黃序鷄 | 陳士髦 | 汪秉忠 | 張光煒 | 謝 持 | 韓玉辰 |
| | 張華瀾 | 王安富 | 金 燦 | 劉 重 | 汪疇鸞 | 沈椿年 | 鄒繼龍 | 胡應庚 | 凌鴻壽 | 周恭壽 | 潘大道 | 高仲和 |
| | 岳昌侯 | 張瑾雯 | 劉奇瑤 | 鍾才宏 | 楊時傑 | 陳時夏 | 張 嶧 | 張相文 | 徐兆璋 | 魯 璉 | 彭建標 | 周震麟 |
| | 劉楚湘 | 盧仲琳 | 劉榮棠 | 覃 振 | 張則川 | 田 稔 | 謝越石 | 余 察 | 王紹鏊 | 馮自由 | 李茂之 | 章士釗 |
| | 李臨陽 | 張知競 | 谷思慎 | 李執中 | 張大昕 | 歐陽沂 | | 唐理淮 | 蔣鳳梧 | 謝良牧 | 王鴻龐 | 向乃祺 |

(三) 浙江軍務督辦盧永祥反對賄選通電 九月廿七日

各省區軍民長官。各省省議會。商會。教育會。農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自六月十三政變以後。所謂大選問題。甚囂塵上。永祥痛國紀之傾頹。不期持對人之臆說。惟冀促成制憲。補救方法。至元首但能依法遞嬗。則人選聽諸國會。意以爲我中華民國之誕起。胎原於民意。形成於法律。與帝王根本不同。帝王以武力開基。原無所謂法律地位。若民主而產於非法。則本身已播革命種子。更何能進國家於法。

治此義顯然。無待推論。乃不意領袖立法機關之人。竟敢以敬法自便之伎倆。爲所欲爲。一若舉國聾瞶。盡人可欺。以彼暮夜苞苴之行。爲猥瑣穢濫。勢難一一縷述。其彰明較著者。如本月十日之大選預備會。依國會先例。應兩院各過半數。方能開會。乃竟籠統宣稱過半數。意圖牽混。已屬違法。詎其中更有僞填請假議員姓名。冒名頂替情事。迭經離京議員褚君輔成等四百八十人通電舉發。並經在場勸書孫隆。及被冒簽代到之議員張君瑾雯等先後通電指證。確鑿可據。此外各報所載種種賄選運動之文電。足以構成刑事犯罪者。更不一而足。亦從未聞當局有一字之辨正。藉非理屈詞窮。誰肯甘心默認。如果所謂蔣日院電無誤。則不惟賄選已成鐵案。即先憲後選之說。亦是欺詐之一種手段。一預備會。尙復如此。則將來選舉會之不法可知。過半數之弊混如斯。則三分二之法定數。絕望可知。證以過去事實。雖信誓旦旦。己不能爲大選合法之保證。况彼等作惡計術。愈出愈奇。將來講張爲幻。有非吾人意想所及者。言念及此。心膽俱裂。孰實爲之。至於此極。姑無論最後結果。仍不外藉法律爲面具。擁出製造革命之人。則令所舉者爲大聖大賢。不僅永祥愚癡。未敢承認。凡有血氣。諒亦同深憤慨。須知此種公開攘奪。尙敢托名選舉。已足玷污國會。騰笑中外。倘任其自號合法元首。是不啻以四萬萬國民之人格。供一人無價值之犧牲。人孰無良。甯甘忍受。先哲有云。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二三有識之嗤笑。讀報載莊院長蘊寬啓事。所謂害人害己害國之說。義正詞嚴。威於斧鉞。清議未亡。公理不死。謹往察來。所信彌勇。敢佈區區。伏希公鑒。盧永祥啟。

(四) 東三省聯軍總司令張作霖反對賄選通電十月一日

(銜略) 嘉帥感日通電。詞嚴義正。名論不凡。凡屬血氣之倫。讀之無不驚心動魄。議會何地。大選何事。議員何人。以莊嚴神聖之壇場。類競賣投機之市井。穢迹騰播。聞者掩耳。近更於大選預備會。施行種種卑劣手段。牽混計數。冒名代簽。明目張胆。毫無忌憚。迭經褚輔成等舉發於前。孫隆張瑾雯等指證於後。構成鐵案。萬口喧傳。堂堂國家立法機關。公然爲執法營私之行動。議員個人之人格不足惜。其如我國家之人格何。一時之國會地位不足惜。其如萬世之紀綱制度何。夫民主國家構造基於法律。尊崇法律。卽爲和平保障。一旦違法召亂。其咎果將誰歸。此種惡例一開。一方面人人視爲可居之奇貨。一方面人人咸懷非分之野心。來日方長。禍患伊於胡底。又

况一國元首對內對外地位何等尊嚴。若舉非其人。固非國家之福。即使允孚人望。則愛之者固不應貽以非法之玷。而自愛者亦豈甘蹈此非法之嫌。自污污人。莫此為甚。議員為人民代表。選舉元首本天職所應為。若違法圖選。既無以對國人。更無以對鄉老。以少數之不肖。貽全體之羞顏。兒戲若此。成和體統。根本上謂為無效。誰曰不宜。作霖年來守境。對大局久不預聞。對人問題。尤無絲毫成見。惟念大選為非常盛典。法律為立憲所關。即治亂不在一隅。而在全國。不在一時。而在萬世。匹夫有責。骨鯁在喉。憂憤陳詞。敬希公鑒。張作霖東。

(五) 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反對賄選通電十月三日

各省區軍民長官各省議會商會教育會農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近數月來。大選問題喧騰全國。凡屬國人。休戚攸關。莫不希望依法進行。以奠邦本。不料近日報紙登載。道路傳聞。主其事者竟視為奇貨可居。不惜斂法營私。穢跡顯著。談者色變。聞者心驚。以堂堂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如果有此行。為是直以少數貽全部之差。視國會為牟利之所。人格何在。綱紀何存。循此以往。恐國事益陷於糾紛。大局益趨於破裂。瞻念前途。不寒而慄。頃讀盧嘉帥感電。張兩帥東電。辭嚴義正。實獲我心。全國人民。諒詞斯旨。豐林職任疆吏。分屬國民。心所謂危。難安緘默。敢布區區。惟希公鑒。何豐林江。

(六) 駐滬海軍領袖林建章反對賄選通電九月廿八

廣州孫大元帥各省區軍民長官地方各法團各商會各報館均鑒。曹錕出身負販。謬膺師干。衛國非其本懷。擁兵徒以自重。妄竊三省巡閱之號。遙制中央政治之權。比年以來。攻皖攻奉。凡可以爭權奪柄者。不惜糜爛人民為之。驅徐驅黎。凡所謂倒行逆施者。不恤指嚇。部曲出之。所部吳佩孚。教孫升木。為虎作倀。蹂躪湘川。椒擾閩粵。夢想武力之統一。摧殘民治之精神。罪更浮於師昭。禍直同乎闖獻。尤敢包藏禍心。希冀大選。賄賂議士。劫持政團。掩天下人之耳目。竭億萬姓之資財。穢惡昭彰。廉恥斷喪。神人之所同嫉。覆載之所不容。追溯民國肇立。禁劫京師。津保者。誰縱兵耶。洪憲僭號。假託父老子弟者。誰勸進耶。國人不至健忘。議會豈遂無親。我國之大。夫豈無人。若以凡民之毒。竊居元首之尊。為所欲為。忍無可忍。凡屬同志。誓不承認。數月以還。我駐滬海軍。率同袍澤。靜待時機。警告不悛。憬悟無歸。

用敢臚列逆迹。通告國人。各省區不乏識時之彥。各具愛國之忱。抒其義憤。鳴鼓而攻。彼凶殘。割刃爲快。建章兆瑞。謹率伙飛子弟。以繼諸君子之後。嗚呼。綜其罪狀。實決波罄竹之難窮。苟有鬼神。亦人禍天刑之旋至。辨明國賊。效趙雲大討之師。褫落梟雄。視陳琳愈風之檄。駐滬海軍領袖林建章艦隊司令周兆瑞勦。

(七) 四川將領熊克武劉成勳等反對賄選通電

廣州孫大元帥鈞鑒。天津段合肥先生。上海參眾議員。章太炎。岑西林。唐少川。李印泉諸先生。各省軍民長官。各法團。各報館。全國公民均鑒。適者曹吳禍國。內外騷然。以中樞爲掾屬。魁柄僭操。視西南若寇讎。侵伐日肆。衡情定罪。久已應服上刑。而彼尤悔禍無心。倒行益甚。自六月釀成政變。曹錕張膽明目。賄營選舉。毀法亂紀。中外騰羞。當前此彼輩假借恢復法統。以相號召。川省軍民。洞燭奸謀。初無隻字表示贊同。是以後曹錕之總統。無論如何選出。在吾川根本上。已不能承認。特彙小詩張營謀日頌。侵帑以充選費。懸爵以餌羣愚。萬一僞選告成。大位爲其冒僭。而國人不察。尙以爲依法產生。相與容忍。勢必內啟兵戎。外騰非笑。魚爛之禍。卽在目前。斯則克武成勳所引爲深懼。不得不以辨奸杜亂之義。爲我國民一預告之。察曹錕自民國紀元。嗾使卒伍。焚掠京師。叛跡已著。其後督軍團抗命。復甘爲戎首。附洪憲則弄兵蜀道。竊經略則喋血湘中。復辟禍作。媚滿胡而稱臣。畿輔民柔。虐桑梓而縱弟。臨案出其轄境。實庇匪以禍國家。關中非厥部屬。亦戍兵以害黔首。凡茲罪狀。大者則爲內亂之渠魁。細者亦屬刑事之重犯。公權且當剝奪。被選安有資格。在葡墨諸邦。軍閥爭選。亦有所聞。而其人必有功於改革。或羣仰其經猷。從未有如曹錕之輩。跡行事則悉背共和。論爲人則智昏菽麥者。此其無公民資格。不應預名大選者也。國會爲民意機關。而北京議場。久化爲銅臭腥羶之地。議員爲人民代表。而在北京議員。又無非嗜利忘義之流。彼卽假託制憲。國人且唾棄不遑。對所推戴之大慙。又甯能承認。此則曹錕雖被僞選選出。亦歸無效者也。矧聞直魯疆吏。咸棄職守。爲奔走行賄之人。衆院議員。貢媚強藩。以包辦選舉自任。凡所割據省分。選費莫不勒攤。凡所豪養廝流。開員都已預定。詭謀久暴。穢跡昭然。任彼當國。則神明之胃。靡不蒙羞。聽其亂法。則苞苴之風。勢將日熾。此則雖僞選不成。而我國民對曹錕亦當聲討者也。所望

成秉正義。共起討賊。傾醜類之巢穴。蒙巨奸以顯戮。散其兄弟聚斂之資。以拯災黎。援照明季逆案之罰。殲厥黨類。庶幾法統真可重先。共管可以永免。在蜀民雖久苦鋒鏑。武勳等亦愧乏將路。而師出戡亂。願効前驅。上稽古訓。大刑則用甲兵。敢告同胞。禍至幸勿緘默。隨電迫切。新示方略。熊克武。劉成勳暨全川將領叩。

(八) 廣東將領楊希閔許崇智劉震寰廖仲愷等反對賄選通電十月一日

汪代表精衛並轉各報館鑒。近日報紙喧傳。謂曹錕以金錢勾結非法議員。準備大選。希圖盜竊名位。不辭賄賂公行。穢德彰聞。中外訕笑。年來法律凌夷。民生憔悴。工商坐困。盜賊橫行。擁重兵。居高位者。推知假借威權。利用政客。苟有所藉。無惡不爲。而國亂何由戡定。邦本何由確立。政治何由修明。未聞有念慮及之者。夫典刑未備。爲政在人。今曹錕之爲何如人。其於國家功罪爲何如。知識素養爲何如。國人所能知也。北京議員之是否合法。其立法上之行爲。能否成立。此種買賣選舉。能否有效。亦國人所能知也。倘任其憑仗兵財之勢。爲此鬼域之行。對於國家公器。取捨予奪。一唯曹氏。軌物既乖。政何以正。非徒禍國。實爲民羞。希閔等討賊救國。義無返顧。去此奸宄。唯力是視。尙冀國人同聲致討。庶免貽患將來。謹佈肺腑。祈各奮發。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許崇智。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廣東省長廖仲愷叩東叩。

(九) 唐繼堯反對賄選號電

曩者北京政變。黃陂出京。天下皆知主使之有人。將欲篡取大位。乃迫不及待。致出此逼宮奪印之行爲。海內洶洶。奮思聲討。繼堯以國家多故。不欲輕啓兵端。乃發電主張。一面促黃陂回京維持現狀。一面催國會制憲。即依憲法以選總統。庶可以定國本而免政爭。乃北京不此之圖。日維籌備大選。至以五千元之支票。賄買議員。並招無賴之流氓。冒名投票。而國會莫然首舉。果不出覬覦大位之曹錕。穢德彰聞。列邦騰笑。夫以選舉元首大典。而出於威迫利誘之行。以最高立法機關。而有此詭法營私之舉。議員之人格不足惜。其如國家體制。况此風一開。人懷非分。以後賄選惡例。甯有已時。繼堯對於箇人。雅不欲有所論。惟非法賄選。實干國家之法紀。用特通電聲

明對於此次大選。認爲無效。至北京已陷非法地位。而各省又無統治機關。致使違法者得以盤踞要津。欺蒙中外。則政治永無清明之望。而國家亦無奠定之期。鄙意此時惟有實行聯省自治。組織聯省政府。一面戡定禍難。一面整理內政。庶地方不致不安。國家不致分崩。救國要圖。似無逾此。尙望邦人君子。實圖利之。唐繼堯號印。

(十) 各省聯席會議反對賄選通電九月卅日

各省區軍民長官各省省議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共和國之組織。應以憲法爲軌範。我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即根據於憲法一部分之大總統選舉法而產出。外得友邦承認。內促南北統一。國法効力。由茲顯著。今後國家安危關鍵。即視此一線之法統能否依舊保持。稍有遷就。卽種革命惡因。此義既明。則現時北京所謂大選運動。無論進行至何程度。我國民均認爲無效。同人等內省良知。義難緘默。謹據法理。爲我國人剴切陳之。元首重任。領袖羣倫。非大有勳勞於國家及負全國之輿望者。不克勝此。今試問舉國側目之武夫。有無此項資格。雖其親暱。亦未敢公然肯定。京保兵變。洪憲西侵。復辟稱臣。既往之咎。固無論矣。近年黷武營私。俾全國同胞含冤畢命者。數以千萬計。吾民茹苦負痛。豈能寬恕。如國家紀綱未墜。早已傳首九邊。乃留京議員。竟敢認定此等稔惡之徒。爲大總統候補人。被認者亦以爲舍我其誰。居之不疑。文電絡繹。儼然事實。我國民如果對於總統候補資格。提出嚴正解釋。促其反省。何致令羣官警說。如此猖狂。今時機已迫。計惟有明白宣言。謂依刑律應剝奪公權者。縱已倖逃法網。斷難任其再僭尊位。此我國民所宜注意者一也。總統選舉會依法應由國會議員組織。顧組織義當自動。決不容他人法外之干涉。選舉法所謂自行集會。所謂任滿前三月。意在杜野心家之操縱。此次北京所擬開之選舉會。武人通電叱咤於前。五千票價誘買於後。與法律上自行集會之旨。根本不合。况所謂任期者。有八十三日。一年三個月。與一年五個月又二十三日之聚訟。此種枝葉問題。在西南護法各省。奉浙當局。原不重視。至假冒恢復法統之曹吳諸人。則非俟國會正當解釋。終難逃狐狸搨之咎。在帝國則擅自廢立。罪坐篡奪。在民國則毀法亂政。罪在違憲。彼輩既不能自了其法律問題。則合法之選舉會。終古無由成立。強而行之。終貽禍種。此我國民所宜注意者二也。况三分二之選舉人。四分之得票數。

法定恭嚴。豈利誘威脅所能強致。自政變以後。守正議員。自動南下。在津滬簽名領費者。達四百餘人。褚議員輔成等。迭次通電聲明在案。北京常憲各會。流會至三十四次以上。可爲鐵證。十日之預備會。號稱過半數。事實上顯然作僞。婦孺皆知。復有在場點名祕書孫曜。及事前請假。被簽名代到之張議員。瑾等五人。先後函電證明。當日確有冒名頂替情事。據報載。蒸日院電。知其中尚有賄款百萬。并僱用書記。混列議席。種種黑幕。預備會之過半數。既已充分弊混。失信國人。則選舉會之三分二數。必盡力作僞。可以斷言。况離京議員。列名討曹者。已達四百八十人。同時斷不能化身爲二。出席北京預備會。縱有一二不肖。贊否兩歧。按諸法理。亦應以在滬之自由表示。意思爲憑。在北京因暴力強迫而出者。當然無效。準是則前日之預備會。將來之選舉會。均無合法成立之可能。并不待其竊得總統名義。始發見其違法。此我國民所宜注意者三也。被選資格。選舉機關。集會程序。三者皆陷於非法。而民意之向背。又顯然與天下以共見。於此而猶鯁鯁過慮。一若北京所謂大選。尙有一顧之價值者。藉非至愚。則爲奇妄。比者國維不張。羣言淆亂。病在言論家併感情利害。諸說爲一談。而不衷於國憲。致清議威權。沉晦不顯。善者心灰。惡者膽壯。國事可哀。此爲最痛。古者冢宰布治邦國。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大總統選舉法。爲吾國既成之憲法。棄而不用。是爲國賊。有賊不討。國民之罪。同人等喋喋陳詞。不敢逞一己之私臆。惟以國憲爲依歸。朗讀選法。以期共喻。亦古人鐸徇之微意也。凡我同志。盍興乎來。各省代表聯席會議公叩卅。

(十一) 雙十節國民討曹游行大會請願紀

滬部各團體組織之上海國民討曹游行大會。數千人。於九日下午一時。各雇汽車在滬杭車上海南站前隙地會集。齊赴護軍使署。請願。沿途分發傳單。并各持旗幟。如「籲請軍使出師討逆」「國民一致堅決請各省軍民長官出師討曹」等多種。加入團體。有全浙公會。制日同志會。山克五路商聯會。文監師路商界聯合會。海甯路商聯會。嘉興同鄉會。虹口六路商聯會。全國各界聯合會。救國聯合會。民生協濟會。滬北市教育會。平民自治會。滬東商界聯合會。滬北六路商聯會。北福建路商聯會。愛克界路商聯會。旅滬浙江地方自治協會。浙江省憲協進會。履業公會。競勵公學。上海大學學生會。天潼福德兩路商聯會。旅滬貴州民治同志會。各省埠民治同志總聯社等。

二十餘團體。一時十分出發。到署後。代表各出名片囑守衛者入報。一方商議推派代表。晉見當議定推出周佩箴。張一鳴。周憲文。倪學寬。余仰聖。潘冬林。鄧嘉禧。王一衡。王綱。等九人爲總代表。副官長借衛者出言。何軍使適因事他出。特爲代見。當由代表張心蕪。王亞樞。周憲文等相繼發言。以賄選總統。騰穢中外。各方主持正義之軍民長官。亦俱迭有表示。惟目下賄選已成。故我等公意。惟盼各方出師討賊。以振國紀。我等寄居滬濱。故向軍使陳述此意云云。副官長答謂各公團愛國熱誠。至爲可佩。各方對於賄選總統。早已表示不能承認。軍使亦迭有表示。目下彼等既已告成。自當另有計議。與民意一致。惟官廳與人民地位不同。務盼各盡其能。諸君意旨。當爲代遞。言畢。各代表歎呼中華民國萬歲。即乘車返集合地而散。傳單照如錄下。

「下半旗。討曹銀。誅豬仔。懲政客。打倒萬惡軍閥。否認延期國會。守法之士。國家正氣。正氣不減。民國不死。存亡呼吸。切莫輕視。與師討賊。責在男兒。凡我國民。起而圖之。民國十二年雙十節。上海國民討曹游行大會公布。

▲附錄大會通電（一）致外交團電。北京東交民巷公使團領袖公使符禮德先生。轉各國公使均鑒。敵國萬惡軍閥曹錕。以每票五千元。賄買國會議員。得四百八十票。僞選爲敵國大總統。中外新聞紙。皆已盡情披露。諒入洞鑒。此次賄選。曹錕與被收買之國會議員。皆應負違犯法律罪。敵國國民。絕對不承認爲合法有效之選舉。茲於月之十日。在上海開各省區公民大會。議決通電中外。一致反對。用特電請貴公使。轉電各貴國政府。尊法治國之旨趣。并重視敵國人民之公意。對於用金錢賄買之大總統曹錕。所有外交上之文書。及將來向外借款一切契約。概行拒絕。免傷敵國人民之好感。不勝翹企。各省區旅滬公民大會。蒸印（二）致各省軍民長官電（銜略）曹錕禍國。罪案疊疊。又復包藏禍心。愈演愈劇。始則殖黨營私。厚自封殖。繼則違法干政。橫行無忌。近更竊竊大位。賄路公行。一面嗾使黨羽王承斌。高凌霨。吳毓麟。邊守靖等。勾結國會敗類吳景濂輩。包辦大選。五千元之票價。業經持正議員邵瑞彭告發。諒經察及。一面又縱令吳佩孚。蕭耀南。楊森。沈鴻英等擾亂各省治安。馴致引起外人共管之噩耗。喪盡中華民國之體面。不惜倒行逆施。以攫取總統。遂其賣國之私。處心積慮。陰險已極。所幸諸公燭照奸謀。早已先後通電。表示否認賄選。足徵當仁不讓。見義勇爲。曹賊刻已賄

通我國民全體否認之北京僑國會。被選爲總統。今日宣布就職。禍迫眉睫。忍無可忍。敝會用特召集滬上各公團。開緊急大會。除通告外交團否認其總統資格。復思諸公或身膺疆寄。或建國元勳。職在衛國除奸。際此大盜竊國之秋。不容須臾坐視。務望順從民意。即日共同集議。刻日組織發號。施令總機關。迅速誓師討賊。殲厥渠魁。並將附賊作亂者。一並剿捕。依法嚴懲。以絕禍根。而奠國是。當機立斷。幸勿徘徊。隨電迫切。不勝盼企。(署名同前)(三)致各省公民電。(上略)曹錕本一庸悍之武夫耳。率督軍團犯難京師。造成復辟之禍。職是之故。與復辟派僞君。陰謀派僞名流。關係密切。任其講張。近更恃吳佩孚齊燮元等報效巨款。連電催逼。滿奴吳景濂等漢奸張伯烈馬駿等領袖猪仔。賄辦大選。更兼有顧維鈞等之媚狐。張弧等之押款。遂演新莽之劇。陳橋之變。並聞曹氏決於雙十節日南面正位。號令天下。彼躊躇滿志。雙日昏熱之篡國阿瞞。安得不見獵心喜。視爲罔有耶。然而民意不可厚誣。是非不可久泯。吾人爲人類進化計。爲民國根本計。爲多數國民人格計。爲啓發公理改良政治計。惟有否認賄選。申討僞曹。同人等有鑒於此。特於雙十節日。開各省區公民大會。於華洋菁萃。輿論中心之滬濱。吾各省純潔同胞。歷受曹吳直接間接劫持之痛苦。或起義師殲其渠魁。或徧設民意機關。逐其爪牙。顧士雅之渡江擊楫。岳武穆之痛飲黃龍。願國人本此正誼。繼續奮鬥。馬馳漠北。軍興江南之日。即吾國民仗義決策。中興共和之日。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軒轅曰。日中必仄。操刀必割。望吾各省父老昆季伯叔姊妹。迅與公民大會。共籌討賊戡亂之方針。我僑人格。只此一線。民國滅亡。在此一舉。隨電俯仰。幸共勉旃。(署名同前)(四)致各省人民法團電。全國各法團及各機關均鑒。北京之國會吳景濂輩。秉承民國罪魁曹錕。受五千元賄買代價。爲應非法之賄選。喪心病狂。舉國同憤。燕日上海工商學各界。開省區公民大會。議決將此次應選與受賄之猪仔議員。由各本省各法團抄沒其財產。并削除其籍貫。以示與衆共棄。懲一儆百。用特電達。幸希查照辦理爲荷。各省區旅滬公民大會。蓋印。(五)致全國各報館電。全國各報館鑒。旅滬各省公民暨工商學各公團於雙十節。成立各省區公民大會。對曹賊僞位。誓死否認。除將大會議案。代電率達外。尙希一致奮起。其中天討。上海各省區公民大會印。

(十二) 杭州救國大會詳誌

癸亥政變紀略 賄選告成

▲議決事件四項

▲拆毀豬欄一所

杭訊。昨日雙十節。救國大會市民大會。合開露天大會於公共運動場。上午九時開會。到會者團體名義。約有數十人。數約五六千人。尤以小學為多數團體。若救國會。市民會。縣議會。青年協進會。民生協進會。印工俱樂部。私立法政。中華英專。第一中學。附小學。場內竹桿。上。徧插浙籍附逆議員孫棣三。周學宏。蔣著卿。陸昌焜。韓藩。周珏。傅夢豪。謝國欽。張復元。姚桐豫。金尙侁。陳煥章。杜師業。張浩。傅師說。林玉麒。徐義先。王烈等。紙紮猪像。在會者均執小旗一面。上書一致討曹。討曹錕。爭回同胞人格。誓殺曹錕。五千元代價之猪仔等。此時大風怒吼。灰塵飛揚。抑若亦具有憤憤不平之氣。先由黃維時。韓寶華。邵季昂。王卓夫等。相繼演說。有主張組織救國軍。直搗北京。推翻曹錕者。有主張不救助此方軍閥。以推翻彼方軍閥。而由國民一齊起來。推翻一起軍閥。不論孫張段曹。俱應用民衆力量去推倒者。有主張助廣東孫中山合力討賊者。有主張國會在北平所制成之憲法。認為無效。召集各省開國是會議。另定憲法者。一片慷慨激昂之詞。無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嗣後經黃維時台下宣言。衆論太多。不如乘此人數較多之時。請主席將提議事件。付衆表決。於是經表決之事項如下。(一)電舉孫大元帥為討曹軍總司令。一致進行。(二)要求張省長通電全國。否認曹錕為總統。如不贊同停止納稅。(三)鑄曹錕鐵像於西子湖濱。(四)拆毀受賄議員之房屋。一律通過。拍掌聲。喊好聲。一時雷動。又邵季昂發言。既經贊成上說。現在即至受賄議員家。拆毀其房屋。請在會諸人。一同實行。當時即排隊出發。至花市路六十四號國會議員張復元家。大門緊閉。大擺大推之下。終不得開。即以猪像描其門首。擬至公署請願了事。後經有人譏為此區區尙不能做。將來討賊軍的實力。不是全空嗎。當時有某校學生。由牆外樹上跳入牆內開門。此時豪情憤激。一哄而進。曾有一警站立門首。維持秩序。入門後此宅若已預知者。全室空空。器具全無。當各學生及在會隨來者動手拆毀時。窗門玻璃。籬板壁等。俱被拆毀。拆約十餘分鐘。乃仍整隊至省公署請願云。

(十三) 蕪湖學生反對賄選總統紀

蕪湖中等以上各校學生自得曹錕賄選總統成功之消息後。即開會反對。並電各埠學生會一致表示。對於得賄賣身之皖籍議員。尤爲憤懣。是以決定於國慶日舉行聯合大游行。表示反對曹錕當選。十日上午八時各校學生陸續至東門外鐵路埂集合。迨五中二農職業華中等校學生到齊後。即整隊出發。前導白布橫額一方。上書「不承認曹錕做大總統」九字。各人手執白紙小旗一面。上書「否認非法總統」「反對國會延長任期」「驅逐皖籍賄選議員」等字樣。由鐵路埂進東門。出西門。直下長街。走洋碼頭。過警察廳。上馬路。至十三道門。露天開國民大會。首由學生詹善良報告開會宗旨。次任大勛唐道海等相繼演說。詞極沉痛。聽者鼓掌。演說畢。即行散隊。時已下午一鐘。當游行時。各校學生沿途分發傳單。措詞異常激烈。並由演講員大聲疾呼。否認曹錕賄選總統。大隊進東門時。有謂蕪籍國會議員彭昌福呂祖翼不顧廉恥。得賄賣身。應設法對付。學生等遂決定先至官溝沿彭昌福家。將屋內之家具等件。毀一空。其家乃弟兄三人共居。是以彭國瑞彭昌祥兩家之物件。亦被毀壞。並在彭之門首粉壁上。大書「大家注意。我們今天所以要來毀彭昌福的家。就是因爲他是豬仔議員。他是曹錕吳大頭的乾兒子。那末他也是人民的公敵。豬仔議員的窠窟。五千元也不是好得的」字樣。後至魚市街議員呂祖翼家。亦作同樣之辦法。只有廚房及左邊書屋內之家具未曾搗毀。其餘無一存。因旌德烟酒公賣局職員張道元在書房內養病。再四哀求。故未搗毀。事後調查。呂家較彭家損失稍鉅。聞呂祖翼之眷屬。早已移居北京。現在屋內所居者。係呂之堂弟兄錫藩敬吾二人。被毀之後。彭呂兩家屬先至地檢廳請求檢舉。何宗瀚廳長以在場彈壓之警察。尙且未拘一人。故未受理。後即電京。向彭呂兩議員報告家中被毀情形。將來有無交涉。尙未可知。惟聞學生會對於此事。亦已開會討論。預備對付方法。並通電全國。報告是日游行情形矣。

(十四) 皖學生搗毀議員住宅記

▲事。前。之。醞。釀。

▲臨。時。之。集。會。

▲張。何。二。宅。搗。毀。一。空。

▲官。廳。學。校。集。會。討。論。

癸亥政變紀略

賄選告成

皖垣各學校學生。本擬於國慶紀念日遊行示威。經遷居城內狀元府街五當坡張伯衍何燮兩國會議員門前時。即搗毀其房屋陳設。懲戒其得賄賣身官廳事。前已有聞。呂調元即囑教育廳長江暉。召集各學校校長。勸導學生。其措詞則為曹於此日入都就職。若全體鼓樂遊行。跡近慶賀。適彼時學生總會重要份子。分裂為兩派。意見不能一致。故屆時省立各學校無一到會參加遊行。只二三私立中等學校及四五小學。而此一場奇禍。遂無形消滅。旋蕪湖學生搗毀呂彭兩議員家宅之消息傳來。省城學生羞憤之餘。暗中接洽。鼓吹甚力。而苦無機會可乘。適蕪湖二農學生八十餘人。于雙十節在蕪參加羣衆運動後。旅行廬山。重九日自九江來皖。寄寓甯廣學舍。於是神經過敏之官廳。事前既由教育廳電囑領導員不准學生在皖登岸。事後又派員促其刻日返蕪。並擬備專輪相送。一面命保安隊及各區警官。對於國會議員住宅。嚴加戒備。蓋恐其與省垣學生聯合。倣照蕪湖辦法。重演一番。此種疑神疑鬼。無事自擾之舉動。不特毫無效果。且適足刺戟青年之腦筋。果也。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許。省垣各學校全體學生於遊行示威之際。將張何兩議員家屋搗毀一空矣。

先是各界組織之維持國貨檢查所。定於二十二日下午一時。在公共體育場焚燒檢查扣留之劣貨。先期通函各機關各報館各學校到場監視。各學校認爲時機已屆。不可放過。二十一日晚。學生總會全體代表一致行動。分赴各學校接洽。准於二十二日早八時齊集公共體育場開會。即遊行示威。以雪前恥。當時各學校之職教員。雖知悉而不敢報告。更不敢制止。官廳方面。雖有所聞。然以爲學生等係監視焚燒劣貨。故亦未積極防備。屆時省垣各男女學校。自專門以至小學全體到會。人數近三千。公共體育場幾無隙地。記者亦聞訊趕至。十時搖鈴開會。主席報告宗旨。各學校學生演說。參觀之來賓。及到場彈壓之警察。乃恍然知此種大規模之集會。爲反對賄賂總統與得錢賣身之議員。及助費之本省軍民長官也。於是奔走駭告。官廳急調齊保安隊及各區長警。嚴密保護兩議員住宅。故保安隊警察聚集之所。即兩議員之家宅。不啻明確指示之。此種舉動。殊堪發噱。學生大隊。服平常秩序。必先走正街。此次繞至道尹公署同仁醫院等僻靜處所。由首府東巷出府前街。到狀元府街。前導者爲女生及小學生。後押者爲中等以上學生。過張伯衍門口時。前隊

甫過。後隊發一聲喊。轟其大門。奈大門堅實。一動不動。事後調查。知其前後門除加鐵門上。大木槓外。又將二百餘袋之稻堆積堵塞之。無論如何。不能轟開。其沿街之窗。均係拇指粗之鐵柱。外面白鐵包皮之窗門。早已嚴閉。雖經磚石紛飛。亦無效果。學生等愈打愈憤。而苦於不得其門而入。旋有指示其後門所在者。與大門並排在北首。正對天台里。轟撞多時。亦不能開。學生憤極。有欲緣電柱升牆而入者。此外又有數人。拾石擊其後圍牆。蓋因彼處係空牆。極為柔脆。初意本欲擊成數洞。以便插足登牆。翻進屋內。不料數擊而後。牆上露一大洞。全體學生鼓掌作樂和之。愈擊而洞愈大。學生之奮勇。當先躍入者十餘人。一面覓巨棍磚石。打碎門窗及琉璃磁木各器。一面移去堵後門之稻袋。放大批學生入內。未幾而玻璃磁器破碎聲。門窗倒塌聲。木器碎裂聲。拋物落水聲。(廳後有池塘一個)婦女哭泣聲。雜然而起。保安隊警察來者益衆。把守洞口門首。亦有數名入內者。又未幾而桌椅之脚。門窗之板。破箱之底蓋。撕毀之被絮衣服。及書畫鏡框等。自後門洞口拋擲飛舞而出。最後則張氏母之靈牌。亦被毀壞。一人賣身。貽禍家族。辱及祖先。事後不知悔誤否。當最混亂之時。警察有上前制止者。學生等拖至狀元府街轉灣處毆之。警察亦聚集多人。來毆打學生。受傷者王同榮。劉旭光。漢德治等九人。并乘其不覺。捕去三人。繞道車送警察廳去矣。學生等打得痛快淋漓。落花流水。即吹歸隊號。齊集整隊。過財廳街碑亭。上三四牌樓。梓潼閣龍門口下。司下坡。至五當坡何叟家。何宅門首有覺慮字樣。大門緊閉。亦有保安隊警察把守。學生鼓其餘勇。一躍而上。未幾門即大開。其沿街之窗櫺。均係木質。極為脆弱。亦有自窗中跳入者。但何宅內空空如也。其餘屋賃於劉姓者。乃被殃及。損失不貲。現在何劉二姓及張宅。除向警廳報告外。并分電張何二人。請其速電本省長官。為嚴重之交涉。至於拘留警廳之學生三人。其中有一人名金鳴球。係一中學生。徽州人。餘二人姓名籍貫及係何校學生。尚未調查明確。一中曾派職員劉某赴警廳請釋放金生。警廳長潘怡然不允。現在省教育會學校聯合會學生總會開緊急會議。討論應付方法。而省署方面。亦開會研究辦法。學生等則均已整隊各歸原校矣。

(十五) 三十五路商聯會通電

癸亥政變紀略 賄選告成

各省商會教育會農會律師公會學校聯合會各團體均鑒。政變以來。數月於茲。迄無辦法以維國是。邇者曹錕益無忌憚。公然以金錢賄買選舉。一班無恥議員。亦復奔逐銅臭。甘心賣身。國民於此。苟猶坐視。則中華民國將淪於萬劫不復之地。務望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反對金錢賄買之大選。聲討萬惡之議員。以留國家正氣。而保國民人格。生死存亡。千鈞一髮。亟起圖之。漢口路。山西路。吳淞路。東北城。法租界北城。武昌路。崇明路。滬北五區。長浜路。漢壁禮路。中城。邑廟豫園。四馬路。愛而近路。克能海路。界路。塘山路。有恆路。兆豐路。天潼路。福德路。勞勃生路。宜昌路。麥根路。小沙渡路。中興路。永興路。止園路。北大通路。香山路。公興路。共和新路。路善普滬西等商界聯合會同叩東。

(十六) 江蘇公團聯合會通電

頃者羣兒弄權。大盜竊國。禍首曹錕。兇窮惡極。罪莫與京。既稽典刑。反希大位。舉國人民。各方領袖。靡不怒髮衝冠。聲罪致討。乘旄仗鉞。齊申討賊之軍。筆伐口誅。共列誅奸之罪。具見公理。自存于天壤。良心未死於人羣。誠盛事也。第敵公團有一要義。亟待聲明者。卽反對今茲北京之所號爲大選者。大都斥其舞弊。指其營賄。須知此種選舉。不僅是舞弊賄選。實屬非法之賄選。賄選之舉。其事顯。知之者。僞選之說。其理深。知之者。故。藐視之似。無甚關係。細按之一。確。畸分輕重也。蓋斥其舞弊也。爲僞預選會。浮報人數及冒名頂替等。皆是。此僅屬反對吳景濂之個人。卽於國會本身之立法機關。則已默認之矣。斥其營賄者。爲其一萬八千之票價。肆無忌憚。併敬出席之公然發給等。皆是。亦僅屬反對其用錢收買。向於國會之應選總統。亦已默認之矣。不知錢至十萬。可以通神。而况不知人世有羞恥事之拜金豬仔議員。萬一金錢魔力。竟能吸收豬仔議員。至三分之二以上者。居然足法定人數。居然開成選舉大總統會。而曹錕二字。居然以及額票數產出。則反對者對於舞弊冒報等論調。先已無從措詞。而藉口賄選。則行賄必須有證人證物。一切完全。更須向法院起訴。經法官判決成立。始能宣告曹錕之總統爲無效也。苟或證據不全。法庭不全。法庭不理。則國會之選舉權自在。曹錕之總統自若。試問反對者。特根據何種法律之解釋。可以宣告否認。其不能爲總統也。卽有數曹錕之罪狀。據此以加否認者。然罪狀無論若干。另屬曹

銀個人之行爲。尤必得刑章之裁決。而與國會之選舉。總統之當選。均不能涉及焉。轉令賊派有所藉口。指爲反對個人。屬於感情用事。甚者且可加以破壞法律之名義。充其極者。曹錕依法選出之後。如有反對。彼即可以護法之名義討伐之。最近顯例。卽如湖南之趙恆惕氏。可以類似。果如是。則是非因之顛倒。法理愈陷於糾紛矣。蓋苟承認現在北京所開之國會爲合法國會者。無論如何之大法律家。均難自圓其說。以駁斥其現在之大選會也。故敵公團敢正告天下曰。去歲恢復於北京之國會。並非合法國會。故現在北京所辦之選舉。卽爲非法選舉。去歲法統重光等名詞。實曹吳利用此似是而非之國會。以愚惑全國。因民國八年。國會已在廣州開正式會議。缺席議員已依院法除名。依次遞補。既經除名。便非議員。現仍列席北京之國會。法律統系。當然不能認爲合法國會。曹吳以此輩除名議員。大都降身北廷之人。其志趣當然與自號北洋正統者相近。卽欲利用此輩解職分子。爲其選舉時捧場之用。故必主張繼續民六者。其陰謀實伏于此。國人不察。而猶曰民六民八均無關係。豈不哀哉。從今以後。應請全國一致注意者。護法七年。歷史俱在。國會依約法自行集會。成案具存。法統所繫。當然繼續民國八年。以迄九年在廣州所開之國會。固合法國會。卽日取光明態度。否認北京之非法僞國會。私開非法僞選舉會。無論選舉何人。概爲私生之非法僞總統。扶本探源。使彼奸慝無法措辦。豬仔無法招搖。名正言順。討賊出師。天網地維。賴以不墜。正統大義。爲之昭申。庶奠邦基。而清奴孽。神黃有靈。法不猶矣。

(十七) 贛人之反對賄選電二

(一) 北京參衆兩院贛籍議員諸公均鑒。軍閥專橫。舉國蒙殃。嗟我同胞。盡爲魚肉。諸公皆起自田間。當亦稔知人民疾苦。揆諸痼瘵。在抱之古訓。是懲奸戢暴之責。早已非異人任。卽準諸民國約法。諸公身爲人民代表。目視彼輩軍閥之禍國殃民。橫行無忌。亦早應踴共爾位。仗義執言。以正典刑。而伸法紀。此皆我四萬萬同胞所翹首企望於諸公者也。乃一溯諸公十二年來之所行所爲。始則因循貽誤。坐失從容之制憲良機。致釀成民二袁世凱解散國會之鉅變。繼則植黨營私。搗亂垂成之制憲大典。復釀以民六解散國會之奇禍。浸至軍閥割據。互相併吞。山陬海噎。盡爲戰場。人民之苦痛。姑且存而不論。而諸公自由集會。南北奔馳。險阻艱難。亦既備嘗之矣。此次

移京開會。舉國人民。方以爲諸公懲前毖後。必能痛改前非。以制成根本大法爲急務。或者可以使軍閥稍戢干政之野心。人民得享共和之幸福。迺不料諸公赴京集會。雖經一戰。不特福國利民之成績毫無。且終日苟狗蠅營。惟知以攫取金錢爲主義。顧問也。諮議也。視爲應有之利權。查辦焉。賈問焉。恃爲敲槓之利器。一部臭歷史。已屬書不勝書。近更喪心病狂。枉法貪贓。以大總統票爲賣品。公然議價。開全球未有之奇局。是又何怪乎全國人民唾罵。報紙攻擊。加以狗彘不食之惡語耶。以上論列。係屬國會全體之咎。敝會同人竊認爲鮑魚之市。芝蘭不能掩其臭。惟念諸公既爲贛省三千萬人民之代表。一切舉動。當以贛民公意爲從。遠今國賊曹錕竊武營私。萬民唾棄。贛民之嫉惡。當然與國人同。乃國會竟貪圖重幣。欲違法選舉曹錕爲大總統。實與贛民公意大相違背。諸公力不能糾正國會全體。即當一致宣言。退出議席。縱使於事無裨。亦足以保存國民之人格。且足以表示諸公之正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焉。若反是而同流合污。受賄投票。雖可以子女玉帛。取快一時。恐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之惡聲。實惟諸公受之也。誼關鄉里。敢進忠言。希速裁擇。(二) 駐滬海軍領袖林建章先生。並轉各艦全體將士公鑒。曹錕禍國。罪案叢疊。全國人民。早已恨不得生食其肉。只緣法律無靈。未由申訴。有槍階級。又多爲彼爪牙。以致民氣未伸。賊胆益肆。近更包藏禍心。窺竊神器。蔽吸人民有限之膏血。賄買留京無恥之議員。穢德彰聞。尤堪髮指。嗟我同胞。無拳無勇。徒爲文電上之聲討。殊不足以儆其兇頑。方嘆我負有衛國責任之軍人。貌無覺悟。不知仗義執言。命將出師。以弔民而伐罪。適讀勸電。不禁距離三百。尙冀言出令行。即日聯合海陸軍同志。誓師聲討。殲厥渠魁。並將附賊作亂者。一並明正典刑。仁義與師。當操必勝之左券也。事機急迫。幸勿徘徊。

(十八) 勞工同盟會反對賄選電

全國各報館轉各省省議會各工廠各法團公鑒。溯自六月政變以來。魍魎現形。橫行無忌。京都首善之區。陵爲污垢不堪之地。穢聲四播。騰笑友邦。何物曹錕。實爲禍首。種種怪劇。罪在一。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豈謂是歟。豈謂是歟。夫曹錕不過糾糾一武夫而已。出身奴隸。無識無知。而又蛇蝎性成。無惡不作。縱兵劫掠京都。稱臣媚事清室。袁逆稱帝。駐兵川湘。助桀爲虐者曹錕。直皖直奉兩戰。這一人之

意氣陷人民於水火之中者曹錕。吳佩孚齟齬南無故慘殺京漢路工。乃曹錕所嗾使也。吳景濂無故痛毆學生。亦曹錕所嗾使也。故容陳炯明沈鴻英楊森之徒。助彼滋亂。擾害川粵。問曹是何居心。最近又派大批直軍。進據岳州。希圖蹂躪湘局。問曹又是何居心。種種禍國亂法之罪。擢髮難數。使國法尙存。早應明正典刑矣。彼乃不自知悔禍。束身待罪。以謝國人。猶復包庇禍心。覬覦總統之位。驅黎之後。卽遣其狐羣狗黨。如王承斌高凌霨輩。並勾結廉恥喪盡之吳景濂。運動大選。銅臭薰天。不堪入鼻。而一般豬仔議員。利令智昏。不顧民意。與王吳等議價賣票。曰八千。曰萬人言鑿鑿。報紙紛傳。萬一成爲事實。中國前途。何堪設想。夫總統之資格。非在國家建有奇勳功績。及爲全國人民所崇拜信仰者。不可妄竊此位。今曹錕徒仗武力與金錢。以強姦民意。國人豈可緘默忍辱。况吾國早已有一現成之孫大總統。目下有何選舉之有。惟事機已迫。萬難坐視。速望諸公及全國父老昆弟。同聲不認北京大選。促其速醒自退。如其再執迷不悟。則害羣之馬不除。必永無安甯太平之日。惟有伸張正義。聯請廣州孫大元帥出師討伐。傳檄冀北。掃盡妖氛。敵會同人願盡匹夫之責。以爲後盾。敢佈區區。諸希亮察。中國勞工同盟會東。

(十九) 贛民自治促進會電

全體國民公鑒。六月十三之變。主犯曹錕。顛覆政府。國會遷地集會。明正其罪。而申討之。方幸人心未死。或可維法紀於不墜。詎意吳景濂等留京一部分議員。貪利無恥。依附曹賊。總統選舉。視同商品。國會議場。變成商場。凡所以爲曹賊圖謀總統者。無微不至。謚爲豬仔安之。祇爲虎狼。亦安之。近復通過延長任期案。開作法自肥之惡例。狂悖若此。將無所不爲矣。故數月以來。僞攝政內閣及惡黨各輩。更借債賣國。斂歎殃民。國危民病。不可終日。而僞國會分子。連云監督。且從中分肥。主持其事焉。現在賄選惡果。勢將成熟。國人共棄之曹錕。將爲總統。彪虎生翼。後患何堪設想。將見賣國殃民。比今尤烈。嗟我國人。何以自存。與其追悔於事後。何如制賊於機先。今國民所願自決者。(一)組織國民軍。共滅曹賊。(二)通告公使團。撤銷北京僞政府之承認。(三)否認北京僞國會。(四)警告留京議員。速行離京。否則設法對付。以上四者。羣策羣力。同時並舉。庶可消鉅禍於無形。否則坐以待斃耳。復何言哉。願全體國民。其熱籌之。旅滬

請民自治促進會叩冬。

(二十) 江蘇自治期成會電

各報館轉全國國民公鑒。自政變以來。南北已陷於不可收拾之境。政客播弄。議員賣身。如蟻附羶。每以大選爲射利之藪。而不知選舉總統。非依法組織不可。此次北京所擬開之選舉會。全係欺詐成風。完全與法律上根本不符。無論賄選運動至何程度。終歸無效。况曹錕平日之罪大惡極。應當服以上刑。以謝天下。國人隱忍至今。斷難任其僭竊。惟欺詐竊國。連動大選。儼然居之不疑。有舍我其誰之概。我國民惟有誓死力爭。一致反對。此弊不除。吾民將無種類。除全國罷稅外。凡我國人當念主權在民之意。各盡匹夫有責之誠。互相圖之。江蘇自治期成會東。

(二十一) 全國學生總會反對賄選電

國家不幸。變亂叢生。曹錕以一介武夫。北洋走卒。遭逢時變。盜竊威權。袁氏帝制之役。助桀爲虐。張勳復辟之變。陰謀其謀。凡其所行。所爲。無不以破壞民國爲職志。以剝削人民爲目的。倒行逆施。舉國同憤。近乃橫暴日甚。忌憚毫無。驅逐黎氏。賄買議員。以青島官產爲何猪之資料。以人民膏血充大選之費用。金佛郎案預備斷送八十兆。直魯豫省借借田賦五百萬。人民脂膏。國省領土。盡充選費。喪盡廉恥。以求榮貴其身。冀登大位。不顧國家危亡。凡我國民。豈忍坐視。近聞北京猪仔議員。出席人數將足法數。非法僞選。行將告成。敝會以國會任期早滿。根本否認。况屬賄買。更當誓死反對。尙望國人同聲義憤。一致聲討。以維國體。而戢大亂。不勝企盼之至。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叩冬。

(二十二) 各省區同鄉會通電

各省區總商會。省教育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國會延期。則議員怙惡不悛。小之尸位素餐。大之敗壞綱紀。總統賄選。則南北分裂。難合。小之江浙啓釁。大之全國糜爛。敝會當目前時艱。披髮纓冠。東日緊急會議。爲國家謀治安。爲國民爭人格。否認延期國會。反對賄選總統。

議定魚日開市民大會。誓死力爭。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一致主張。自動懸掛旗幟。表示民意。愛國男兒。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正在今日。時機急迫。稍縱即逝。今不抵抗。亦已矣。夫敵會同人。甯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曹錕之小民。以求活也。願公等何如哉。上海各省區同鄉會。聯席會叩冬。

(二十三) 工商友誼會通電

全國各公團各報館暨父老兄弟諸姊妹公鑒。曹錕禍國。人神共憤。天地不容。跡其北京兵變。清室稱臣。助袁爲暴。蹂躪川湘。黨爭內亂。黷武窮兵。陷國運於萬劫不復。驅人民於水深火熱。罪惡昭彰。刑有餘辜。復不知修省。謝我國人。膽敢賄買議員。覬覦大位。毀法亂紀。肆意橫行。武力金錢。恃而無恐。如果成爲事實。則此獠得志。吾人甯有噍類。我中華民國。而有此無惡不作。穢德彰聞之總統。無不騰笑列邦。貽羞全國。我國民爲自身利害國家存亡計。亟應戮力同心。一致聲討。雖有犧牲。爲盡在手。壯夫斷臂之計。亦所勿惜。同人不敢。願效前驅。激切陳詞。伏維鑒察。工商友誼會總部叩冬。

(二十四) 旅滬贛人請浙盧討曹函

子嘉督辦鈞鑒。年開政見。久欽老成。感電燭奸。益佩偉論。第細繹文義。似嫌消極。甚非國人所望於我公者。夫國家間暇。鎮東南而操正鵠。吐一言以匡民俗。雍容養望。誰不推崇。今日何日。以言政府。行政無首。攝閣滿期。行政者亂政。司法者玩法。立國要素。根本動搖。國賊曹錕。尙日聚賣國鉅贖。人民膏血。用作選費。王承斌熊炳琦輩。離開職守。招搖都門。勾結吳景濂等。奔走大選。賄賂公行。執法舞弊。情罪昭彰。大盜結夥。橫行首都。賣國分贖。欺國無人。友邦之警告頻至。共管之聲浪日高。國將不國。稍縱即逝。以言法律。馮王高吳。逼奪總統之印。公然破壞約法。議員不爲糾正。事前足徵同謀。加以大選預備會之日。假冒頂替。無弊不作。以一國立法機關。自身亂法。喪心病狂。狗彘不食。人格破產。違言法律。非特此也。任期屆滿。自由延長。各方反對。置若罔聞。容頭過身。藏奸戀祿。生心害政。無法無天。已失人民代表之資格。實爲國民之毒賊。倘聽其盤據衆院。賄成大選。勢必如尊電所云。外假法律爲面具。擁出製造革命之人。爲禍將來。曷可勝

言。是曹吳敗法亂政。表裏爲奸。律以春秋之義。當受亂賊之誅。公爲東南柱石。主持正義。躬行天罰。勢不容辭。倘有賊討。大乖於義。不弔吾民。甯得爲仁。量敵慮勝。未免不勇。想公籌之熟矣。若恐外界不察。或舉江浙公約以詢。或以何東倡和爲告。然儘有可以息其噪者。請爲公言之。兩省公約之意義。大要不過江不侵浙。浙不侵江。斷無束縛義師爲國除奸之効力。即還質江浙人士。曷能謂神奸巨慝。謀叛京師。不應大張撻伐。以濟亂源。此江浙公約不足以阻我義師。不辨自明。何東倡言和平。廣同調者雖不乏人。而直派軍閥。竟負禍不測。足見片面言和。必無結果。此不煩言而解。况滇唐主張。先有注重實際。不尙虛聲。環甲誓師。恭行天討之宣言。川中熊劉諸將。昨又大聲疾呼。有出師戡亂。願効前驅之義憤。大刑則用甲兵。古訓昭然。魯國不去慶父。大難無已。應變勸亂。不獲已而會師。必邀天下後世所共諒。敵會素愛和平。安敢稍持異同。顯見國賊曹銀。一面利誘威挾。爲窺竊神器之計。一面攻川擊粵。爲黨同伐異之謀。明知和平無望。能不別求解決之方。誠如某報所云。民國十二年來。無一日和平者。即迷信平和之爲之厲也。務希當機立斷。義勿後人。謹貢區區。伏維亮察。感頌勳安。旅滬贛民自治促進會叩。

(二十五) 京津學生救國團致蘇齊電

南京齊督軍撫萬先生。偉鑒。邇者國本飄搖。民生凋敝。謂非軍閥。誰階之厲。我國民竊有不直於執事者。敢一進忠言。願垂察焉。夫武力統一之事業。爲歷代開國帝王已往之陳迹。決不見容於現今民治社會組織猛進之時代。其爲逆謀。無待煩述。彼社鼠城狐。攀龍附鳳者。固別有所冀希。至英明如執事。亦豈可相與沈浮。縱使執事爲公侯腹心。人各爲其主也。然庾公之斯之。追子濯孺子也。雖君命亦須去其金。而發一念之善。卽足以打破愚忠。先聞執事。派員至滬。敦勸議員北上。參與大選。以驅吏干預國會。已屬離奇。茲閱報載。更知執事已由保定運到設機關鎗之飛機兩架。大砲八尊。預備爲武力之行動。果爾則和平其口。殘忍其心。蹂躪民權。以媚一人。我國民將不復爲執事怨矣。其或未也。則請依從民意。挽救時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須知武力與賄選。均難得最後之勝利。惟民意則可以命令一切。以建設國家鞏固之基礎。况列強有撤銷承認之聲。國際之風雲日急。域內多號寒啼饑之慘。國民之生計堪憐。執事其亦有所觀感。

否乎。倘猶一意孤行。甘心附逆。實爲國民之公敵。抑亦萬世之罪人。識時務者爲俊傑。惟執事圖之。京津學生救國團叩。

(二十六) 國會後援會反對曹錕賄選總統電

(銜略)曹錕爲帝制餘孽。軍閥罪魁。殄國虐民。罪狀非一。依法早應置諸重典。祇以國民力弱。遂使坐大北方。詎彼不自斂。轉敢開干大法。罄金錢運動。穢德彰聞。如彼之人。固不足膺選。如此之選。抑豈能有效。况選會應由參衆兩院合成。今衆院業經滿期。實無預選資格。是此種選會。依法根本不能成立。即他日選出曹錕。要祇爲曹錕一人。與兩院議員買賣行爲。吾國民誓不承認。茲特預爲言之。中華民國參衆兩院國民後援會叩江。

(二十七) 民生協濟會通電

北京益世報時言報轉各省各報館各法團公鑒。民國不幸。內亂頻年。時局糾紛。政府中斷。國家有傾覆之危。人民深切膚之痛。撫懷時勢。不盡杞憂。近日在京議員。公然賄選。醜聲四揚。舉國沸騰。大亂將至。若不求補救之方。必至破裂危亡而後止。查國會任期延長。已經十載。制憲未成。國本未立。去歲召集。已屬牽強。今復喪盡天良。助長國亂。吾輩主人萬難容忍。應將在京議員。除一面電告各省。一致主張撤銷外。應由各省各法團速即開會。選派代表會集適中地點。公開會議。爲自動自決之計。作根本解決之謀。當此國命將亡。國脈將斷。除由國民而外。無論何方何種舉動。俱不足代表。須知吾民不蠢。吾民不蠢死。自應奮起急呼。速開全國國民大會。以與此萬惡軍閥。無恥議員。全力奮鬪。或有治安之一日。時至今日。亂象已極。非促令張揆繼續攝關。暫維現狀。再無其他較善之法。可以過渡。敵會界無南北。證衡法理。期得其平。尙希海內賢達。一致主張。俾國事維繫於不絕。而禍患消弭於無形。臨電迫切。不盡依馳。事關危亡。佇候明教。中華全國民生協濟會上海總部叩江。

(二十八) 浙團體反對北方賄選電

溯自辛亥改革以後。變亂相尋。迄無甯日。民生痛苦。罄竹難書。不意逆賊曹錕等。於六月十三日復敢搆亂都門。驅逐元首。蓄意篡竊。邇

來王家襄吳景濂輩之猪仔議員。竟不惜以國民代表之資格。甘願匍匐於曹逆之跨下。不問禮義廉恥。不顧法律紀綱。所謂大選預備會中。冒名頂替出席人數也。函電交馳。公開賄選。報紙盡傳。罪證確鑿。醜態畢露。正義以之消沉。法紀以之斲喪。凡屬血氣之倫。莫不痛心疾首。惟若輩奸奴。反恬然不以爲怪。一若理所當爲者。然試問以立法之人而毀法。以捍邦之將而叛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長此以往。非特軒轅華胄。無顏立世。卽茫茫禹甸。亦屬危險萬分。瞻念前途。不寒而慄。敝會等有鑒於此。茲定十月四日下午一小時。假省教育會開國民救國大會。屆時務望各團體各學校及浙父老兄弟諸姊妹一律惠臨。以拯危亡。而維大局。毋任企禱。民生協進會。浙江法政學會。浙江國民自治會。浙江自治協會。浙江公民大會。浙江民治協進會。浙江公立法政畢業同學會東。

(二十九) 大華文化社促曹錕悔過電

保定曹仲珊君鑒。近數月來。以君一人之私。致全國億兆人之痛苦。京師罪戾。萬邦騰笑。有國以來。罕所聞見。君在民國。安富尊榮。受享已極。國人爲君前後計之。實無一事足以掛齒。昔者南北和議。君以兵變。洪憲稱帝。君乃西侵。復辟亂作。君乃稱帝。凡此諸端。載在國人肺腑。憤激不堪。近臨城匪禍。危動邦本。最近則孟縣圍城。太康扶溝周家口等。無往而非匪徒。是皆君所謂巡閱之區。而無一倖免也。君既禍直禍豫禍魯。以至禍兩湖川粵猶尙未已。必欲買賣欺詐。以攫總統而禍全國。微論君目不識丁。性有烟癖。無人格以與大位。假令能之致之。而經此竊盜行爲。揆諸刑律。罪不可道。國人雖愚。必不君恕。君縱不爲國人計。亦當爲自身計。袁世凱之不祿。馮國璋之旋亡。至今國人。但有咒咀。君智識不如袁馮。而貪暴過之多行不義。其奚以久。君若爲祖宗計。爲子孫計。爲自身計。宜亟引退。以謝國人。國人富善性。必能爲君宥。不然者。冰山一傾。靡有孑遺。光圖雖好。其能爲君久留乎。本社與君無恩怨。特不忍民國歷史。爲君污盡。用抒良知。以告。望察納焉。上海大華文化社總部叩江。

(三十) 懲戒賣身議員之函電

△各省公民會議。旅滬各省人士。憤各省在京議員。論價賣身。腥膻中外。爰自動聯絡。由每省五人發起（十七省）於昨午在滬會會

議。到者十七省人士近百餘人。公決先以該會全體列名。致電北京領袖。使申明在京議員辱國穢行。已失代表人民資格。所有行勳。概不承認。請為轉告各使。並鄭重說明。一面由會衆贖資。為賣身議員鑄鐵像。以儆奸邪。次議在各報登廣告七天。徵求賣身議員像片及家乘。以備鑄像編書之用。該會已租定勞合路附近之屋為會所。其經費則由發起之人每人認捐十元云。附擬徵求豬仔議員肖像及其家乘公啓云。國事蠅蟻。豬仔為祟。賄選盜國。舉國蒙羞。不有鑄像。何以除奸。同為尊崇正義。伸張國法起見。特發起鑄像除奸。徵求現在北京賄選毀法豬仔議員之肖像。及其家乘。凡我國人。具正氣。表同情。藏有豬仔議員肖像。或知其家乘者。務請即日寄交本會。以便彙集。頭鐵鑄成。奸像。臚列姓名。以誅其心。而儆來者。國民鑄像除奸會謹啓。

△浙團體之警告。浙江公民大會民生協進會。因浙籍議員王幼山等在京助曹。進行賄選。昨特通電警告。原電云。北京參議院王家驊並轉浙籍議員諸君公鑒。助曹叛國。海內同仇。狐死尙知首丘。諸君豈忘庶幾。浙人未死。誓不與其。為此觀懇。急流勇退。否則定將諸君。醜像與秦檜為伍也。浙江公民大會民生協進會啓。

(三十一) 離京國會議員反對賄選宣言

自六月十三日政變以來。兩院同人。多主遷地制憲之議。時逾三月。同人等赴滬之期。雖有後先。或因事北歸。或延未南下。然對於公關賄買之大選。則一致反對。南山可移。此志不易。茲再鄭重聲明。如有冒簽出席。或捏報投票者。不特於法無效。而且罪有攸歸。特此宣言。惟全國父老兄弟其鑒之。王用賓。范熙壬。張瑾。寔。寶。應。昌。沈鈞。儒。韓玉辰。楊永泰。烏澤。聲。梁登瀛。何滄。濤。邵。瑞。彭。林。長。民。張我華。石潤。龔。楊山。光。岳。昌。侯。章。士。劍。丁。文。筮。秦。錫。圭。楊。擇。朱。溥。恩。金。兆。棧。孫。光。庭。李。為。綸。李。汝。靈。王。源。瀚。同。叩。

(三十二) 五路商聯會促國民通電

全國父老昆弟姊妹暨各報館均鑒。吾國軍閥之專橫。甚於猛獸。議員之無恥。甚於犬彘。專橫不去。何以安處。無恥不革。何以立國。溯自武昌舉義。以迄今茲。十二年間。禍亂相乘。生靈塗炭。視約法如弁髦。等主人若芻狗。包藏禍心。窺竊大位。紀綱不振。法統凌夷。專橫者繼

復昌言守法。無恥者乃竟高唱賄選。肆無忌憚。極惡窮凶。靡所底止。我同胞處主人之地位。執褒貶之權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今日者。僞選勢正掀騰。賊膽毫未斂跡。存亡絕續。一髮千鈞。且上海為萬國觀瞻所繫。尤為羣衆團結之樞。正義奮發。不獨可以喚醒同胞。急起救正。實足以促專橫者之猛省。無恥者之回頭。敝會主持公道。激揚大義。願我同胞各本良心。共謀撻伐。伸民意。擴民權。鋤蠹賊。除弊選。不納租稅。嚴重對付。不足以制其死命也。倘仍躊躇觀望。任賄選之告成。憑城狐之有藉。則是自甘託命於淫威之下。胥溺於犬彘之渦。危巢一覆。安有完卵耶。至如民六民八之議員。守正不阿者。固屬不少。逐賄若腥者。實居多數。試問行賄之金錢。非取自吾人之膏血乎。逐腥之議員。非出諸吾人之產生乎。今竟行同犬彘。不顧本根。尤當速推各省代表。督促撤回。一本民意。依法選舉。國事庶乎有豸。法統得以重光。

(三十三) 開北公團之通電

(銜略)大選緊張。報紙喧傳。預計票數。爭論價值。穢德彰聞。騰笑中外。竊思國家以綱紀為根本。以法律為依歸。大選何事。議員何人。而乃競利甚於商場。操奇等於市儈。國體瓦解。人格頹喪。我地方各公團。衣租食稅。各有負擔。斷不肯以有限之脂膏。供蠅營狗苟之費。所有此次賄選。無論選出何人。概不承認。伏望全國一致主張。國家幸甚。開北公團聯合會。開北市農會。開北慈善團。浦濱公益會。中華公義會叩支。

(一)今日開工界自決大會。昨日各工團重要份子會議討論反對北京非法賄選。定今日下午開工界自決大會。開會地點。業已擬定。昨日發出通告。請各工團推派代表及工界份子參與會議云。

(二)在野軍人將發表通電。滬地在野軍人馬良。柏文蔚。蔣伯器。鈕永鍵。蔣作賓等數十人。前晚在某處會議時局。決發電反對賄選。其電文已在起草中。一二日內即可發表云。

(三)商總聯會委員會之集議。各路南界總聯合會因此次曹錕賄選。鑒各界人士之激昂。特定即日午後開全體委員緊急會議。

畫積極對付方法。議決誓不認承曹錕賄竊大位。通告各委員屆時蒞會。以資討論。俟有具體辦法後。再行通告各路一致表示云。

(四) 今日各馬路懸掛白旗。公平通信社云。各路商聯會。如南京路法租界。民國路等二十餘路。因今日爲僞選擁曹之期。特通知各商號懸掛白旗。上書警語。促醒國民注意。記者昨經英界馬立師等路及華界各馬路商界門首。都貼有(否認國會延期。反對非法賄選)白紙紅字之觸目招貼。雙十節前。反曹運動。必有一大結合云。

(三十四) 魯公民會之通電

全國各公團各報館各同鄉會暨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公鑒。民國肇造。十有二稔。軍閥肆虐。民不聊生。近更變本加厲。倒行逆施。六三之變。追逐元首。復恃武力金錢。賄買議員。運動大選。大盜竊國。天人共憤。凡屬國民。罔不痛心。敵會爲國家存亡計。爲大局安危計。正義所昭。萬難緘默。尙乞戮力同心。一致聲討。壯士斷臂。實行勿惜。時機急迫。稍縱即逝。敬謹陳詞。仰祈察鑒。山東旅滬公民會叩支。

(三十五) 勵志宣講團之通電

國賊曹錕。歷年恃其金錢武力。肆意殘虐橫行。穢德罪史。早已入神共憤。今曹賊不省。更賄買議員。覬覦大位。瞞視民意。毀亂法紀。既貽羞全國。復騰笑列邦。吾等生爲民國護法之國民。決不默容有是等非非法之總統實現。第慶父不去。魯難無已。然驅章逐陸。前例可援。爲特謹布肺肝。希吾愛國男兒。共同奮起。一致聲討。時迫機急。幸速圖之。激切陳詞。伏維亮察。上海勵志宣講團支。

(三十六) 全國學生救國團反對賄選電

全國各學校各公團鑒。賄選告成之日。卽曹錕竊國之時。國民應卽停止納稅。並否認北京政府。請一致聲討。全國學生救國團。

(三十七) 田桐等電

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各縣縣議會勸學所保衛團商會均鑒。邇者曹氏舉行大選。不肖議員重集燕市。致身於女史之庭。公然自賣。醜聲所播。四海聞惡。我國有史以來。無此奇辱。滬上人士。有慮及選舉成功。終爲國家之害。固也。夫賄賂公行之結果。罔不滅亡。受賄者

有罪賄之者亦同。歷代賄案。一經官之察覺。羣起攻治。雖權奸當道。靜待制裁。今者舉國共見。舉國即有共同懲治之責。豈但不承認而已哉。六月以前。選舉若成。尚得以民意相抵賴。今則罪惡畢露。徧及陬隅。受賄者何詞。行賄者何詞。其見夫受賄行賄者。亦又何詞。數年以來。國人容納奸邪。剛正之士。恆不理於人口。我輩早知有此變局。惟亡羊補牢。未始為晚。不肯議員。既自絕於國人。國人應予以重懲。國無斧鉞之加。民有耒耜之便。得罪於政治者。尚有社會之可容。得罪於社會者。尚有何地可容耶。為今之計有二。一則不問良莠。一體解散。是為上策。二則召集其不肯從賊者。及原有候補人。作為解決時局之關鍵。是為中策。至於自好議員。能與國人共休戚者。亦宜有集合之表示。安可緘默。自謀進退之便耶。衆議院議員田桐丁超五叩豪。

(三十八) 衆議員王宗堯通電

上海天津北京各報館暨全國父老昆弟姊妹均鑒。近日以來。留京議員賄選總統。公然議價。不惜自喪其人民代表之資格。去換數千元之支票。穢迹昭彰。不復知有廉恥。報章傳播。舉國傷嗟。宗堯忝列議席。未昧初衷。敢為大聲之呼。冀效狂瀾之挽。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凡我國人。急宜奮起。填胸悲憤。用告區區。衆議院議員王宗堯歌。

(三十九) 江蘇省教育會電

各報館轉江蘇公民及各公團鑒。本日致參衆兩院本省在京議員電云。北京參議院衆議院江蘇議員。自黃陂被逐。兩院不受威脅。利誘之議員。知幾南下。全國國民公意。久認北京種種之非法行為。一概無效。近更賄選之聲。喧騰道路。會無一人作強顏之否認。昔以避免威脅而南行者。今又或甘心利誘而北就。因是國民公意。復有不承認在京議員資格之表示。雖延長任期提案。靈時通過。而撤銷代表與論。早無異詞。實之不存。名將焉置。蘇浙和平經兩省紳商旬日之呼號奔走。甫獲宣布公約。奠定人心。倘以少數毀棄人格。違反民意之徒。添顏賄選。引起全國絕大之風波。不幸江浙捲入旋渦。是在京議員。以一人五千元之賄額。竟忍犧牲本省三十萬人之生命財產也。心縱無良。肉豈足食。及身倖逃法網。殃咎必貽子孫。尚祈清夜捫心。喚起平日之氣。東裝南旋。毋自絕於鄉里。若再執迷不悟。則

國民公意所在。不能復認此日之在京議員。爲江蘇人矣。用特不憚詞費。爲最後之忠告等語。惟希公鑒。江蘇省教育會歌。

(四十) 中國工會電

(銜略) 共和肇造。十有二稔。雖屬軍閥作亂。政客橫行。然尙未倒行逆施。如今日之甚者。國賊曹錕。恃其金錢武力。覬覦名器。而一般甘心附逆之拜金議員。遂亦爲其潰亂選舉。報紙喧傳。神人共憤。竊思國家以綱紀爲本。法律是從。豈能以一國元首之尊。竟爲毀法亂國者所攫奪。敵會同人等。忝屬國民份子。既見大亂將臨。焉敢忍而弗言。是以謹布肺肝。務希愛國志士。聯袂奮起。一致聲討。矧吾工界。衣租食稅。亦各有負擔。斷不肯以血汗所賺之資。供彼萬惡曹錕。作爲大選之費。禍國之媒。同人等一息尙存。斧鉞不懼。誓與我千萬數工界同胞。殲除慶父而後已。時機緊迫。稍縱即逝。激切陳詞。伏維亮鑒。中國工會叩歌。

(四十一) 雲南北海兩路工商聯合會通電

(銜略) 中華原爲共和之邦。議會係爲立法機關。國體何等尊嚴。人格何等高尚。詎料今日皇皇議場。成爲賄選交易之所。是可忍。孰不可忍。國人本主權在民之旨。紛起而反對其行動。冀挽狂瀾於將倒。不意曹錕吳景濂。仍置清議不顧。我行我素。節節進行。陷國家社會於不復之地。騰笑友邦。莫有甚於此者。敵會以此種權奸。本不足以理喻。惟有羣起罷稅。以絕其生機。至於此次賄選。無論產出何人。概不承認。伏希全國一致主張。國家幸甚。雲南北海兩路工商聯合會叩歌。

(四十二) 徽甯旅滬同鄉會快郵代電

各省法團各報館均鑒。慨自六月十三日政變。萬惡曹錕。逼宮奪印。綱紀毀壞。中外騰譏。留京少數議員。恬不知恥。一味阿附權奸。陽稱制憲。陰謀賄選。潔身自愛者。咸相率集合於滬濱。滬上各公團對於議員。責備雖嚴。尙能析分涇渭。予彼輩自新之途。詎留京議員假憲法會議之名。希冀誘成賄選。流會竟流達三十餘次。會既曰流。憲於何有。選既曰賄。法於何有。使若輩稍具心肝。早當襁被南旋。藉圖晚晝。而拜金者流。日暮以大選爲急務。列等議價。賄賂公行。酒食徵逐。覩然人面。吾民之膏血易盡。若輩之慾壑難填。爲主人翁者。洵宜

振臂奮起。行使應有職權。對於包辦賄選及受賄者。一並加以痛懲。勿任其假國民代表之頭銜。爲賣身求榮之工具。本會查得徽甯兩屬議員王迪成。吳日法。汪建剛。張佩紳。胡璧城。呂祖翼等。或則效忠曹黨。冀邀寵賚。或則馳驅京滬。惟利是圖。前會電召南下。置若罔聞。今是時機迫切。忍無可忍。茲經公決。於賄選告成之日。卽若輩除籍之期。若能懸崖勒馬。翻然覺悟。於賄票未投以前。下。盡揭津保之陰謀。以證賄選之非法。或可邀國人之原諒。倘竟不畏民品。以身殉利。本會誓當一致屏斥。不更與同里閭。藉爲一姓軍閥走狗之戒。特此宣言。敬希公鑒。徽甯旅滬同鄉會叩歌。

(四十三) 全國商會聯合會電

各報館均鑒。並請轉各省省議會縣議會教育會農會工會商聯會事務所總商會商會各報館公團暨全國國民公鑒。恢復國會。首重制定憲法。墨藩未乾。兩院之覆函猶在。(見國會恢復後兩院覆致本會公函中)乃年餘以來。黨爭益甚。要錢之手段愈辣。國人但冀憲法早成。雖出席索費。亦竟忍氣吞聲。迨自六月十三而後。在北國會憲議。連流至三十餘次。集會既不自由。極應一律南遷。擇地成會。完十二年未竣大法。方可歸見東江父老。乃身上負此重任。目中只有金錢。午節人得五百元。不惜於六月十六日之非法會議。由是奔馳京津滬三處拿錢。近更以大選投票作買賣。公然論價甯知人間復有羞恥。報載稟價。自五千元漲至八千元。索錢不足。益以索官。驗資不足。索填存摺。彼此各不相信。爾詐我虞。凡此種種。就商場習慣言之。除少數買空賣空及買賣違禁物品之敗類私販外。我正常商人。大都一諾千金。絕不若是。不意竟於一國最高元首選舉聲中。青天白日。公然見此人數不足。則閉門僞造。開千古未有之賄案。極人間未聞之醜言。以元首作貨物。等國事如兒戲。騰笑中外。流毒將來。若果專重得利。何不改投票爲投標。設總統競賣之場。爭購愈烈。發財豈不更巨乎。嗟夫。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選舉賄賂。事涉刑章。民國以人民爲主體。應由我地方各團體及人民。對於經手賄賂買賣一千人犯。卽日提起公訴。治以應得之罪。一面各就本縣查明各該人犯正身。宣告革除本籍。否認其再有中華民國之資格。用彰國法。而肅紀綱。否則再如數月來。國人以彼等均屬無恥。一切行爲。早歸無效。冀省筆墨。不屑與言。然若輩卽利用國人不言之機會。變本加厲。

爲所欲爲。長此下去。我全國國民人格。皆將因之破產無遺。爲患之烈。雖日本遭遇未會有之。天災恐亦不足比擬也。用敢大聲疾呼。會電聲請。伏望一致主張。民國幸甚。國民幸甚。隨電無任屏營之至。全國商會聯合會叩。

(四十四) 汪兆銘函

敬啓者。頃接星加坡華僑張君永福來電。囑兆銘代表宴請此次反對非法賄選守正不阿之國會議員諸君。按張君爲星加坡華僑之革命先進。此舉完全出於景慕正人君子之誠意。諒爲高明所鑒許。茲謹於十一月十七日正午十二時在大東旅社。敬備樽酒。恭候台教。萬望惠臨。勿却爲幸。此上議員諸先生。汪兆銘謹啓。十一月十四日。

(四十五) 湯漪楊永泰等在津通電

各省區軍民長官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自曹錕覬覦總統大位。種種毀法亂紀。行賄舞弊。實情數月以來。同人等迭經據實檢舉。昭告中外。全國輿論。亦已一致抨擊。嚴重監視。乃彼昏不知。悍然莫顧。十月五日吳景濂等竟公然開會。妄行選舉。十月十日曹錕亦公然晉京。宣告就職。或疑曹錕被選之經過情形。於法律實質。雖諸多違反。然於法律形式。則無大差謬者。不知此次選舉。法律上根本不能有效。事理昭然。不嫌煩複。彙舉經過之事實。原本要終。重爲國人詳陳之。自六月十三日政變之後。兩院議員應否即舉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自以依法解決黎元洪之職務。爲先決問題。乃六月十六日吳景濂等突然催開所謂兩院會合會者。議決宣告罷黎元洪之離京。爲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自十三日以後所發布之命令。一律無效。應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辦理。夫兩院會合會。原爲憲法會議之前身。然以過半數開會。則在法律上無此規定。在事實上無此先例。竟以此爲僞開攝政舉行大選之根據。已屬駭人聽聞。况曹錕嗾使軍警。僱用公民。包圍黎元洪官邸示威。迫之離京赴津。竟以此爲法律上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之解釋。則大總統選舉法。直長奸教亂之資耳。天下滑稽可笑。甯有過於此者耶。此兩院會合會之非法。應根本無效者一也。夫總統選舉會之組織。查照歷屆成法。必先開總統選舉預備會以決定之。凡選舉日期。及選舉規則。均由預備會議決。此一定之程序也。九月十日吳景濂等所開之選舉

預備會種種浮冒虛報。不足法定人數。經被偽報冒簽之議員張瑾雯等。及列席專司計算人數之秘書孫隆。先後函電指摘。舉國皆知。吳景濂卒不能舉出反證。已鐵案如山矣。夫預備會猶母。選舉會猶子也。母之來源既不正。則其子之產出。自屬私生。是預備會所議決之日期及規則。既當然無法定之效力。則十月五日之選舉會。何所根據而組織之耶。此預備會之非法。應根本無效者二也。至於十月五日之總統選舉會。純以舞弊及行賄。朦混而成。法律上尤應根本無效。更無待論。綜其實況。可確得而言焉。按自預備會舞弊。為議員秘書先後舉發以來。吳景濂大有戒心。衆議院議事科長王灝奉職守法。不易就範。遂易員代理。兩院管理簽到之職員。亦概行更換。代以親信。證一。選舉開會之初。照章須簽定檢票唱票人員。所司職務。關係最大。乃是日簽定之王觀銘馬驥等。參衆兩院共十六人。無一非奔走大選著名熱心之人。其中以吳景濂之親暱為尤多。若平日對於大選無所盡力者。竟無一人預選。院簽本吳氏自製。簽端概附加識別名。為抽定。實則指派。顯而易明。證二。向來成例。凡投票之先。須將票櫃揭開。當場高舉。明示中無所有。以昭大公。此不特總統選舉。應然。歷來兩院投票無不如此。五日大選會之票櫃。始終並未高舉揭示。中有弊混。無俟言詮。證三。大選會選舉規則。應於議員席次外。另設寫票處。按照席次唱名。魚貫就位寫票。以防頂冒。而當日選會。則蜂擁而上。毫無秩序。不特違反歷屆成規。實屬有意希圖隱混。證四。兩院開會。無論何種會議。凡出席缺席請假三項人員名單。翌日必須印刷宣布。已成慣例。總統選舉會何等重大。乃該項名單。久不宜布。迭經同人等再三函詰。終置不理。長守秘密。謂無隱情。其誰信之。證五。現據同人調查兩院未參加賄選之議員。截至本日。已有二百七十九人之多。其名單已陸續送登各報。以明真相。益以未補選之議員。參議院中央學會八名。蒙藏及各選區之未補者十三名。衆院缺額未補者共二名。二十三名。五日選會未列席之議員總數。都為三百零二名。以國會議員法定總額八百七十八人計之。已超過三分之一以上。此為第一次之調查。其有居鄉或在京規避不肯列席者。未據確實聲明。以前均不計算在內。是五日賄選會之列席人數。已絕對不足三分之一。更無有五百九十人列席之理。其由捏報頂替。不問而知。證六。據彭君邦棟蒸日通電。五日選舉。彭君匿居六國飯店。下午二時餘。已開始投票。其同鄉議員鄭人康曾親往苦勸出席。告以實情。謂五百九十餘人。原為吳景濂預報之數。實則距法定

數尙選三十餘人。冀多邀數人列席。藉掩中外耳目。是彼輩作僞心勞。早經個人自行道破。證七出席名單。雖未宣布。然蒙古議員壽明阿克與類業喜海順三名。或則長期請假。或則誓不列席。當日選會確未到場。然簽名簿中已代爲簽到。經其同鄉議員敬棍太當場發覺。疊加質問。吳景濂始令秘書長將該三人姓名用紙條貼蓋取消。同時該假冒之三人。遂竊自退席。各報多有記載。復經阿克與類業喜順海君等通電證明。鬼蜮技倆。可謂無奇不有。證八五日選會十時開會。據十一時許吳景濂報告簽到人數。已有五百九十餘人。嗣偵騎四出。強拉議員陸續加入。最後報告亦祇云五百九十二人。及選會通電又僅舉列席大數云五百九十人。是人數多寡。吳景濂一成不變。已有預定。與陸續加入者無關。已屬節情離奇。而報告與通電參差。尤爲自相矛盾。證九查選舉當日。大選要人于衆院左側大中公寓。組織臨時指揮機關。臣門如市。雜沓不堪。有煙酒事務警察廳步軍統領衙門及偵緝隊等機關之書記職員數十人。臚集坐候。均佩帶新製之議員蟹形菊花紀念章。與議員標識毫無分別。及得議院電話。卽陸續入院。通行無阻。凡當日會到大中公寓之議員。均共聞其見。可作人證。是浮冒頂替。必盡藉彼輩爲之。毫無疑義。證十有此十證。事實昭然。所謂選會無非掩耳盜鈴之談耳。自簽票以迄檢查開票。皆吳景濂派人一手包辦。布置多日。操縱自如。凡列席議員。則甘心賣身。明知非法。唯有嘿喻。自無不爲之扶同隱飾之理。此大選會舞弊之實在情形也。不甯惟是選會法定人數。固根本不足。卽此不足法定之人數。亦純由賄買而來。自去歲國會恢復。曹錕當卽四出招搖。聯絡議員。組織團體。節敬冰敬。紛若雨飛。某部某號。貨如輪轉。莊嚴首都。久已穢聲廣播。銅臭薰天。政變而後。遂論價公開。更昌言無忌。經紀狂轟。四出招徠。函馳電約。逢人商權。五千元之支票。三立齋之圖章。雖經邵議員瑞影告發。繫訟法庭。然行賄者實未嘗因此稍形中餒。而受賄者則反藉此而益肆要挾。各得重易如票。改收現金。滿囊而歸。駟其妻妾。公然秘密。毫不諱言。况大選經費。到處攤派。形諸公牘。選費清單。詳分款目。遍紀報章。不特當局者無隻字之辯明。乃津津而樂道之。肆無忌憚。甯復知世間尙有羞恥事耶。此大選會行賄之實在情形也。要而言之。自會合會之公決改選。實無法無天。預備會之公然作弊。亦其間共見。而十月五日吳景濂等之所爲。選以賄成。票由僞造。尤根本非法。當然宣告無效。名義不可以竄取。隱忍不足以圖存。以國家代表之尊。法律神聖之地。

癸亥政變紀略 賄選告成

二六八

由一貪鄙昏庸之夫。假鼠竊狗偷之術。一旦據而有之。滅絕廉恥。衝破網維。惟憑藉大位。以縱其素來獎匪媚外好貨佳兵之惡。來日大難。何以立國。何以示後。此則我神明之冑。血氣之倫。所當投袂而起。爲國家筋紀綱。爲人類存正氣。努力奮鬥。無待躊躇者矣。同人等職無狀。誠不足以感人。力不足以迥俗。奔走數月。莫挽狂瀾。撫躬自審。良用疚心。惟共和國國家之主權。在國民全體。而共和政治存立之要件。尤在國民協力。敢將賄選經過之情形。原始要終。聊陳梗概。靜候國人之公判。倘加鞭策。願爲前驅。刀鋸斧鉞。安敢辭命。臨電不勝屏營待命之至。湯漪揚永泰高仲和張璣雲沈鈞儒烏澤聲王用賓范熙壬吳淵韓玉辰胡鈞寶應昌同叩。咸十月十七日自天津發。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三版

本書

實售大洋八角整
外埠加寄費八分

癸亥政變紀略

(全一册)

編輯者 劉楚湘

發行者 劉楚湘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經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分局開設南京花牌樓
特約代售處重慶唯一書局

◀泰東圖書局出版新書要目▶

一 文學彙

| | | |
|-------------------|----|------|
| 托爾斯泰小說初集 | 定價 | 六角 |
| 托爾斯泰小說二集 | 實價 | 四角 |
| 托爾斯泰傳一冊 | 定價 | 六角 |
| 文藝復興(英國W. Pater著) | 印刷 | 中角 |
| 中國文學史(曾毅著) | 定價 | 一元八角 |
| 近代文學家 | 實價 | 五角 |
| 西廂(新式改編) | 實價 | 五角 |
| 薔薇之路(山漢著) | 實價 | 二角 |

二 哲學彙

| | | |
|--------------|----|----|
| 人生之實現 | | 五角 |
| 美學原理(| | 四角 |
| 杜威三大演 | | 一元 |
| 教育哲學 | | 五角 |
| 哲學史 | | 三角 |
| 試驗論理學 | | 三角 |
| 杜威羅素演講合刊 | 實價 | 三角 |
| 古學卮言(朱謙之著) | 實價 | 三角 |
| 無元哲學(朱謙之著) | 實價 | 三角 |
| 唯情哲學(袁家驊著) | 實價 | 三角 |
| 孟子政治哲學(陳顧遠著) | 實價 | 六角 |

三 法 政 經 濟 叢

內務部編 地方自治講義

平裝十二厚册 實價五元

地方自治通論

實價四角五分

地方自治精義

實價一角五分

政治經濟學(法國季特著)

定價三元五角

傅克思氏經濟學

定價六角

外國匯兌詳解

定價二元

衛士林氏支那貨幣論(楊端六譯)

定價六角

商人寶鑑 經商要素

定價一元

近世社會學

定價二元

失業者問題

定價一角五分

勞動總同盟研究

定價四角

新俄國研究

實價四角

勞農政府與中國

實價五角

社會經濟叢刊

實價四角五分

近世經濟思想史論(日本河上肇著)

定價五角

貧乏論(日本河上肇著)

定價二角

中國家庭問題(易家鉞著)
維敦偉

實價五角

婦女職業問題(易家鉞著)

實價二角五分